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 家 丛 书
第六辑
主 编 刘硕良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街魂

〔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兹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关 偁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六辑

2 031 6949 0

街魂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关偁 译

漓江出版社



〔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兹** （1911— ）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文学金字塔的建造者

关　偶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全名是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阿齐兹·易卜拉欣·萨比莱基。他1911年12月11日生于埃及开罗的杰马利耶区。

一、时代背景

埃及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丰富多样的文化，为人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纳吉布·马哈福兹说他是两种文明的儿子：一种是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它是古代埃及人的智慧结晶，同时融汇了古代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成果；另一种是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

十六世纪后，埃及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建统治之下，人民的生活痛苦，科学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处于窒息凋敝的境地。十八世纪后期，埃及又先后遭到法国、英国等帝国主义的入侵、占领。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一方面激发了埃

及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推倒了土耳其、麦木路克人修筑的隔绝埃及人同外部联系的高墙。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于1798年入侵埃及后，受到埃及人民的顽强抵抗。此后，埃及人接触到诸如戏剧、摄影、印刷术、报纸等文明手段，眼界大为开阔。当时，一些埃及知识分子受到“欧洲中心”和“西方文化至上”的观点，视民族遗产为粪土，这些观点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一些有识之士决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便利用西方进步的科学技术，大量印刷古典遗产，以抵制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主宰殖民地文化的企图。

随着埃及人民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要求摆脱土耳其人的严密控制、谋求一定程度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昂。穆罕默德·阿里1805年当上埃及总督后，企图通过军事现代化的方式，实现建立强大的埃及帝国的计划。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经济和行政改革，从欧洲延聘军事、行政等方面的专家，开办军事和普通学校，推行欧洲的教育制度。他还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深造，学习西方行政管理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此后，埃及密切了同西方的联系，土耳其人的势力随之削弱。学校教育、新闻、印刷等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埃及文艺复兴的发展。

十九世纪以来的埃及文艺复兴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至1882年阿拉比革命，为文化启蒙时期，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要求结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当时，大批阿拉伯古典典籍被印刷发行，另一方面最早留学欧洲的拉法阿·拉菲仪·塔赫塔维(1801—1873)、

穆罕默德·奥斯曼·杰拉勒(？—1898)、阿里·穆巴拉克(1824—1893)和阿卜杜拉·费克里(1834—1890)等为代表的翻译家们，大量介绍了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文献。这些国内外的书籍对于文化启蒙起到了积极作用。

1871年阿富汗人哲马伦丁(1839—1897)来到埃及，号召穆斯林进行宗教改革。他主张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保卫伊斯兰教，呼吁伊斯兰人民奋起反对外国干涉，反对与外国狼狈为奸的本国统治者。他极富鼓动性的演说感染了许多人。他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穆罕默德·阿卜杜(1845—1905)。穆罕默德·阿卜杜主张发展科学，改革教育方法，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代替泥古不化的老学究。

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一些民族主义领袖担任主笔的《埃及新闻报》、《祖国报》等报刊直率地批评当权者，公开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等口号。1882年，艾哈迈德·阿拉比(1841—1911)率领埃及陆军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政权，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这次起义标志着埃及民族解放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时期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

阿拉比领导的起义引起统治者极大的恐慌。当时的埃及执政者陶菲格勾结英国人残酷地镇压了起义军队，英国人开始了事实上的统治。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目标是从英国人和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卡西姆·艾敏(1865—1908)、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艾哈迈德·卢特菲·赛德(1872—1963)分别提出解放妇女、争取政治自由、实行宪法等主张。1919年，埃及爆发了反对英国统治的

人民革命。迫于埃及人民的压力，英国人不得不于1922年承认埃及独立，1936年又作了进一步的让步。

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结束了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扶持下的封建王朝，开始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根据人民的意愿，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实行其他土改、经改等政策，一度给人们以巨大希望。但是，他的一系列政策因国际国内的诸种因素，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他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任总统后，虽然取得1973年的斋月战争的胜利，但国内矛盾并未获得缓解。萨达特后来在外交上倾向西方，采取主动行动同以色列单独媾和，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在经济上向西方开放，又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遭到人民的愤慨。现在，埃及正在艰难之中前进。

二、简单生平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他父母最小的孩子。他出生后不久，四个姐姐先后出嫁，两个哥哥也分别到外地工作。他四岁时，就被送到私塾学习《古兰经》，开始受到宗教启蒙教育。他父亲是虔诚的穆斯林，循规蹈矩；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因此，家庭生活十分平静。他父亲当过公务员，退休后又与人合伙做生意。他父亲笃信真主，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经常热情洋溢地向孩子们讲述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和萨德·柴鲁尔(约1857—1927)的故事。所以，宗教精神和民族主义感情给儿童时期的纳吉布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1919年埃及爆发人民革命时，纳吉布从自家房顶上亲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场面，在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纳吉布进入大学哲学系学习，接触了各种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步接受了一些科学观点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方面，给他以较大影响的是几位埃及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是萨拉迈·穆萨(1888—1958)、塔哈·侯赛因(1889—1973)和阿巴斯·迈哈穆德·阿卡德(1889—1964)。

大学毕业后，纳吉布先后在大学、宗教基金部、文化部等部门任职。1970年，他退休后，进入《金字塔报》编委会，任专职作家。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他共创作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剧本等共56部，其中大部分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

纳吉布迄今已获得多项国内、国际褒奖，其中主要有：1949年获阿拉伯语科学院奖，1957年获埃及国家小说鼓励奖，1962年获埃及国家一级功勋章，1970年获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三、创作的主要阶段和主要作品

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小说阶段，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

纳吉布从1928年起翻译英国人詹姆斯·比基撰写的《古代埃及》一书，此书的译本于1932年出版。通过翻译这部历史书和到考古系听课，他积累了大量的法老时期的历史史料。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励下，他先后出版了三部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拉杜比斯》(1943)和《退拜之战》(1944)。

《命运的嘲弄》以埃及古代最著名的法老之一——胡福时代为背景，展现了这一时期埃及在政治、军事、思想、艺术、社

会、道德等方面的情况。作者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和封建王位的继承制。他告诉读者，这是历史的必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显示了塑造人物的功力。书中主人公、出类拔萃的英雄达达夫几乎拥有人类最美好的各种品质。

《退拜之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较之另外两部更为突出。《退拜之战》描写古代埃及人民在底比斯王公们的率领下，从南方发起数次战役，历经艰险，终于将外族入侵者喜克索斯人赶出境外，建立了伟大的埃及帝国，即历史上的新王国。纳吉布在追述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时说："我并不是要把读者引向过去的生活，而是在不断地描写现在。"当时埃及在英国人扶持下的国王统治下，纳吉布曲折地反映了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迫切愿望，并且告诉读者，民族解放运动只有通过长期武装斗争才能胜利。

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阶段，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纳吉布感到历史小说的形式已不适宜表达他改革社会的理想，便放弃了继续写作数十部历史小说的素材，转入现实主义创作。他说："这个时期的作品，是对社会形势进行变革的鼓动，要改变社会制度。"他还说，我写这些作品的目的在于"发动人们的良知去改变现实。"

除了一些短篇小说集外，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主要有《新开罗》(1945)、《赫里里市场》(1946)、《米达格胡同》(1947)、《蜃景》(1948)和《始与末》等。这些小说展示了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开罗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朽，抨击了一部分人的堕落和道德沦丧，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较大的社会意义。如《米达格胡同》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

罗一条胡同里所发生的事。当时埃及被卷进战争，农业凋敝，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艰辛。在米达格胡同里居住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理发匠、小店主、媒婆、小贩、失意文人等。作者描写了哈米黛的堕落，阿罗斯的惨死，侯赛因的幻灭……揭露了丑恶的社会现象，抨击了殖民主义的种种罪恶。

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国王，成立了共和国。在此之前，纳吉布已完成长达一千页的巨著《宫间街》，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即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出版时，将其分为三部：《宫间街》(1956)、《思宫街》(1957)和《甘露街》(1957)，一般称之为他的三部曲。《三部曲》是纳吉布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他因此确立了在阿拉伯文坛上的不朽地位。《三部曲》通过开罗商人艾哈迈德·阿卜杜·杰瓦德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和思想变迁，展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社会的广阔画面，几乎涉猎到这长达二十余年间的所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这部长篇巨制分两条线，一条线是社会上人民大众反对资产阶级勾结英国殖民主义者施虐，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另一条线是商人家庭内部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抱残守缺，冲破封建礼教桎梏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商人的小儿子凯马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经历的痛苦的思想过程。凯马尔最终认识到："为了使落后的埃及赶上人类前进的步伐所进行的斗争是高尚的，""为真理而斗争是造福人类的事业，离开它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坚信"人总的义务是不断前进，即为逐步向最高理想迈进而不懈地工作。"

第三阶段是新现实主义阶段，自五十年代后期至今。

1952年以后，纳吉布说："事实上，我在1952年4月，即革命前的三个月就已写完了这《三部曲》。我之所以写它，是为

了分析和评论旧社会。当这个旧社会崩溃之后，我就处于一个要研究新价值的地位上。革命后的艺术应该与革命前的不同……应该再加以深思熟虑。”他原先还有再写七部批判旧社会小说的计划，此时被放弃了。他搁笔六年，除了大量阅读之外，对革命后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思考，感到社会上贫富悬殊依旧，一些投机革命者腐化堕落，国家的经济生活紊乱，危机重重。他认为革命后的一系列发展未能实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形势不允许他直截了当地发表看法，他便采用较隐晦的象征主义手法勾勒理想社会的蓝图和探索实现理想的途径。

1957年发表的《街魂》是他新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它形象地反映了纳吉布的理想，即建立一个自由、解放，没有奴役和剥削、压迫的公正社会。小说中的主人公杰卜拉维——街区的创建者和街区居民的老祖父象征着造物主，他一再申明：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子孙，都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享有同等的权利”。但他在将象征亚当和夏娃的艾德海姆夫妇逐出大宅邸后，深居简出，甚至听任基金管理人和首领们为非作歹，而对子孙们遭到压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不闻不问。象征圣人穆萨（即摩西）的吉拜尔和象征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消灭了以首领为代表的恶势力之后平分财产，街区的人们过上了好日子。但他们逝世后，恶势力卷土重来。拉法阿是耶稣的象征，而魔法师阿尔法是科学的化身。

《街魂》记述了人类经历的善与恶的斗争，光明同黑暗的斗争，智慧和愚昧的斗争。人类经历了种种磨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说明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各异，但始终在进步。关键

在于人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念和信心，要坚定不移，奋斗不息。虽然科学的化身阿尔法惨遭恶势力的杀害，但小说的结尾仍给读者以希望。

与《街魂》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平民史诗》(1977)等作品。《平民史诗》记述了车夫阿舒尔创业的过程，他的子孙或发财或称霸，逐渐放弃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到了第六代，小阿舒尔一心恢复老祖父时的昌明，经过努力，得以成功。小阿舒尔善于吸收前人教训，认识到穷人要团结，齐心协力，而不是靠英雄人物。

《小偷与狗》(1961)、《候鸟与秋天》(1962)、《道路》(1964)、《乞丐》(1965)、《尊敬的先生》(1975)等仍沿用前一阶段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埃及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

《尼罗河上的絮语》(1967)是纳吉布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描写一群知识分子借吸毒逃避现实，躲到停泊在尼罗河畔的一条船上。女记者萨玛拉想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中来，批评了他们对生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没有成功。《镜子》(1972)是一部记录性作品，共收有55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本世纪初以来的七十年间埃及社会的深刻变化和重大历史事件。《望海》(1967)写的是埃及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1952—1962年土地革命时期对待革命的态度。这部小说具有象征意义，米拉玛尔公寓的女用泽赫拉实际上代表着埃及。作者认为在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投机分子打着各种幌子混入，因此人们要警惕投机革命者攫取胜利果实。

纳吉布有不少作品是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反应，形式多为短篇小说。1965年6月5日，阿拉伯各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遭到以色列的突然袭击，埃及等国蒙受重大损失，人

们震惊、愤懑，满怀焦虑，沉痛反思。纳吉布于1967年推出短篇小说集《候车亭下》，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指出恐惧和胆怯无补于事。而《黑猫酒店》(1969)、《蜜 月》(1971) 和《罪行》(1973)等短篇小说集均写出了埃及人民的觉醒。中篇小说《雨中的爱》(1973)通过四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六·五”战争的失利给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歌颂新老两代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尚情操。《咖啡馆》(1974)是纳吉布批评纳赛尔时期统治的一部中篇小说。

八十年代以来，纳吉布仍以带病之躯，笔耕不辍。这段期间比较突出的作品有《千夜之夜》(1982)等。这部小说是对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丰碑的《一千零一夜》的艺术再创造，人物和情节都是原来的，但被作者赋予了新的含义。作者告诉人们为什么世界上不得安宁的原因在于人的贪欲，而使恶肆意横行。

四、他的创作思想及艺术特色

纳吉布·马哈福兹出身于中产阶级，作品也是写中产阶级的。他坦率地说，他属于批评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作家。的确，从他各个阶段的作品来看，他批判了中产阶级极端的利己主义、政治上的软弱动摇和消极厌世的人生态度。

纳吉布声称他信仰社会主义和科学。他的政治主张，亦即他的理想社会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人永远不做他人和自然的奴隶。他说：“人应当从阶级以及与之相连的特权中解放出来，根据天赋和才能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应享有思想的自由，并得到适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保障；实现最广泛的民主，把中央政府的权力缩小到只负责治安和国防的程度”。他明确宣布，他想建立一个自由、解放、没有奴役、没

有剥削压迫的“公正”社会。

纳吉布欣赏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用社会主义去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贫困、愚昧……他说：“如果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会毫不踌躇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未尽人意，在苏联也还未能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则，并且看到“共产主义在宗教为基础的国家里受到激烈的抵抗。”

纳吉布是一个富有政治责任感的作家，对祖国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感情，政治激情是我艺术实践的主要源泉……政治、信念、人是我作品的三个轴心，而政治又是轴中之轴。”“我的小说中不乏政治。我们是受到政治的教育而成长的。在早期，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埃及民族主义；随着1952年革命，社会主义使我们思路大开，阿拉伯民族主义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纳吉布的文学观是这样的：“文学是对现实的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描绘。”“美的艺术同崇高的理想或者目的并不矛盾。”文学“最恰当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阿拉伯作家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要选择恰当的形式，以符合他们生活的内容。

纳吉布始终不渝地寻求着埃及道路。这方面的探索在所有的小说中都可以得见。而1983年发表的《伊本·法图迈游记》更集中体现了他的想法。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历游崇拜等级制、主张及时行乐的日出国、封建专横的忧愁国、忽视道德的高度科技的竞争国、备受约束的平安国，均各有利弊。主人公没有在上述任何一个国家定居，向着理想世界前进。

公元七世纪以来，埃及伊斯兰化。十几个世纪以来，伊斯

兰教占据着统治地位。十九世纪以来，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日趋尖锐。二十世纪以来，以科学排斥宗教的呼声更加高亢。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主张将科学同伊斯兰教义融会起来。纳吉布认为在目前，宗教还有存在的土壤，因此不可能不顾客观条件和脱离群众摒弃之。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即不否认造物主的存在，但造物主在创造了人和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之后，就不管人类的事情了。因此，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找到幸福。小说中，象征科学的阿尔法潜入杰卜拉维的大宅邸，情急之下杀死了他的仆人，杰卜拉维受到剧烈的震动而死去，表明在科学的冲击下，神的消亡。作者后来又通过女仆之口，向阿尔法转述了杰卜拉维对他的赞许之意，进一步说明造物主信任决心以科学造福人类的阿尔法。纳吉布这种思想看上去是调和、折衷，但在一个奉伊斯兰教为神圣的国家里，仍然是清醒、现实和可以理解的。一些宗教人士在此书连载时就发难，最终禁止此书在埃及出版。时隔二十二年之后，埃及才将此书开禁。

通观纳吉布的作品，我觉得其中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贯穿着寻找出路这一条主线。他批判社会上的种种罪恶，逐渐认识到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净化自身。他认为人类的悲剧之一在于人的贪欲。他主张人要确立为大众谋利益的信念，净化灵魂，以达到完美的纯洁的精神世界。这显然受到苏菲派（神秘派的一种）的影响。

纳吉布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耕耘，不断革新。他的作品深邃、睿智，富于哲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他擅长吸收消化自己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合理内核，同时

又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健康的养料，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特殊的风格。从表现手法来看，他运用过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在他的作品中，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世界级大师的影子依稀可见，但纳吉布学习他们，并不是单纯地模仿他们。他十分注意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学习外来的表现技巧，并使之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审美习惯。

纳吉布擅长结构和塑造人物。他在展开情节时，较多地运用对话、回忆、联想、内心独白、倒叙等。长篇小说《望海》全书为五章，以七位主要人物中的四位的名字为标题，其中一人占了首尾两章。他们各自介绍了个人的过去，又共同叙述了发生在亚历山大城傍海的一个小公寓里发生的事，由小见大，反映了整个埃及的社会风貌，人物形象随着叙述和对话而渐趋丰满。这种多角度叙述给读者以立体的感觉。

五、他对阿拉伯文学的贡献

阿拉伯现代小说的成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纳吉布·马哈福兹。

由于纳吉布·马哈福兹六十多年的辛勤耕耘，阿拉伯当代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主流没有离开过民族的经历、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没有脱离过当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因此，阿拉伯评论家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开创了同现实最紧密相连的这一流派。"纳吉布在表现、探索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没有一个阿拉伯作家可同他相比拟。

纳吉布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和刻苦写作，唤起阿拉伯作家

树起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他由简到繁，逐步探索小说的民族形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继承阿拉伯重故事情节、故事有分有合的传统，摒弃了结构死板和语言陈旧的弊端，丰富了阿拉伯小说的表现力。

纳吉布是立足本国传统，努力吸收外国营养的典范。他一生不断追求现代科学的精髓，现代哲学的精华，因此能站在文学发展的前列。

纳吉布·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无可争议，他的不朽作品将同他祖国的瑰宝——金字塔一样长存。

目　录

• 译本前言 •

文学金字塔的建造者……关僖(1)

街　魂……(1)

• 附　录 •

授奖辞……斯图尔·艾伦(531)

受奖演说……纳吉布·马哈福兹(535)

生平年表……(541)

街　　魂

一、开场白……（ 3 ）
二、艾德海姆……（ 7 ）
三、吉拜尔……（108）
四、拉法阿……（202）
五、卡西姆……（293）
六、阿尔法……（424）

开　场　白

这是我们街区的一个故事，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街区的一些故事。我并未亲眼见到它们的发生，而只生活在它们的最后的阶段。我按照说书人的叙述，将它们全部记载下来。说书人何其多啊！我们街区的所有的孩子都在讲述，有的依照从咖啡馆里听来的，有的则靠世代相传的。我的依据正来源于此。重复讲述这些故事的场合和机会是那么多。这么说吧，每当有人对自己的境遇不堪忍受时，每当自己受到不公的待遇，心感不平时，他就会指着街头那处一角同沙漠相连的大院，不高兴地说：

“这是我们先人的住宅。我们都是他的亲骨肉，都要求得到他的遗产。我们为什么忍饥挨饿，我们怎样联合起来？”

接着，这个人就讲起故事来，引证艾德海姆、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的生平事迹。他们是我们街区的光荣儿女。我们这个先人，是一个谜。他寿命长得超乎人们的奢望或者想象，以至人们用他的长寿来打比方。很久以来，他因年迈而索居家中。自他同人隔绝之后，从来没人见到过他。他隐居和年迈的事实令人困惑不解，也许其间搀杂了想象和别有用心。无论如何，杰卜拉维的名字被提到时，总是冠在我们街区的前面，因

为他是街区宗教基金、不动产、地上的动产和周围旷野土地的主人。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谈起他。那个人说：

“他是我们街区的根，我们这个街区又是世界之母——埃及的根。他一人独自住在这不毛之地，凭着自己的体力和在当局那里的地位占有这块土地。那时的男人不像他那样珍惜时间，他是个连野兽也害怕听到他的名字的首领。”

另一个人说起他时讲：

“他真是个首领，但同别的首领不一样。他不向任何人征税，也不妄自尊大，对弱者仁慈而厚道。”

后来，又有少数几个人说了些同他地位和能力不相称的话。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我在过去、现在仍然看到人们一聊起他便兴味十足，从不厌烦。我多么渴望能围着那个大院转一转，也许能见上他一面，但是毫无结果。有许多次，我多次凝视着镶嵌在门楼的最上方、涂上防腐剂的鳄鱼；有许多次，我徘徊在离院墙不远的穆盖塔木山① 下的沙漠里，但只能望见被桑树、无花果树、枣椰树环绕的院子、紧闭着的窗户，毫无生命的痕迹和气息。我们有这样一位老爷爷，可是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们，难道这不令人伤心难受吗？他躲在这个门窗紧闭的大宅邸里，我们则在泥土里打滚，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如果你问起是什么使他和我们处于这种状况，你马上会听到一些故事，艾德海姆、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等人的名字不断在你耳朵里重复，你不会心情畅快的。我说过，自他隐居之后，没人见过他。大多数人不把这当回事。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关心他的永远管业及传说纷纭的十项条款。自我降世之

① 穆盖塔木山为开罗城畔的名山。

后，我们街区的斗争也诞生了，并且一代比一代严重，直至今天，明天。因此，苦涩的讽刺并不在于指出我们街区孩子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没有外人介入的一家子。街区里的每个人都认识那里所有的男女居民。尽管如此，没有一个街区像我们那样对争吵的激烈和尖锐了如指掌。争吵使我们离心离德。当有一个人致力于行善时，便有十个痞子挥舞着棍棒，号召去厮杀打斗。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已习惯于用交税买平安，以顺从和屈服购安全。言行上稍有不慎，甚至心有所思，表现在脸上的话，便会立刻遭到残酷的惩罚。最奇怪的是我们附近的阿图夫、克夫尔·泽豪里、迪拉塞和侯赛尼耶等街区的人们都妒嫉我们的永远管业和我们的强人们。他们说，一个坚强的街区，聚敛财富的宗教基金，不可战胜的首领。这都是实际情况。不过，他们却不知道我们过去像乞丐一样贫穷，生活在满是苍蝇和虱子的垃圾堆里，为得到一点面包渣而心满意足；在干活时，我们几乎一丝不挂。那些地头蛇们看见我们的身上满是汗水时颇为惊奇，仅此而已；而我们只有睁大着眼睛望着那所大宅邸时，才略感自慰。我们忧郁和烦闷地说：

“这里住着杰卜拉维，宗教基金的主人，他是爷爷，我们是孙子。”

我亲眼目睹了我们街区最近的那个时代的生活，那时正逢这个街区孝子阿尔法的一些事情。街区的一些故事的记录能落在我的手里，这要归功于阿尔法的一个朋友。一天，这位朋友告诉我：

“你是少数几个会写的人之一，为什么不写写我们街区的故事呢？那些故事在叙述时没有条理，说故事的人想怎么讲就

怎么讲，一人讲的一个样。如果你忠实地记下来，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可以加以利用，是件有益的事。我会向你提供你所不知道的一些秘闻轶事的。”

我热心地照这个主意办，一方面是这个主意冠冕堂皇，另一方面，也喜欢出这个主意的人。在我们的街区里，我是头一个将写作作为职业的，这往往要遭到歧视和讽刺。当时我的任务是为蒙受欺侮和有所求的人书写状子和控诉。尽管找我来写状子的人是如此之多，而我的工作却无法使他们脱离我们街区里普通乞丐的水平。我了解了人们的各种隐秘，忧虑之后，颇感压抑和凄凉。不过，且慢，我不写自己，也不提我的困难，比起我们街区的麻烦事来说，我那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奇怪的街区里尽出怪事。它们是怎么出来的呢？是些什么样的事呢？我们街区的孩子是些什么人呢？

艾德海姆

第一章

从前，我们的街区是一片旷野，坐落在天边的穆盖塔木沙漠的延伸地带。旷野上除了杰卜拉维修建的那座大宅邸外，没有别的建筑。大宅邸屹立在那里，向恐惧、凄凉和强盗挑战。又高又厚的围墙圈起了一个大院子。院内的西部为花园，东部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有一天，宗教基金的捐献者把几个孩子叫到同花园相通的底层会客室。孩子们都来了：伊德里斯、阿巴斯、里杜旺、杰里勒和艾德海姆。他们个个身着丝质长袍，站在威严的父亲面前，只敢偷觑一下。父亲吩咐他们坐下后，他们分 别坐下，围成一个圆圈。父亲像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仔细地端详他们一番后，朝会客室门的方向走去。他站在门边，望着宽敞的花园，里面栽满了桑树、无花果树和枣椰树，树丛中盛开着指甲花和素馨花，枝头上唧唧喳喳的鸟儿蹦蹦跳跳。花园里一派生机勃勃，客厅里鸦雀无声。孩子们想着，旷野里的强盗把他们给忘了，而那个首领神气活现，宛然是下凡的星宿，高出人们一头。他们互相探询，面面相觑。父亲如果要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情，总是这副神情。他们所担心的是他在家

里和外面同样专制。对他来说，他们无足轻重，算不上什么。父亲站在那里，粗声嗄气地对他们说，低沉的声音在挂着窗帘和壁毯的高高的客厅里引起嗡嗡的回响：

“我以为不让别人来插手宗教基金为好……”

他再次端详他们的表情，但他们什么也没表示。对于酷爱闲散、舒适和青春年华时胡闹的人来说，管理宗教基金这样的事没有诱惑力。再说，大哥伊德里斯是这个职务的当然候选人，别人谁也不问那里的事。伊德里斯心里说：

“唉，真是个负担，真伤脑筋！这些爱发脾气的承租人！”

杰卜拉维接着说：

“我已经选定你们的兄弟艾德海姆在我的指导下管理宗教基金……”

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感到突然和大出所料的表情。他们迅捷而激动地互换了一下眼色，而艾德海姆则羞涩和颤抖地垂下了眼帘。杰卜拉维背对着他们，冷漠地说：

“为此，我才叫你们来……”

伊德里斯勃然大怒，像个醉汉似的，激烈反对。兄弟们尴尬地望着他，每个人——当然，艾德海姆除外——出于对他的抗议兄弟超越自己的尊重，都掩饰着自己对艾德海姆的擢升的愤慨。伊德里斯开腔了，那声音好像是从另一个身体里发出来的：

“但是，我的父亲……”

父亲冷峻地转过身子，打断他说：

“但是？！”

他们担心父亲洞悉了他们的内心想法，便都垂下眼睛。而伊德里斯执拗地说：

“但是我位居长兄……”

杰卜拉维不悦地说：

“我以为我知道这一点，是我生的你嘛。”

伊德里斯的怒气在上升：

“长兄拥有一些不容侵占的权利，除非因为……”

父亲长长地瞥了他一眼，像是给他考虑自己事情的一个好机会。父亲说：

“我要向你们强调，我的选择正是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

按捺不住的伊德里斯挨了一巴掌。他清楚，父亲是多么讨厌有人反对，自己早该估计到如果一味固执己见，还会挨上更厉害的巴掌。但是愤慨没有给他考虑后果的机会。只见他猛地向前冲了几步，几乎撞上艾德海姆。伊德里斯像只骄傲的公鸡发起怒来，当众数落起自己同兄弟艾德海姆在个头、肤色、容貌等方面的差别。在唾沫星子像打喷涕似的没有遮拦地四溅的同时，他侃侃而谈：

“我同我的同胞兄弟都是女人之中的精萃——贵妇人所生，而这个家伙是黑种女人的儿子……”

艾德海姆棕色的脸刷地发白了，但纹丝未动。此刻，杰卜拉维摆了摆手，以威胁的口吻说：

“要讲礼貌，伊德里斯……”

但是，伊德里斯已被疯狂的愤怒所左右。他大喊大叫：

“他还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告诉我，他哪些方面比我强，否则这个世道就是仆人和奴隶的世道……”

“可怜你自己吧，割下自己的舌头，你这无知的家伙……”

“对我来说，即使砍下我的头也比蒙受屈辱更好受……”

里杜旺朝父亲抬起头，温驯地笑着说：

“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如果我们失去了你的欢心，就有权感到忧愁。无论如何，事情由你决定……我们想知道理由……”

杰卜拉维撇下伊德里斯，面对里杜旺，克制着内心极度的怒气。他说：

“艾德海姆熟悉承租者的脾气，知道大多数人的名字，再说，他还能写会算……”

伊德里斯同兄弟们一样对父亲的话感到吃惊。什么时候乌合之众的知识也成了人们推崇的优点了?!进私塾读书，也算一个优点?!假如乌姆·艾德海姆① 不是对他能否在大千世界里获得成功感到失望的话，会把他送进私塾去吗?!伊德里斯揶揄地问道：

“这许多的理由够解释让我蒙受屈辱了？”

杰卜拉维生气地指着他说：

“这是我的意愿，你只该服从执行……”

父亲狠狠地扫了伊德里斯的同胞兄弟一眼后问：

“你们要说什么？”

阿巴斯受不了父亲的目光，闷闷不乐地说：

“遵命……”

杰里勒耷拉着眼皮，很快地说：

“听你的，父亲……”

里杜旺咽了口唾沫，说道：

“很乐意……”

正在此刻，伊德里斯发出愤怒的狂笑，脸整个地抽搐起来，

① 在阿拉伯语里，乌姆即母亲的意思，乌姆·艾德海姆作名字用，意即艾德海姆的母亲。

变得十分丑陋。他大喊道：

“胆小鬼们，我料到你们会得到屈辱的失败，因为胆小怕事，你们甘受一个黑种女人生下的儿子的使唤……”

杰卜拉维绷着脸，眼角露出警告的兆头。他大喝一声：

“伊德里斯！”

伊德里斯的心完全淹没在怒气里面，他也大叫：

“你要父亲的威风是太容易了，你生来就是专制的首领，只知道成为专制的霸主。我们还是你的儿子呢，你却把我们当成牺牲品……”

杰卜拉维朝他猛跨过去两步，变了相的脸预示着要坏事。杰卜拉维声音低沉，说道：

“我要割掉你的舌头！”

伊德里斯接着喊：

“你吓唬不了我，你知道我不发抖。如果你想抬举女奴的儿子凌驾于我，我不会让你听到遵命的动听乐曲。”

“难道你不知道挑衅的后果是什么吗，该死的家伙！”

“真正该死的是那个女奴的儿子……”

父亲声音嘶哑，但铿锵地说：

“她是我的妻子，你这个歹徒，要讲礼貌，否则我就把你打倒在地……”

兄弟们，首先是艾德海姆惊慌起来，他们对说一不二的父亲的膂力是清楚的。但是，伊德里斯已经气得像扑向熊熊烈火的疯子一样，将危险的后果置诸度外了。他喊道：

“原来你恨我，我过去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你憎恨我。也许正是那个女奴使你那样恨我们，啊，你这个旷野的主人，宗教基金的支配者，可怕的首领，可是一个女奴就把你给

要了，明天人们就会把你当成奇迹来述说的，旷野的主人。”

“我说过要割掉你的舌头，该死的家伙。”

“你不要为了艾德海姆而骂我，大地不会同意，还会诅咒。你这种奇怪的决定会让我们成为各个街区和街巷的话柄……”

“你现在就滚远点……”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母亲，她是无可争议的女主人。”

“从今以后，她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永远地……”

那张大脸庞阴沉起来，颜色就同尼罗河猛烈泛滥时一样。他的对手像座建筑物，开始活动，拳头紧攥着。所有的人都相信伊德里斯完了，这是家里人默默无言亲眼目睹的若干悲剧中一个新的悲剧。有多少个女主人仅仅因为一句话就沦落为境遇悲惨的乞丐，还有多少个男人在服侍主人多年之后，背上鞭痕累累，身上带着子弹和血迹，口鼻流血，蹒跚着离开这个家。高兴时对所有人的关怀对任何人都无济于事。因此，大家都相信伊德里斯是完了，尽管他是宗教基金管理者的头生子，在力和美上都可同他媲美，总是完了。杰卜拉维又冲过去两步，说道：

“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父亲，这个家不是你的家，在这个家里没有你的母亲、兄弟和仆人。你的前面有广阔的土地，带着我的愤怒和诅咒走吧！时光将教会你具有真正的能力，你不再拥有我的关心与同情，你走投无路了！”

伊德里斯的脚跺了一下波斯地毯，大叫：

“这是我的家，我才不走呢……”

没等他有所防备，父亲就向他扑了过去。父亲像轧路机一样的手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膀，用力推他。伊德里斯向后退着。

他俩穿过会客室，在下台阶时，伊德里斯绊倒了。杰卜拉维带着伊德里斯穿过玫瑰和指甲花的矮丛、枝蔓丛生、洒满素馨花的甬道。当走到大门口时，杰卜拉维将他推出门外，将门锁上。杰卜拉维大叫着，那声音足以让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听见：

“让他回来者或者帮助他回来者死……”

他扬起头，对着窗户紧闭的女人们的房间再次喊道：

“敢于帮助他回来的女人要被休三次① ……”

第 二 章

自那悲惨的一天起，每天早晨艾德海姆都坐落在大宅邸右首的宗教基金管理处，精神饱满地收取租金，分配红利，向父亲呈送帐簿。面对承租者，他颇有章法，显得老练。尽管他知道那些人爱发脾气且粗暴无理，结果却能得到他们的欢心。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宗教基金的捐赠者制定的条件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父亲才知晓。正因为如此，挑选艾德海姆管理引起了一种恐惧，有人担心他有所偏向。而实际上，在那天之前，当父亲的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偏袒。兄弟们和睦相处，要归功于父亲的威严和公正。即使是伊德里斯——一个孔武有力，容貌俊秀，有时在玩乐上过份一些的孩子——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兄弟做过坏事，他性格豪爽，与人为善，因此赢得了友谊和赞誉。或许四个同胞兄弟对艾德海姆多少怀有一种异样的感情，但谁也没有拿到桌面上讲过。从他们无论哪一句话、一点点暗示或一件小事上，都嗅不出那种生分的味道。也许艾德海姆比起他们来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差别。可以作如

① 《古兰经》规定，休妻之后可以和好，但第三次休妻以后就不准和好。

下的对比：他们的肤色鲜亮，而自己的是棕黑的；他们强壮，自己柔弱；他们的生母高贵，自己的母亲卑贱……也许由此产生隐约的悲哀和深藏的痛苦。但是家庭气氛和美，在父亲的威力和智慧之下，不允许平静的心境受到丝毫的搅扰，他总是心胸纯洁和坦荡的。

在即将去管理处赴任前，艾德海姆对母亲说：

“祝福我吧，妈妈。交付给我的工作就是对我，也是对你的一次严格考试……”

“让成功同你如影相随，我的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好报是属于好人的……”

艾德海姆朝接待室走去，许多双眼睛从客厅、花园和窗户后面盯着他。他坐在管理人的椅子上开始工作。在东起穆盖塔木，西至老开罗的这个沙漠地带，他从事的是人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事情。艾德海姆以诚实为旗帜，在宗教基金史上第一次把每一分钱都载入帐簿。他彬彬有礼地将工资交给兄弟们，以使他们忘却愤恨的苦涩。随后，他携带着收款去见父亲。一天，父亲问他：

“你看工作怎么样，艾德海姆？”

艾德海姆谦恭地说道：

“只要托付给我的事，那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了……”

父亲的宽脸上露出喜悦，因为他的威严总是不那么喜形于色的。艾德海姆喜欢自己的地位，如果同父亲坐在一起，总是带着敬仰和爱戴之情偷偷地望着。当父亲向他和他的兄长讲述早先的故事、首领的冒险活动和青春，他听得津津有味时，是多么幸福呀！那时，父亲在这一带挥舞大棒，那可怕的大棒，冲击着踏上的每一块土地。在驱逐伊德里斯之后，阿巴斯、里

杜旺和杰里勒一如往常在小楼顶上聚会，吃喝赌钱。而艾德海姆则乐于坐在花园里，他喜欢花园，喜欢吹笛。即使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宗教基金事务上时，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如果他办完了事，就躺在渠边的毯子上，背倚着枣椰树或无花果花干，或者仰天躺在素馨花丛中。他凝视着小鸟，小鸟是那么多！他望着鸽子，鸽子是多么美啊！随后，他吹起笛子，同鸽子的咕咕和鸟儿的唧喳遥相呼应。这种对话又多么妙啊！他透过树枝，极目眺望着天际，蓝天是多么美好啊！哥哥里杜旺走过时见他这副模样，讽刺地瞥了他一眼，说道：

“你花在管理基金上的时间太多了！”

艾德海姆微笑着说：

“假如不是怕惹父亲生气，我早就抱怨上了……”

“让我们赞美空闲时间的管理者！”

艾德海姆朴实地说：

“祝你们快活……”

里杜旺用微笑掩饰自己的怒气，问道：

“你想回到同我们一样的时候吗？”

“在花园和笛声中的生活是最好的……”

于是，里杜旺苦涩地说：

“从前伊德里斯想干……”

艾德海姆垂下眼睛，说道：

“从前伊德里斯没时间干，因为其他原因，他生气了。而真正的幸福是在你见到的这个花园里……”

当里杜旺走了时，艾德海姆自言自语道：

“花园，它鸣啭的居民，水，天，洋洋得意的我，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我好像在努力寻找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笛

子有时几乎回答了。但是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这只鸟用我的语言说话，肯定治好了我的心。彗星也有话音。而收租是曲调中最突出的。”

一天，艾德海姆站着，望着自己投在玫瑰花丛间小路上的影子。突然，另一个影子朝着他的影子移来，这表明有人从他身后的拐角过来。看来，影子是从他肋骨处出来。他转过身去，见到一个棕色的女子。她一看有人，便想退回去。他示意她止步，她便停下。他打量了她好久，才温和地问她：

“你是什么人？”

她声音支吾地回答：

“我叫乌梅玛……”

他想起了这个名字，是一个女奴，还是他母亲的亲戚，同父亲娶了母亲之前一样的女奴。

他便想同她攀谈，于是问她：

“你怎么到花园里来了呢？”

她垂下眼帘，回答说：

“我以为花园里没人……”

“可你们是被禁止来这里的……”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错了，我的主人……”

她退下去，在拐角处消失了。随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他的耳朵，他突然有所感地嘟哝了一句：“你多么美啊！”他觉得，在这一瞬间，花园里的万物都不曾挂在他的心上。玫瑰、素馨花、丁香、飞鸟、鸽子和他本人成了一个旋律。他自言自语道：

“乌梅玛长得俊俏，连两片厚嘴唇都那么漂亮，除了老大

伊德里斯以外，我的哥哥都结了婚。她的肤色多么像我的肤色啊。她的影子卧在我的影子上时是多么好看啊！它似乎是我动荡着一些愿望的身体的一部分。父亲不会嘲笑我的挑选，否则的话，他怎么会娶我母亲呢?!”

第 三 章

艾德海姆满怀着莫名的如馨香般的美好心情回到基金管理处，多次想复核一下当天的账目，而在心灵上只见到那个棕色的姑娘。这天，他第一次见到乌梅玛并不奇怪。在这个大院里，女人们除了主人知道她们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内部外，知道她们的好处，别人是见不到的。艾德海姆听任自己沉湎于玫瑰色的连翩浮想之中，直到附近一声可怕的响动才使他从那里面脱身出来，那是在会见厅里发出的巨大的声音：

“我在这里，在旷野之中，杰卜拉维。我诅咒一切，当着你们的面诅咒男人女人，向不喜欢我的话的人挑战。听见了吗，杰卜拉维?!”

艾德海姆大叫：

“是伊德里斯！”

他离开办事处，走向花园，看见里杜旺明显慌乱地朝他走来。他抢先说：

“伊德里斯喝醉了，我从窗户那里见到他醉得东倒西歪的，命运给我们家隐匿了什么样的丑事啊？”

艾德海姆忍着痛苦说：

“我的心都难受得碎了，哥哥……”

“怎么办？！一难灾难在威胁着我们！”

“哥哥，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同我们的父亲谈谈这件事情

吗？”

里杜旺不高兴地说：

“你父亲不会收回成命的。伊德里斯这副样子毫无疑问会使他加倍生气的……”

艾德海姆沮丧而悲哀地说：

“我们的悲哀是多么没用！”

“是啊，女人们在闺房里哭泣，阿巴斯和杰里勒愁苦潦倒，我们的父亲独自在房里，谁也不敢走近他……”

艾德海姆感到这么谈下去得不到结果，便担心地问道：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想平安无事，不论以什么代价都不让威胁吓倒我们。处在我这个地位，即使天地相合，我也不会鲁莽冒险。而我们家的尊严却在土地上和伊德里斯的衣服上打着滚……”

那为什么来找我?!树上老鸦乱叫。艾德海姆叹了口气，说：

“对这一切，我是清白的，如果沉默不语，生活便不适合于我……”

里杜旺想走，于是说道：

“你有许多理由，决定你该干！”

他退回去。艾德海姆独自一人呆着，耳朵里轰鸣着“你有许多理由……”这样的话。是的，他没犯下什么错，便受到指控。就像风把罐子刮下来，砸在头上一样。每当人对伊德里斯表示惋惜，艾德海姆就要被诅咒。艾德海姆朝门口走去，打开门，踏过门槛，见伊德里斯趔趔趄趄地转着圈，翻着无神的眼睛，披头散发，袍子的口袋翻了出来，露出胸毛。当他见到艾德海姆，便像猫见了耗子似的猛扑过来。但是醉意使他软弱无

力，倒在地上，手里抓满泥土，向艾德海姆洒去，土块击中了他的胸口，土渣纷纷落在他的斗篷上。艾德海姆温和地叫他：

“哥哥……”

伊德里斯边摇摇晃晃，边吼道：

“闭嘴，狗，狗崽子，你不是我弟弟，你父亲不是我父亲，我要当着你们砸碎这个家……”

艾德海姆亲近他说：

“你是这个家里最仁慈和最高贵的人……”

伊德里斯口笑心不笑，喊道：

“你为什么来这儿，女奴的儿子？回你妈那里，让她住到仆人的地下室里……”

艾德海姆仍不改变自己的友好态度：

“你别总生气，不要把对着为你好的人的门关上……”

伊德里斯愤然地挥着手，嚷着：

“只有胆小鬼才感到放心的家庭，该死的，他们为了一口吃的而卑躬屈膝，崇拜卑贱，我不回这个以你为首的家。去对你父亲说，我生活在他来自的旷野里，像他过去一样作为一个强盗回来了，像他现在一样的哇哇乱叫的歹徒回来了。他们在我横行霸道的地方指责我，说：‘杰卜拉维的儿子。’我用这个办法让你们名誉扫地，你们这些自认为是绅士的小偷们……”

艾德海姆恳求道：

“哥哥，醒醒吧，当心你每一句该受责备的话，面前的路并没有堵死，除非你自己动手堵死它。我答应你，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回到根上……”

伊德里斯艰难地朝弟弟迈去，像是风又把他吹了回去，他说：

“用什么力量答应我，女奴的儿子？”

他小心翼翼地凝视着哥哥，说道：

“用兄弟情谊的力量！”

“兄弟的情谊！我把它扔进了遇见的第一个厕所里……”

艾德海姆痛楚地说：

“我从前从你那里听到的都是好的……”

“你父亲的暴虐告诉了我实情……”

“我不喜欢人们看见你是这个样子。”

伊德里斯发出一声怪笑，喊道：

“他们会每天看见我的情况比现在更糟，过失、丑事和罪行将通过我的手降到你们那里。你的父亲毫不羞愧地赶我走，就让他承担后果吧……

他向艾德海姆冲去，后者毫不踌躇地躲开了，伊德里斯差点摔倒在地，幸好他倚在了墙上，于是怨恨地喘息着。他望着地上，想找块石头。艾德海姆敏捷地退到门口，进去了，目光中隐藏着悲哀。伊德里斯的喊声一直继续着，他朝会客室瞥了一眼，瞅见父亲正在门那里踱步。伊德里斯不由自主地朝父亲走去，此时悲哀已胜过恐惧。杰卜拉维望着他，双目视而不见。杰卜拉维站在镌刻在客厅墙上的勇士像前，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艾德海姆垂头说道：

“你好……”

杰卜拉维深沉地审视了他一眼，然后以沁人肺腑的声音说道：

“爽快地说吧，你为他来这里……”

艾德海姆的声音低如耳语：

“我的父亲，我哥哥伊德里斯……”

父亲打断了他，声音如斧剁石：

“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他向里面走去：

“干你的活去！”

第 四 章

在这块荒野地区，太阳升起后又落下，循环往复。伊德里斯跌进了倒霉的深渊里，每天都在自己的书中录下新的蠢事。他围着大宅院转，不断发出最卑劣的辱骂，唱着最下流无耻的歌。他还去临近的街道，向每个过路人投去攻击性的眼光，向所有挡他路的人挑衅。人们默默地躲开他，窃窃私语道：“杰卜拉维的孩子！”他从不为吃饭操心，见到什么就拿什么，不管是在饭馆还是在车上，他吃得肚胀，然后不说一声“谢谢”，更不算一下帐便扬长而去。他若想发一通脾气，便走进刚好碰上的酒馆，狂饮一通啤酒，直至喝醉，此时的舌头犹如喷泉，滔滔不绝地把家里的秘密和奇闻说个够，自然少不了那些荒谬的传统和屈辱性的胆怯，夸耀自己如何造父亲的反，而父亲是所有这些街巷的一个强人。随后，他仰脖大笑，连唱带跳。如果晚上的聚会以一场斗殴告终，他更乐不可支，便打着招呼走掉。在所有的地方他都以此出名，人们尽量防着他。不过，人们把他当成世上的祸害，听之任之。这家人因此而悲哀和烦恼。乌姆·伊德里斯郁郁而瘫，奄奄一息。杰卜拉维来向她告别，她用那只还能活动手指着他表示抗议，充满了悲愁和愤慨。忧愁像蜘蛛网笼罩着全家，兄弟们的晚间聚会停止了，艾德海姆也不去花园里吹奏笛子。

有一天，父亲又暴跳起来，这一次的牺牲品是一个女人。

他声色俱厉地诅咒女用人奈尔基丝，把她赶出了家门。就是在这一天，那个女人露出了怀孕的征候，原因是伊德里斯在被撵出去之前，强暴了她。奈尔基丝呼天抢地，批打着自己的双颊离开了大院。当时晴空万里，她走投无路，最后碰上了伊德里斯，他虽不欢迎，却让她跟着自己。他觉得当需要时，她也不是一点没有用处。

一切灾难，即使是大的灾难，总会被人习惯的。因此，生活在那大院里又复归正常，就像一场地震迫使人们逃走后，人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处。里杜旺、阿巴斯和杰里勒又开始到房顶上夜谈。艾德海姆也在晚上到花园同笛子交谈，发现乌梅玛照亮了他的心，唤起了他的情。他回忆他俩的影子拥在一起，那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十分清晰。他去母亲的房间，她正绣着围巾。他倾诉了衷肠，最后说：

“她就是乌梅玛，你的亲戚……”

母亲淡淡地笑了一下，显然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没能盖过疾病的痛苦。她说：

“是的，艾德海姆，她是个好姑娘，她配得上你，你也配得上她，凭主的意愿，她会使你幸福……”

她见儿子的双颊绯红，便接着说：

“你不要娇宠她，我的孩子，免得搞糟你的生活。我去同你父亲谈这件事，也许不等死神召唤我，我还会见到你的孩子呢……”

当杰卜拉维召见他时，他见父亲仁慈地笑着，便在心里说：“只有他的仁慈才能同他的厉害相比。”父亲说：

“是你要妻子，艾德海姆，时间过得多快啊。这个家瞧不起可怜的人，可是你选择了乌梅玛，以表示对你母亲的尊重。

也许你会生下善良的后代。伊德里斯是丢了，阿巴斯和杰里勒都不能生育，里杜旺的孩子到今天也没活下一个，他们全都只继承了我的傲气。就让你的孩子住满这个大院吧，否则我的一生算白过了。”

艾德海姆的婚礼是这条街前所未见的，直到今天，我们街上的人还用他的这次婚礼打比方呢。在那新婚之夜，围墙上和树枝上汽灯高悬。若从高处俯瞰，这漆黑的旷野中，这个大院就是一座光明湖。在房顶上为男女歌手搭起了帐篷，堆满各种食物和饮料的桌子从客厅、花园、院内的空地直摆到大门口。午夜，艾德海姆的婚礼最为壮观的场面开始了。所有爱戴和惧怕杰卜拉维的人都来了，济济一堂。艾德海姆身着丝袍，头顶绣花帽，由阿巴斯和杰里勒左右陪同出现了，前面是里杜旺。他们的左右是手捧蜡烛和玫瑰花的人们。这支队伍的前面则是载歌载舞的大队。歌声嘹亮，欢欣鼓舞的人们的感叹声和向杰卜拉维和艾德海姆表示赞赏的声音此起彼伏。整条街都醒来了，妇女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婚礼队伍由杰马利耶出发，经过阿图夫，凯夫尔·泽豪里，然后是迈卜耶都。连那些“混混”也发出了欢呼声。劈柴的劈柴，跳舞的跳舞。各个商店免费供应啤酒，连小孩子都醉得东倒西歪。婚礼队伍经过的烟馆里，水烟筒被作为礼物送给贺喜的人们，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烟味。

突然间，伊德里斯在大街尽头出现，他像是从黑夜中分离出来，出现在通往旷野的拐角处。婚礼队伍前面的人手擎汽灯，一见到他便停下脚步，人们低声说着伊德里斯来了。唱歌的人看着他，恐惧充满了他们的嗓子，他们不唱了；跳舞的人望着他，关节都僵化了。乐器声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人们都笑不

起来了。许多人在问："怎么办？"假如随他去，不能保证不受辱；假如要动手打，挨打的是杰卜拉维的儿子。伊德里斯边喊边挥舞着他的棍子：

"是谁的婚礼，胆小鬼中的渣滓？"

一片静默，大家伸长脖子望着艾德海姆和他的哥哥们。伊德里斯还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成了女奴儿子和他父亲的朋友的？"

此时，里杜旺朝前迈了几步，大声叫道：

"哥哥，让婚礼举行下去是明智的……"

伊德里斯生气地喊：

"最后才轮到你说话呢，里杜旺，你是叛逆的兄弟，胆小鬼儿子，用尊严和兄弟之情换个好日子的贱货……"

里杜旺同情地说：

"人们同我们的分歧无关……"

伊德里斯大笑着说：

"人们知道你们的屈辱，若不是他们已有的胆怯，这个婚礼就不会有乐声和歌唱……"

里杜旺以坚定的决心说：

"你父亲把你弟弟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保护他的……"

伊德里斯又发出格格的笑声，问道：

"你以为在保卫自己而不保卫那个女奴的儿子吗？"

"你的理智跑到哪里去了，哥哥？还是靠着理智回家去吧。"

"你是个骗子，你知道你是个骗子……"

里杜旺难过地说：

"你说我什么我都不怪你，还是让婚礼平安进行吧……"

他的回答是如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扑向婚礼队伍，他高高举起棍子，狠狠地落在汽灯上，把灯打得稀烂，鼓被打裂，玫瑰花撒到地上。人们如狂风刮起的沙子一样，惊慌地逃窜。里杜旺、阿巴斯和杰里勒肩并肩地挡在艾德海姆的前面。伊德里斯怒气倍增：

“贱货们，你们居然保护那些强迫吃喝的人……”

他朝他们打去，他们没有还击，只用棍子抵挡，边挡边退。伊德里斯突然跳进他们中间，直扑艾德海姆。窗户里发出一声尖叫。艾德海姆边准备自卫，边叫道：

“伊德里斯，我不是你的敌人，你醒醒吧。”

伊德里斯举起棍子。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喊道：“杰卜拉维。”里杜旺喊伊德里斯：

“你父亲过来了……”

伊德里斯跳到路边，向后看，只见杰卜拉维在一群仆人的簇拥下走来，仆人们举着火把。伊德里斯咬了咬牙，嘲讽地喊道：

“我最近要送你一个私生的孙子，让你精神愉快。”

他向杰马利耶奔去，人们向两旁闪开，他被黑暗吞没。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装出平静的样子走到孩子们跟前，等了一会儿，以命令的口吻说到：

“一切照原样……”

举汽灯的人回到各自的位置上，鼓乐齐鸣，歌声荡漾，跳舞的人又欢跳起来，婚礼继续举行……

大院的晚会在欢呼、畅饮和欢歌中直至早晨。当艾德海姆走进临着穆盖塔木旷野的房间时，见乌梅玛傍在一个女人身边站着，白色的头盖依然盖在头上。他如痴如醉，两只脚几乎经

不住身体，他极力克制自己，慢慢捱过去靠近她，揭开头盖，似饮到了最解渴的泉水。他猛扑过去，两人的嘴唇紧贴在一起。他舌头麻木地说：

“只要你有好的结果，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床铺走去，既没摘帽也没脱鞋就躺在床上。乌梅玛从镜子里看见他这副样子，发出渴求和怜悯的微笑。

第　五　章

艾德海姆同乌梅玛生活在一起，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出于朴实，他用言语和行为公开宣布自己的幸福，连哥哥们都觉得罕见。每次祈祷结尾时，他都摊开双手大声说：

“赞美归于仁慈之主，愿主降满意于我父亲，赞美主赐爱于吾妻，赞美主使我享有这等地位，感谢主赋予花园以鸟语和笛声。”

大院里的女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乌姆玛是个有见识的妻子，像照顾孩子一样服侍着丈夫，同时也为婆婆尽孝，和睦相处。她操持家务井井有条，把家看成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艾德海姆满怀爱情，相得益彰。在管理基金上，他花了不少时间，因而顾不上去花园，其余的时间都沉浸在爱情之中。他是如此专注，以致忘了自己。日子过得平安，出乎里杜旺、阿巴斯和杰里勒这些讽刺者的意料。但是，这种明智的平静最终也像奔腾、泛着白沫的瀑布流进平稳的河流之中一样搁浅了。疑问又回到了艾德海姆的心中，他感到时光并非瞬息而逝，白昼之后是夜晚。亲密交谈变得没有休止，失去了一切含义。花园是诚实的游憩之处，他不能放弃。他的心也离不开乌梅玛，仍然牵

挂着。生活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日复一日之外，没有人能告诉他生活是什么。他又来到水渠边坐下，望着鲜花和小鸟，满怀希望。突然乌梅玛满面喜悦地跟过来，坐在他身边，说道：

“我从窗子边望着你，看看你为什么晚来。你为什么不让我陪着你？”

他微笑着说：

“我怕你累着……”

“你让我受累吗？你一直爱着这座花园，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相遇吗？”

他握住她的手，头靠着枣椰树干，盯着树枝看，透过树枝间隙望着天穹。她再次加强语气，说他热爱这座花园，他越是沉默不语，她越是强调。她讨厌沉默的程度同他对花园的热爱一样。她关于生活的谈话是最美的谈话，用些时间谈谈大院里最大的一些事亦无妨。她尤其喜欢聊聊里杜旺、阿巴斯和杰里勒的妻子。不久，她的声音转为嗔怪，说道：

“你没同我在一起吗，艾德海姆？”

他微微笑着，说道：

“哪能呢，你充满了我的心！”

“可你没在听我讲吧？”

这倒是实话。他不喜欢她这时候来，但并不讨厌，假如她要回去，他会诚心诚意地拉住她。事实上，他觉得她已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像道歉似的说：

“我的确喜欢这座花园，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没有比坐在花园里更美好的时刻了。这些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流水和唧唧喳喳的飞鸟就好像我认识它们那样认识我。我愿你同我一起分享对它的爱。你看，在树枝间的天穹是怎样的？”

她抬眼瞥了一下，然后望着他说道：

“那确实是美的，配得上是你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她的话音中有种没有明说出来的责怪，他抢在她前面说道：

“它在我认识你之前就是这么美……”

“那现在呢？”

他柔情地压着她的手，说着：

“只有靠了你，它才完美无缺……”

她的目光平视着他，说道：

“幸运的是，它不因你离开它找我而责怪你……”

艾德海姆哈哈大笑，把她往怀里拉，亲吻了她的面颊，然后问道：

“难道这些鲜花不是比谈论嫂嫂们更值得吗?!”

乌梅玛注意地说：

“鲜花最美，但你的嫂嫂们在不停地谈论你、基金管理，总是基金管理，你父亲信任你，总是数落这些……”

艾德海姆闷闷不乐，离开花园，忿忿地说：

“她们什么也不缺！”

“事实上，我担心的是眼……”

艾德海姆生气地大叫：

“真主诅咒基金，弄得我筋疲力尽，改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弄得心绪不宁，让它见鬼去吧……”

她将手指压在他的嘴唇上，她说：

“不要不信恩惠，艾德海姆。管理基金是件重要的事情，会带来想不到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它带来了许多麻烦……我们看到了伊德里

斯的悲剧……”

她笑了，但她的微笑并不显示出欢乐。从她双眸的目光中显示的是认真的关切。她说：

“你还是像注视树枝、天穹和飞鸟那样看看我们的前途吧……”

乌梅玛坚持同他一起坐在花园里，很少沉默不语，但他习以为常了。他也习惯于近似专心或不关心地倾听那些事。在需要时，他拿起笛子，随心所欲地吹起来。他可以心满意足地说一切都好，甚至连伊德里斯的不幸也变成一种寻常事了。可是，艾德海姆母亲的病恶化了，她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使他心如刀绞。她常唤他到病榻旁，他总是呼之即去，有求必应。有一次，她热切地恳求说：

“我经常祈求主保护你不受恶人欺负，指导你走阳关大道。”

她不让他走，不时呻吟着，同他交谈，提醒他记住她的嘱咐，直至当着他的面咽了气。艾德海姆放声痛哭，乌梅玛也痛哭不已。杰卜拉维闻讯赶来，久久凝视着她的面庞，然后尊敬地为她裹上白布，锐利的目光中充满了悲愁。

艾德海姆刚逐步恢复惯常的生活，又碰上说不出缘由的乌梅玛的突然变故。她中断了陪伴他去花园，他就如有时幻想似的，对此感到不悦。他问她不去陪自己的奥秘，她就找些琐事、不舒服等托辞。他注意到她不再匆忙行事，有时遇上她，也感觉不到真正的感情，好像在讲客套，而且连客套都嫌麻烦。他自问，那边是怎么啦？还有些类似的情况。不过，爱情是他的支柱，压倒一切。他可以对她严厉些，有时想不如就那么干。

但是她的无精打采、面容苍白和一本正经地言过其实，又使他一改初衷。有时候，她看上去闷闷不乐，有时候又惶惑不安。有一次，在她的目光中甚至显示了嫌恶，使他又气又惊。他自言自语：

“让我再对她稍加忍耐，不是她改变态度，就是让她下地狱！”

他坐在父亲专供个人使用的私室里，向他呈递月末的结算。父亲审视着他，问道：

“你怎么了？”

艾德海姆吃惊地朝他抬起头，说道：

“没什么，我的父亲……”

父亲眯起双眼，喃喃地说：

“告诉我，乌梅玛怎么了……”

在父亲入木三分的目光下，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说：

“很好，一切都好。”

杰卜拉维烦躁地说：

“有什么就说什么。”

艾德海姆久久不语。他相信他父亲能了解到一切，等了一会儿，他承认道：

“她变多了，显得讨厌人了。”

父亲的眼睛里露出异样的目光，他说：

“你们有点不和吗？”

“没有。”

杰卜拉维欣悦地微笑了，说：

“你这个木头人，要待她温柔些，别接近她，等她叫你再去。不久，你就要当爸爸了。”

第 六 章

艾德海姆坐在管理处会见一些新承租者，一个一个地接谈。他们站成一队，第一个站在他面前，最后一个在会见厅的尽头。当最后一个走来时，艾德海姆连头都没抬，急促和匆忙地问：

“你的名字，师傅？”

一个声音说道：

“伊德里斯·杰卜拉维①。”

艾德海姆慌忙抬起头，见大哥站在面前，便谨慎地望着他，站起来自卫。而伊德里斯则是谁也没见过的一副新样子：看上去外表破烂，平静而谦恭，忧郁，可以信赖，好像水泡了之后浆过的衣服。虽然哥哥这副模样消除了昔日的怨恨，但他并未完全放心。他既抱有希望又审慎地说：

“是伊德里斯！”

伊德里斯奇怪地低下头，和蔼地说：

“你别怕，如果你以高贵的品格宽待我，在这个家里，我是你的客人。”

这文雅得体的言辞果真是伊德里斯说出来的吗？是痛苦让他变得有礼貌了？实际上，他的恭驯像他放肆一样令人难受。将他作为客人对待不会被当作向父亲挑衅吗？不过他是不请自来。艾德海姆让他坐在靠近自己椅子的另一张椅子上。他俩边坐边互换奇怪的眼色。最后，还是伊德里斯说：

“我混进承租者群中，想同你单独见面。”

---

① 一些阿拉伯人的名字是将本人名、父名、祖父名……依次排列。

艾德海姆担心地问：

“没有人看见你吗？”

“家里的谁也没看见我，你就放心吧。我不想打搅你的平静，但是我求你仁慈的品格。”

艾德海姆垂下了眼睛，受到感染了，血涌到脸上。于是伊德里斯说：

“也许你对我是什么改变了我表示惊讶，或许要问他的傲慢和自大跑到哪里去了。要知道我承受了没有人能够估量的痛苦，尽管如此，我只对你这样，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只在慈悲的品德面前才能忘掉傲慢。”

艾德海姆含混地说：

“愿真主让你和让我们轻松，你的结局使我的生活受到多么大的损害，使它变得那么不平静。”

“我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的，但是愤怒使我变疯了，酗酒扼杀了我的尊严，后来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生活和横行乡里的行为，泯灭了我的人性，你哥哥竟坏到这种地步了?!”

“不会，你本来是最好的兄长和高尚的人！”

伊德里斯痛苦地说：

“那些日子真不好受，今天我只不过是个可怜虫，勉为其难地在旷野里行走，身后还带着个孕妇。我到处受人诅咒，靠欺骗和蛮横购买食物。”

“你让我的心都碎了，哥哥。”

“对不起，艾德海姆，可这是你的良心过去所说过的。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看着你从一个儿童长成一个青年，清楚地了解你的高尚和受赞扬的品格。真主诅咒怒火中烧。”

“永远诅咒，哥哥。”

伊德里斯边说边叹息，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对你太不好了，我受一些恶人的包围，我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真主让你轻松，你知道吗，我从未对你的回头失望过？即使是父亲大发雷霆，我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同他谈你的事情呢！”

伊德里斯笑了，牙齿上露出黄斑和牙垢。他说：

“这也是我的心对我说的。我过去就说过，让父亲作出让步的希望，除了通过你，别人是不容易得到的。”

艾德海姆的眼睛一亮，说道：

“我算是看到你改邪归正了，你觉得，我们到向父亲谈谈这件事的时候了吗？”

伊德里斯绝望地摇了摇乱蓬蓬的头，说道：

“比你大一天的人，知道的要比你多一年，我的年龄要比你大十岁，而不是一岁。你要知道，我们的父亲能饶恕一切，唯独不饶恕蔑视他的人。在发生那些事情之后，他不会宽恕我的。对我来说，回那个大院是毫无希望了。”

伊德里斯说的话是确切无疑的，这一切使艾德海姆更为烦恼和尴尬，他痛苦地说：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伊德里斯再次笑了起来，他说：

“你不要考虑什么金钱上的帮助，我相信你作为基金的管理者的忠诚可信。我知道，如果你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会动用你的钱，那是我不能接受的。今天你是一个丈夫，明天就是父亲，我不是因为自己贫困而来你这里，但是我来是你宣布我对失落的权利的后悔，我要索回你的友爱，再有的话，那就是我

还有一个希望。”

艾德海姆注意地凝视着他，问道：

“说吧，哥哥，你有什么希望？”

伊德里斯挨近兄弟的头部，似乎害怕四壁听见他的话。他说：

“在我的现在毁了之后，我想对我的前途放心。我再过一段时间，要像你一样当爸爸了，我的后代的命运如何呢？”

“你会见到我会全力以赴满足你的愿望。”

伊德里斯拍拍艾德海姆的肩膀，露出感谢的神情，并说：

“我想知道的是父亲是否剥夺了我继承的权利？”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但是，假如你问我的意见的话……”

伊德里斯不安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问的不是你的意见，而是你父亲的意见……”

“他这个人，就如你所知的那样，从不把自己头脑中的想法宣示于人的……”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是在基金的条款中写下了的。”

艾德海姆点点头，没有吭声。伊德里斯又说：

“一切都在条款里……”

“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知道，家里的任何人也都一无所知，我在管理处的工作完全在父亲的指导下……”

伊德里斯朝他投去不安的一瞥，说道：

“条款在一个大本子中，我小时候见过一回，我还问父亲里面是什么——那时候，我还是他的掌上明珠呢——他对我说，那里面有关于我们的一切。后来，我们再没有谈过那个话题了。我还看出来，如果我问起那里面有什么，他就不允许我

问了。我现在毫不怀疑，我的命运就决定在那里面……”

艾德海姆感到自己被逼到一个窄旮旯里了，便说：

“真主是全知的。”

“那东西在同你父亲卧室相连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无疑，你见到在左面墙的尽头有一个小门。那门常锁住，不过钥匙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小银盒内，那个大本就在那小密室的柜子上……”

艾德海姆吃惊地扬起稀稀的眉毛，喃喃地说：

“你要什么？”

伊德里斯叹着气说：

“假如我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一点安慰，完全取决于我能否知道契据上写些什么了……”

艾德海姆害怕地说：

“对我来说，最简便的是我爽快地问问那十项条款！”

“他不会回答，还会生气，也许还要误解你，猜测你问题背后的真正动机，他会暴跳如雷的。我多么痛恨毁掉父亲的信任作为你对我行善的回报。他不会让大家知道十项条款，他若是想这样干，那我们就全知道了。要得到条款，比较保险的是我向你介绍的那种方法。黎明时分，当你的父亲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这种方法最容易了。”

艾德海姆猝然失色，说道：

“你让我干的这件事多么丑恶啊，哥哥……”

伊德里斯以苍白的笑容掩饰自己的失望，说道：

“一个儿子看看父亲关于他本人的契据算不上犯罪。”

“可是你要求偷看父亲严密收藏的东西……”

伊德里斯的叹气声清晰可闻，他说：

“当我决定找你时，就对自己说：‘要说服艾德海姆做违背父亲意愿的事情是多么困难啊。’可是我总受到希望的鼓动，于是我又说：‘如果他确实了解我需要他的帮助，也许会干的。’这事情不是犯罪，会平安过去，你会看到自己毫无损失地将一个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愿主保佑我们不冒险……”

“但愿如此，但是我恳求你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艾德海姆灰心和慌乱地站起来，伊德里斯随之站起来，绽出的微笑表明他失望了。他说：

“我的确打扰你了，艾德海姆。我的悲哀之一是我见了一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他添了麻烦。伊德里斯成了讽刺和诅咒的对象了……”

“我为无法帮助你而十分内疚，那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苦难……”

他靠近艾德海姆，温和地将手搁在他的肩膀上，又同情地吻了他的前额，说道：

“只有我才询问我的悲哀，我为什么要让你负上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呢？让我祝你平安，愿真主做想做的事……”

伊德里斯说完这些话，便走了……

第　七　章

这些日子以来，乌梅玛第一次显出了活力。她关切地问艾德海姆：

“从前父亲没同你谈起过条款吗？”

艾德海姆躺在长椅子上，透过窗子望着沉浸在黑夜之中的旷野。他回答她：

“他同谁也没谈过……”

“但是你……”

“我只不过是他众多的孩子中的一个……”

她浅浅地一笑，说道：

“可他挑选了你管理基金……”

他向她转过身，忿然地说：

“我说了，他同谁都没谈过……”

她宛然要抚慰一下他的恼怒，又笑了一下。她狡猾地说：

“你别心神不定，伊德里斯不配，他对你做的坏事永远忘不了……”

艾德海姆又将头扭向窗户，忧郁地说：

“今天到我这里来的伊德里斯已不是过去对我做坏事的伊德里斯了，他懊悔和发愁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

她以胜利者的喜悦说道：

“这是我从你谈话中所了解到的，也是我关心那件事的秘密所在。但是你同往常不一样，闷闷不乐……”

他注视着浓重的夜色，而不安的心没有给他答案。于是，他说：

“关心也枉然……”

“可是你后悔的哥哥请求你的怜悯……”

“眼高手低……”

“你应该同他搞好关系，还要同他的弟弟们搞好关系，否则总有一天，你在他们面前是孤身一人……”

“你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伊德里斯……”

她犹如去掉狡猾的面罩那样晃了晃头，说道：

“我有权关心自己，这意思就是说关心你和我肚子里

的……”

这个女人要什么？这黑夜多么浓重，连雄伟的穆盖塔木都被它吞没了。他保持着沉默，她突如其来地问他：

“你一点不记得你进过那个密室吗？”

他走出短暂的沉默，回答道：

“不记得了。我小时候喜欢进去，但父亲总拦住我，不让我进去，我母亲也不让我靠近那里……”

“毫无疑问，那时候你是希望进去的……”

他不是在她允许的情况下，而是在等待她维护他自己时才同她谈这件事。他需要的是有人向他肯定他对哥哥的立场正确，他迫切需要这一点。可是，他宛然一个在夜间呼唤守夜的警卫时，突然遇上了强盗。乌梅玛又问他：

“那个放着银盒的桌子你总知道吧？”

“所有进过那间房子的人都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

她从坐着的长椅上移开，诱惑地问他：

“凭你的主发誓，你不想看看那些条款吗？”

他忿然作答：

“不想，我为什么要想那些呢？”

“谁能抵御得住了解未来的愿望？”

“你指的是你的前途吗？”

“我的前途和你的前途，还有伊德里斯的前途，你正为他的前途不安，尽管他过去反对过你！”

这个女人说出了心里话，这引起了他的恼怒。他向窗户偏过头去，仿佛要逃避她似的。他说：

“我不想父亲所不愿意的事……”

她扬起画过的眉毛，问道：

“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件事？”

“那是他的事，今晚你的问题怎么那样多？”

她似乎在自言自语，说道：

“前途哪！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我们要为可怜的伊德里斯做的大好事，只不过是读一张谁也不知道的纸片。我敢同任何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歹意的朋友和敌人较量一番，这样做能算是多少触犯了你那位可爱的父亲吗？”

艾德海姆注视着一颗比其他星都亮的星星，装着没听见她的话，说道：

“天空多么美！要不是晚上潮湿，我就坐在花园里，透过树枝间隙看着它！”

“毫无疑问，能够弄明白那些条款……”

艾德海姆喊道：

“我根本不关心，看了那，只会带来麻烦……”

她叹息道：

“我若是会认字，我便自己去看那个银盒子……”

他也但愿如此，于是对她的怒气倍增，也生自己的气。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到一件被禁止的事情之中，便思索起来。他绷着脸，朝她转过去，在从窗户缝中吹进来的风煽动下而摇曳不止的灯光下，他的脸显得很不高兴。他说：

“在我把消息透露给你时，我受到了诅咒！”

“我不想让你受到损害，我对你父亲的爱同你对他的爱是一样的……”

“你还是别再谈这些令人难受的话了吧，现在这个时候，你要休息好。”

“看来，你不去干那件轻而易举的事，我是不会舒服

的……”

他叫了起来：

“我的天哪，让她恢复理智吧！”

她冲动地瞥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你在管理处会见伊德里斯还不是违背了他的意愿？”

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说道：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只得会见他……”

“你把他来访的消息通知你父亲了吗？”

“你今晚真让人太不舒服了，乌梅玛……”

她又以胜利者的声调说道：

“如果你在可能有损于你的事情上同他发生了分歧，那么你为什么在有利于你、有利于你哥哥，而不损害任何人的事情上反对他呢？”

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中断这次谈话的，但是他已十分倾向一方了。事实上，他本身的一部分需要她的支持，才让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似乎生气地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一直谈到天亮，或者这个地方只有我们……”

他懊恼地说：

“我以为怀孕仅仅使你丧失了同情心，但是又是什么使你也失去了理智……”

“你对我说的话感到满意，我肚子里的生命是有权的，但是你害怕了，而恐惧对你不合适……”

他愁眉不展，身体内部出现了疲倦的征候。他说：

“我们会记得今天晚上在我们之间出现的第一个分歧……”

她以奇怪的温柔说道：

“艾德海姆，让我们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件事吧……”

“得不到好结果的……”

“这是你的话，但是你将见到……”

当他靠近她时，感到火的灼热。他对自己说：

“如果她燃烧了，我的眼泪对扑灭火焰没有用处。”

他的头又扭向窗户，想着这颗明亮的星星上的居民是些幸福的人，他们远离这个家。他以微弱的声音嘟哝着：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热爱父亲……”

“你离损害他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乌梅玛，你多么需要睡一觉啊！”

“是你让睡眠飞离了我的眼睛……”

“我期待从你那里听到理智的声音……”

“我让你听到的就是理智的声音……”

他像是用耳语般的声音自言自语道：

“天哪，我是朝毁灭闯去吗？”

他的手拍打着长椅子背，她责备道：

“我们的结局是一个，你这不承认爱情的家伙！”

他顺从地说，这表明他已作出了决定：

“这颗星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她脱口而出：

“在条款上，你会看到你的结局的……”

他向不眠的星星极目远眺，他还见到几块云彩。他想道，它们想同他说悄悄话啊。他嘟哝道：“啊，上天的恩惠。”一会儿之后，他听到乌梅玛以逗弄的口吻说道：

“你教我热爱花园，让我回报你的美意吧……”

第　八　章

黎明时分，父亲离开他的房间，朝花园走去。艾德海姆在客厅的尽头，乌梅玛在他身后，在阴影里抓住他的肩膀。他们静听着平稳而沉重的脚步声，但辨别不出他在夜幕中朝哪个方向走去。杰卜拉维习惯于在这个时候不用灯照或人陪伴。万籁俱寂。艾德海姆对妻子耳语道：

“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吧！”

她对着他的耳朵低语，并推他道：

“我要是对谁有恶意，就受诅咒。”

他便谨慎地迈出了几步，心里既慌乱又痛楚。他的手握住装在口袋里的一支小蜡烛。他在墙上摸索起来，最后手触到了门闩。乌梅玛低语道：

“我留在这里监视，你小心地去吧。”

她伸手推开了门，然后便退后去。艾德海姆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一阵浓烈的麝香味扑鼻而来。他将门在身后关好，站定之后在黑暗中张望，终于辨别出临旷野的窗子的轮廓，其间的缝隙射出些微的晨曦。艾德海姆感到罪孽——如果有犯罪的话——因他进了这间房子而酿下了，还感到自己要干到底。他沿着左面的墙壁往前走，不时碰到一些椅子，路上经过密室的门，直走到墙的拐角。于是，他沿着中间的墙继续走，不久便碰上了桌子。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摸索了一番，触到了那个箱子。他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以定一定神。他回到密室门边，寻找窥窗眼，然后将钥匙插入锁孔，转了一圈，门打开了。他猛地走进这间除父亲之外无人进去过的密室，将门关上。他从口袋里掏出蜡烛点燃，见到一个四方形的屋子，天花板颇高，除

了一个门以外，别无出口，地面上铺着一小块地毯。屋子的右侧有一张精致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有铁圈同墙相连的大卷宗。艾德海姆咽了一口唾沫，因为嗓子太干而感到痛苦，似乎扁桃体发炎似的。他紧紧咬着牙，宛如要将手中蜡烛引起的恐惧溶化掉。他走近桌子，仔细打量着装饰着金线的大卷宗。等了一会儿，他伸手打开那卷宗。此刻他难以集中注意力，心神不定。他开始朗读用波斯体写的："凭真主之名……"

但是，他听见门突然打开的响动，便不由自主地将头扭了过去。像是门把他推了一把似的。他看见的是杰卜拉维，在烛光下，父亲庞大的身躯堵住门口，朝他射来一瞥冷漠而严峻的目光。艾德海姆一声不吭和僵立着凝视着父亲的眼睛，失去了说话和活动、思考的能力。杰卜拉维命令道：

"出来。"

但是艾德海姆动不了，像矿石一样留在那个地方，不过矿石没有绝望的感觉。父亲大喝道：

"出来！"

恐惧使他从僵化中苏醒，便挪动起来。父亲离开门口，艾德海姆走出密室，蜡烛仍然还在手上燃烧着。他见到乌梅玛沉默不语地站在那里，泪珠扑扑簌簌地往下掉。父亲示意他站在妻子旁边，他站了过去。父亲坚决地对他说：

"你应该诚实地回答我所提的问题。"

他的表情表示服从。父亲问：

"是谁告诉你这本书的？"

艾德海姆像个被打碎的罐子，里面的水流出来了，毫不迟疑地说：

"是伊德里斯。"

“什么时候？”

“昨天早晨。”

“你们俩怎么碰上的？”

“他混进新承租者的队伍里，一直等到和我单独见面。”

“你为什么没赶他走？”

“赶他走对我来说是困难的，父亲。”

杰卜拉维忿然地说：

“别同我谈什么父子关系。”

艾德海姆聚起力量说：

“尽管你现在发怒，尽管我愚蠢，你还是我的父亲。”

“是他怂恿你干那件事的吗？”

乌梅玛不等问她，便回答道：

“是的，我的主人。”

“闭嘴，小虫子(然后又对着艾德海姆)，你回答！”

“那时他难受，失望，后悔，希望能对他的后代的前途放心。”

“你是为了他才干的！”

“不是……我向他表示我干不了。”

“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的？”

艾德海姆沮丧地叹气，喃喃地说：

“是魔鬼！”

父亲嘲讽地问他：

“你妻子把她和他之间的事告诉你了吗？”

此刻乌梅玛放声大哭起来，杰卜拉维斥责她，要她止声，还用手指催促艾德海姆回答。于是艾德海姆说道：

“告诉了。”

“她同你说了些什么？”

艾德海姆保持着沉默，咽了口唾沫。父亲大叫：

“回答，你这个贱货。”

“她有瞧一眼条款的愿望，她以为对任何人都无害。”

父亲极为蔑视地瞪了他一眼，说：

“你就这样承认自己背叛了曾对你行善的人。”

艾德海姆近似呻吟地说：

“我将不为自己的罪过辩护，但是你的宽恕要比罪过和辩护更大。”

“你伙同被我驱逐的伊德里斯向我要阴谋诡计吗？要知道，驱逐他，是为了你的体面。”

“我没有伙同伊德里斯搞阴谋，我的确错了，只有你的宽囿才能使我得救。”

乌梅玛大声恳求：

“我的主人……”

他打断她道：

“住嘴，小虫子。”

他严厉地盯着那两个人，过了一会儿，以骇人的声音说道：

“从家里滚出去。”

艾德海姆大喊：

“爸爸……”

这个男人粗声粗气地说：

“别等把你们俩扔出去，快离开这个家！”

第 九 章

大宅邸的门打开了，这一次是艾德海姆和乌梅玛被赶出

去。艾德海姆带着一包衣服走出去，乌梅玛带着另一个包和不多的食物跟着他。他们无望地卑贱地和悲哀哭泣地走了出去。当他俩听到大门在身后闭上的响声时，号啕大哭起来。她悲恸欲绝地说：

“我不该得到死的惩罚！”

艾德海姆发出颤音：

“你第一次说真话，但是我也不该死！”

他俩刚刚离大院远一点时，就响起了一声陶醉和嘲讽的笑。他俩朝声源望去，见到伊德里斯在用薄板、木头盖成的小屋前，他的女人奈尔基丝坐着纺纱，默默无言。伊德里斯嘲讽和幸灾乐祸地大笑，艾德海姆和乌梅玛摸不着头脑，便停下观望。伊德里斯边打榔子边跳舞，直弄得奈尔基丝心烦意乱，回到屋里去了。艾德海姆望着小屋，眼睛因哭泣和愤慨变得通红。他知道伊德里斯的狡猾，也就明白了他无耻和犯罪的真情，明白了自己的愚蠢到了何等程度，这个罪犯正幸灾乐祸和欢乐地跳舞呢。正是这个将恶具体化了的伊德里斯。艾德海姆的血沸腾了，头脑昏昏沉沉，抓起一把土向伊德里斯扔去，他的声音同愤慨而变得嘶哑：

“脏货，该死的家伙，毒蝎同你比起来也算是仁慈的呢！”

伊德里斯用更快的舞蹈动作作为答复，还左右晃着脖颈，眉飞色舞，继续打着榔子。艾德海姆怒气倍增，大叫：

“堕落，卑鄙，下贱，这些就是骗子手和撒谎的人的品性。”

伊德里斯开始以同晃脖子相应地晃动身子，嘴上发出无声而丑陋的笑。艾德海姆不回头看试图推自己走的乌梅玛，喊着：

“连娼家的事你都试过，最不要脸的东西！”

伊德里斯晃动起臀部，慢慢地转着圈，挑逗地走着。艾德海姆被气得昏了头，将包袱扔在地上，推了想拉住自己的乌梅玛一把，朝伊德里斯跑去，一把扼住他的脖子，竭尽全力卡下去。而伊德里斯没有露出一点受其挤压的影响，依然跳着舞，表现出自己的优雅。艾德海姆疯狂了，朝伊德里斯打去，而伊德里斯玩得更欢，以令人讨厌的声音唱着：

受到欺负，喂，鸭子，
喂，猫的胡子。

他突然间吼了一声，停下来，推了艾德海姆一把，随即哈哈大笑。艾德海姆趔趔趄趄，终于失去平衡，仰面倒在地上。乌梅玛大叫着跑过去，帮助他起来，掸去他衣服上的尘土，说道：

“你这是怎么了？这个畜牲，我们离他远点！”

他默默地拾起包袱，妻子也拣起她的包袱，渐渐远去，到了大院的另一端。他觉得疲惫，便扔下包袱，坐在包袱上面，说道：

“让我们休息一小会儿。”

女人面对着他坐下，复又哭泣起来。突然间，伊德里斯的声音响亮地传来，如雷声隆隆。他朝大院投去挑衅的一瞥，吼道：

“你为了尊重一个最卑贱的人，把我赶走。你不是见到他对你的行径了吗？正是你自己把他扔进土里，这叫一报还一报。我一开始就最受负，这下你知道伊德里斯不可战胜了吧？你就

同你不能生育的胆小怕事的孩子们单独在一起吧，你的孙子就是些在土里打滚，在垃圾堆里翻东西，明天心不在焉地玩土豆和瓜子的人。以后，他们会挨阿吐夫和凯夫利·泽豪里歹徒的巴掌；明天，你的血同最卑贱的血混合；你可以满意地独自在房间里，随心所欲地调换和改变条款，你将忍受黑暗中老年的孤独，直至到死，也见不到有人为你哭泣。”

伊德里斯又转向艾德海姆，继续疯狂的吼叫：

“而你，软弱的人，怎么单单碰上这个命?!既没有一种力量支持你，你也没有力量可以依靠，会读和写，在这旷野里有什么用?!哈……哈……哈……”

乌梅玛刚一哭，艾德海姆就无精打采和厌烦地说：

“别哭了。”

她边擦眼泪边说：

“我要哭的很多，我是罪犯，艾德海姆。”

“你从前不是，假如你没有碰上我这么个软弱和卑贱的人，就不会出事。”

“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

他狂怒地嚷道：

“你还是仔细着点，免得我揍你……”

在自责中，她平静了一些，久久地低着头。等了一会儿之后，她又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没想到他会严厉到这种程度！”

“我了解他，我没有理由。”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

“我怀着孕，在这里怎么生活？”

“离开大宅邸之后，我们生活在这旷野之中。但愿眼泪有

用处。可是眼下我们只能住在小房子里。”

“在什么地方？”

他向四周望了一下，目光在伊德里斯的小屋方向停留了一下，才担忧地说：

“我们不能离大院太远，即使不得不挨伊德里斯的小屋近些。要是在这旷野里一个边远角落里，我们会完蛋的。”

乌梅玛稍稍想了一下，显出倾向于他的意见的样子说：

“是啊，不过我们留在他的视线之内，也许他会来怜悯我俩的。”

艾德海姆叹了一声说：

“悲痛杀了我，要不是你在，我总以为这是一场恶梦。他的心要永远疏远我吗？我不会像伊德里斯那样去冒犯他。完了，我一点也不像伊德里斯，要得到像他一样的对待吗？”

乌梅玛愤愤地说：

“这么些街道上，没有一个父亲像你父亲这样的。”

他目光刺人地问道：

“什么时候你的舌头才会忏悔！”

她冲动地说：

“向真主发誓，我没有犯罪，也没过错。你把我所做的以及不该得的惩罚告诉任何人，他都会因痛苦而拍巴掌的。我从没见过你父亲这样的感情用事。”

“这世界上也没有他这样的人。这座山，这片沙漠，这天知道他。像他这样的人极为喜欢挑战。”

“就因为这样强暴，家里连一个孩子也留不下。”

“我们是先出来的，便比家里的人还要恶。”

她生气地说：

“你不是，我们也不是。”

“正确的判决只在考验当中作出。”

他俩都不说话了。在旷野里见不到一个活人，偶而在山上有几个过路人的身影。晴空万里，阳光炽热，洒满了广阔无垠的沙漠，不时泛出石头和玻璃片的反光。天穹下，只有山屹立着，还有东边一块如被埋进沙子里的头颅般的石头。伊德里斯的小屋以它可鄙的样子靠在大院的东端，向大院挑衅。整个气氛给人一种痛苦、疲惫和恐惧的感觉。乌梅玛以清晰可闻的声音叹着气，并说：

“我们要受很多累才能让日子好过些。”

艾德海姆注视着大宅邸，说道：

“要受更多的累，大院才会向我们敞开大门的。”

第　十　章

艾德海姆和乌梅玛在大宅邸的西端开始盖自己的小屋。他俩从穆盖塔木运来石头，从山顶上收集片石，从阿吐夫、杰马利耶和巴布·纳斯尔等地拣木头。他们干了一段之后，方才明白盖小房要比他们想象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此刻，乌梅玛从大院里带出来的食物——奶酪、鸡蛋和黑蜜均已告罄，艾德海姆遂决定为生计而奔波。他想卖掉一些贵重的衣服，用卖得的钱买一辆手推车，去沿街兜售土豆、青豆等应时蔬菜。当他捡出几件衣服后，乌梅玛因极度难过而啜泣起来，他不顾她的感情，又像讽刺又像生气地对她说：

“这些衣服同我再也不配了，我要是穿戴着绣着花的驼绒斗篷叫卖土豆，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了？”

人们见到他推着小车向杰马利耶走去，杰马利耶对他的婚

礼记忆犹新。他的心紧缩起来，声音也嘶哑了，他停止了吆喝。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他便向偏远的几条街跑去。从早到晚，他坚持边走边喊，直到手发软，鞋也丢了，一双脚和浑身关节疼痛不已。对他来说，同女人们讨价还价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啊。由于劳累，他被迫傍着墙躺在地上，或者站在角落里解开腰带。看来，生活并非是真实的，在花园里憩息、到基金管理处上班和躺在对着穆盖塔木山的房间里犹如神话。他自言自语道：

“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真的，这是大院，那是没有盖完的小屋，那是花园，手推车，那些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也许我这样做是好的：将小屋对着大院，这样，虽然我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但我并没有失去过去。我失去了记忆，同样地失去了父亲，还失去了自己，这奇怪吗?!”

第一天晚间，他回到乌梅玛身边，不再享有舒适和休息，而是接着盖房。一次，正午时分，他坐在沃塔维特街旁休息，瞌睡了。他被一阵响动惊醒，见几个孩子偷他的车，便起身吓唬。一个孩子发现了他，打了一嗯哨警告其他孩子，并用车子挡住艾德海姆追赶其他孩子的去路，萝卜撒了一地，孩子们像蝗虫一样四处逃散。艾德海姆十分生气，受过教育的嘴里竟然发出最不堪入耳的辱骂。片刻后，他蹲在地方拣被土弄脏了的萝卜，因找不到出气的地方，他的怒气倍增。他颇有感慨和激动地自言自语道：

“你为什么火冒三丈，毫无怜悯之情？为什么你偏爱傲慢胜过血肉？当你知道我们像昆虫一样被脚践踏，怎么会过小康的生活？宽恕、温柔、彼此宽容，在你的这个家里有什么地位，强大的人！”

他抓住小车的把手，想把它推往别处，离这该死的大街远些。突然身后传来奚落的声音：

“这萝卜怎么卖，大叔？”

他见伊德里斯站在那里，讽刺地微笑着，得意洋洋，身着颜色鲜艳的长袍，头戴一顶小白帽。艾德海姆不为所动，也讽刺地笑着。当他要推车走时，伊德里斯却挡住他的路，惊异地说：

“像我这样的主顾不值得好好相待吗？”

艾德海姆神经质地昂起头，说道：

“别管我的事。”

伊德里斯存心挖苦，故意问道：

“你觉得用这种口气同你大哥谈话是最好的吗？”

艾德海姆以一个忍耐者的身份说：

“伊德里斯，你对我干了那么些事还不够吗？我不愿意你知道我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你什么？”

“这谈何容易，我们还是邻居嘛?!”

“我本不想与你为邻，不过我要离大院近些，那里是……”

他不屑地打断艾德海姆：

“把你赶走的地方！”

艾德海姆不吭气了，苍白的脸庞上露出了厌烦的神色。伊德里斯却说道：

“那颗心还挂在被赶出来的地方，是不是？”

艾德海姆仍保持沉默，伊德里斯又说：

“你贪图回那个家，狡猾的家伙，你真是个软蛋，但又诡计多端。不过，你该知道，即使天掉下来同地合上，我也不让你一个人回去。”

艾姆海姆的鼻翼因怨恨而活动着。他问：

“你对我干的那些，还嫌不够吗？”

“你对我干的那些，还嫌不够吗？为了你，我是家里的一颗明星，也被赶走了。”

“不，你是因为自己的傲慢粗鲁而被赶走的。”

伊德里斯格格大笑，说：

“你是因为心肠软才被撵走的。在大院里，没有力量的地位，也没有软弱的地位！看看你父亲的专制吧。他不允许在一颗心里聚拢力量和软弱，他本人除外。他是个强人，到了杀掉自己心肝宝贝的程度，他又是个弱者，居然娶了像你母亲这样的人。”

艾德海姆生气地绷着脸，发着抖说：

“让我走，你要愿意，就向同你一样的强人挑战好了。”

“你父亲向强大的人和软弱的人挑战。”

艾德海姆又不说话了，满脸不高兴。伊德里斯挖苦道：

“你不想陷进伤害他的尴尬境地！这就是你的狡猾之处，这证明你仍然梦想回去。”

他拿起一个萝卜，嫌恶地望着它，片刻后说道：

“你的心是怎么诱惑你拿这种弄脏了的萝卜叫卖的！找不到比这体面的事情了？”

“我愿意干这个！”

“你是被迫这么干的，而此刻你的父亲过着安适的日子。稍微想一下吧。你要是加入到我这里来，不好吗？”

艾德海姆烦恼地说：

“我不是为你的生活而生的！”

“瞧瞧我的袍子！袍子的主人昨天还穿着它大摇大摆呢！”

艾德海姆的双眸中露出了疑窦。他说：

“你怎么得到它的？”

“像那些强人那么干！”

是偷还是杀人！他忧郁地说：

“我真不相信你就是我的哥哥伊德里斯！”

他哈哈大笑，说道：

“只要知道我是杰卜拉维的儿子，你就别奇怪！”

艾德海姆按捺不住了，说道：

“你还不给我闪开路吗？”

“随你愚蠢的便吧！”

他在口袋里塞满了萝卜，朝艾德海姆射去不屑的一瞥，向车上唾了一口，扬长而去。

乌梅玛站在那里迎接他，他正一步一步地走近小屋。旷野已是一片漆黑。在小屋里面，一支蜡烛像垂死的人一样奄奄一息地燃烧着；而在天空上，繁星点点，闪闪发光。在灿烂的星光下，大院宛然一个巨人。从他默不作声的样子，乌梅玛知道自己最好躲着他。她拿来一罐水，让他洗全身，又给他拿来干净袍子。他洗了脸和脚，换了袍子，坐在地上，伸展开双腿。她小心地走近他，坐下，以讨他欢心的口气说：

“但愿我能替你分担一部分劳累。”

好像她在同一个生了疥疮的人提到疥疮似的，他喊道：

“闭上你的嘴，你这个坏事和苦难的根子。”

她挪得远远的，几乎不见了。但他还是喊着：

“你比那提醒我愚蠢、疏忽大意的人要好，就是那个我今天见到的该死的家伙。”

黑暗中传来她的啜泣，可是他的怒气倍增。于是，他说：

“愿真主疏远你的眼泪！那泪水不过是充满你全身的邪恶之水。”

她的哭声传到他这里：

“什么话都比我受的罪要好受。”

“别让我听见你的声音，离我远点，别让我看见你。”

他把脱下的衣服团成一团，朝她扔去。她哎哟一声后，说道：

“我的肚子！”

他的怒火顿时就凉了下来，起了恻隐之心。她因他不再喊叫而温柔起来，以诉苦者的口吻说：

“我就依了你，走得远远的。”

她站起来，朝远处走去，直到他叫住她：

“你看这时候适合调情吗？”

他边准备站起来，边喊：

“回来吧，会休息不好的。”

他尽力向黑暗中望去，看到她的身影回来了，才背靠着墙，抬头望天。他想，但愿她的肚子平安，但自尊又阻止他说出口。那日子越来越近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

“洗点萝卜，做晚饭吧。”

第十一章

一个不错的去处，没有水，也没有植物，没有鸟儿在树枝上鸣啭。但是，易怒的荒芜的旷野到了夜间就披上在梦中才想得到的模糊不清的衣服。头顶苍穹，点缀着繁星点点。女人在屋里，一派寂寞，忧愁如埋在灰里的火炭。大院的高墙阻挡着向往者。这个强大的父亲怎样才能让他听见我的呻吟？忘记过去是明智的。但是我们除了那以外，别无他时。因此，我痛恨

自己的软弱，诅咒自己的卑劣，安于同痛苦作伴，将为他生儿育女。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它飞往花园的那只鸟，比我的理想更幸福；我的双眼因渴求玫瑰花丛中的流水而燃烧。指甲花的芬芳在哪里？素馨花在哪里？在哪里，心境的安宁，笛子在哪里？喂，严厉的人，已过了半年，你严酷的冰雪何时消溶？

伊德里斯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可恶地唱道：

真是怪事，
凭真主发誓，
真是怪事。

他突然在他的小屋前点起一堆大火，那堆火如疾行的彗星，沉落到地里。他的妻子挺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送着吃的和喝的。他喝醉了，一阵踉跄，于是于寂静中，朝着大院喊道：

“这是煮锦葵汤和红焖鸡的时候，你们在那里放足毒药吧，大院里的人！”

他接着又唱起来。

艾德海姆遗憾地自言自语道：

“每当我在夜暮中独处时，总是有魔鬼来到，他点燃火堆，横行无忌，破坏了我的幽静！”

乌梅玛出现在屋门边，他才知道，出乎他的意料，她还没睡。她因怀孕而显得疲惫，劳累和贫困使她高兴不起来。她温和而同情地说：

“你还不去睡?!”

他急躁地说：

“你让我独自呆一会儿，这会儿是好时光……”

“明天一大早，你就要赶车，多么需要休息啊……”

“我独自呆着时，又恢复了自己是主人或像主人的样子。我凝视着天空，回忆过去的日子。”

她大声叹了口气，说道：

“我真想见到你父亲。当他从家出来或者回去时，我就跪倒在他脚下，请求他的宽恕。”

艾德海姆急躁地说：

“我同你说过好多次了，让你把这些念头抛掉。用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重新得到他的同情。”

她好久没开腔。后来，她小声说：

“我考虑我肚子里那个东西的命运。”

“尽管我只能算是卑贱的畜牲，我关心的也是这个。”

她忧郁地嘟哝道：

“向真主发誓，你是所有男人中最好的。”

他发出嘲讽的笑声，说道：

“我不再是人了，只有牲口不关心别的，只关心吃的。”

“别难过，有多少人像你一样开始，后来过上了好日子，还有许多商店和住房呢！”

“我打赌，你怀孕的痛苦已经上了头顶了！”

她固执地说：

“你会成为有地位的男子汉的，我们的孩子将要在幸运之中长大……”

艾德海姆拍打着手掌，揶揄地问道：

“我是靠酗酒还是吸毒才会那样呢？”

“靠工作，艾德海姆。”

他发怒了，说道：

“为食物而工作是该诅咒的，过去在花园里我活着，我的工作就是望望天，吹吹笛子；而今天哪，我是头野兽，我推着小车，早早晚晚为了一点卑贱的东西，晚上吃下去，早晨还得出门。为食物而工作是该诅咒的。真正的生活在大院里，那里没有为食物的工作，那里有欢乐、美好和歌唱。”

突然，伊德里斯的声音说道：

“你说了实话，艾德海姆。工作是该诅咒的，是我们不能干的下贱事。我不是向你提出过，你加入到我这里来吗?!”

艾德海姆朝那发声处转过身去，见伊德里斯站在不远处。他就这样趁人不备偷偷地过来，想偷听什么就偷听什么，要是想说，便搭上几句话。艾德海姆冲动了，说道：

“回你屋去。”

伊德里斯装出正经的样子说：

“我同你一样，说工作是该诅咒的，同人的尊严不配的。”

“你要我去当一个流氓，那比遭诅咒还要无耻。”

“如果工作遭诅咒，当流氓是无耻，那人还怎么活？”

他不想同伊德里斯说下去，便沉默下来。伊德里斯等他说，他不说。于是伊德里斯说道：

“也许你想不工作就吃饭？那必然要靠别人付钱！”

艾德海姆保持着沉默。伊德里斯又说：

“要么，也许你在想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不工作便吃饭啰?!”

伊德里斯令人生厌地笑了一下，说：

“这是一个谜，女奴的儿子！”

乌梅玛生气地大声说：

“回你的屋里去吧，魔鬼的刺！”

伊德里斯的女人正忿然地叫他，他便朝来路走去，边走边唱：

真是怪事，
凭真主发誓，
真是怪事。

乌梅玛哀求丈夫道：

“不管用什么代价，都别同他合伙。”

“我突然才看见他站到跟前，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一片寂静，激动的心情渐趋平静。乌梅玛温柔地说：

“我的心告诉我说，我要把我们的小屋当成同我们被赶出来的那个家相似的家。它不会没有花园和鸟语，我们的孩子会得到一切舒适和享受的。”

艾德海姆站在那里，黑夜里她看不见他的微笑。他从袍子上掸下些土来，说道：

“奶油萝卜！糖渍萝卜！汗水从我身上流下，孩子们以惹我生气为消遣。大地吞吃了我的脚，为了几分钱。”

他走进小屋，她跟着他走进来，说道：

“但是欢乐和歌唱的日子会来的。”

“假如你认为我做梦的时候是一种苦难时。”

他俩都躺在装着稻草做的口袋上。她说：

“难道真主不能把我们的小屋子变成我们被赶出来的那座大房子吗？”

艾德海姆打着哈欠说道：

“我的愿望是回到那大宅邸里去。”

等了一会儿，他打着更大的哈欠说：

“工作是该诅咒的！”

她则低声细语道：

“也许吧，但那该诅咒的除了用工作是不会消除的！”

第十二章

在一个晚上，艾德海姆被深沉的哎哟声吵醒了。他半睡半醒，终于辨别出是乌梅玛在痛苦地叫喊：

“啊，我的背……哎哟，我的肚子。”

他立刻坐起来，朝她那个方向张望。片刻后，他说：

“你这几天总是这样，过一会儿就会没事的。点上蜡烛吧。”

她呻吟着说：

“你自己点吧，这一次是真格的。”

他立起来，在炊具中摸索着那支蜡，找到后便点着了。他将蜡固定在小圆桌上。在微弱的烛光下，乌梅玛枕着两支胳膊，呻吟着，扬起头时显得十分艰难。她男人担心地说：

“每当你觉着疼痛时，你就这么认为。”

她的脸抽搐着说道：

“不是的，我肯定这一次是真格的。”

他帮她靠在小屋的墙。片刻后，他说：

“无论如何，你是在这月里。忍着点，等我去杰马利耶把接生婆叫来。”

“愿平安伴随着你。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艾德海姆走出小屋，开始望着天。过了一会儿，他说：

“快天亮了，我不会不回来，就是路上花点时间。”

他匆匆地朝杰马利耶跑去。不多会儿，他冲破黑夜，抓住

接生婆的手往回赶。当他靠近小屋时，听到乌梅玛的喊叫声撕破了寂静时，心呼呼地跳动起来，便加大步子，使接生婆抱怨不止。他同她一起走近小屋。她脱下长袍，笑着对乌梅玛说：

“天亮了，忍一下便舒服了。”

艾德海姆问她道：

“你怎么样了？”

她的声音似呻吟：

“我快疼死了，我的身子散了架，骨头都碎了，你别走呀。”

接生婆说：

“你还是平安地呆在外面吧。”

艾德海姆离开小屋，走到空场上时，瞥见一个阴影在近处站着。他不用辨认，便知道那是谁。他的心紧缩起来。伊德里斯装出文雅的口吻说：

“她到分娩的时候了？可怜的女人。你知道，我妻子前不久经过这个阵势。那疼痛不是真的，很快就会消除，如我碰上了辛黛那样，你将要从未知世界里遇到自己的运气。辛黛是个有魔力的女孩，可是她不停地尿和哭。你忍着点吧。”

伊德里斯又发生一声粗笑，并问：

“你给她叫的杰马利耶的接生婆？”

“是的。”

“一个脏女人，贪心，我也叫的她，她要价太狠，我把她撵走了。每当我经过她那里，她总要诅咒我。”

艾德海姆稍稍踌躇了一下，说道：

“你不该这样对人家。”

“贵人之子，是你父亲教我粗暴和严厉地待人的。”

乌梅玛的叫喊更响了，似乎是撕心裂肺的回声。艾德海姆

合拢嘴，不想说话。他走近小屋，柔声喊道：

“你再加把劲。”

伊德里斯高声重复道：

“加把劲，我的弟妹。”

艾德海姆生怕妻子听到这声音。但他掩饰自己的怒气，说道：

“我们最好还是离这屋子远些。”

“来吧，上我屋去。我请你喝茶，你看看辛黛，她睡觉打呼呢。”

但是，艾德海姆离自己屋子稍远些，但并不向另一间小屋靠拢。并且压着怒气，暗暗地诅咒伊德里斯。伊德里斯跟着他，说道：

“在早晨之前，你就当上爸爸了，那可是个重要的变化。这变化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你感到你父亲轻易和愚蠢地粉碎掉的那种联系。”

艾德海姆把怒气留在心里，说：

“这话让我不舒服。”

“也许吧，但是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艾德海姆犹豫了，没有吭声。等了一会儿，他带点小心地说：

“伊德里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知道我们并不友好?!”

伊德里斯高声大笑说：

“你呀，真是个少廉耻的孩子，是你妻子的大声叫喊把我从最甜美的梦乡中吵醒，我都没生气，而且反过来向你提供帮助，假如你需要的话。你的父亲像我一样听到了她的喊叫，可他照常睡觉，真像个没心肝的人。”

艾德海姆急躁地说：

“我们想到命运所注定的了，难道你不能同我一样不理睬对方吗？”

“你恨我，艾德海姆，你恨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你被驱逐的原因，但是，却是因为我提到了你的软弱。是你那颗罪恶的心在恨我。我找不到任何解释你恶毒的理由，而且今天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消遣。你别忘了，我们是邻居，是首先住在旷野里的人，我们的子孙将并肩生存下去。”

“你总是以折磨我取乐。”

伊德里斯沉默良久，连艾德海姆以为总算结束了。不料他又以正经的口吻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

艾德海姆叹息道：

“我当个小贩就足够了，你这个人喜好的是打人和侵略。”

乌梅玛的喊叫声既高又厉害起来，艾德海姆乞求地昂起头，他立即知道夜色已经稀薄，晨曦已经挂到了山巅上。艾德海姆大喊：

“疼痛是多么该死啊！”

伊德里斯笑着说：

“温柔多么美好啊。你生来是管理基金和吹笛子的。”

“你想怎么讽刺就怎么讽刺吧，我疼得很。”

“为什么？我以为是你女人疼得很！”

艾德海姆极为悲伤地说：

“你让我管自己的事吧。”

伊德里斯却以令人恼怒的平静问道：

“你想不付代价就当上父亲吗？”

艾德海姆保持沉默，出着粗气。伊德里斯同情地说：

“你是个明智的人，我向你介绍一个工作，你干上它之后能使后代幸福，这是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我们的愿望只有靠在我们的上面建立起吵吵嚷嚷儿孙的小山才能满足，你的看法如何？”

“天麻麻亮了，你该去睡个回笼觉了。”

喊声又响起来，接连不断。艾德海姆对这样下去感到厌烦，便回那漆黑的屋里去。当他到了屋里，乌梅玛发出的叹息声如一首忧伤曲子的结尾。他在门边问道：

“你们那里怎么样了？”

接生婆的声音传到他的耳际：

“你等着。”

他的心猛地欢快起来，因为他想她的声音意味着成功。很快，她出现在门边，说道：

“她生了两个男孩！”

“是双胞胎？”

“真主会给他俩食物的。”

从他背后传来的伊德里斯的一声大笑震撼了艾德海姆的耳朵。他听见伊德里斯说：

“伊德里斯现在是两个女孩的爸爸和两个男孩的伯伯了。”

他说完后，边向自己小屋走去，边哼着：

时运和分配在哪里，
这时光只有少许。

接生婆又说道：

“母亲想给他俩起名叫卡德里和胡马姆。”

艾德海姆因快乐而变得轻松，喃喃地说：

“卡德里和胡马姆，卡德里和胡马姆。”

第十三章

卡德里用袍角擦着脸，并且说道：

“让我们坐下吃东西吧。”

胡马姆望着西垂的太阳，说道：

“好吧，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他俩盘腿坐在穆盖塔木山脚下的沙堆上。胡马姆打开红手巾的小包，里面是大饼、素凡子和韭菜。两人便吃起来，不时张望一下他俩放牧的羊只——有的徘徊着，有些则奔跑着，显得平静和舒适。这对同胞兄弟在外表和相貌上没有差别，要说两个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卡德里的双眼目光锐利，给他带来一种特点。他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说着：

“要是这片旷野属于我们，那放起羊来一定舒心。”

胡马姆微微一笑，说道：

“可是这块地方是阿图夫、凯夫尔·泽豪里和侯赛尼耶的牧人们都想来的。我们可以同他们交朋友，防备他们使坏。”

卡德里发出一声嘲笑，连嘴里的饭都连带喷了出来。他说：

“这个地区对于友谊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打耳光，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我父亲的儿子，我知道一种方式，就是抓住他的袍子，撞他的额角，他便倒下了。”

“因为这个，我们几乎不计算自己的敌人。”

“谁让你计算他们的?!”

胡马姆追赶一只跑远了的小山羊。当他吹了一声口哨，小山羊便停下，转着圈跑回来。他摘了一根韭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面品尝着味道，一面说：

“我认为你有时候对孤单感到厌烦。”

胡马姆信任地望着他，说道：

“我总是有厌烦的理由，譬如孤单或者别的。”

静静地，只有嘴在咀嚼。远方，有一群人从山上回阿吐夫，边走边唱，另外一些人则唱和着。于是，胡马姆说：

“这边一直通到我们的那条街，我们要是朝北或者朝南走，都认为我们不会回来的。”

卡德里大声笑了起来，说道：

“你会见到北面和南面的那些人想杀掉我，不过他们没人敢同我交手。”

胡马姆望着羊只，说道：

“不能否认我们的勇气，但是，你别忘了我们靠着祖父的名声活着，尽管我们同伯伯之间有仇，我们还是沾着他可怕的名气。”

卡德里的眉宇间露出了抗议的表情，却没有说出他的反对。他朝西方那座庞然大物般的大宅邸望去，说道：

“这个家！哪一条街，都没有这样的大院，旷野周围有许多大街小巷，都以强暴和打架著称，可是孙子们都近在咫尺，却没见过这位爷爷！”

胡马姆也转向大院望着，说道：

“人们一提起我们的父亲，总是说他伟大。”

“可人们说起我们的伯伯，总带着诅咒。”

胡马姆谨慎地说：

“无论如何他是我们的长辈。”

“那又有什么用？我们的父亲推着小车，母亲白天干完了，还要干晚上。我们差不多光着身子同羊生活在一起。可他在高墙后面，没有心肝；过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好日子。”

他俩吃完了，胡马姆抖了抖毛巾，将它塞进口袋里，枕着胳膊躺下，望着清澈的蓝天。天将落日，显得宁静。羊只在远处奔跑。卡德里站起来，偏向一边便溺。他说：

“听爸爸说，他过去常出来，出来进去时常碰上他们。可现在谁也没见过她，好像替自己发愁。”

胡马姆如说梦话一般：

“我多么盼望能见到他啊！”

“你做梦也见不到反常的现象，见到的是像爸爸或者像伯伯的人，或者同他俩都像的人。我纳闷爸爸受到他的处罚，可一提起他总恭恭敬敬的。”

“看上去爸爸同他的关系密切，或者相信他得到的处罚是公正的。”

“或者爸爸仍想得到他的宽恕！”

“你不了解爸爸，他对人友好。”

卡德里又坐下，说道：

“他不喜欢我，你也不喜欢我，我敢向你断定，我们的爷爷太出格了，不值得尊敬，假如他还有那么一点善心，就不会让亲骨肉放在这奇特的地方，我像伯伯一样，认为他是该受诅咒的。”

胡马姆微微一笑，说道：

“也许伯伯最不值钱的正是你所吹嘘的力量和勇猛。”

“他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这块地方，然后就变得自高自大起来。”

“你别对刚才的话感到后悔，当权者在这片旷野里是无法独自生活的。”

“你在听说的故事当中找到他对我们双亲生气的真正原因了吗？”

“你看到的要比那简单得多，他对人们那么厉害。”

卡德里接过水壶，喝了个够，随后打了个饱嗝，说道：

“孙儿们有什么错？他连什么叫放羊都不知道，愿真主疏远他！我真想知道他的条款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胡马姆叹息道，声音如做梦的人：

“财富靠劳动积累，以使人心安定，生活安逸愉快。”

“你在重复爸爸的话，我们在泥里土里受罪，梦想在富有抒情味道的花园里吹笛，事实上，我说，我喜欢大伯胜过爸爸。”

胡马姆打着哈欠，坐在那里，随即站起来伸伸懒腰。他说。

“无论如何，我们变成了一种东西，有能住下的地方，保证活下去的粮食，有让我们放牧的羊只，我们卖奶，等羊长肥了再卖掉，母亲用羊毛为我们织衣裳。”

“那笛子和花园呢？”

胡马姆没回答，拿起脚边的棍子后，朝羊只走去。卡德里站在那里，戏谑地对着大院叫喊：

“你回答呀，杰卜拉维：你让我们继承你，还是死后将惩罚我们，像活着的时候惩罚了我们那样？”

回声传来：

“你回答呀，杰卜拉维！”

第 十 四 章

他俩见远处有一人朝他们这个方向走来，但看不清那人的样子。来人渐渐靠近，出现在他俩面前。卡德里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好看的双眸发出喜悦的光芒。胡马姆笑着注视着哥哥，随后不经意地望着羊只，只提醒的口吻低语：

“天快黑了。”

卡德里不屑地叫着：

“要愿意的话，就天亮吧。”

他朝前方迈出几步，挥动双臂欢迎那个姑娘。她开始走近他俩，用力迈步，一方面是因为离得较远，另一方面她的便鞋不时埋进沙子里去。她的双目闪烁，在迷人的月光中透出勇敢。她走近了，袍子紧裹双肩，头和肩膀都露在外面，风吹拂着两条小辫子。卡德里一改刚才不高兴的表情，大声说：

“你好，辛黛。”

她以温柔的声音回答：

“你好。（然后对胡马姆说：）晚上好，堂弟。”

胡马姆微笑着说：

“晚上好，堂姐，你怎么样？”

卡德里抓住她的手，带着她去离他们几米远的大石头那里。他俩绕着大石头转，直到面对大山。现在谁也看不见他们俩了。他把她拉过来，用手臂围住她，久久地吻着她，两人紧紧地挨着。在那一刻，姑娘驯从得忘记了一切。她终于摆脱了他的手臂，心情十分不平静。她抚平被弄皱了的衣服。他的眼

里冒着火，迎着她微笑的目光。但是微笑消失了，好像她有了一个主意。她的嘴唇因烦恼而噘起，然后她说道：

“我干了一仗才来这里的，讨厌，这日子真受不了。”

卡德里明白了她的意思，眉头紧皱，忿然地说：

“你什么也别在乎，我们是愚蠢的孩子。我善良的父亲是个笨人，而你凶恶的父亲也够蠢的，他们俩想让我们继承仇恨。这有多笨！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轻易地来到这里的？”

她得意洋洋，说道：

“今天同从前的日子一样在父母不断的争吵中过去。他打了她一次或是两次巴掌，她大吵大嚷地诅咒他。后来，她把气撒在一个筐上，把它打烂了。不过，她今天的怒气也就到此为止，往常她总是掐他的脖子来对付他的耳光。如果她打败了，便诅咒他；而他要是喝得醉醺醺的，她除非躲开他，否则得不到平安。我常常想逃跑，我太恨这样的生活了。可是，我总是哭，直哭得眼睛生疼，来解脱自己。我们该做什么？我一直等到他穿上衣服走开后，我才拿上袍子，可是母亲阻止我，平常她总这样。不过，我躲开了她，跑了出来。”

卡德里两手握住她的一只手，问道：

“你没想想去什么地方吗？”

“我不想，我不在乎。反正她不敢告诉我父亲。”

卡德里发出短促的笑声，问她：

“他要是知道了，你以为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他又尴尬地笑了一下。可是，她说：

“尽管他厉害，可我不怕他，而且，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这同他的性情不一致。他还不经意地说过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了。说不定这正是我麻烦的根子。”

卡德里坐在石头底下的地上，拍拍自己旁边的地方，要她也坐下。她坐下了，松了松腰带。他挨近她，亲她的脸，然后说道：

“看起来我父亲比你父亲还好些，不过要是他提到你父亲，就粗鲁得很。他讨厌你父亲的各个方面。”

她想起他总是提这些，大笑着说：

“人哪！我父亲也是这样。”

他非难地瞟了她一眼。于是，她说道：

“你父亲讨厌我父亲的粗暴无礼，我父亲讨厌你父亲的善良。重要的是他们俩在一切问题上都不一致。”

卡德里的头晃了一下，似乎要撞空气一下似的。他恼怒地说：

“可我们要干想干的事。”

辛黛温柔和同情地望着他，说道：

“我父亲同样能干他想干的事！”

“我能做许多事情。我那醉鬼伯伯想对你干什么？”

她不由地大笑起来，带着既抗议又调侃的口气说：

“说我爸爸要礼貌些。”

她揪他的耳朵，接着说：

“我常问自己，他想对我干什么？有些时候，我以为他痛恨把我嫁给任何人。”

他责难地凝望着她。于是，她又说：

“有一次，我见他生气地瞪了爷爷的那座大房子一眼，还说：‘假如他甘愿让儿子、孙子过着不光彩的生活，也甘愿让孙女那样吗？对于辛黛来说，只有紧闭着的大院才是合适的地方。’还有一次，他对我母亲说，凯夫尔·泽豪里的头领想娶

我，母亲很高兴，他却恼恨地对她嚷：‘卑贱的女人……下贱货，这个凯夫尔·泽豪里的头领算什么人？在大院里最下贱的用人都比他高贵和干净。’我母亲不高兴地问 他：‘那 你看什么人才配得上她？’他大声地说：‘那个藏在大宅邸里的 专 制的人知道。她是他的孙女，在这地球上，只有他才是她的亲人！我要她的丈夫同我一样。’母亲不由地说：‘我要她像她 母 亲一样可怜！’他便如同野兽般朝她扑过去，用力踢她，直至把她踢出小屋！”

“这真是疯了。”

“他痛恨我们的爷爷，每当提到他就诅咒个不停。但是在他内心深处，还活跃着父子之情。”

卡德里攥紧了拳头，捶着自己的大腿，说道：

“要不是这个人当我们的爷爷，也许我们过着最幸福的日子。”

她苦涩地说：

“我们也许吧。”

他把她拉到怀中，用力之猛可同说话的尖利相比。他紧紧地搂着她，就这样呆下去，一方面有不少令人头疼的困拢，另一方面有受到约束的恋情。他说：

“把你的嘴给我。”

此刻，胡马姆从他站的地方后退到石头处，他羞赧地和忧伤地微笑，轻手轻脚地向羊只方向走去。他想，空气因爱情的气息而陶醉，而爱情预示着悲剧。不过，他自言自语道：

“转过脸去，仁慈些，只有在石头后面才能见到这种情况。我们谁有这魔法般的爱情力量去消除苦难呢？”

这里，天空发白，西方的气息阵阵袭来，魔法如疲惫的告

别之音；那里，公山羊扑向母山羊。胡马姆又自言自语道：

“我母亲在这只母山羊下羔时会欢欣起来，但是人的诞生却带来灾难。我们降生时，头顶着诅咒。最为奇怪的是两兄弟之间有什么理由这样彼此仇恨下去。我们忍受这种敌意要到何时？如果忘记过去，今天定然是欢乐。但是我们一直向往着这处大院，我们的荣耀要靠它，我们的苦难也来自它。”

他的眼睛里映现出那头公羊，于是他笑了。他围着羊转着圈子，边打口哨，边抡棍子。他回首望了一眼那块沉默的巨石，似乎这世界上没有他要关心的。

第 十 五 章

乌梅玛如往常一样，在天空中只剩下一颗星的时候醒来了。她叫艾德海姆，他哎哟哎哟地醒了。这个男人站起身，随即带着沉重的瞌睡走出屋子，来到卡德里和胡马姆睡觉的屋子，把他俩叫醒。小房子有了新貌，正在扩展，修建的围墙包括了屋后的空地，用来圈羊。菜豆爬满了墙壁，使得光秃秃的墙面显得好看一些。这证明乌梅玛没有灰心，仍然抱有旧的理想，尽力将小屋收拾得跟大宅邸一样。三个男子在摆满水槽的院子里一起洗了脸，穿上干活的衣服。屋里传出烧木头的气息和小弟弟们的哭叫声。最后，他们齐坐在小圆桌——放在小屋过道里——吃着焖蚕豆。秋天清晨的气候湿润，已有些寒意。好在他们几个身强力壮，足以抵御冷风的侵袭。远处，伊德里斯的住处也变大和向外扩展了。而那处大院则静寂无声，包孕着内心的秘密，宛然同外部世界毫无联系。乌梅玛端来一罐刚挤出的奶，把奶罐放到桌上，自己也坐下。此时，卡德里讥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把奶卖给我们威严的祖父家呢？”

艾德海姆将头转向他，说：

“你吃，别说话，不吭气就是我们对你最好的希望。”

乌梅玛一面咀嚼着，一面说：

“到腌柠檬、橄榄和青豆的时候了，从前，你，卡德里在腌菜时又唱又跳，跟着往里面加料。”

卡德里痛苦地说：

“过去是欢乐的，那时候我们还小，甚至不为什么就欢天喜地。”

艾德海姆把罐子放回原处，问道：

“今天是什么让你痛苦，艾布·宰德·希拉利？”

卡德里大笑起来，没有回答。胡马姆说道：

“集日快到了，我们该择羊了。”

母亲点点头。而与此同时，父亲对卡德里说：

“卡德里，别粗暴无理，我每碰上一个人，他都向我告你的状，我担心你在走你大伯的老路。

“或者我爷爷的路！”

艾德海姆的眼里冒出不悦的火花，他说：

“你别恶意地提到爷爷。你听我这样说起过他吗？再说，他也没伤害你。”

卡德里否认道：

“只要他伤害你，就是伤害了我们。”

“闭上你的嘴，你的沉默就是最好的表示。”

“因为他，我们才注定过这种生活，也是我们堂姐的结局。”

艾德海姆皱着眉说：

“我们是我们，她是她。她父亲正是这灾难的祸根。”

卡德里叫起来：

“我说的是我们家的女人生活在旷野里是不对的。告诉我，什么样的人将同这个姑娘结婚？”

“就让魔鬼吧，我们同她没关系，毫无疑问，她是像她父亲一样的人的猎物。”

他望着妻子，像是在等待着支持。于是乌梅玛说：

“是的，像她父亲一样的人。”

艾德海姆唾了一口说：

“她和她的父亲都遭诅咒！”

胡马姆问道：

“这种谈话不是让我们吃的东西变味了吗？”

乌梅玛温和地说：

“别言过其实，最幸福的时候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此刻，伊德里斯的声音如狮吼一样传来，他又是辱骂，又是诅咒。艾德海姆厌恶地说：

“我开始晨祷了！”

他吃了最后一口，站起身来，朝手推车走去。他将车子推起来，说：

“祝你们安好。”

他们回答说：

“再见。”

艾德海姆朝着杰马利耶的方向渐渐远去。胡马姆站起来，去羊圈。不久，羊咩咩地大声叫唤，在路上留下了蹄印，一直延伸到外面。卡德里也站了起来，拿了棍子，对母亲扬扬手以示告别，跟上胡马姆。当哥俩靠近伊德里斯的房子时，他挪揄

地问道：

“多少钱一头，小伙子？”

卡德里好奇地瞅了他一眼，而与此同时，胡马姆避不看他。伊德里斯又嫌恶地问：

“你们俩都不肯赏光回答一下，卖萝卜的儿子？”

卡德里忿然说道：

“你要想买，上市场去吧。”

伊德里斯格格地大笑，又问：

“我要是抢上一头呢？”

从屋里传出辛黛的声音，她说：

“爸爸，我们可不想出丑。”

他逗弄道：

“你操心自己的事吧，让我来对付！”

于是胡马姆说道：

“我们不同你对抗，你也别反对我们。”

“噢，艾德海姆的声音，他最好同羊在一起，而不是在羊的后面。”

胡马姆气恼地说：

“我父亲吩咐我们不理会你的刺激。”

伊德里斯又发出格格的笑声，说道：

“真主给他最好的报答，要不是他的吩咐，我就成为死人了！（他接着以粗鲁的口吻说道：）你们俩靠了我的名字，才体面地活着。愿真主诅咒你们所有的人，从我面前滚开。”

他俩一面挥着棍子，一面继续走着。胡马姆的面孔仍旧因激动而失色。他对卡德里说：

“这个人真可恶，那么卑鄙，这么大清早就散发着酒味。”

他俩逐渐将羊只赶进旷野，卡德里说道：

“他说得多，不过没有动手冒犯我们。”

胡马姆抗议道：

“他不止一次强占了我们的羊。”

“他喝醉了，再说，遗憾的是他是大伯，这是非承认不可的事。”

他俩朝巨石走去时，沉默了一小会儿。天上散飘着几朵云彩，阳光灿烂，洒满了沙漠。胡马姆讨厌有话不说，于是说道：

“如果你同他针尖对麦芒，那你要犯大错误了。”

卡德里的眼睛里燃起了愤怒的火，大叫道：

“你别忠告我，我的保护人是你父亲。”

胡马姆还没从伊德里斯的侮辱中恢复正常，说道：

“我们的日子里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你别再添麻烦了。”

卡德里大声嚷着：

“就让你们自己酿成的麻烦把你们碾得粉碎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到了预定放牧的地方，胡马姆望着卡德里，问道：

“你认为自己会幸免于自作自受吗?!”

卡德里用手抓住他的肩膀，大叫：

“你生来是个嫉妒者。”

胡马姆惊呆了，卡德里的话他压根儿想不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过，他从另一方面来说，已经习惯了这种突然袭击。他把卡德里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挪开，说道：

“愿真主保佑我们。”

卡德里将手交叉在胸口，讽刺地摇着头。于是胡马姆说道：

“我最好还是让你一人留下，直到你后悔。你若是失去机会，便要犯错误了。”

他背对着卡德里向巨石方向走去。卡德里面色阴郁地沐浴在炽热的阳光下。

第 十 六 章

艾德海姆一家在稀疏的星光下坐在小屋前吃晚饭。突然，自艾德海姆被从大院里赶出来之后，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了。大院的门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举着灯的人影。这一家人都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那盏灯——像滑石在那里晃动着。当这盏灯活动到大院和小屋之间的中途时，人们睁大眼睛辨认是谁举着灯，在反光下，终于认出来了。艾德海姆小声说：

“这是看门的卡里木大叔。”

当他们明白这位大叔冲着他们走来时，就更加惊讶了。他们全都站了起来，有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口吃的，有的人含着食物不动。大叔到了他们面前，站住，高举一只手，说：

“晚上好，我的主人艾德海姆。”

艾德海姆听到这足有20年没有听到的声音时，打了一个寒战。这声音唤起了他对父亲音容、素馨花的芳香的眷恋和回忆，大地将他带到很远的地方。他克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说道：

“晚上好，克里木大叔。”

大叔没有掩饰他的激动，说道：

“你和你的亲人都好吧？”

“赞美真主，克里木大叔。”

大叔温和地说：

“我想对你说说心里话，可是，我受托只通知你，我的大主人要你的儿子胡马姆马上去见他。”

一片静默。他们对视着，感到困惑不解。突然，有人发问：

“只是胡马姆？”

他们愤慨地转向就在近处侧耳倾听的伊德里斯，不过克里木大叔没有回答，抬了下手，朝大院的方向返回去，其他人站在黑暗之中。伊德里斯生大叔的气，冲着他喊：

“不回答便撇下我走了，奸诈女人的儿子！”

卡德里从茫然中醒悟过来，愤怒地问：

“为什么只有胡马姆一个人？”

伊德里斯重复他的问题：

“对呀，为什么只有胡马姆一个人？”

艾德海姆对伊德里斯说话，许是认为那样可以从自己的危机中喘上一口气。他说：

“回你家去吧，让我们平安无事吧。”

“平安无事？我站在想呆的地方。”

胡马姆凝望着大宅邸，一言不发。他的心猛烈地跳动，他认为穆盖塔木山中响着他心跳的回声。父亲屈服地对他说：

“去吧，胡马姆，平安地上你爷爷那儿去吧。”

卡德里朝父亲转过脸来，恼羞成怒地问道：

“那我呢？难道我不是同他一样也是你儿子吗？”

“你别像伊德里斯那么说话，卡德里，你同他一样，毫无疑义，是我的儿子。不要责怪我，不是我叫他的。”

伊德里斯抗议道：

“可是你能阻止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

“这不关你的事。（转向胡马姆）你应该去，卡德里会轮到的，我相信这一点。”

伊德里斯想走了，说道：

“你跟你父亲是一丘之貉，是欺负人的父亲，可怜的卡德里。为什么无错受过？诅咒在我们家里总是降到那出类拔萃的人头上，为什么不降到这发了疯的家里呢？”

他走了，被黑暗吞没了。此刻，卡德里大喊：

“你欺负我，爸爸！”

“你不要学舌，来，卡德里。你去吧，胡马姆。”

胡马姆进退两难，说道：

“我想让哥哥同我一起去。”

“他以后会同你去的。”

卡德里生气了，说道：

“这么不讲理！他为什么选他不要我？他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为什么偏偏叫他？”

艾德海姆推着胡马姆说：

“你走。”

胡马姆走了。乌梅玛小声说：

“小心点。”

她搂着卡德里哭开了，可他挣脱开，跟着弟弟走。艾德海姆对他大叫：

“你回来，卡德里，别拿你的前途当赌注。”

卡德里生气地说：

“在这地球上，没有力量能让我回心转意。”

乌梅玛的哭声更加响亮，屋里的几个小孩也都哭起来。卡德里大步流星，追上了弟弟。黑暗中很近的地方，他看出是伊

德里斯拽住辛黛的手走着。当他们到达大宅邸的大门时，伊德里斯把卡德里推到胡马姆的左面，辛黛则被推到胡马姆的右面，他后退几步，大声说：

“开开门，卡里木大叔，孙儿们来见爷爷了。”

门打开了，卡里木大叔出现在门槛上，手里举着灯。他礼貌地说：

“请我的主人胡马姆进来。”

伊德里斯大声说：

“这是他哥哥卡德里，这是辛黛，她同哭死的母亲一模一样。”

克里木大叔礼貌地说：

“你是知道的，我的主人伊德里斯，除了得到他允许的人，谁也进不了这个大院。”

他招呼胡马姆，胡马姆进去了。卡德里拉住辛黛的手跟在胡马姆的后面也要往里进，花园里传过来一个人的声音——伊德里斯知道是谁讲话——，他坚定地说：

“你们俩走吧，带着你们的耻辱走吧，被玷污的人！”

他俩的脚被钉在地上。门关上了。伊德里斯朝他俩扑过去，抓住他俩的肩膀。他愤怒地问：

“他指的是什么耻辱？”

辛黛疼得叫唤起来，卡德里突然转身对着伊德里斯，把他的手从自己和辛黛的身上拉开，辛黛转身向黑暗中跑去。伊德里斯敏捷地向后退，面对着卡德里就是一巴掌。尽管这一下的力量很大，但卡德里忍住了，反过来回了他更厉害的一掌。这两个人拳打脚踢，残忍而野蛮。伊德里斯大喊：

“我要杀了你，婊子养的。”

卡德里也大声喊：

“不等你杀我，我先杀了你。”

两人继续对打，卡德里的嘴里和鼻子里流出了鲜血。艾德海姆像个疯子似的跑来，声嘶力竭地大叫：

“放开我的儿子，伊德里斯。”

伊德里斯满怀仇恨地说：

“因为他的罪过，我要杀了他。”

“我不让你杀他，假如你杀了他，我也不让你活。”

辛黛的母亲号啕大哭地赶来，大声喊叫：

“辛黛跑掉了，伊德里斯，快去追，别让她不见了。”

艾德海姆置身于伊德里斯和卡德里中间，对大哥说：

“醒醒吧，你毫无理由地打架，你的女儿是个好女孩，你却吓唬她，她跑了，快去追吧，别让她不见了。”

他把卡德里拉过来，迅速地带着他走。他说：

“快点……我撇下你母亲，她昏过去了。”

伊德里斯顿时跑进黑夜之中，他竭尽全力喊：

“辛黛……辛黛……”

第　十　七　章

胡马姆随着克里木大叔走过通往会见室的素馨花架下的甬路。花园之夜显得有点新意：亲切、湿润、馥郁着花香，沁人心脾。这个小伙子充满了庄重和迷恋、渴求和友爱的感情，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觉得来的正是时候。从各扇窗户中透出的光线在眼前闪烁，其中一柱强光从客厅门里射出，洒到花园的地上，映出一个几何图形。他的心怦怦直跳，想象着窗户后面和客厅中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是谁生活在里面。当他意识到

自己是这处大宅邸的子嗣、这个生命中的一滴，当他想起这奇异的现实时，心跳动得更加猛烈了。现在，他身着朴素的蓝袍，头戴褪了颜色的小帽。他面对着这种生活，脚踏上这里的地面了。他俩登上去会客室的台阶，偏向阳台右侧的小门，迎面有个扶梯，一句话也不说地往上走，终于到了一个天花板被灯光映照着的大厅。他俩进了大厅，又向一扇关着的大门走去。胡马姆极为激动地在心里说：

“就在这个大厅里的某一个地方，也许他就在台阶的尽头。20年前，我母亲站着张望着这条路，多么哀伤的往事！”

克里木大叔在大门上叩了几下，得到了允许，便轻轻地推开门，闪在一边为胡马姆让路，并示意他进去。小伙子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走进门去，门在后面无声地掩上了。他只有被天花板和四角的灯光照耀下的莫明的感觉。随即他完全被盘腿坐在沙发正中的那个人吸引住了。从前他根本没见过祖父，但毫无疑问，那个人便是了。他听过不少他的奇闻，除了这个魁梧的人以外，谁还会是呢？他靠近那人的地方，迎受着那双大眼睛的注视。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是安定和平和的。他深深地弯下腰，额角几乎擦着沙发扶手，接着伸出手，爷爷也伸出自己的手。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崇敬之情亲吻了爷爷的手，然后以自己也不曾料到的勇气说道：

“晚上好，爷爷。”

爷爷的声音洪亮，也十分爱怜，他答道：

“欢迎你，我的孩子。坐下吧。”

小伙子朝沙发右首的凳子走去，挨着边坐下。杰卜拉维说道：

“坐得舒服些。”

胡马姆一边往里挪了一下，一边感到由衷的欢快，嘴里嘟哝了一句“谢谢”，随即保持沉默。很快，他的目光落到脚下地毯的刺绣上，因为感觉到爷爷正盯着自己看。这种感觉如同我们虽然未见到阳光，却知道它射在我们的身上一样。突然，他注意到那个密室正在自己的右侧，便恐惧和忧郁地瞥了它的小门一眼。爷爷冷不防地问道：

“关于这扇门你知道些什么？”

他浑身发抖，奇怪爷爷怎么什么都知道。他恭顺地说道：

“我知道那是我们悲剧的开端。”

“当你听到那个故事时，你对爷爷是怎么想的？”

他正要张嘴说话，爷爷抢在前头说：

“要对我说实话。”

他便决定在讲话时，要近似于坦诚。他说：

“在我看来，我双亲的行为是个大错误；同时，我也认为对他俩的惩罚十分严厉。”

杰卜拉维微笑着说：

“这差不多是你的看法，我对撒谎和欺骗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我把所有玷污了自己的人都从家里赶了出去。”

胡马姆的双眼湿润了。爷爷于是说道：

“在我看来，你是一个纯洁的青年人，所以我才叫你来。”

胡马姆噙着泪水说：

“谢谢，我的主人。”

爷爷不慌不忙地说：

“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在大院以外的人都不曾有过的机会，那就是你生活在这个院里，在里面结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胡马姆的心随着阵阵喜悦而怦怦跳动。他还在等着这个奇妙的旋律后的新的旋律，可是爷爷不说话了。胡马姆稍稍踌躇了一下，然后说道：

“感谢你的恩惠。”

“你配得到它。”

小伙子一会儿望着爷爷，一会儿看看地毯。过了一会儿，他小心谨慎地问道：

“那我的家呢？”

杰卜拉维责备道：

“我所想的已清楚地说出来了。”

胡马姆请求怜悯道：

“他们也配得到你的厚道和同情。”

杰卜拉维带点冷漠地反诘道：

“你没听我说了些什么吗？”

“听到了。但是他们是我母亲，我父亲和我的弟兄。我父亲是个男子汉。”

“难道你没听见我说了些什么吗？”

声音里透出了烦躁。大厅里沉默了。爷爷突然间要结束这次谈话，说道：

“回去同他们告别，然后回来。”

胡马姆立起来，吻了他的手后就走了。他见克里木大叔正等着自己。大叔走起来，小伙子静静地跟着他。当到会客厅时，胡马姆见到一个姑娘正在花园那头的灯下，她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不过他已目睹了她的面颊、脖子和匀称的身体。爷爷的声音复又在他的耳际回响：

“生活在这个院里，在里面结婚。”

那就同这样的姑娘结婚，过上父亲告诉他的那种生活。赌博怎样对他才会容易？在推过小车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怎样才能承受这种生活呢？这个幸运的机遇真像是个梦，是20年以来父亲的梦。但是我的头脑变得沉重了。

第十八章

胡马姆回到家里，见全家坐等他的归来。他们围住他，探询起来。艾德海姆急切地问：

“你带回来什么消息，我的孩子？”

胡马姆注意到卡德里的眼睛蒙上了绷带，便紧挨着他的脸以看个究竟。艾德海姆悲伤地说：

“你哥哥同那个人狠狠打了一架。”

他说着指了一下沉在黑暗之中的伊德里斯的家。沉默之中，卡德里生气地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从那家传出来的虚伪和卑鄙的指控。”

胡马姆指了指伊德里斯家，担忧地问：

“那边出了什么事？”

于是，艾德海姆忧郁地说：

“那对男女在找逃跑了的女儿。”

卡德里大喊：

“就是那个下贱的该死的男人要对此负责！”

乌梅玛哀求道：

“你小点声吧。”

卡德里愤怒地说：

“你怕什么？没什么，就是实现不了的回归，是贪心。相信我，妈妈，你到死也不会离开现在这个家。”

艾德海姆发作道：

“胡说够了，我凭造物主的真理发誓，你是个疯子，你不是想跟那姑娘一起跑吗？”

“我会同她一起的。”

“闭嘴，我讨厌你的愚蠢。”

乌梅玛灰心丧气了，说道：

“从今以后，同伊德里斯做邻居，不会有好日子了。”

艾德海姆朝胡马姆转过身来，问他道：

“我说了，你带回来什么消息？”

胡马姆的声音不带一点欢乐的迹象。他说：

“我爷爷要我住到大院里去。”

艾德海姆等着下文。当小伙子再不说一个字时，他又悲哀地问：

“那我们呢，他关于我们说了些什么？”

胡马姆忧伤地摇摇头，小声说：

“什么也没说。”

卡德里宛然被蝎子蜇了一下，大笑一声。他讽刺地问胡马姆：

“他给了你什么？”

是啊，他给了我什么，仅仅是像我一样的人得不到的幸福。他忧虑地说道：

“我没少提到你们。”

卡德里火了，说道：

“谢谢了，但是是什么使他要你而不要我们呢？”

“你是知道的，那不关我的事。”

艾德海姆叹了口气，说道：

“毫无疑问，你对我们大家都好。”

卡德里痛楚地叫起来：

“你呀，爸爸，你总是提到他不配的好！”

艾德海姆说：

“你什么都不懂。”

“这个老家伙比他儿子伊德里斯还要坏。”

乌梅玛哀求道：

“你让我心碎，把希望的大门都关上了。”

卡德里不屑地说：

“希望就在这个旷野里，你们该明白这一点，心安理得吧。你们对那该死的大院就死了心吧。我不怕这旷野，就是伊德里斯本人我也不怕，我可以对付他几个，对这个大院啐唾沫吧，放宽心吧。”

艾德海姆问自己：

“这种生活能永远这样下去吗？爸爸，你为什么又唤醒我们对你的向往，而你又不宽宥我们？什么才能使你心肠变软，而这时光都不能使它变软？假如受了那么多的罪还不能赦免我们，那希望还有什么用？”

父亲若陌生人一般，说道：

“告诉我，还有什么？”

胡马姆羞答答地说：

“他对我说：‘回去同他们告别，然后回来。’”

黑暗徒劳地掩饰乌梅玛的啜泣。卡德里恶意地问：

“什么使你不赶快行动。”

艾德海姆坚定地说：

“去吧，胡马姆，带着平安和祝福去吧。”

卡德里假装正经地说：

“去吧，高尚的人，别担心别人。”

艾德海姆大声说：

“你别讽刺善良的弟弟。”

卡德里大笑起来，说道：

“他比我们都恶。”

胡马姆火了，大声说：

“如果我决定留下，那也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

艾德海姆立刻说：

“还是毫不犹豫地去吧。”

乌梅玛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

“是啊……平安地去吧。”

于是胡马姆说道：

“不，妈妈，我不去。”

艾德海姆询问道：

“你发疯了吗，胡马姆？”

“没有，爸爸，这件事需要考虑和商量。”

“对于你，这都不需要，你别办下新的错事。”

胡马姆手指着伊德里斯的家，坚定地说：

“我想，会出一些事的。”

卡德里挖苦道：

“你光顾自己避邪，而不管别人，是最不中用的人。”

胡马姆瞧不起地说：

“我最好是装作没听见你说什么。”

艾德海姆抱着希望说道：

“你去吧，胡马姆。”

胡马姆朝家走去，边走边说：

“我一直呆在你身边。”

第十九章

太阳落山，映出天边一片晚霞。路上已不见行人踪迹。旷野中只剩下卡德里和胡马姆，还有些羊只。白天过去，两人除了非协力的事情以外，没有任何来往。白天卡德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胡马姆忖度他去打听辛黛的消息去了。他独自一人坐在巨石的荫凉下，看守着不远处的羊只。突然，卡德里带点挑衅的意味问胡马姆：

“告诉我，你去你爷爷那里，或者不去，都是怎么想的？”

胡马姆生气地说：

“这是我个人的事。”

卡德里不由地怒火中烧，如穆盖塔木山上的晨曦。他脸上露出了火气。他问：

“你为什么留下？你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才有勇气说心里话？”

“我还是留下，而且是为了承担我那一份因为你的丑行造成的痛苦。”

卡德里不自然地大笑一声，说道：

“你就这样说话，好掩盖你的忌恨！”

胡马姆像是吃了一惊，晃了晃头，说道：

“你配哀悼，而不值忌恨。”

卡德里走近他，浑身气得抖动起来。他压抑着怒气，说道：

“当你装得充满智慧时，你是多么可憎啊！”

胡马姆瞪了他一眼，没说话。卡德里又说：

“生活该为你这样的人而羞耻。”

在冒着火气的目光逼视下，胡马姆没抬起眼皮，而是坚定地说：

“你要知道，我不怕你。”

“最大的强人答应保护你了？”

“因为发怒，你变得卑劣了。”

卡德里突然抽了他一耳光。这一下突袭没能打倒他，他回了更厉害的一巴掌，并且说：

“你不要一味疯狂下去。”

卡德里迅速地弯下腰，拣了一块石头，竭尽全力朝弟弟扔去。胡马姆虽然躲了一下，但仍被石头击中额角。他哎哟一声，站着不动了，双目冒着愤怒的火焰。突然间，怒气消失了，宛如火苗被厚实的土盖灭了似的。他两眼突然发黑，两眼朝里一翻，踉跄了一下猝然倒地。卡德里变换了一下姿势，消了火，成了一块冷铁。旋而他害怕起来，急切地等待扑通倒地的人站起来，或者动弹一下。但弟弟毫不顾及哥哥的急切心情。哥哥弯下身子，轻轻地晃动弟弟的身子，他没有任何反应。卡德里将他舒展开，清掉鼻子和嘴里的沙子，他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卡德里跪在一旁，再次摇晃他，摩擦他的胸部和手，惊恐地看着额角上不断冒血的伤口。他呼叫弟弟，但听不到回答。弟弟的沉寂是那么深沉，似乎是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同任何有机物和无机物不同的东西，没有感觉，没有感情，对一切都不关心。他像是从未知的地方来到地球，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卡德里凭本能知道死亡的含义，于是用力拽弟弟的头发，显得悲哀不堪。他害怕地环顾四周，但是除了羊只没有一

个活人。羊只和昆虫都不管他。黑暗将整个降临，世界将转为夜晚。他决心站起来，拿着棍子，来到巨石和山之间的一个地方开始挖掘。他用双手把土捧上来，一直固执地干着，汗水不断渗出皮肤，浑身一直打战。他又跑向弟弟，摇晃他，明知得不到答复，仍然作最后的呼唤。他拉住弟弟的脚，把他拖往挖好的坑内。他叹着气，看了一眼，踌躇再三，才将土堆往坑里。他站在那里，用袍角擦着汗珠。每当见到有血从土中渗出，他便用土盖住。由于十分疲惫，他倒在地上，禁不住泪水流淌。他说：

“他是死了。”

他没有叫他，不理会他，是他自己愿意来的。假如他能变成一头山羊，一定隐没在羊群里；假如他是一粒沙子，一定消失在大地中。只要我不能再生，就永远不能称霸。从我脑子里消除那一瞥的时刻永远地过去了。我所埋葬的并不是生物，也不是无机物，但却是我亲手干下的！

第　二　十　章

卡德里赶着羊只回到家，艾德海姆的小车也不在。屋里传出母亲的声音，她问道：

“你们俩怎么比往常晚了？”

他将羊只轰往圈里，说道：

“我睡着了。胡马姆还没到吗？”

乌梅玛抬高嗓音，以盖过两个孩子的声音。她说：

“没有。他没跟你在一起？”

他干咽了一口唾沫，说：

“中午时，他就离开我走了，没告诉我他上什么地方去。

我还以为他回来了呢。”

正在此刻，艾德海姆回来了，他边把小车推进院子，边问道：

“你们俩打架了？”

“没打。”

“我认为你是他走的原因。不过，他在哪里？”

乌梅玛走进院子。卡德里关好羊圈门，在水缸边洗手洗脸。必定要面对那种局面。世道变了，但是悲哀是一种力量。在黑夜中，他靠近双亲，用袍角擦去脸上的水渍。乌梅玛问道：

“胡马姆去什么地方了？他怎么走了？为什么走了？”

卡德里为想到那个情景而心猛地跳动起来。不过，他还是说：

“我那时坐在巨石的荫凉下，偶一回头见他朝我们这街走去。我本想叫他一声，可我没叫。”

乌梅玛难过地说：

“但愿你当时叫他一声，而不是偷懒。”

艾德海姆困惑地站在黑暗中，望着周围。他看到伊德里斯家里的小窗射出灯光，证明那里又开始了生活，对此他并不在意。他的目光落定在大院上，问道：

“你见到他去爷爷那里了吗？”

乌梅玛否认道：

“他不告诉我们是不会去的。”

卡德里以苍白的声音说道：

“也许不好意思让他不说。”

艾德海姆紧缩着心，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声音中不无讽刺和敌意。他说道：

“我们让他去，他拒绝了。”

卡德里疲惫地说：

“当着我们的面，他对接受下来进退两难。”

“这不是他的脾气。你是怎么了，像个病人似的?!”

卡德里于是生气地说：

“我一个人承担了干活的劳累。”

艾德海姆处在求救者的烦恼之中，大喊：

“事实上，我说我不放心。”

乌梅玛声音嘶哑地说：

“我去大院打听一下他。”

艾德海姆难过地耸耸肩膀，说道：

“将没人回答你，我倒可以向你肯定他没去。”

乌梅玛悲伤地叹了口气，说道：

“主啊，我的心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慌乱过。干点什么吧，男人！”

黑夜里，艾德海姆大声叹息道：

“我们每人去一个方向寻找。”

卡德里立即说：

“也许他正在回来的路上。”

乌梅玛大声说：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她注视着伊德里斯家的那个方向，有所悟地说：

“伊德里斯是不是在路上碰到过他？”

艾德海姆生气地说：

“伊德里斯的对头是卡德里，而不是胡马姆。”

“他可是在干掉我们任何一个人这方面毫不犹豫的，我去

他那里一下！”

艾德海姆拦住她的去路，说道：

“你别让我们的事情复杂化了，我答应你，如果我们碰不上他，我去伊德里斯那里；再去大院。”

他不安地瞅了卡德里的影子一眼。他怎么沉默不语呢?!他还有话没说出来吗？你在哪里，胡马姆哟?!

乌梅玛急忙想出院子，艾德海姆侧过身，抓住她的肩膀。突然，大院的门开了，他们向那里张望。不久，克里木大叔的身影出现了，并渐渐近来。艾德海姆走出去，说道：

“欢迎你，克里木大叔。”

大叔向他问候后，说道：

“我的大主人在问胡马姆为什么迟迟不去？”

乌梅玛悲伤地说道：

“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还以为在你们那里呢。”

“我的主人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去……”

乌梅玛大声说：

“我请求真主保护我的内心不受魔鬼侵害。”

克里木大叔走了。乌梅玛慌乱地晃着头，这预示着快要发作了。艾德海姆领着她去他俩的内室，在那里两人放声大哭起来。他凄惨地大叫：

“你别离开这间屋子，我会把他带回来的。你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他又到院里，遇见卡德里坐在地上，便弯下腰低声说道：

“告诉我，对你弟弟你知道些什么？”

他用力抬起头，欲言又止。父亲再问：

“告诉我，卡德里，你对弟弟做了什么？”

小伙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没做什么。”

父亲返回屋里，拿了盏灯出来。他把灯点着后，放在小车上。灯光射到卡德里的脸上，父亲恐惧地审视着他，说道：

“你的脸说明你心里难受。”

屋里传来乌梅玛的声音，它同两个孩子的声音混在一起，使人听不清她要说什么。艾德海姆大声说：

“别说了，女主人。想死就死去，别吭声了！”

他接着审视着儿子的脸，突然浑身一颤。他抓住儿子的手掌，害怕地说：

“血，这是什么？是你弟弟的血吗？”

卡德里定睛看着袍角，下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头悲伤地低垂下来。卡德里以自己悲伤的动作坦白了。艾德海姆抓住他，直至他站了起来。艾德海姆狠狠地——以往从未有过的狠劲——将他推出去。眼前一片漆黑，比起周围的黑暗还要黑。

第二十一章

艾德海姆将他推到野外，说：

“我们拐向迪拉塞空地，免得经过伊德里斯家。”

他们潜入黑夜。卡德里被父亲拽住肩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艾德海姆用力走着，以狮吼的声音问道：

“告诉我，你打他了吗？用什么打的？你撇下他时，他怎么样了？”

卡德里没回答。父亲的腕力很大，可是卡德里如没感觉到一般。他十分痛苦，但嘴上什么也没说。他多么盼望太阳永远不再照耀。

“对我仁慈吧，说吧。可你不懂仁慈，打我生下你的那天起，我就被苦难压倒了。我就是那个20年前被诅咒赶出来的人。我在向不懂仁慈的人要仁慈啊。”

卡德里哇地一声哭起来，被艾德海姆紧紧抓住的肩膀也颤动起来。他不停地发抖，以致传染了艾德海姆。艾德海姆说：

“你就这样回答吗？为什么，卡德里，究竟因为什么？怎么对你那么难呢？别等白天我看见你的脸，趁黑就承认了吧。”

卡德里大喊：

“白天不会来了！”

“我们是黑暗之家，白昼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我原估计恶人住在伊德里斯家，结果出在我们这支血脉里。伊德里斯格格大笑，喝醉了酒，横行霸道，我们却在自相残杀……你杀死了弟弟？”

“没有！”

“那他在哪里？”

“我没想杀死他！”

艾德海姆大声说：

“但他被害死了！”

卡德里失声痛哭起来。父亲的手掌用力更猛了。那么，胡马姆被害了，工作上的一朵花，严肃认真的可爱的人被杀死了。好像他没有存在过似的，如果不是内心的沉痛，你都不会置信。

他俩走到巨石前，艾德海姆严厉地问他：

“你把他扔在哪儿了，罪犯？”

卡德里走到他为弟弟挖的坑那里，站在山与巨石之间的地方。艾德海姆问道：

“你弟弟在哪里？我什么也没看见。”

卡德里的声音几乎让人听不见：

“这里，我把他埋了。”

艾德海姆大叫一声：

“你把他埋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点了一根，在火光下察看那个地方。他发现有一处地面疙里疙瘩，同时嗅到尸体的气味正散发出来，于是痛苦地哎哟起来。他把土挖开，两只手不停地发抖。在这令人恐怖的氛围之中，他不断地挖呀挖，手指头触到了胡马姆的头颅。他用力抄到他的胁下，稳稳地将尸体抱了出来。他双膝跪地，两只手抱头，紧闭双目，既悲哀又沮丧。他从丹田吐出气来，然后喃喃地说：

“在你的尸体面前，40年的寿命白活了，我的孩子。”

他猛然站起来，注视着对面朝尸体站着的卡德里。卡德里忍受了敌意。艾德海姆声音严厉地说：

“让胡马姆趴在你的背上回去。”

卡德里吓得连退几步。父亲却抹去尸体外表的土，然后抓住卡德里的肩膀，大声说：

“背上你的弟弟！”

卡德里似呻吟地开口：

“我不能。”

“你能杀死他。”

“我不能，爸爸。”

“你别说‘爸爸’，杀死兄弟的凶手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的。”

他的手用上了力。他说：

“凶手应该背上他的牺牲品。”

卡德里企图摆脱艾德海姆的手掌，但是艾德海姆没让他得逞，而且接连打了他好几巴掌。他就挺着，一下也不躲，也没有因疼痛而哎哟一声。父亲住了手，然后说道：

“你别耽误时间，你母亲在等着。”

在提到他母亲时，他发抖了，带着希望说：

“让我躲起来吧。”

父亲拉着他到那具尸体前，说：

“让我们一起抬他。”

艾德海姆转身对着尸体，双手插入胡马姆的胁下，卡德里的双手则抬起弟弟的双腿，两人一起抬起了尸体，缓缓地向迪拉塞走去。艾德海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以致失去了对任何痛苦和痛苦以外的感觉。卡德里则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以及浑身的战栗。他的鼻子充满强烈的土腥气，接触到尸体的感觉一直传入身体内部。夜色明显地现出粗鄙，而天边则映出不眠的晚会的灯光，那是由各条街道发出的。卡德里迸住气，感到悲观沮丧。他稍稍停了一下，对父亲说：

“还是我一个人抱着它吧。”

他一支胳膊托着弟弟的背，另一只手放在他大腿下，艾德海姆在后面跟着走。

第二十二章

当他俩离家不远时，乌梅玛急切地问：

“你们俩找到他了吗？”

艾德海姆大声吩咐道：

“你先给我到里面去。”

他赶在卡德里的前面进屋，以弄清她是否进去了。卡德里站在屋子的入口处，不想动了。父亲示意他进去，他小声拒绝道：

“我不能见到她。”

父亲恼恨起来，但仍然小声说：

“你能干出最卑鄙的事。”

卡德里呆在原地，说道：

“不，这最卑鄙。”

艾德海姆坚决地推他往前走，他不得不动起来，进了外屋。艾德海姆快步走到乌梅玛的面前，用手掌挡住即将喊出来的叫声。他严厉地说：

“你别喊，女主人。我们不该让人听见，而要自己安排好。让我们默不作声地干，以忍耐承受痛苦。坏人是从你的肚子里和我的脊梁里出来的。我们全都该遭诅咒。”

他用力捂住她的嘴，她徒劳地想挣脱开，想咬他的手而不得。她的内心一片混乱，一点力气也没有，随即昏厥倒地。卡德里一直站着，默默地抱着尸体，眼睛紧紧盯着那盏灯，免得看尸体。艾德海姆转向他，帮他将尸体放在床上，然后自己爱怜地为他裹上尸布。卡德里望着被裹好的尸体放在一直由他们兄弟俩分享的那张床上。乌梅玛的头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眼睛也睁开了。艾德海姆快步上前，坚定地说：

“你不可以叫喊。”

她想站起来，他帮她站稳，但告诫她不能出声。她想扑到床上，他拦住了她。她不得已地站住，因悲哀而用力揪住头发，揪下一绺又一绺。此刻，他不管她在干什么，而是粗鲁地说：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但不能出声。”

她以被压抑的声音说：

“我的儿子！我的儿呀……”

艾德海姆茫然地说：

“这是他的尸体，你的儿子，我的儿子，再也没了。这是杀死他的凶手，你如果愿意，就杀了他吧。”

乌梅玛打起自己的双颊，她阴郁地对卡德里说：

“你要是下贱得同畜牲一样，就可以认为自己的行为无辜！”

卡德里默不作声地低垂下头，与此同时艾德海姆阴沉沉地说：

“这个生命就白白地去了吗？你不该活，这才是公正。”

乌梅玛大声说：

“昨天他还是光辉的希望，我们对他说：‘你去吧。’他拒绝了。但愿他昨天走了。多么盼望他不是那么高尚、仁慈和宽厚，他就走了。这个凶杀就是报答吗?!你这铁石心肠的人，怎么下得了手！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母亲！”

卡德里没有说话，但在心里说：

“我杀死他一次，而他在每秒钟里都杀死我一次。我不是活人，谁说我还是个活人?!”

艾德海姆粗暴地问他：

“我把你怎么办？”

卡德里平静地说：

“你说了，我不该活下去。”

乌梅玛吼道：

“你怎能忍心杀了他?!”

卡德里沮丧地说：

“叫喊没有用了，我准备受惩罚。杀掉我也比我现在受的要轻松。”

艾德海姆怨恨地说道：

“但是你把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比死更丑恶。”

乌梅玛边批自己的双颊，边喊叫：

“我再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了，你们把我同儿子一起埋了吧。为什么不答应我叫出声来呢？”

艾德海姆苦楚和讽刺地说：

“不是同情你的嗓门，我是怕让那个魔鬼听见。”

卡德里不屑地说：

“随便让他听好了，我不关心生命了。”

突然，从门口传来了伊德里斯的声音：

“我的艾德海姆兄弟，来吧，可怜虫！”

他们全都打了一个寒战，不过，艾德海姆叱责他：

“回你家去，当心别惹我发火。”

伊德里斯的声音很响：

“一物降一物，你们的灾祸使你们逃脱了我的愤怒，但是，让我们谈谈吧。我们都是受害者，你失去了昂贵的爱子，我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孩子是我们被放逐时的安慰，但是他们却走了。来吧，可怜虫，让我们互为安慰吧。”

这么说，秘密已然泄露了！怎么泄露的?!乌梅玛的心第一次为卡德里担心起来。艾德海姆说：

“你的幸灾乐祸不关我的事，谁尝到我的痛苦，幸灾乐祸是容易的。”

伊德里斯的声音不以为然：

“幸灾乐祸！你不知道当我看见你把尸体从卡德里挖的坑里运回来时哭了吧?!”

艾德海姆愤怒地喊：

“卑鄙的间谍！”

“我哭的不仅是被害者，而且是凶手！我对自己说，呀，你这个可怜虫，艾德海姆，你在一个晚上失去了两个小伙子！”

乌梅玛不再顾及任何人地大声叫起来，她说：

“我不想失去两个人！”

卡德里想扑向伊德里斯，但是艾德海姆把他推远了。艾德海姆站在他面前，挑战道：

“你当心别挡我们的路！”

伊德里斯不紧不慢地说：

“你是个傻瓜，艾德海姆，不分敌友，你想反对自己的哥哥以保护凶手儿子。”

“从我这里滚吧。”

伊德里斯大笑道：

“随你的便，请接受我的慰问，愿平安降到你们的头上。”

伊德里斯消失在黑暗之中。艾德海姆转向卡德里，发觉乌梅玛站着打量他，便大失所望。他一面注视着夜空，一面竭尽全力大叫：

“卡德里……卡德里……你在哪儿呀?!”

伊德里斯强有力的声音传来：

“卡德里……卡德里……你在哪儿呀?!”

第二十三章

胡马姆被埋在巴布·奈斯尔的基金墓地里。参加送葬仪式

的许多人中有艾德海姆的知交，他们大多数是他的同行——小贩，少部分是喜欢他温良性格和态度和善的顾主。伊德里斯不请自来，参加吊唁，而且以死者大伯的身份接受慰问。艾德海姆气鼓鼓地不作声。走在送葬中的有许多头领、强人、流氓、小偷和强盗。下葬时，伊德里斯站在墓上，以安慰的话语鼓励艾德海姆，而艾德海姆则强忍着，不理他，但泪水湿润了双颊。乌梅玛不停地批打自己的双颊，号啕大哭，扑倒在土中。当吊唁者散去时，艾德海姆转脸对着伊德里斯，怨恨地说：

“你的厉害就没边儿了吗？”

伊德里斯装做大吃一惊，问道：

“你说什么，可怜的兄弟？”

艾德海姆愤慨地说：

“我没估计到厉害到这个程度，尽管我对你的看法很坏。死亡是每个生者的终点，那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

伊德里斯拍着巴掌说道：

“忧愁使你离开了礼貌，不过我宽恕你了。”

“你什么时候才确定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让上天怜悯我们，你不是我的兄弟了?! 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伊德里斯！你对我做的已经够了。”

“忧愁是丑事，但我们都是受害者，你失去了胡马姆和卡德里，我则失去了辛黛。杰卜拉维这位伟人变得有一个放荡的孙女和一个凶手孙子。无论如何，你的情况比我要好，因为你还有后代作为对失去的弥补。”

艾德海姆悲伤地问：

“你仍然忌恨我？”

伊德里斯惊讶地说：

“伊德里斯竟忌恨艾德海姆！”

艾德海姆咆哮着说：

“如果你那营生不是报应的话，这个世界就被抹掉了。”

“抹掉，抹掉。”

充满忧伤的日子过去了，乌梅玛愁倒了，健康日趋恶化，身体萎缩虚脱。短短的几年，艾德海姆也大不如前。这对夫妻忍受着瘦弱和病痛。一天，他俩都患重病，卧床不起。乌梅玛同两个小孩在内室，艾德海姆则在外间——卡德里和胡马姆的屋子。白昼逝去，黑夜降临，夫妻俩均未点灯。艾德海姆以窗前明月光为满足，稍稍打了一下盹，时而醒来，时而迷忽。屋外传来伊德里斯的声音，他嘲笑地问艾德海姆：

“你需要帮忙吗？”

他缩了一下身子，没有答腔。他痛恨那人离开自己的家以及参加晚会的那一刻。那声音再次传入：

“人们，请你们为我的清白和他的忤逆作证吧。”

他随即边走边唱道：

我们本是三个人登上了山去打猎，
一个人失去了希望，
第二个被情人亲了脸蛋子。

艾德海姆热泪盈眶。这个恶人不停地戏耍、打架和厮杀，得不到任何人尊重。他残酷，专制，讥笑一切惩罚。他的笑声直上云霄。他以戏耍弱者为乐趣，爱谈人家的伤心事，在坟墓的墓碑上引吭高歌。死神正逼近我，他却仍然发出讽刺的大笑。

被害者倒在尘埃里，凶手不知去向。我的家中，为两者不住地哭泣。昔日在花园中童稚的欢笑已经变成了沉浸在泪水之中的愁眉苦脸。我身体内部传出阵阵疼痛。所有这些痛苦是为了什么？清净的理想在哪里，究竟在哪里？

艾德海姆觉得自己听到了脚步声。缓慢和沉重的脚步声引起了似馥郁的味道的不明的回忆，难以理解和确定。他的脸转向屋门口，见门被打开了。又过了一会儿，他见一个庞大的身躯占满了门口，便惊奇地凝视着。他希望地睁大眼睛，内心发出探究的哀叹。他嘟哝地问道：

“是我父亲吗?!”

他认为听到了一个古老的声音，那声音说：

“晚上好啊，艾德海姆。”

他热泪盈眶，想站又站不起来，感到20年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欢欣。他高兴地说：

“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那个人说：

“你错了，你在哭。”

艾德海姆带着泪水说：

“错误是多的，惩罚也多，但是，甚至受到伤害的昆虫也对碰到荫凉不失望。”

“智慧就这样教育了你!”

“对不起，对不起，我都愁坏了，病倒了，连我的羊都快死了。”

“你担心自已的羊，这很好。”

艾德海姆希冀地问：

“你宽恕我了吗？”

他沉吟之后回答道：

“是的。”

艾德海姆浑身颤抖地喊道：

“感谢真主，就在刚才，我的手还摸到失望的深渊的底部呢。”

“你碰到了那里面的东西！”

“是的，如恶梦后的清醒。”

“所以，你是个好孩子。”

艾德海姆悲叹道：

“我生了一个凶手和一个被害者。”

“死者不复归，你要什么？”

艾德海姆叹了口气，说道：

“过去我渴望在花园里吟唱，但是现在将没有任何东西适合于我了。”

父亲紧接着说：

“基金将属于你的后代。”

“感谢真主。”

于是父亲说：

“不要劳累，去睡吧。”

※　※　※　※　※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先是艾德海姆，接着是乌梅玛，最后是伊德里斯相继告别人世。孩子们长大了。在消失很久之后，卡德里回来了。同他一起回来的是辛黛和他俩的几个孩子。他们一起生活，又结交了别人。他们的人丁兴旺。靠着基金会的钱财，他们的家大业大，在我们的街区史上留下了一页。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就是这些人和那些人的后代。

吉　拜　尔

第二十四章

基金会的房屋成两条平行线，这就是我们的街区。它们都以大宅邸前的那条线为起点，朝杰马利耶那个方向延伸。大宅邸挨着沙漠，四周都是空地。我们的街区——杰卜拉维街区是这个地区最长的街区，同阿勒·哈姆丹街一样，大部分住房是小院，从大宅邸过来的街道中途起，小矮房很多，直到杰马利耶止。如果不提基金管理人的家——在街区的右侧，或者不谈首领的家——对着基金管理人的家，位于街区的左侧的话，那么这幅图画便不完整。

大宅邸的门对它的主人和内亲仆人都紧闭着。杰卜拉维的孩子们死得早，那时后代中只有基金管理人艾凡提还在。街区的普通人有小贩、商店老板或者咖啡店老板，有许多人行乞。有一桩大家都干的买卖是毒品生意，特别是大麻、鸦片等。那时我们街区的特点——像今天的情况一样——拥挤、嘈杂。赤脚的孩子们有时几乎光着身子，在每一个角落玩耍，到处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他们扔下的垃圾随处可见。各家各户的门道里总是挤满了妇女：这个在洗锦葵叶，那个在剥葱，还有的在

生火，彼此交谈或者挖苦对方，必要时也会指着别人破口大骂。哭声、唱歌声不绝于耳，手饰的撞击声更引起人们的特殊注意。手推车不停地被推来推去。嘴架和交手仗在这里或那边进行着。猫叫、狗吠，有时在垃圾堆上混成一种声音。墙角或家具下经常有老鼠出没。那种人们聚集起来杀死一条蛇或者一只蝎子的事并非罕见。至于蚊子非常相似于虱子，同食客和酒徒同吃共饮，在人的眼睛上戏耍，在人的嘴角上跳舞，宛如是所有的人的朋友。

一个青年，假如发现自己有了勇气，或者具备了一定的臂力，便去寻衅闹事，向安分守己的人挑衅，攻击与世无争的无辜群众，随之自封为某一条街的首领，向做工的人收取税金。从此，他生活着，除了霸道，不干别的。当时各条街道的首领是吉德拉、莱塞、艾布·塞利厄、巴尔卡特和哈姆代。泽格莱特是一条街的首领，他一个一个地同其他首领交手，直至打败了所有的首领，变成全街区的首领，向其他首领征税。基金管理人艾凡提需要这样的人去执行命令，在可能遇到威胁的时候保卫自己，于是亲近他，按月付给他一大笔工资，工资从基金的收入中支出。

不久，泽格莱特在管理人的房子的对面盖起自己的家，掌握了大权。从此，首领间很少打架，因为大首领不喜欢这种可能壮大某一首领势力和危及他的地位的战斗，因此各首领无处使劲，只得把他们的力量——邪恶的力量施加在安分守己的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我们街区的事情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呢？

杰卜拉维嘱咐艾德海姆：基金要为后代造福。各种宅邸兴建起来，发放福利金，人们过了一段小康日子。当杰卜拉维紧闭上大门，与世隔绝后的一段时间，管理人还以他为榜样。后

来就起了贪心，用收入放债，做假账，克扣斤两。管理人放心大胆地依靠收买来的首领保护。人们除了从事最卑贱的工作别无出路。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穷，陷入困苦和卑贱之中。有势力的人执意威胁，弱者只得去乞讨，所有的人都吸上毒品。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挣来几口吃的，还要被首领拿走一半，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拳脚相加，打骂诅咒。只有强人和首领才能过得舒服，而大首领的生活更加优裕，管理者是首屈一指的富户。老百姓被人踩在脚底下。如果一个穷人交不起赋税，那条街的首领就对他报以最凶恶的惩罚；假如那个穷人向大首领诉苦，大首领便揍他一顿，还要他去向本街的首领陪情道歉；如果这个穷人向管理人控告，管理人、大首领和本街首领联合起来打他。这种凄惨的状况是我亲眼所见，也是说书人在讲述过去的岁月时所描绘的真实情景。遍布全街区的各咖啡馆的诗人只说英雄时代，避免公开议论上述事情，让大人物们下不来台。诗人们吟唱管理人和首领们的功德，我们无法效仿的公正，我们从未见过的仁慈，我们决没有遇见过的豪爽，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修行。我问：是什么把我们的父辈，或者说是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该死的大街上不迁走的？答案很简单：假如我们迁往其他街道，只能过比这里更糟糕的日子，那里的首领比这里的更凶残。更可怕的是我们遭人忌恨！我们周围街道的人说，那是一个幸运的街区！享有独一无二的基金！而我们从基金里得到的不过是悲痛！我们从首领那里得到的只有屈辱和虐待。尽管如此种种，我们留下了，忍气吞声。我们向往不知何时到来的未来。我们指着大宅邸，说："这里住着我们毫釐的父亲。"我们暗暗指着首领们，说："这是我们的当家人。"一切事情都归真主，从前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

第二十五章

哈姆丹家族忍无可忍，在他们的街上掀起了暴乱的风潮。哈姆丹人住在街的一端，挨着他们的是艾凡提和泽格莱特的家。哈姆丹人围着艾德海姆小平房的那个地方居住。他们的头是咖啡馆老板哈姆丹，那咖啡馆是全街区最堂皇的，正座落在各个院落的中间。哈姆丹师傅坐在入口处的右侧，身披灰色斗篷，头戴绣花小帽，紧盯着不停干活的小厮阿卜顿，同时又同一个顾客聊天。咖啡馆门面不宽，但纵深颇长，一个诗人坐在尽头的长沙发上，头上有一幅根据想象画出的艾德海姆弥留之际的画像：他凝视着基金主人杰卜拉维——他正站在小平房的门口。哈姆丹朝诗人挥了一下手，诗人便弹起琴，准备吟唱。在悠扬的琴声下，他首先向杰卜拉维的宠儿管理人致意，同时也问候当家人的光荣泽格莱特，然后讲述艾德海姆降生前，杰卜拉维的一段日子。咖啡馆里不时发出呷茶，剥瓜子和喝咖啡的声响，人们抽水烟时喷出的雾气冉冉上升，在汽灯周围形成透明的云雾。人们盯着诗人，随着美好往事或带有启迪的回顾摇晃着脑袋。想象的时刻在和谐、迷恋的气氛中逝去，直至诗人讲完。人们纷纷向诗人高声喝采。此时，哈姆丹人的内心深处骚动起来，烂眼阿特里斯坐在咖啡馆中间，对刚才听到的杰卜拉维故事评论道：

“那时的世界真好，就是艾德海姆也没挨过一天饿。”

突然老太婆特玛尔哈娜出现在门口，她从头上卸下一个桔子筐，然后对烂眼阿特里斯说：

“痛痛快快地说吧，阿特里斯，你的话同桔子一样甜！”

哈姆丹师傅叱责她道：

“走吧，太太，别说这些空话，让我们清净些吧。”

但是，特玛尔哈娜在紧靠着咖啡馆的地上坐下了，说道：

“紧挨着你坐是多么惬意啊，哈姆丹师傅。(然后指着桔子筐)一天加半宿不停地走和叫唤，才换来几分钱呀，师傅……”

师傅正想答复她，看见杜勒曼愁眉苦脸地走来。当他走近时，能看清他的额角都沾上了土。师傅盯着他看，直至他站在咖啡馆的门前面对着他。杜勒曼高声叫道：

“愿真主反对诽谤的人！吉德拉……吉德拉是最大的诽谤者。我对他说，宽限我们到明天，以便真主给我启示。他却把我摔倒在地，我躺在那里好久，透不过气来。”

从咖啡馆的那一头传来迪阿拜斯的声音，他说：

“过来，杜勒曼，坐到我边上来。至高无上的真主诅咒私生子们。我们是这个街区的主人，可却像狗一样挨打。杜勒曼没法给吉德拉交租，连眼前一尺远的地方都看不清的特玛尔哈娜卖桔子，而你哈姆丹，勇气到什么地方去了，艾德海姆的儿子?!”

杜勒曼朝里面走去。特玛尔哈娜问道：

“你的胆量跑哪儿去了，艾德海姆的儿子?!”

哈姆丹叱责她说：

“走开，特玛尔哈娜，你都结婚50年了，为什么还爱同男人们凑在一起？”

那女人问道：

“男人们在什么地方?!”

哈姆丹皱起眉头，特玛尔哈娜好像道歉似地抢着说：

“让我听诗人讲吧，师傅。”

迪阿拜斯苦楚地接过话头对诗人说：

“同她谈谈哈姆丹人在这个街区蒙受的耻辱吧。”

诗人微微笑着，说道：

“忍着点吧，迪阿拜斯大叔，忍着点，主人。”

迪阿拜斯忿忿然，说道：

“谁是主人？众人的主人在打众人，欺负众人，杀死众人，你知道谁是众人的主人！”

诗人担忧地说：

“也许吉德拉突然出现在我们之间，也许还有别的魔鬼！”

迪阿拜斯生气地说：

“他们全都是伊德里斯的后代！”

诗人轻轻地说：

“忍着点，不然咖啡馆会砸倒在我们头上的，迪阿拜斯大叔。”

接着，迪阿拜斯站了起来，迈着大步穿过咖啡馆，坐到哈姆丹身边的长沙发上，正想说话，不料一群孩子的吵嚷声突然盖过了他的声音。孩子们如蝗虫一般彼此出言不逊，到处乱跑。迪阿拜斯呵责道：

“魔鬼的小崽子们，夜里就没你们休息的洞了？”

但是他们不理会他的呵责，他像被蜇了一下似地跳起来，朝他们扑去。他们逃向大街，嘴里喊着：“快跑。”大街上传来许多妇女的声音，她们在咖啡馆对面的窗户后面说：

“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吧，迪阿拜斯大叔。”

“你听着孩子们了，男人。”

他生气地摆了下手，回到座位上，说道：

“一个人真狼狈，孩子们不得安宁，首领们不得安宁，管理人也没有安宁。”

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话。哈姆丹人失去了基金中的权利，只得在龌龊和苦难的土中打滚。统治哈姆丹人的首领来自最卑鄙的大街。吉德拉趾高气扬地走着，随心所欲地打人耳光和收取税金。哈姆丹人因此忍无可忍，在他们那条街上掀起了暴动的风潮。

迪阿拜斯转向哈姆丹，说道：

“哈姆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看法，我们是哈姆丹人，人数很多，我们的祖先是有名的，我们在基金上的权利同管理人完全一样。”

诗人嘟哝道：

“真主啊，愿今晚吉祥。”

哈姆丹将斗篷缠在腰间，扬起浓黑的三角眉，说：

“我们说了我们的誓言，将要发生一件事，我闻到一些气味。”

阿里·法瓦尼斯大声地问候众人，他挽起长袍走进咖啡馆，头戴歪向一旁的小帽。很快，他便说道：

“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要钱给钱，连乞丐都准备捐款。”

他凑到迪阿拜斯和哈姆丹之间，招呼咖啡馆的小厮：

“不加糖的茶①。”

诗人注意到他，便说：

“嗨！”

阿里·法瓦尼斯微笑了，以手拊胸。他掏出一个小口袋，又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把盒子扔给了诗人。哈姆丹捋着下巴的胡子，说：

---

① 埃及人习惯于喝煮红茶加糖。

“你们面前是法庭。”

特玛尔哈娜说：

“我们做的是善事。”

诗人边从小盒里拿出一样东西，边说：

“你们都考虑一下后果。”

阿里·法瓦尼斯说：

“没有比我们现在更屈辱的了，我们有很多该清算一下的钱，艾凡提不能无视我们的血统和同他的亲戚关系，同基金主人的关系。”

诗人意味深长地望了哈姆丹一眼，说道：

“我们可能会顺利解决。”

哈姆丹像是在答复他似的，说：

“我有一个大胆的主意！”

众人的目先齐射向他，于是他说：

“我们去找管理人！”

阿卜顿把茶端给法瓦尼斯，说道：

“尊贵的一步，然后再挖坟墓。”

特玛尔哈娜大笑起来，说道：

“听着，你们的人是你们扶养的。”

可是哈姆丹坚定地说：

“我们该走了，我们都走吧。”

第二十六章

哈姆丹的人，有男的，有女的，都聚在管理人家门口。这一大群人中为首的是哈姆丹、迪阿拜斯、烂眼阿特里斯、杜勒曼、阿里·法瓦尼斯和诗人里杜旺。在里杜旺看来，哈姆丹一

个人去，可免去造反的嫌疑，还能躲避惩罚。可是，哈姆丹坦率地同他说：

“杀我是小事一桩，但是要杀掉哈姆丹人，他们却办不到。”

这群人引起了街区人们的注意，特别是邻近的人。妇女们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提着篮子、顶着筐的人们和推车的小贩都引颈眺望。大人小孩面面相觑，询问：“哈姆丹人想干什么？”

哈姆丹抓住铜锤，开始敲门。不久，门开处露出看门人阴沉的脸，飘出茉莉和素馨花的阵阵香味。他注视着聚拢来的人们，惊慌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

哈姆丹从身后的人们那里得到勇气，于是说：

“我们要会见管理人阁下。”

“你们都去？”

“我们的权利都是一样的。”

“等着，看他什么时候见你们。”

看门人想关上门，可是迪阿拜斯迅速闯了进去，并且说：

“在里面等更合适。”

其余的人像一群鸽子似地也都拥了进去。哈姆丹尽管对迪阿拜斯的行为很生气，却已被人们推了进去。这样，示威的群众便在花园和会客室之间的过道上站定。看门人大叫：

“你们应该出去。”

于是，哈姆丹说：

“客人是不被赶走的，去，告诉你的主人去。”

看门人的嘴唇动了几下，无声地抗议。从他的表情上可以

看出他十分为难和苦恼。他朝会客室跑去。人们盯着他，直至他消失在门后。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屋内的帘子，时间长了，便转向花园四方，看看喷泉及周围的枣椰树，再看看贴着墙的葡萄藤和攀着围墙而上的素馨花枝。他们困惑地和苦恼地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之后，又盯着帘子看。

帘子被掀起，出来的是眉头紧皱的艾凡提本人，生气和严厉地大步流星走到台阶边。他披着斗篷，满脸怒容，足登绒布鞋，右手拿着长串珠。他不屑地望了众人一眼，然后将目光落在哈姆丹身上。哈姆丹便毕恭毕敬地说：

“真主使你进入早晨，管理大人。”

他只用手比划了一下，就算还礼了。他问：

“这些都是什么人？”

“是哈姆丹家族的，管理人阁下。”

“是谁允许他们进我的家的？”

哈姆丹诡诈地说：

“这是他们的管理人的家，便是他们的家。他们在管理人的保护下。”

艾凡提的表情并未平和下来，他说：

“你企图为他们的不良行径辩解吗？”

迪阿拜斯讨厌哈姆丹的礼貌，于是说道：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艾德海姆和乌梅玛的孩子。”

艾凡提愤慨地说：

“那是过去的历史了，真主怜悯，各人知道自己的份量。”

哈姆丹又接过去说：

“我们陷入贫困和不公正待遇的苦恼之中，我们一致认为应该靠你来解决我们的苦恼。”

此时，特玛尔哈娜说：

“凭你的生命发誓，连蟑螂都讨厌我们的日子。”

迪阿拜斯抬高了嗓门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要饭的，我们的孩子饿着肚子，我们的脸被首领打肿了。这些同杰卜拉维的子孙地位和他的基金相称吗?!”

艾凡提一下捏紧了拿着念珠串的右手，大声说：

“什么基金，这是什么？”

哈姆丹企图不让迪阿拜斯说话，但他像被酒精灌昏了头一样，脱口而出：

“巨大的基金。别发怒，管理人阁下。就是我们街区自始至终拥有的巨大的基金。然后是周围空地的每一份地租，是杰卜拉维的基金，管理人阁下。”

从艾凡提的双目中射出愤怒的火舌。他大喊：

“这是我父亲、我爷爷的基金，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互相传说一些神话故事，又相信了。你们拿得出证据或者证明来吗？”

不止一个人出了声。从这些声音中能辨出迪阿拜斯和特玛尔哈娜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事的！”

“所有的人？那有什么用？如果你们说，我的家是某某人的，或者是你们之中什么人的，就足以抢了我的家了，你们这些人？真正是吸毒人的街区！告诉我，你们谁什么时候拿过一分钱的基金利息？”

长久的沉默。哈姆丹后来说：

“我们的父亲在拿。”

“你们有什么证据？”

哈姆丹又说：

“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相信他们。”

艾凡提于是大喊：

“谎言中的谎言。请吧，不是赶你们走。”

迪阿拜斯坚定地说：

“让我们看看那十条。”

艾凡提大叫道：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看十条？你们是谁？你们同十条有什么关系？”

“我们有权。”

此刻，管理人的妻子霍达·海尼姆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她说：

“随他们去，你进来，不用同他们争论。”

特玛尔哈娜接着说：

“你做点好事吧，海尼姆太太。”

霍达·海尼姆怒气汹汹地说：

“抢人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呀！”

特玛尔哈娜愤慨地说：

“愿真主宽恕你，海尼姆太太，我们闭门不出的爷爷有权。”

迪阿拜斯扬起头，雷鸣般地吼道：

“杰卜拉维！来呀，看看我们的生活吧！你撇下我们，让我们得不到怜悯。”

这声音引起了共鸣，以至有人以为爷爷就在这个家里。可是艾凡提声音发抖地大叫起来：

“出去，别再耽搁，出去。”

哈姆丹生气地说：

“我们走吧。”

他转身离开那地方，走向大门。他们都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最后走的是迪阿拜斯。可是他再次扬起头，用力嚷道：

“喂，杰卜拉维！”

第二十七章

艾凡提脸色发黄，气鼓鼓地走进客厅，见妻子也满脸愁云地站着。她说：

“一次奇怪的行动，以后还会有。全街区都会议论纷纷。如果我们看轻这件事的影响，那就完了。”

艾凡提厌恶地说：

“下流坯的下流崽子，竟然对基金红起眼来了。是谁能了解到像蜂房一样的街区的底呢？”

“果断些，叫泽格莱特来，安排一下。泽格莱特同我们平分利润，却什么也不干。让他去解决。”

艾凡提久久地看了她一眼，然后问道：

“那吉拜尔呢？！”

她安详和放心地说：

“吉拜尔！他是我们的儿子，而且是我的儿子，对他来说，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我们家。而哈姆丹人既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他们。假如他们认他，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员，那就会同我们说合。他那方面是放心的。他去求租者那里转一圈之后，会同我们相聚的。”

应管理人的召唤，泽格莱特来了。他中等身材，微胖，身

体魁伟，表情粗鄙，脖子灵活。他们挨次坐下后，泽格莱特说：

“我听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霍达愤怒地说：

“坏事传得多么快呀。”

艾凡提狡诈地睨了泽格莱特一眼，说道：

“他们触犯了我们的尊严，同时也触犯了你的尊严。”

泽格莱特的声音似公牛，他说：

“我们有些日子没挥动大棒，没有见血了。”

霍达微微笑道：

“这些哈姆丹人真是自以为了不起，连一个首领也没出现过。尽管如此，他们中最卑贱的人却自称是街区的主人。”

泽格莱特嫌恶地说：

“小摊贩，乞丐，没有力量的人们是出现不了首领的！”

艾凡提问道：

“怎么办，泽格莱特？”

“我要像碾死蟑螂一样碾碎他们。”

吉拜尔听到泽格莱特的话时，正好跨进客厅门。他的脸色红润，这是到旷野里转了一圈的结果。他强壮孔武的体魄里生气勃勃。他的表情坦诚，鼻子笔直，两只眼睛又大又机灵。他彬彬有礼地问候了在座的人，开始谈起今天收完的地租。但是霍达打断他说：

“坐下，吉拜尔，我们为了一件大事在等你。”

吉拜尔坐下了，他注意到霍达的目光里始终闪烁着慌乱。霍达说：

“我认为你在猜测我们所关心的事。”

他平静地说：

“所有的人都在外面议论着。”

太太转向丈夫，大声说：

“你听见了吧？所有的人都在猜测我们的答复。”

泽格莱特的脸显得更为粗鄙，他说道：

“火来土灭，我想该行动了！”

霍达又将头扭向吉拜尔，问道：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吉拜尔？”

他望着地，以掩饰自己的窘迫。他说：

“这是你们的事，听你们的，我的女主人。”

“我关心并想知道你的看法！”

他思忖良久，感受到艾凡提的锐利的目光正射在自己脸上，而泽格莱特的怨恨的视线更使他觉得芒刺在背。他终于说道：

“我的女主人，我受你的恩惠，但不知道说什么，我是哈姆丹人的一个儿子！”

霍达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要提哈姆丹，他既不是你父亲母亲，又不是你亲戚？”

艾凡提发出一下短促的讽刺的声音，像是嘲笑，但没说话。从吉拜尔的脸上看得出他忍受着真正的痛苦，但他回答说：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他们的人，这是不可能否认的。”

霍达说：

“我对我的儿子是多么失望啊。”

“我求真主使我避免魔鬼的伤害。穆盖塔木山不能动摇我对你的忠诚，但是否认真事，并不能改变它。”

艾凡提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对泽格莱特说：

“不要在听这些责备话上浪费你的时间。”

泽格莱特微笑着站起来。太太朝吉拜尔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突然对泽格莱特说：

“别过份，泽格莱特师傅，我们想教训他们，而不是消灭他们。”

泽格莱特离开了客厅。艾凡提责备地看了吉拜尔一眼，讽刺地问道：

“这么说，你是哈姆丹家的人了，吉拜尔?!”

吉拜尔保持着沉默。霍达可怜他了，便说道：

“他的心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但是当着泽格莱特的面，要他否认自己的根是困难的。”

吉拜尔带着明显的忧郁说：

“他们是不幸的人，我的女主人，尽管他们曾是街区里最尊贵的人。”

艾凡提喊道：

“没有根底的街区。”

吉拜尔正色道：

“我们是艾德海姆的儿女，我们的爷爷仍然活着，愿真主使他长寿。”

艾凡提问道：

“有谁能向他父亲证明自己的亲缘关系？那种话有时候说说无妨，但是不该采取一种手段抢夺他人的钱财。”

霍达说：

“我们不想对他们作恶，条件是他们不得觊觎我们的钱财。”

艾凡提想终止谈话，便对吉拜尔说：

“干你的事去吧，别想其他事了。”

吉拜尔离开客厅，到花园接待室的基金管理处去。他应该在登记簿上记下收入的租金，每月的小计，但是忧郁使得他心烦意乱。奇怪的是哈姆丹人并不喜欢他。他也知道这个情况，回忆起在哈姆丹咖啡馆里的几次冷遇。此外，他们将面临的坏事让他担心，他们大胆的行动激怒了管理人则更使他担心。他想，若不是担心惹他居住、培养和教育他的这家生气，他就挺身保护他们不受侵害了。如果没有霍达·海尼姆的关心照顾，将会怎么样？20年前，她见到他时，他还是个沐浴在雨水中的光屁股的孩子。她饶有兴味地望着他。她因不能生育，将满腔心血都倾注到他的身上。当他被吓哭时，她把他抱在怀里，不住地安慰他。她知道他是个孤儿，被一个卖鸡的女人收养。霍达派人叫来那个女人，要求把孩子留下，那女人满口答应。吉拜尔就这样在管理人的家里长大，在管理人的关心下，享受着全街区最幸福的母爱。他被送进学校，学习读和写。当到了成年的时候，艾凡提便将基金管理事务交给了他。人们便称他为“代表先生”，向他投去敬仰和称道的目光。生活充满了希望，前途灿烂，直至发生了哈姆丹人的骚乱。吉拜尔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个人忠诚于母亲，另一个人困惑地询问：是哈姆丹人吗?!

第二十八章

在四弦琴的伴奏下，说书人叙述胡马姆死在卡德里手中。人们不安而关注地盯着诗人里杜旺。今晚不同往常，是造反的白天后的夜晚。哈姆丹人还在彼此询问：平安无事了吗？整个

街区一片漆黑，连星星都隐没在秋云的后面，除了一星半点亮光从窗户后面透出来，分散在街区各个角落的手推车上的灯光外，没有任何亮光。孩子们像蝴蝶一样围着车灯嬉戏喧闹。特玛尔哈娜躺在口袋上，对着哈姆丹的房子低声吟唱：

在我们街区的十字路口
有一个好咖啡馆

猫叫声时断时续，意味着发情和抢夺食物。诗人的声音尖利地响起来：

“艾德海姆紧盯着卡德里的脸喊：‘你对你弟弟干了什么？’”

正在这时，泽格莱特出现在咖啡馆汽灯映在地上的光圈里。他突然出现，好似黑暗突然为他闪开了路。他腮着脸，恶狠狠地，双目显示出歹意，手里紧握着吓人的大棒。他的眼窝中射出呆滞的可怕的视线，对准咖啡馆和坐在那里的人，他把他们当成了毒虫。诗人要说的话梗在喉咙里，杜勒曼和阿特里斯的醉意消了，迪阿拜斯同阿里·法瓦尼斯也停止了低声交谈，阿卜顿一动也不动。而哈姆丹则神经质地紧抓住水烟筒。整个咖啡馆死一般的沉寂。

人们开始有了行动，不是哈姆丹家族的客人迅速地离开了咖啡馆。各条街道的首领来了，他们是吉德拉、莱塞、艾布·塞利厄、巴尔卡特和哈姆代，在泽格莱特身后站成一排。这消息飞快地传遍各条大街，窗户纷纷打开。小孩们跑着，大人们的心既担心又失望。哈姆丹第一个打破沉默，他摆出迎接的架势站起来，说道：

“欢迎泽格莱特师傅——我们街区的首领，请。”

泽格莱特却装着没看见他，也没听见他在说什么，而眼里仍然咄咄逼人。泽格莱特粗声粗气地问：

“谁是这条街的首领？”

尽管这问题并非冲着哈姆丹问的，哈姆丹还是回答道：

“我们的首领是吉德拉。”

泽格莱特转向吉德拉，揶揄地问道：

“你是哈姆丹人的保护者了？”

吉德拉结实短粗的身子向前迈了几步，脸部表情紧张，他说道：

“我是他们所有人的保护人，师傅。”

泽格莱特像是解嘲似的，微笑着说道：

“难道除了婊子的街道，你就控制不了了吗？”

他随即冲着咖啡馆大叫：

“女人们，婊子们养的，你们不知道街区有首领吗？”

哈姆丹脸色苍白地说：

“泽格莱特师傅，我们之间一直关系良好。”

泽格莱特叱责他道：

“闭上你的嘴，老家伙，带蹄子的，现在，你的主人和你家里人的主人受攻击之后，可要站稳了。”

哈姆丹忍着痛苦说：

“不存在受攻击的问题，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提给了管理人阁下。”

泽格莱特大叫：

“你们可听见这个婊子养的说的话了？哈姆丹，你这个臭家伙，你难道忘了你母亲干的事情了吗？我凭真主发誓，你们

之中的任何人，要是不用最大的声音说：‘我是个刻薄的女人’的话，那就别想平安地在大街上走。”

他飞快地高举起大棒，随即猛砸在长桌上，水烟筒、杯子、碟子和盘子、咖啡盒、茶叶、糖罐、肉桂等东西都飞了起来。阿卜杜往后跑，正好撞在桌子上，一起倒在地上。突然，泽格莱特打了哈姆丹一个耳光，哈姆丹失去平衡，倒在碎了的水烟筒上。泽格莱特再次举起大棒，大叫：

“没有不受惩罚的错误，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迪阿拜斯抓起一把椅子，把大汽灯砸坏，没等泽格莱特的大棒落到长桌后面的大镜子上，咖啡馆内便一片漆黑。特玛尔哈娜在喊叫，门后和窗户后面的女人都重复她的喊叫，整个街区像是被石头打中的狗一般叫个不停。泽格莱特疯狂起来，朝四面八方打去，打中不少人和凳子，也打中了墙壁。人们的喊声此起彼伏，求救声和哎哟呻吟声不绝于耳。黑暗中人们四处逃窜，彼此撞成一团。泽格莱特的叫声似雷吼：

“每个人都回自己家里去。”

每个人争先恐后地执行他的命令，连哈姆丹家族的人也不例外，传来阵阵后退的脚步声。莱塞拿来一盏灯，灯光下映出泽格莱特和首领们，他们站在空荡的街道上，只有妇女们在七嘴八舌地叨唠着。巴尔卡特讨好地说：

“放宽心吧，强人的师傅，我们该教训这些蟑螂。”

艾布·塞利厄说：

“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把哈姆丹人变成土，让你的马踏在上面跑。”

哈姆丹的首领吉德拉说：

“你要是让我去教训他们，我就实现自己的一个大愿望，

那就是为你效劳，师傅。”

从院门后传来特玛尔哈娜的声音：

“我们的主谴责压迫者。”

泽格莱特叱责道：

“特玛尔哈娜，我向任何一个同你通奸的哈姆丹家族的男人挑战！”

尽管有人捂住了特玛尔哈娜的嘴，不让她说下去，她毕竟说出来了：

“主在你和我们之间，哈姆丹是主人……”

泽格莱特用哈姆丹人能听见的声音对首领们说：

“谁要是不离开哈姆丹的家，就揍他。”

吉德拉威胁地大叫：

“谁要是认为自己是男子汉，就走出去。”

哈姆代问道：

“女人呢，师傅？”

泽格莱特生气地说：

“泽格莱特对付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天亮了，哈姆丹人谁也没有离开家园。每条街的首领都坐在本街的咖啡馆门口，监视着马路。泽格莱特每一两个小时就在街区巡视一次，人们争着向他问候，讨好他，夸他：

“凭真主发誓，男子汉中的狮子，我们街区的首领。”

“你真勇敢无敌，是男子汉的骄傲，一下子镇住了哈姆丹人。”

“赞美真主，你使那些捣乱破坏的哈姆丹人丢了脸，泽格莱特。”

他对谁也没有稍加注意。

第二十九章

“你对这种不义满意吗，杰卜拉维?!”

吉拜尔躺在过去卡德里同辛黛单独在一起的巨石下，提出了上述问题。他躺的这个地方，也是胡马姆被害之处。他凝视着曙光，可是见到的都是令人不快的。他属于事务繁忙而无暇休憩的人，但最后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即受哈姆丹人面临的情况的震动，希望一人独处。在那里或许可以免遭使他受折磨的各种嘈杂声的侵扰。当他走过大街时，许多人从窗户后面大叫：

“喂，叛徒，哈姆丹的叛逆，下流坯。”

而从他内心深处传出来的声音说：

“依靠别人的生活是不会舒服的。”

哈姆丹人是他的一家子，他的父母生来是他们的人，死后埋在他们的墓地里。他们受到欺辱，那是多么不公正啊。他们的钱财被掠夺。但是，那不义的人是谁？是给他恩惠的人，那人的妻子把他从地上拣起来，抬举到一个大户大家的儿子的地位。在这个街区里，一切事情都按恐吓的律法进行，街区的主人被囚禁在家中这种情况不足为怪。我们的街区没有一天享有公正和平安，自艾德海姆和乌梅玛被赶出大宅邸之后所注定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吗，杰卜拉维？每当你继续保持沉默时，这种暴虐就愈演愈烈，你将沉默到何时，杰卜拉维？男人被囚在家中，女人们在街上被讽刺挖苦，我默默地咀嚼着耻辱。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街区的人还在开怀大笑！他们为什么笑？他们向什么样的胜利者欢呼，为什么样的力量高兴？他们向大棒顶礼膜拜，以此掩盖内心深处的恐惧。在我们的街区里，每咽一

口食物都伴随着耻辱。谁也不知道大棒什么时候砸到自己头上。当人们仰望长空，得到的只是沉默、平静和困倦，预示着乌云将临，雄鹰向它作最后的告别。路上行人绝迹，虫孚爬行。

吉拜尔突然听见一声喊叫，那声音又粗又哑，听得出来，说话人离得不远：

“站住，你这婊子养的。”

他一下子从沉思中醒来，往起一站，试图回忆起从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他绕着辛黛巨石向右走，见一个人惊惧地奔跑，另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几乎就要追上了。吉拜尔定睛一看，知道逃跑者是迪阿拜斯，追赶者是哈姆丹街的首领吉德拉。吉拜尔立刻了解到形势严峻，便担忧地注视着这场追逐。吉德拉很快撵上迪阿拜斯，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两人都停下，喘着粗气。吉德拉边喘气边说：

“你怎么胆敢离开你的洞穴，蛇的儿子？你不会平安的。”

迪阿拜斯用胳膊护头，大声说：

“放了我，吉德拉，你是我们街的首领，应该保护我们。”

吉德拉猛摇了一下头，连帽子都甩掉了，叱责道：

“你知道，你这个卑贱女人的儿子，我反对任何人，就是除了泽格莱特。”

迪阿拜斯的眼睛正好向吉拜尔这个方向瞄了一下，看见了他，并且认出了他。迪阿拜斯叫他：

“救救我，吉拜尔，救救我，你跟他们之前还是我们的人。”

吉德拉愤愤地说：

“这里没有你的救星，你这个婊子养的。”

吉拜尔走到他俩面前站定，慢条斯理地说：

“仁慈点，吉德拉师傅。”

吉德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道：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也许他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才逼他走出家门的。”

“就是必然的下场在推动他。”

他用了一下力，迪阿拜斯疼得呻吟起来。吉拜尔生气地说：

“你对他宽厚些，你没见他比你年长，身体比你弱吗？”

吉德拉松开抓住迪阿拜斯肩膀的手，用力扇了一下他的脖子，他被打得弯下了腰。吉德拉又打又踢，直把他打倒在地上。吉德拉又气又恼地说：

“没听到泽格莱特说的话吗?!”

吉拜尔身上的血发热，叱责吉德拉说：

“愿真主诅咒你，诅咒泽格莱特，放开他，你这鲜廉寡耻的人！”

吉德拉不打迪阿拜斯了，扬起头茫然然地望着吉拜尔，过了片刻后方才说道：

“你说这种话，吉拜尔！你没看见管理人阁下命令泽格莱特教训哈姆丹吗？”

吉拜尔怒气汹涌，大声说：

“放开他，你这没脸皮的家伙。”

吉德拉颤抖的声音中透出怨气。他说：

“假如我要同你算帐的话，那么你在管理人家里效力也救不了你！”

吉拜尔像失去理智的人一样扑向他，用力一踢，吉德拉就

倒在地上。等了片刻，吉德拉又敏捷地抬起身子，但吉拜尔先出一拳，打中他的腹部，他疼得踉跄几步。吉拜尔抓住时机，从他手中夺过大棒，小心翼翼地望着他。吉德拉倒退两步，猛一弯腰，拣起一块石头。可是没等他扔出石头，大棒便击中他的头部。他大喊一声，原地转起圈来，不久便倒在地上，额角的鲜血汩汩流出。夜幕正在降临，吉拜尔环顾周围，除了正在掸袍子和抚摸疼处的迪阿拜斯以外，没有任何人。迪阿拜斯走近吉拜尔说：

“我靠了豪爽的兄弟才得救的，吉拜尔。”

吉拜尔没回答他，弯腰查看吉德拉，将他翻过身来，然后嘟哝道：

“昏过去了！”

迪阿拜斯也弯下腰，唾了他一脸。吉拜尔将迪阿拜斯拉开，再次弯腰。吉拜尔轻轻地摇晃吉德拉，但他没有一点醒来的迹象。吉拜尔问：

“他是怎么了？”

迪阿拜斯俯下身子，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又脸挨着脸，擦燃了一根火柴。他停下了，小声说：

“他死了。”

吉拜尔浑身哆嗦，说道：

“你撒谎！”

“我以你的生命起誓，他确实死了。”

“真是个坏消息。”

迪阿拜斯想大事化小，说道：

“他打了那么多人，又杀了那么多人，让这个狗腿子去吧！”

吉拜尔忧郁地像是自言自语道：

“可我从前没打过人，也没杀过人。”

“你刚才是自卫嘛。”

“但我没想杀他，没想把他怎么样。”

迪阿拜斯小心地说：

“你的手确实厉害，吉拜尔，你不用害怕他们，你如果愿意，能够成为首领。”

吉拜尔拍了一下额角，大声说：

“我该死，难道我打了第一下，就变成凶手了吗？”

“你当心自己，我们去把他埋掉，否则会被清算的。”

“我们埋也好，不埋也好，都会遭清算的。”

“我不后悔，什么样的结局听凭真主安排，帮我把这畜牲掩盖起来。”

迪阿拜斯拿起大棒，在离卡德拉挖坑的地方不远处挖起来。很快，吉拜尔怀着沉重的心同他一起干。他一声不吭地干着。迪阿拜斯为使他宽心一点，对他说：

“你别发愁，在我们这个街区，杀个人跟吃棕榈果差不多。”

吉拜尔叹息道：

“我本不愿当凶手，主啊，我没想到我的怒气上来竟如此丑恶！”

当挖好坑后，迪阿拜斯用袍角擦干额角上的汗，擤擤鼻涕，去去土腥味，怨恨地说：

“这个坑够这个婊子养的和别的首领用的了。”

吉拜尔烦恼地说：

“尊重死者吧，我们都是死人。”

迪阿拜斯忿然道：

“他们要尊重我们活着的人时，我们就尊重他们死人。”

两人抬起尸体，放进墓穴。吉拜尔将大棒放在尸体旁边。两人把土填进坑里。

吉拜尔抬起头时，天已全然黑了。他从内心发出叹息，竭力防止自己哭出声来。

第三十章

吉德拉在什么地方？

泽格莱特问自己，同时也问其他首领。但首领们也在寻找这位消失了的伙伴，还打听消失不见了的哈姆丹人。吉德拉住在哈姆丹大街的下一条街，过着独身生活，每天晚上到外面聊天，总要到天亮时或天亮以后才回到住处。他一两个晚上不在家并不罕见，但是整整一星期见不到他，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去什么地方的情况从未发生过，更何况在他负有包围、严密监视的重担的非常时期，这种事更显得离奇了。他们的猜测集中在哈姆丹身上，于是决定对哈姆人的住家进行搜查。以泽格莱特为首的首领们冲进他们的院落，从地下室到房顶都仔细搜查，在空地上到处挖坑。哈姆丹人受到诸多侮辱，但没有人敢对首领们做出什么不恭的事来。首领们得不到一点线索，又分散到旷野里打听，也找不到有用的消息。

吉德拉的事被束之高阁。人们只是在咖啡馆里偶而议论，或是在泽格莱特家的花园里说起它。一天，在泽格莱特家葡萄架下，除了巴尔卡特用来取暖的炭炉和放在地上的一盏小灯外，整个花园沉浸在黑暗之中。巴尔卡特正切着大麻，将它展平，压上石头。晚风吹拂，灯光摇曳，映出泽格莱特、哈姆代、

莱塞、艾布·塞利厄的脸，一个个都显得无精打采，目光散乱。蛙鸣阵阵，宛如深夜里的求救声。莱塞从巴尔卡特手中接过水烟，转递给泽格莱特，并说道：

“这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像被大地吞吃了似的。”

泽格莱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用手指碾碎烟叶，又喷出一口浓烟。他说：

“吉德拉被大地吞没了，躲在地底下有一星期了。”

人们注意地望着他，只有巴尔卡特埋头干自己的事。泽格莱特又说：

“一个首领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就是死神，我也知道它的气味。”

艾布·塞利厄因咳嗽而弯下了腰，像是狂风中的一株麦穗。他问：

“是谁杀了他呢，师傅？”

“怪事！除了哈姆丹还能有谁？”

“可是，他们没离开过家，我们也搜查过了。”

泽格莱特用拳头砸了一下褥垫，问道：

“街区里其他人说什么？”

哈姆代接着说：

“我们这条街相信，哈姆丹同吉德拉不见有关。”

“你们要明白，吸毒的人们！只要人们相信杀害吉德拉的凶手在哈姆丹，我们就应该认为就是那么回事！”

“要是凶手是阿图夫的人呢？”

“即使凶手是克夫尔·泽豪里的人。我们关心的是恐吓其他人，而不是惩治凶手。”

艾布·塞利厄惊讶地大叫：

“真主至大。”

莱塞装好烟叶，将水烟还给巴尔卡特，然后说：

“真主怜悯你们，哈姆丹家的人。”

他们发出一阵干笑，同蛙鸣汇成一片。晚风吹拂，刮过树叶发出飒飒的响声，他们的脑袋晃动起来。哈姆代拍拍手，说道：

“问题不再是哈姆丹和管理人之间的斗争，而是首领们的尊严。”

泽格莱特又一次用拳头砸褥垫，说：

“从前在我们街区还没发生过杀首领的事。”

他的表情因愤怒而僵硬，以至他的伙伴们吓得不敢动或说话，生怕他的愤怒转移到他们身上。众人默默不语，只听得水烟的扑扑声和咳嗽的清嗓声。突然，巴尔卡特问道：

“如果吉德拉出乎我们意料回来了呢？”

泽格莱特生气地说：

“那你就剃掉我的胡子，吸毒崽子。”

巴尔卡特第一个大笑，别人也跟着笑，然后归于沉默。人们的眼前出现了屠杀、棍棒砸烂头颅、血流满地、窗户和房顶上传出阵阵喊声的情景。他们的心中勃动着厮杀的愿望，彼此凶残地对视。他们并不关心吉德拉，谁也不喜欢谁，但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即恐吓别人保卫霸权将他们集合在一起。莱塞问道：

“那以后呢？”

泽格莱特说：

“像我们约定的那样，我该回管理人那里去。”

第三十一章

泽格莱特说：

“管理人阁下，哈姆丹家的人杀死了他们的首领吉德拉。”

他盯着管理人看，同时也留意着管理人左首的霍达·海尼姆和右首的吉拜尔。看来艾凡提对这消息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他说：

“我听到一些消息说他不见了，但你们是否真的对找见他感到失望了呢？”

晨曦正向院子的大门靠近，看得出泽格莱特的表情粗鄙。他说：

“找不到他了。我识这种诡计是行家里手。”

霍达注意到吉拜尔注视着对面的墙，她神经质地说：

“如果他被害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是一起严重的事件……”

泽格莱特捏紧手指，讲道：

“应该全面惩罚，或者祝我们和你们分手！”

艾凡提的手指玩着念珠，说了句，

“那代表着我们的威严！”

泽格莱特更进一步指出道：

“代表着基金的全部！”

吉拜尔打破沉默，说道：

“也许那是并未酿成的所谓的罪行。”

泽格莱特听到吉拜尔的声音，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于是说道：

“我们不该在说话上花费时间了。”

“你拿出他被杀的证据来。”

艾凡提开腔了，装出有力的样子以掩盖内心的不安：

“除了被杀死之外，我们街区的孩子不会像这样不见了的！”

湿润的秋风也无法使这夹有血腥气息的氛围变得缓和些。泽格莱特大叫：

“那件罪行在呼唤我们，周围的街区也会听到的。说话只能浪费时间。”

但是，吉拜尔固执地说：

哈姆丹家的男人都被关在自己的家里！”

泽格莱特大笑起来，嘲讽地说：

“那拜访他是好事！”

说完，他坐下休息，挑衅地望着吉拜尔，又说：

“你关心的就是让你家里人清白无辜！”

尽管吉拜尔真诚地作出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气，但他的声音却是生气的。他说：

“我关心事实，你们因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攻击人，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理由。现在，你关心的是得到在驯服的人们中间制造一场血案的许可。”

泽格莱特的双目冒出怨恨的火花，他说：

“你的亲人是些罪犯，杀死了吉德拉，他在保卫基金！”

吉拜尔转向艾凡提，说：

“我的管理人主人，你不要允许这个人填满自己血淋淋的贪欲。”

于是，艾凡提说道：

“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严，就是丧失了生命！”

霍达注视着吉拜尔，问道：

“你想让我们被活埋在这个街区里吗？”

泽格莱特怨气十足地说：

“你忘了有恩于你的人，只替罪犯着想。”

吉拜尔内心的愤慨涌上来，动摇了他原先的意志。他厉声说道：

“即使这个街区全是罪犯的话，他们也不是！”

霍达一把抓住自己沙丽的角，艾凡提的双唇动了一下，脸色泛黄。泽格莱特受到这种情景的鼓舞，怨恨而揶揄地说：

“只要你是他们的人，就有理由保护那些罪犯！”

“你对那些罪犯的攻击没有事实根据，因为你是我们街区里犯罪的头目。”

泽格莱特猛地站起来，脸色气得发灰，说：

“假如不是你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我早就把你撕成几片了！”

吉拜尔以令人生畏的平静说出下面这句话：

“你是个幻想家，泽格莱特！”

艾凡提大声讲：

“你们当着我的面，竟敢这样吗？”

泽格莱特猥琐地说：

“我顶撞他是为了保卫你的威严！”

艾凡提的手指几乎要把念珠捏碎，他对吉拜尔说：

“我不许你为哈姆丹辩护。”

“这个人用谎言诽谤他们，他实在太坏了。”

“这个由我来处置！”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花园里传出小鸟的阵阵啾啾声。街

区里则是欢呼声和不堪入耳的辱骂声混杂在一起。泽格莱特微微笑道：

“管理人先生是否允许我去教训那些犯人？”

吉拜尔相信决定性的时刻将近，便转向太太，悲伤地说：

“我的主人，我要被迫加入到被囚禁的亲人里，以同他们共命运。”

霍达神经质地大叫：

“我的希望破灭了！”

吉拜尔颇为感触地低下了头，一种微弱的感觉促使他抬眼望了一下泽格莱特，见他幸灾乐祸地笑着，面目可憎，便怒气冲冲地闭上了嘴。等了一会儿，他难过地说：

“我别无选择，只要我活在这世上，就不会忘记你给我的好处。”

艾凡提严厉地瞥了他一眼，问他道：

“我该知道，你是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同他们在一起？”

吉拜尔觉得自己正处在现时生活的最后一刻，忧心忡忡地说：

“我只是你恩惠的接受者，我不能有负于你。但是，如果我在你的庇荫下，扔下被毁灭的亲人不管，那是耻辱。”

霍达面临着威胁到母爱的危机，而激动不已，她说：

“泽格莱特师傅，让我们以后再谈吧。”

泽格莱特如骑上没有鞍子的骡背上绷着脸，眼睛从艾凡提身上转到他妻子身上。过了一会儿，才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明天街区会出什么事！”

艾凡提避免去看霍达，问道：

“回答我，吉拜尔，你是同我们一起还是同他们一起？”

艾凡提的怒气攻心，直窜头顶，不等吉拜尔的回答，他便说：

“要不你作为我们之中的一员留下，要不就上你亲人那儿去！”

吉拜尔怒了，特别是他注意到这句话在泽格莱特脸上的影响就更为愤慨。吉拜尔坚决地说：

“我的主人，你赶我走，我这就走。”

霍达受到折磨的声音大叫：

“吉拜尔！”

泽格莱特嘲讽道：

“你们眼前的这个人同他母亲生他时一样。”

吉拜尔讨厌这样坐下去，便站起身来，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客厅门走去。霍达站起来，但艾凡提的胳膊挡住她，她动不了。吉拜尔迅速地消失了。在外面，风刮起窗帘，拍打着扇扇窗户。客厅里的气氛既紧张又不愉快。泽格莱特平静地说：

“我们该动手了。”

但是，霍达固执和神经质的讲话意味着顽强，她说：

“不行，现在他们被包围着，你不能对他下毒手。”

这次泽格莱特没有生气，因为他还没有从取得的成功回味完，他向管理人抬眼询问：

艾凡提像吸吮柠檬汁那样说道：

“我们再来谈谈。”

第三十二章

吉拜尔向花园、管理处的接待室投去告别的一眼，想每晚说书人所说的艾德海姆的悲剧。他向大门走去，看门人站在他

面前，问道：

“你怎么又要出去，我的主人。”

吉拜尔烦恼地说：

“我这一走就不回来了，侯赛因大叔！”

看门人大张着嘴，惊慌地注视着他，然后嘟哝着问道：

“是因为哈姆丹的人吗？”

吉拜尔默默地低下头。看门人又问道：

“谁能相信这个？太太怎么会允许这样？唉，上天的主！你怎么过呢，我的孩子？”

吉拜尔迈过门槛，向人群、牲畜、垃圾挤在一起的街区放眼望去。他说：

“像我们街区的人一样过。”

“你生来不是为这个的。”

吉拜尔茫然一笑，说道：

“只有巧合才能救出我来。”

他离家而去，越走越远，看门人在后面悲伤地提醒他别惹首领们生气。

街区展现在他的眼前，那里满是尘土、猫、孩子和简陋的住处。他清楚他生活上的巨大转折、等待他的各种麻烦和劳累、失去的好处。怒气看来掩盖了他的痛苦，他显得不在乎鲜花、飞鸟、温馨的母爱。在路上，他遇到首领哈姆代。他听见哈姆代圆滑地讽刺道：

“但愿你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好教训哈姆丹人。”

他没理睬首领，朝哈姆丹的一个大院落走去，敲了敲门。突然，哈姆代追上他，惊奇和不以为然地问他：

“你要什么？”

他平静地回答：

“我回我的亲人这里。”

哈姆代的一双小眼睛露出了惊讶之情，看上去他不相信刚听到的话。泽格莱特在离开管理人家，回自己家时看见他俩，便叫哈姆代：

“放他进去，如果进去后再出来，就把他活埋了。”

哈姆代不再吃惊了，露出白痴般的幸灾乐祸的微笑。吉拜尔接着敲门，院内的屋子开了窗户，其他院子内的窗户也打开了，探出许多脑袋，其中有哈姆丹、阿特里斯、杜勒曼、阿里·法瓦尼斯、阿卜顿、诗人里杜旺和特玛尔哈娜。杜勒曼挖苦道：

“你要什么，大人物的孩子？”

哈姆丹问他：

“同我们联合还是同我们作对？”

哈姆代大喊：

“他们把他赶走了，他回到这肮脏的根上了！”

哈姆丹同情地问：

“他们真的把你赶出来了？”

吉拜尔平静地说：

“开开门，哈姆丹大叔。”

特玛尔哈娜发出欢乐的呜呜声，随即大声说：

“他父亲是个善良的人，母亲是个体面人。”

哈姆代哈哈大笑，说道：

“祝你吉利，婊子的见证。”

特玛尔哈娜生气地大叫：

“真主的名字冠在你母亲的名字上，美好的夜晚在苏丹

那里。”

她迅速关上窗户。哈姆代手里扔出的一块石头扔在窗棂外，发出一声巨响，各个角落的孩子为之欢呼。院子的门打开了，吉拜尔走进去，迎面一股潮气和一股怪味。他的亲人拥抱了他，互相说些吉利的话。但是庭院的另一头的喧嚣声中断了对他的欢迎。吉拜尔注视着，望见迪阿拜斯同一个叫做克阿卜莱赫的人扭成一团。他走过去，插到两人中间，生气地说：

“他们把我们关在家里，你们却在打架！”

迪阿拜斯在喘息不定中说：

“他从我窗户下偷了土豆。”

克阿卜莱赫说：

“我偷时你看见我了？不许你这样，迪阿拜斯！”

吉拜尔生气地说：

“我们要可怜自己，好让天上的可怜我们！”

迪阿拜斯固执地说：

“我的土豆在他肚子里，我要把它掏出来。”

克阿卜莱赫重又戴上帽子，说道：

“凭真主发誓，我有一个星期没尝过土豆味了。”

“在这个院落里，你是唯一的贼。”

吉拜尔说：

“没有证据，就别审判，别像泽格莱特对待你们那样。”

迪阿拜斯大喊：

“一定要教训偷人的小子。”

克阿卜莱赫也大叫：

“喂，迪阿拜斯，你这卖萝卜女人的儿子！”

迪阿拜斯扑向克阿卜莱赫，猛撞一下，克阿卜莱赫踉跄了

一下，血从额角上流了下来，他便不顾站着的人的呵责，同他对打。吉拜尔大怒，猛扑过去，用力扼住迪阿拜斯的脖子。迪阿拜斯徒劳地想挣脱吉拜尔的手，急得叫起来：

“你想像杀掉吉德拉一样杀死我吗?!”

吉拜尔用力推他，他一头撞在墙上，又气又恼地望着吉拜尔。众人盯住这两个人，互相打听：吉拜尔真的杀了吉德拉？杜勒曼亲吻他，阿特里斯大嚷：

“愿真主降给你吉祥，最好的哈姆丹人。”

吉拜尔愤怒地对迪阿拜斯说：

“我杀他就是为了保护你！”

迪阿拜斯压低声音说：

“你杀得好。”

杜勒曼大声说：

“唉，你这个不信教的人，迪阿拜斯，替自己害羞吧，男子汉。”

说完，他拉住吉拜尔的胳膊，说：

“你上我那里做客……来，哈姆丹先生！”

吉拜尔顺从杜勒曼拉着自己的手，但是他感到今天在他脚下打开的深渊是没有底的。

他俩一边走，吉拜尔低声问他：

“有没有逃走的办法？”

杜勒曼不以为然地说：

“你害怕有人把你当成我们的敌人吗?!”

“迪阿拜斯是个傻瓜。”

“是的，但他并不卑鄙！”

“我担心因为我的缘故而指控你们！”

杜勒曼有信心地说：

“如果你愿意，我给你指一条逃跑的路。不过，你想去什么地方？”

“旷野是宽阔的，无牵无挂。”

第三十三章

对于吉拜尔来说，只有到了五更天逃跑才容易些。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从一家房顶到另一家。在瞌睡朦胧中，他来到了杰马利耶。尽管伸手不见五指，他先走向迪拉塞，然后朝旷野走去。他对准目标——辛黛和卡德里的巨石。在暗淡的星光下，他走到巨石边，再也支撑不住，因为熬夜和连夜赶路，他倒在沙土上，裹着斗篷便睡着了。当第一线阳光照射到巨石顶上时，他睁开了眼睛。他发现天亮了，立刻站了起来，准备不等有人路过便登山。当他注视着自己身体时，不由地发起抖来，因为他看见吉德拉被埋的那块地方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才蹒跚地走起来。他杀死的是一名罪犯，而他远离罪犯的坟墓时，却像个被追逐的人。他自言自语道：

“即使被杀的人超过了限度，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杀人。”

他十分惊讶自己躺下时，不找个别的地方，偏偏要在埋葬被他杀死的人的地方！他希望远离此地，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应该同自己所爱的人、所恨的人永远告别，同母亲、哈姆丹，同首领们永别。

他登上穆盖塔木峰顶，内心充满了悲哀和凄凉。他向南走，在早晨时分到达穆盖塔木集市。他久久地伫望着旷野及更遥远的地方。他有点放心地说：

“现在，我离他们远了。”

他观察起前面的穆盖塔木集市来，那是个各个街区的居民集中的一个小广场，从那里传出各种声响，有人的喊声，有驴的叫声。由于行人拥挤，摊贩齐集，疯子踟蹰，修行者打坐，更有流亡者会聚，不过真正的活动往往在日落之后方才开始。吉拜尔睁着双眼，望着比肩接踵的人群。他发现旷野边缘处有一处板房，周围放着木凳，原来是一家简陋的集市咖啡馆，颇受顾客们的关注。吉拜尔朝一处空凳子走去，急需休息的沉重的身体坐下了。店主走过来，注意到吉拜尔与众不同：考究的斗篷，高耸的缠头，贵重的靴子。吉拜尔要了一杯茶，开始以观察人们为消遣。很快，他听到在公共给水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便转眼望去，见到人群拥挤在水笼头前，等着灌满自己的水罐。人们你推我搡，大声吵嚷，其间还夹杂着辱骂诅咒。他注意到两个姑娘被挤在人群中，不时高声喊叫，后来不得不退出人群。她俩提着两个空罐，都身着桔黄色的袍子，袍子严实地裹住了脖颈到脚踝的全部身体，只有洋溢着青春朝华的脸露在外面。他溜了她俩一眼，很快目不转睛地盯住那个黑眼睛的姑娘。她俩走到离他座位不远处停下，他觉得这像是姐妹俩，风姿绰约。吉拜尔在心里说：

“多么俊俏，在我们街区里，我从没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她俩站着梳理蓬乱的头发，又罩上各自的面纱，扶正了倾倒的水罐，便坐在水罐上面。那矮个子的抱怨说：

“这么挤，我们怎么才能罐上水？”

引起他注意的那个姑娘说：

“真主让你同先知为邻！爸爸现在正生气地等着呐！”

吉拜尔不由自主地插进去问道：

“他为什么不自己来罐水呢？”

她俩抗议地朝他转过脸，但他独特的相貌产生了稳定她俩情绪的作用。黑眼睛姑娘只说：

“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是向你诉苦吗?!”

吉拜尔忍俊不禁，抱歉地说：

“我是想说男人更能抵抗拥挤！”

“这是我们的事，他有更艰巨的工作。”

他微笑着问：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这不关你的事。”

吉拜尔不顾周围注视自己的目光，站起来，走到她俩面前，有礼貌地说：

“我替你们俩灌满水罐。”

还是那个姑娘扭过脸不看他，说：

“我们不需要你！”

但那矮个子的姑娘大胆地说：

“干去吧，谢谢你了。”

说完，她推着另一个同自己一起站起来，吉拜尔从她俩手里接过水罐，以强壮的体魄穿过拥挤的人群，同男人们碰碰撞撞，直至那个木板小水棚处，向水车夫交了两分钱，灌满了两个水罐。此时，他发现那两个姑娘正同几个小伙子打嘴架，便把水罐放在地上，威胁着要同小伙子们算帐。其中一个向他挑衅，被他一拳击中胸口。另外几个小伙子联合起来打他、骂他，但受到一个奇怪的声音的叱责：

“你们走吧，给男子汉丢脸。”

众人将目光齐集一个中年人，只见他个头偏矮，身板结实，

双目炯炯有神，将长袍紧束腰间。众人齐声说：

“布勒基提师傅。”

他们怨恨地瞅着吉拜尔，散去了。两个姑娘攀住那人，矮个的说：

“今天是集市，太难了，那些人真下流。”

那人边打量吉拜尔，边回答她道：

“我想起今天是集日，你们会晚的，所以我才来的。我来得是时候。”

他又对吉拜尔说：

“你是体面人家的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体面人是多么少见啊！”

吉拜尔不好意思地说：

“不过是帮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忙，不值得谢。”

他们说话间，两个姑娘提起水罐，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吉拜尔真想多看看那美丽的脸庞，以一饱眼福，但在她俩父亲的锐利的目光下，未敢造次。他想，这个人能看到人的内心深处。他担心这个人看穿自己的心思。可是，那位叫做布勒基提的师傅说：

“你为她俩赶走了坏人，像你这样的人值得人爱。这些年轻人怎么敢向我布勒提基的女儿挑衅？那是酒馆，你没见他们都醉了吗？”

吉拜尔否认地摇摇头。师傅说：

“我像红精灵一样会嗅，你怎么了，难道不认识我？”

“不认识，师傅。我不曾有这样的荣耀。”

那人信任地说：

“那么，你不是这儿的人。”

“不是。”

“我是布勒基提·哈维①。”

吉拜尔恍然大悟，兴奋地说：

“我们真是幸会，在我们街区里，许多人都知道你。”

“你们是什么街区？”

“杰卜拉维街区。”

布勒基提扬起了稀稀的白眉，他音调铿锵地说：

“可喜，可敬，谁能无视基金的主人杰卜拉维呢？谁能无视你们的首领泽格莱特！你是来赶集的吗，师傅？”

“我叫吉拜尔。”

然后又狡猾地说：

“我来是寻找一个新住处。”

“你放弃你的街区了？”

“是的……”

布勒基提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之后，说道：

“只要首领存在，那就必定有逃亡者！不过，告诉我，你杀了男人还是女人？”

吉拜尔的心紧缩起来，坚定地说：

“你的玩笑不像你的人那样风趣！”

布勒基提咧着有缺陷的嘴大笑起来，又说：

“我不是首领们派遣的走狗，你也不是偷东西的人。在街区里，你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杀人是不会流亡出去的。”

吉拜尔恼怒地说：

“我同你说过……”

---

① 哈维在阿拉伯语中是耍蛇者的意思。

他打断他说：

“我的主人，我不在乎你是个杀人者，特别是你向我证明了自己的豪爽之后，更不在乎。这里的人不是偷东西的，抢人的，就是杀了人的。为了让你对我的话感到放心，我请你到家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吉拜尔又感到有盼头了，说道：

“非常高兴和荣幸。”

两人肩并肩地穿过集市，向古莱街区走去。当拥挤的人群远远在他俩后面时，布勒基提问他：

“你是想找我们街区的什么人吗？”

“我谁都不认识。”

“也没住处？”

“也没住处。”

布勒基提坦诚地说：

“你若愿意，做我的客人吧，直到你找到住处。”

吉拜尔欣喜若狂，随即说道：

“你那么高贵仁慈，布勒基提师傅。”

他爽朗地大笑：

“你别吃惊，在我的住处有蛇，怎么能讨厌人呢?!我的话让你大吃一惊吧？我是个耍蛇人，在我这里，你将学会怎样亲近蛇！”

他俩穿越街区，来到无边无垠的旷野。吉拜尔看见在旷野的边缘，远离街区的地方有一座小宅院，院墙是石砌的，未经粉刷，但与街区内互相紧挨着住宅相比却显得新颖。布勒基提指着那处房子，自豪地说：

“布勒基提·哈维的家。”

第三十四章

到家时，布勒基提说：

“我选这个荒僻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家，因为人们在耍蛇人那里见到的只有大蛇。”

他俩一起走进去，前面是关着门的一间屋子。两厢各有一间关着门的屋子。布勒基提指着那间屋子说：

“在这间屋子里有干活的工具，有活的，也有僵的，你一点也不用害怕，那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我向你强调，蛇比许多人更能友好相处，譬如说那些你所躲避的人！”

他又张开有缺陷的嘴大笑，随后说：

“人们怕蛇，连首领都怕它，至于我，我喂养它们，靠了蛇我才建成了自己的家。”

他指着右首的屋子，说：

“我的两个女儿住在这里，她俩的母亲死了有些日子了，留下我这么大年纪，也不好再结婚了。（他又指着左首）我们一起住在这里。”

那个矮个子姑娘的声音从上房顶的梯子那里传来，她召唤道：

“舍菲卡，帮我洗一下，别像石头那样站着不干。”

布勒基提大声说：

“赛义黛！你的叫声会吵醒蛇的。你，舍菲卡，别像石头一样站着！”

她叫舍菲卡！多么漂亮啊！他申斥她，毫不伤害。默默的谢意显示在那双黑眼睛里。谁能告诉她：他接受做客正是为了她那双大眼睛呢？

布勒基提推开左首的房门，让开路，让吉拜尔先进，自己随即跟进去，将门关上。他向放在屋内右侧的长沙发走去，同时把吉拜尔让到那里，两人一同坐下。吉拜尔打量了一下房间，见另一侧有张床，铺着土黄色的毯子。沙发与床之间的地上放着编织席。席子中间有个铜盘，上面有许多斑点。盘子中央残留下锥形的灰烬，那是吸水烟的痕迹。盘子边还有烤肉叉、钳子和硬糖渣子。从开着的唯一的一扇窗户望出去，只见旷野和灰濛濛的天际，再就是穆盖塔木，高耸的围墙。在寂静中，偶尔传来放牧的吆喝声，灿烂的阳光下的热风扑面声。

布勒基提审视着他，紧盯着他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布勒基提正想同他说话，突然房顶被脚踏得晃动起来，吉拜尔为之一震。他首先想到那是她的脚。他心中荡起一个念头，即使蛇跑出来，幸福也降给这一家人。他在心里说：

“这个人也许会杀死我，把我埋在旷野里，就像我把吉德拉埋掉一样，而我的姑娘却不知晓我便是她的牺牲品。”

布勒基提把他从沉思中拉回来：

“你有事情做吗？”

他想起口袋里就只剩下最后一点点钱，回答道：

“我要找工作，什么工作都行。”

“也许你对此还不着急？”

这个问题使他担心起来。他说：

“对我来说，最好是今天，而不是明天就找到工作！”

“你有副首领的身体！”

“可我痛恨侵犯别人！”

布勒基提大笑，说：

“原来你在那个街区是做什么事的？”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原来在基金管理处做事。”

“真是个坏消息，你怎么放弃这么个好差使了？”

“我的命！”

“你的眼睛是否贪恋上一位太太？”

“你敬畏真主吧，老人家。”

“你太谨慎小心了，但是你会很快就同我亲近的，会全心全意喜欢我的。”

“如蒙主佑。”

“你带着钱吗？”

他又担心起来，但没有显示自己的担忧。他坦白地说：

“我只有很少一点钱，不够赶路用的。”

布勒基提眨眨眼，说：

“你像精灵一样聪明，你难道不知道你适合当耍蛇人吗？也许我们会共同合作。对我的话你不必吃惊，我老了，需要帮手。”

他没把老人的话当真，但他却产生了一种要同老人保持密切联系的愿望。他想说话，可是老人抢在他前面说道：

“你慢慢考虑这件事吧，现在吆……”

老人站起来，搬起火炭盆朝外面走去，像是要点着它似的。

下午，两个男人一起出去。布勒基提去散步，吉拜尔去市场浏览和买东西。天黑时分，他回到旷野，靠着那扇窗户透出的光亮回到了老人的家。到家时，他听到激烈的讨论声，便听起来。赛义黛的声音：

“爸爸，如果你说的话是对的，那他就是犯了法。我们可抵挡不住街区的那些首领。”

舍菲卡说：

“他看上去不是罪犯！”

布勒基提显然挖苦道：

“你已了解他到了这种程度了，蛇女？”

那个赛义黛说：

“他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逃走呢？”

舍菲卡说：

“一个人从有许多首领的街区里逃出来有什么可奇怪的！”

赛义黛讽刺道：

“你这了解陌生人的本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布勒基提叹息道：

“同蛇朝夕相处，倒使我生了两条母蛇！”

“你是不是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就请他到家作客了，爸爸？”

“我知道他一些事，我会知道一切的。需要的时候，我就依靠这双眼睛。再说，我因为他为人豪爽，便请他作客，我不改变主意。”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走的。他不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舒适的家庭了吗？他屈服于将他拽入这个家庭的力量。他的心为之神荡，听到维护他的声音都快醉了。那个声音驱散了夜晚的寂寞，在山顶上慢慢挪动的新月也像在黑暗之中发出亮光向人微笑着。他一直在黑暗中等待着，后来咳嗽了，便走到门口敲门。开门处，显出布勒基提的脸，他手提着一盏灯。两人走进屋子，吉拜尔把一包东西放在铜盘里之后，便坐下了。布勒基

提望着那包东西问是什么。吉拜尔说：

“椰枣、奶酪、糖果、粉丝和热丸子。”

布勒基提笑了，一会儿指指水烟，一会儿指指那包东西，说道：

“有了这个和那个，今晚可过美了。”

他又亲热地耸耸肩膀，问：

“是不是这样，基金的儿子？”

吉拜尔的心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眼前显出抚养他的太太、充满素馨花枝叶、飞鸟和渗渗流水的花园的景象，他在那里舒适、安逸，可是幸福的世界消失了，生活几乎被破坏了。正当沉浸在悲惨往事中的他被推向希望之岸，推向这个善良厚道的女孩子，推向这个有蛇窟的家庭的魔力。如同灯花被风吹了一下之后发出闪亮一般，连自己也没想到他说出了如下的话：

“同你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好啊，大叔。”

第三十五章

这晚，他睡得不好，直到黎明前方才合了眼。他十分害怕，那个说着莫明其妙的胡话的阴影总笼罩在他头上，好像干树叶落下，蛇在其中蜿蜒而行。他在这个陌生的家庭里，浮想联翩。黑夜中，他对自己说：

“在这蛇之家里，你不过是个陌生人，一桩罪案把你赶走，而爱情又让你心跳不止。”

如果他听之任之，将不得安宁。那位耍蛇人打着响亮的呼噜。他担心这位老人的程度不亚于那些蛇。谁能告诉他，老人的呼噜是真的？他对什么都不放心，甚至对以性命为抵押的迪

阿拜斯会不会泄密都没有把握。也许泽格莱特会暴跳如雷，母亲难过地哭泣，那个悲惨的街区迸发出火苗。爱情把他拉进这个家，把他拉到这个养蛇人的身边，谁能告诉他，他将生活下去，以一诉心怀。就这样，他总也睡不着，担惊受怕，直到快天亮时才迷糊了一下。

当关闭的窗户缝中透入亮光时，他才张开沉重的眼帘，见布勒基提弓着背坐在床上，双手抚摸着青筋毕露的双腿。吉拜尔尽管缺觉，感到头晕眼花，仍然高兴地笑着。那些幻想不是很容易使凶手怀疑吗？是的，我们光荣的家庭自古以来就流淌着罪恶之血。他听到布勒基提像翩翩起舞的蛇一样发出很大的声音，心里一激动，咳嗽了很久。当他止住咳嗽时，从丹田发出叹息。于是，吉拜尔说：

“早上好。”

他坐到沙发上，布勒基提转过身对着他，脸上还带着咳嗽的余波，说道：

“早上好，吉拜尔师傅，晚上只睡了一小会儿的人。”

“也许我的脸变了？”

“我记得你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头扭向我这边，好像害怕一样！”

啊，你这条蛇！但是，别是条黑眼毒蛇。

“是的，换了地方我就睡不好。”

布勒基提大笑，说道：

“你失眠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怕我害你，你说：‘他要杀我，抢走我的钱，然后，把我埋在旷野，像我埋掉被我杀死的人一样。’”

“你……”

“听着，吉拜尔，害怕十分有害，蛇只有在害怕时才咬呢！”

吉拜尔隐约有些沮丧地说：

“你把我的心事都说出来了。”

“你知道，我是不会超出事实范围的，前基金会官员！”

从内室里传出一个有力的声音：

“赛义黛，来呀！”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精神竟为之一震。这只欢快的鸽子竟在蛇窟里，它把他拉入了枝叶茂盛的希望之树上。布勒基提像是评论舍菲卡的举动说：

“我们家从一早就活跃开了，这两个女儿上路去打水，还要带回焖蚕豆让老爸爸吃，然后送他去蛇那里喂食。”

他的心平静下来，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充满了友爱之情。这种感情他无法抗拒，于是说道：

“师傅，我要把自己的事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布勒基提笑了，他拍拍双腿。吉拜尔说道：

“如你所说，我是杀了人，但有一段故事。”

他向布勒基提讲了自己的故事。当他说完后，老人说：

“啊，那些不义的人，而你是个豪爽的人，我没看错人。”

他严肃地正了正身子，然后说道：

“你现在有权同我坦率地交谈，你要知道，我的祖上也是在杰卜拉维街区居住的。”

“你！”

“是的，我年轻时因为讨厌那些首领而逃离那里的！”

吉拜尔仍然惊异不已，说：

“他们是我们街区的灾难。”

“是的，尽管有这些首领，我们忘不了自己的街区，因为

如此，所以我知道你的底细后就喜欢上你了。”

“你是哪条街的？”

“同你一样，是哈姆丹街的。”

“多么奇怪！”

“在这个世界上，你对什么都不必惊奇，那是久远的历史了，现在没人认识我，就连我的亲戚特玛尔哈娜也不认识我。”

“我认识这位勇敢的女人。不过，那时候，首领当中谁是你的敌人？是泽格莱特吗？”

“那时候，他才是一条不起眼的街道的首领。”

“我说了，他们是我们街区的灾难！”

“我唾弃过去的一切。”

他过了一会儿，带着一种诱惑说：

“从迎接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对你用上心了。我要再对你说，你适合当一个机灵的耍蛇人。从这里往南，远离我们街区，有一处很好的地方。无论如何你们的首领和他们的随从是不会在这条街上出现的。”

自然，过去他对耍蛇的技巧是一无所知，但它作为同这个家庭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被他愉快地接受了。他满意地问：

“你认为我真的适合干那一行吗？”

老人像杂耍演员一样一下子跳到地上，矮矮的身子站到他面前，揭开袍子领口，露出浓密的白毛，说道：

“你同意了，我的眼睛从不出错。”

他伸出手去，两人握了手。老人又说：

“我坦率地告诉你，我爱你胜过这里的任何一条蛇。”

吉拜尔以童稚般的天真大笑起来，用力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他站下，以目代问。吉拜尔以无法压抑的冲动说道：

“师傅，吉拜尔想同你结亲。”

布勒基提一双红眼笑了，问道：

“真的吗？”

“真的，凭天上的主起誓。”

布勒基提短促地笑了一下，说道：

“我曾经扪心自问，天哪，他会向我先提出了吗？是的，吉拜尔，我不傻。但是，你也是我放心托靠的人。幸运的是，赛义黛像她死去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出色的姑娘。”

吉拜尔嘴边的笑容消失了，而代之以毫不掩饰的慌乱，恰似一朵鲜花突然凋谢了。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将要落空。他含糊地说：

“可是……”

布勒基提格格地笑着，说：

“可是你想要舍菲卡！我知道这一点，我的侄子，你的眼睛早已告诉了我，还有女孩子的谈话也告诉我这一点。我同蛇生活在一起，你别介意，这是要蛇人的办法。”

吉拜尔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叹息，总算放心了。他不由地感到控制不住自己，蠢蠢欲动，那原先舒适的家也不想了。他不用担心，从前的都被帷幕挡住，忘掉所有的苦难、痛苦。让现在的温煦的爱情代替失去的母爱吧。

傍晚时分，赛义黛发出了贺喜的嚕嚕声。

这一喜讯传遍了周围的街道。

穆盖塔木集市在不久之后目睹了吉拜尔的婚礼。

第三十六章

布勒基提以讽刺和批评的口吻说：

“对一个男子汉来说，像兔子和公鸡那样生活太不好了！你，过去什么也没学，你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他俩坐在门前，吉拜尔将腿插入被阳光晒热的沙子中，双眸闪烁着喜悦和满意的明亮。他面对着岳父，微笑着说：

“我们的父亲艾德海姆活着，后来死了，就希望平平安安地生活在花园里！”

布勒基提高声大笑，然后又竭尽全力喊：

“舍菲卡！别等你丈夫懒死就追上他。”

舍菲卡在门槛边露面，手在摘着小扁豆，头上戴的紫红色面纱更衬出她的脸部表情平静。她的眼睛仍然看着手上的活儿，问道：

“他怎么了，爸爸？”

“他盼着两样东西：你的满意，不干活地生活。”

她嘀怪地又问：

“他怎么能把这两样东西统一呢，让我满意和把我饿死？”

吉拜尔接过去说：

“这是耍蛇人的秘密！”

布勒基提用拳头打了他一下，说：

“别轻视这最困难的行当。你怎样把一个鸡蛋藏到开了口子的口袋里，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把它取出来？你怎样把滚珠变成小鸡？你怎么样才能使蛇跳起舞来？”

舍菲卡因幸福而光彩照人，说道：

“你教他吆，爸爸，他对于生活一无所知，只知道坐在基金管理处的可怕的椅子上。”

布勒基提站起来，说着：

“到干活的时候了。”

随即，他走进屋里。吉拜尔凝视着妻子，充满了敬爱。他说：

“泽格莱特妻子的美都及不上你的千分之一，她每天都躺在舒适的椅子上度日，傍晚去花园，嗅着茉莉花香，戏弄着流水。”

她苦涩而挖苦地说道：

“这是靠吃民脂民膏而消化不良的人。”

他搔着头的一侧，思索道：

“那边有条真正幸福的路。”

“别做梦了，当你在集市上抓住我的手时，就不是个梦想家了，当你为我赶苍蝇时，你也不是梦想家，因此，你进入了我的心。”

他想吻她，她的话不无价值，而他比她知道得更多。他说：

“我爱你，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们周围的各条街道上，只有疯子才做梦。”

“我的美人，你要我干什么呢？”

“要你成为我爸爸那样的人。”

他责怪地问道：

“那从你那里滴下的糖是什么呢？”

她的嘴角绽出一丝微笑，手指头更快地摘着扁豆。

“当我从那个街区逃出时，是所有人当中最难受的，可是，要没有那些痛苦，我就娶不上你！”

“我们的幸福是互相的，靠着你那个街区的首领们，而我爸爸则靠着那些蛇。”

吉拜尔叹息道：

“你爸爸是我们街区里最好的人，他有办法保证人们的生活，而他们却在花园里吟唱。”

“他俩回来了，我爸爸带着他的皮囊。起来，愿真主关心你。”

布勒基提带着口袋来了。吉拜尔站起来，同他一起照约定好的路走下去。布勒基提说：

“你要用眼睛看，同时要用心学。你看着，看我干什么，当着任何人的面不可以问我，要耐心，我会让你明白的。”

吉拜尔发现这门技艺挺难，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轻视，不管要作出多大的努力，他都灵巧地去学，并养成习惯。事实上，他的前面没有其他技艺可学，不学耍蛇，就要去当小贩或者流氓、小偷和强盗。在他的这个新地方，除了基金和他从小听到的那些故事外，其他情形都一样。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有无法实现昔日的理想而产生的悲哀，因对过去的荣耀的回忆带来的痛苦，再加上他是杰卜拉维的后代而受到的理想的折磨，这种折磨也困扰过艾德海姆。他决心要忘掉过去，投入到新生活之中，接受新生活，欢迎新生活。每当他闷闷不乐时，他就躲着钟情于自己的可爱的妻子，克服自己的苦闷心情、对过去的缅怀，潜心学习。布勒基提十分惊讶。他到旷野里去练习，日以继夜地干下去。

时间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毫不懈怠。他跑遍了大街小巷，亲近起那些蛇，能在数千名儿童面前耍起来。他尝到成功的喜悦，也赢得了一些报酬。他想到自己即将要当父亲，便仰天倒下，数起星星。许多个夜晚，他睡不着，同布勒基提一起抽水烟，讲起在哈姆丹咖啡馆里四弦琴伴奏下讲述的那些故事。他不时地打听，杰卜拉维在

哪里。假如舍菲卡小心地问起过去的日子时，他便大声地对她说：

“在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哈姆丹家的，艾凡提是巧取豪夺的头子，而泽格莱特是恐吓人的头子，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过好日子呢？”

一天，他在被小孩围得严严实实的圈子里耍着把戏，偶一回头，看见迪阿拜斯在前面不远处，正分开人群朝第一排走来，便愣愣地望着他。吉拜尔心慌意乱，避而不看他，也无法耍下去了。吉拜尔不顾小孩们的抗议，结束了表演，拿起口袋就走。很快，迪阿拜斯就追了上来，大声说：

“吉拜尔！这是你啊，吉拜尔！”

他停下，转过头望着他，说道：

“是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迪阿拜斯？”

迪阿拜斯尚未从惊愕中缓过来，说：

“吉拜尔是耍蛇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在什么地方学的？”

吉拜尔不屑地说：

“在这世界上，这不是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事。”

吉拜尔往前走，迪阿拜斯跟着，一直走到山顶，在一个小山的荫凉下坐定。那里除了一些羊只和一个脱下袍子抓虱子的牧人外，别无其他。迪阿拜斯仔细打量着他的脸，说道：

“你为什么要逃走，吉拜尔？你怎么误解我了呢，甚至认为我背叛了你？我凭真主起誓，我没有背叛过哈姆丹家族的任何人，就是克阿卜莱赫也没有！我为谁而背叛你呢？为艾凡提还是泽格莱特？！愿天主烧死他们。他们不知打听过你多少次。

我一听到他们打听你，就浑身出汗。”

吉拜尔关心地问：

“告诉我，后来你受到什么报复没有？”

迪阿拜斯不屑地摆了摆手，说道：

“他们撤销包围已有些日子了，今天已经没人问起吉德拉或者是谁杀了他。据说，是霍达·海尼姆把我们从饿死的危险中救出来的。可是，我们注定要受辱，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尊严。我们去离街区很远的地方干活儿，回来时，都躲着走，如果碰上一个首领，便会挨巴掌或唾沫，现在我们街区的土对他们来说都比我们高贵。吉拜尔……你独自在外是多么幸福啊。”

吉拜尔恼怒地说：

“别管我幸福的事吧，告诉我，没有人受害吗？”

迪阿拜斯抓起一块土坷塔砸到地上，说道：

“在包围期间，他们杀了我们十个！”

“天上的主！”

“他们作为不要脸女人生的不要脸的吉德拉的牺牲品去了。但他们不是我们的人！”

吉拜尔忿恨地说：

“难道他们不是哈姆丹家族的吗？”

迪阿拜斯羞愧了，嘴唇动了几下，说了几句听不见的抱歉的话。吉拜尔接着说：

“其他人则挨打和被唾唾沫。”

吉拜尔感到自己要对那些牺牲的人负责，心如刀绞。自从逃离那里之后，他一直有些后悔。迪阿拜斯突然对他说：

“也许你今天是哈姆丹家族中唯一幸福的人了。”

他大叫：

“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你们。”

“可是你无忧无虑。”

他忿忿然道：

“我没有放弃过去的一切。”

“别让失望搅乱你的心境。我们是没希望了。”

吉拜尔重复着他的最后那句话，但带有捉摸不定的意味：

“我们是没希望了！”

迪阿拜斯有所期待地望着他，可是他没再说什么宽慰忧郁表情的话。他望着他，看见一条无花果虫迅速地爬行，不久便消失在石头缝中。那个牧人脱下袍子盖住被太阳晒热的身体，吉拜尔又说：

“事实上，我除了外表外，并不幸福。”

他讨好地说：

“你该享有幸福。”

“我结了婚，找了个新工作，你见到了。可是，那看不见的呼喊总让我睡不好觉。”

“愿真主使你吉祥。你住哪儿？”

他没有回答，像是在想心事。过了一会儿，他说：

“有那些暴徒在，日子好不了。”

“你说得对，可是怎样才能摆脱他们？”

牧人大声吆喝他的羊只，一根长棍子拖在身后。突然，他哼起歌来，歌词听不真。迪阿拜斯问道：

“我怎样才能见到你？”

“打听要蛇人布勒基提的家，在穆盖塔木集市，不过关于我，你还要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

迪阿拜斯站起身，用力握住他的手，然后走了。吉拜尔睁

着忧郁的眼睛目送着他。

第三十七章

快到半夜了。除了几家咖啡馆为了御寒的而闭上的门中漏出一星半点光亮外，杰卜拉维街区一片漆黑。冬夜的天际，连一颗星都不见，孩子们都回家了。狗和猫向着院子叫。在万籁俱寂中，有节奏的四弦琴曲反复叙说着故事。哈姆丹街也被夜色包裹。有两个身影从旷野方向过来，在大宅邸的院墙下走着，经过艾凡提的家，向哈姆丹街走去。他们在一个中等的院落前停下，其中一人敲了门。在寂静的深夜，敲门声犹如敲鼓声。门开处，显出了哈姆丹的脸，在手提灯光下，他看上去苍白憔悴。他举高油灯，以辨明敲门者的面目，很快，他吃惊地大声说：

“是吉拜尔！”

他闪到门的一侧，吉拜尔拿着一个大包袱和口袋走了进去。跟着进去的是他拿着另一个包袱的妻子。两个男人拥抱后，哈姆丹飞快地溜了女人一眼，瞥见了她的肚子。他说：

“你的妻子吗？欢迎你们，慢慢地跟着我。”

他们穿过一个有顶的长廊，进入一个宽阔的天井，又转向一个窄梯子，登上去才到了哈姆丹的住处。舍菲卡被让进了内房。哈姆丹带着杰拜尔到俯临大院的同客厅相通的大房间。吉拜尔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迪阿拜斯、阿特里斯、杜勒曼、法瓦尼斯、诗人里杜旺和阿卜顿领着许多男人来了，热烈地同吉拜尔握手。他们坐在垫子上，关切地望着他，好奇地打量着他。人们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向他们讲述了最近生活的一些情况。人们悲哀地面面相觑。吉拜尔望着他们萎靡不振的精

神，虚弱无力的身体，百感交集。他们向他叙述了所蒙受的耻辱。

迪阿拜斯对吉拜尔说，他十分欣赏一个月前他俩达成一致意见后，现在他履约而来。他讽刺地说道：

“你来是为了号召我们逃亡到你的新住处吗？”

吉拜尔生气地说：

“我们的住处就在这儿！”

人们从他的话音里听出了力量，哈姆丹的眼里露出了期待。他说：

“假如他们是些蛇，也咬不着你的。”

特玛尔哈娜端着几杯茶进来，热情地召呼了吉拜尔，夸奖了他的妻子。她预言他的妻子将要生个男孩，但又声明道：

“我们的男人和女人没有区别了！”

她离开大屋子时，哈姆丹喝斥了她。但是，男人们的眼里露出了屈辱的意思。人们坐着，担忧和悲哀笼罩了这间房子。谁喝茶都喝不出味来。诗人里杜旺问道：

“你为什么要回来，吉拜尔？你还不习惯屈辱吗？”

哈姆丹露出胜利的神色说：

“我同你们说过好多次，在我们的境遇中忍耐下去要比在憎恨我们的陌生人之间徘徊要好。”

吉拜尔有力地说：

“事情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

哈姆丹不说话，只摇摇头。大家都不吭声。后来还是迪阿拜斯说道：

“喂，大家伙儿，还是让他休息吧。”

但吉拜尔示意他们留下，并说道：

“我来不是为休息的，而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重要。”

人们吃惊地望着他，里杜旺嘟嘟囔囔地希望这个消息已经在意料之中。吉拜尔扫视着众人的脸，目光有力，然后说道：

“我本来可以在新家庭里度过一生，而不考虑回到我们的街区来。”

他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又说：

“但是不几天前，我有一个不顾冷和黑而独自行走的愿望，便去了旷野。突然间，我信步走到俯瞰我们街区的那个地方，自我逃走之后，我从未去过那里。”

众人留意起来，吉拜尔接下去讲：

“我在一片漆黑之中走来走去，直至星转斗移，我不知不觉地碰上了一个巨大的身躯，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首领，可是我辨认出他不像我们街区里的任何人，跟谁都不同。他高高的个子，像山一样宽的身子，我真害怕，想往后退。但他突然以一种奇怪的声音对我说：‘站住，古拜尔。’我便定在那里，我浑身发抖地问：‘谁？谁？你是谁？’”

古拜尔停下来，人们都探过头来。杜勒曼问道：

“是我们街区的吗？”

阿特里斯很快表示异议道：

“他说了，那人不像我们街区里的任何人，跟谁都不同。”

但是古拜尔说：

“不过，他是我们街区的。”

他们都问他是谁。古拜尔于是说：

“他还是以那奇怪的声音说：‘别怕，我是你爷爷杰卜拉维！’”

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惊叫声，疑惑地看着他。哈姆丹说：

“你无疑是在开玩笑。”

“我既没夸大，也没缩小，完全说的是真情！”

于是法瓦尼斯问道：

“你不是醉了吧？”

古拜尔生气道：

“我从来没有醉迷糊过！”

阿特里斯说：

“打他几耳光，不知好歹。”

吉拜尔满脸乌云，十分生气。他大声喊道：

“我亲耳听见他对我说：‘别怕，我是你爷爷杰卜拉维！’”

哈姆丹为平息他的怒气，温和地说：

“可是他早就不离开自己的家了，谁也没见过他！”

“也许他乘人不知，每晚出来。”

哈姆丹小心地问道：

“可是除了你之外，谁也没碰上过他！”

“我碰上他了，是我！”

“你别发火，吉拜尔，我不怀疑你的诚实。但是幻觉是骗人的。凭真主发誓，告诉我，如果他能从家里出来，为什么不让别人看见？为什么听任他们戏弄他的孩子们的权益呢？！”

吉拜尔皱着眉头说：

“这是他的秘密，只有他知道。”

“那种说他因年迈和体弱而与世隔绝的说法更接近于情理。”

迪阿拜斯说：

“我们在一些谣言里翻来覆去，还是让我们听完他所说的故事吧。”

于是，吉拜尔讲下去：

“我对他说：‘这辈子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见到你。’他说：‘你这不是见到我了吗？’我不眨眼地在黑暗中辨认他的脸。他对我说：‘只要天黑，你就看不见我的脸’。我对自己看不见他，而他却看得见我感到茫然。我说：‘可你在黑暗中能见到我。’于是，他说：‘自从我养成散步的习惯以来，那是有这个街区之前，我就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我赞叹地说‘赞美真主，你身体还那么硬朗。’他说：‘你呀，吉拜尔，受到他们的信赖，因为同情受欺负的穷人家庭，而放弃了小康生活。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他们有权得到应该得到的基金，有应该得到保护的尊严，有应该过上的好日子。’我不由地情绪激昂，问他道：‘怎样才能实现呢？’他说：‘你们要用实力战胜不义，夺取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从内心深处喊道：“我们要成为强者。’他便说：‘成功属于你。’”

吉拜尔讲了这一番话后，他们像做梦一样，全都着了魔似的一声不响，思索着，对视着。过了一会儿，他们望着哈姆丹。哈姆丹打破沉默，说道：

“我们用智慧和心灵来执行这个故事的指示。”

迪阿拜斯有力地说：

“看来那不是喝醉酒后的幻觉，都包含着实情。”

杜勒曼相信地说：

“除非我们的权利是幻想，那才是幻想呢！”

哈姆丹还有点犹豫，说道：

“你没问他，是什么不让他本人执行公正？是什么使他任

用不顾众人权利的人当管理人？”

吉拜尔生气了，说道：

“我没问他，我也不能问他。你没在旷野和黑暗之中遇见他，没有对他本人的威严的切身感受；如果你遇上了他，也不会想到同他讨论，更不会怀疑他的做法了。”

哈姆丹像是同意地点点头，说道：

“这话确是同杰卜拉维相称，可他为什么不亲自去执行？”

迪阿拜斯大声说：

“那你们就在屈辱中等死吧！”

诗人里杜旺清清嗓子，小心地扫了一下众人，说：

“他的话真好，想想他要我们做的事吧。”

哈姆丹发愁了，说道：

“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一切照旧。”

小阿卜顿突然大声说：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还有什么能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的？！”

哈姆丹像是抱歉地说：

“我不是替自己担心，而是替你们担心。”

吉拜尔不屑地说：

“我一个人去管理人那里。”

迪阿拜斯边清嗓子，边靠近吉拜尔的座位说道：

“我们同你一起去，你们别忘了杰卜拉维保证他会成功的！”

吉拜尔说：

“当我决定走的时候，就想好一个人去，我为了让你们满意，你们可以跟在我后面，团结一致以对付严峻的局面。”

阿卜顿热情地跳起来，大喊：

“誓死做你的后盾！”

这个孩子的热情感染了迪阿拜斯、阿特里斯、杜勒曼和法瓦尼斯。诗人里杜旺带点狡猾地问，假如吉拜尔的妻子知道丈夫在干什么时，会怎么样？吉拜尔便向他们讲述他怎样向布勒基提谈起他的秘密，岳父又怎样估计了各种后果，他如何执意要回自己的街区，妻子又怎样选择了要同他走到底的经过。

此刻，哈姆丹已经同其他人一致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去管理人那里？”

吉拜尔回答道：

“等我的计划成熟了。”

哈姆丹站起来，说道：

“我在家里为你安排一个住处，你是最可爱的孩子。以后会谈起今天晚上的，也许明天歌手便会读艾德海姆的故事，让我们走，一起共患难！”

正在这时，首领哈姆代的声音传来，他总是黎明时回来。他踉踉跄跄，用被酒泡麻的舌头哼着：

我的醉人，你喝个够，
全街区都害怕得发抖，
做什么？我们跑，
吃大吓，喝啤酒。

他们只听了一小会儿，然后兴致勃勃地伸出手来盟誓。

第三十八章

全街区都知道吉拜尔回来了，见他带着口袋在街上走，还

见到他妻子去杰马利耶买必需品。人们谈论着这个街区还没人干过的新职业。吉拜尔在自己的街区的前面，就在附近的其他街区表演过带魔力的各种把戏。他避免利用蛇，所以谁也不知道他是耍蛇的行家里手。他路过管理人的家多次，尽管内心深处对母亲有无限的痛苦的眷恋，但却装出从未叩过这家门的样子。一些首领，如哈姆代、莱塞、巴尔卡特和艾布·赛利厄等，不曾如对待哈姆丹家的人那样扇他耳光。但是他们挖苦他，讽刺他的口袋。有一次，泽格莱特与他邂逅相遇，严厉地瞪了他一眼，随即挡住他的去路问：

“你上什么地方躲起来了？”

他如在梦中，回答：

“在广阔的大地上……”

他寻衅道：

“我是你的首领，有权想问你什么就问你什么，你应该回答……”

“我把我的都回答了。”

“是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

吉拜尔不慌不忙地说：

“有什么不让人回自己的街区呢！”

首领的声音里带有威胁：

“我要处在你的地位就不会回来！”

说完，首领突然用力往前走，若不是吉拜尔迅捷地让开路，就会被他撞上。吉拜尔忍住怒气。突然，管理人家的看门人叫他，他惊讶地转过身去，朝看门人走过去。在家门口，他同看门人相遇并热情握手。看门人问起他的情况，然后告诉他，太太要见他。自在街区露面以来，吉拜尔便估计到这个邀请。他

的心对他说，这个邀请必到无疑。从他这方面说，鉴于他离开时的情形，他不能去探家。除此之外，他决定不要求见面，以免引起她周围人的怀疑，尤其是管理人和首领们。但是，他刚一进家门，这消息便传遍大街小巷，人人皆知了。在往会客室走去时，他迅速地瞥了一下花园、无花果树和高大的桑树，溜了一下各色鲜花和栽满墙角的玫瑰。时值冬季，闻不到惯常的馥郁。整个氛围宁静，同往常一样怡人。阳光普照，白云缭绕。他拾级而上，尽量克制自己不去回首往事。他走进客厅，便见到太太和她的丈夫正在坐等。他凝视着母亲，同母亲的视线交汇。她站起来，十分激动地迎接他。他快步上前，捧住她的双手亲吻。她温柔地吻了他的前额，他感到无限的爱和幸福感流遍全身。他扭头对着管理人，见他身着斗篷坐着，冷冷地睥睨着他俩。吉拜尔朝他伸出手去，他欠起身子同他握了握手，很快复又坐下。霍达的眼睛惊讶又慌乱地溜了吉拜尔一眼，见他穿了一件粗布袍子，腰间系了一根粗绳子，脚上的鞋近乎破了，一顶黑帽子遮住了他浓密的头发，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哀怜的流盼。毋需她的舌头，她的眼睛就会说话，表现了她的悲哀。看了他这副模样，原先的美好的理想尽成昨天黄花。她示意他坐下，他便坐在她边上的一张椅子上，她似乎筋疲力竭，也落了座。他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便铿锵有力地说起自己在穆盖塔木集市的生活，自己的职业和婚姻。他说，尽管日子过得简朴，但他是心满意足的。她为他的话而生起气来，说：

“你的日子怎样就随它去吧，但是，你怎么回到街区时，不把我的家当作你第一个家呢？”

他差点要对她说，自己回来的首要目标正是她这个家，但他忍住了，因为还不到时候。再说，他还没从相会的激动中恢

复过来。他回答道：

“从前，你的家是我所向往的。但我没有勇气闯进来，因为过去……”

艾凡提突然冷言道：

“既然在外面生活得好，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太太嗔怪地睃了丈夫一眼，丈夫装没看见。吉拜尔微笑着说：

“我回来也许是存有见你的奢望吧！”

霍达责备道：

“非等我们请你，你才来看我们，你这不孝的人。”

吉拜尔低下头说：

“请相信我，我的主人，每当回想起逼我离开这个家的那些情况，我都从心里诅咒它们。”

艾凡提疑虑地谛视着他，想问他那些话是指什么。但是霍达抢在前面说：

“你无疑知道我们宽恕了哈姆丹人，以表示对你的尊重。”

吉拜尔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估计到的这种友好的家庭式的局面结束的时候已到，他搏斗的时刻来临了。于是，他说：

“事实上，我的主人，他们蒙受着比死还难过的屈辱，被杀的人已死了。”

艾凡提用力捏住他的念珠，忿然喊着：

“他们是些罪犯，罪有应得。”

霍达仍抱有希望地摆摆手，说：

“让我们把过去全忘掉。”

艾凡提固执地讲：

“吉德拉的血不能白白流了。”

吉拜尔坚定地对他说：

“真正的罪犯是首领们。”

艾凡提神经质地站起来，向妻子发难说：

“你看见了吧？我顺从你，请他上家来的结果，你看见了吧？”

吉拜尔的声音里，流露出坚毅。他说：

“先生，我想，无论如何要到你这里来，也许正是承认我对这个家所怀有的好感才使我等着被邀请来。”

管理人偷觑了他一眼，目光中掺杂着恐惧和疑窦。他问吉拜尔：

“你来想干什么？”

吉拜尔面对着管理人，勇敢地站起来。他完全清楚，他一旦打开门，那么难以驾驭的风将从门外刮进去。但是，他从旷野中汲取到的勇气足以使自己不致动摇。

“我来是要求哈姆丹家族在基金中的权利和平安生活的权利！”

艾凡提的脸气黑了，而太太则失望地张着嘴。艾凡提的眼里冒着火星，说：

“你真敢重复刚才的那句话吗？你难道忘了，自从那个提出荒谬要求的昏愦的老家伙以来，你们的麻烦还少吗？我发誓，你准是疯了。我不想同疯子浪费我的时间。”

霍达带着哭声说：

“吉拜尔，我本想请你和你的妻子与我们同住的。”

但吉拜尔以强有力的声音说道：

“我已经反复说给你们听了，我的不可收回的愿望是你的爷爷和我们的爷爷是杰卜拉维！”

艾凡提目不转睛又茫然失措地凝视着吉拜尔。霍达害怕地站起来，把手搭在吉拜尔的肩膀上，问道：

“吉拜尔，什么使你烦恼？”

吉拜尔微微一笑，说：

“没什么，我的主人。”

艾凡提茫然失措，说道：

“没什么！你挺好了？你的理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吉拜尔平静而不慌不忙地说：

“你听听我的故事，亲自评判一下。”

他向他俩讲述了向哈姆丹人讲过的那段故事。当他讲完后，艾凡提疑虑地审视着他的脸，说道：

“基金的主人自从与世隔绝后，从未离开过家……”

于是，吉拜尔说：

“但是我在旷野里遇到他了。”

管理人讥讽地问他：

“他为什么不把他的愿望告诉我呢？”

吉拜尔说：

“这是他的秘密，他明察一切。”

艾凡提狠毒地笑了起来，又说：

“你确实配当一个耍蛇人，但你不满足于耍蛇的把戏，还想玩玩所有的基金！”

吉拜尔仍不失镇定，说：

“真主知道我没有越权，假如你能办到，那我们让杰卜拉维，或者那十项条款去判决吧……”

艾凡提暴跳如雷，脸色发白，关节直颤。他大声喊：

“狡猾的小偷！你逃脱不了你倒楣的黑运，即使你跑到顶

峰上……”

霍达大叫：

“哎呀，倒楣呀！我真想不到你会把这灾难带给我们，吉拜尔。”

吉拜尔惊讶地问：

“难道这一切都仅仅因为我要求了我的家族的合法权利而发生的吗？”

艾凡提声嘶力竭地喊：

“闭嘴，你这个要诡计的家伙，吸毒的家伙，这些狗崽子，这吸毒者的街区呀，从我家滚出去。假如再重复你的侮辱，那就要完蛋了，你和你的亲人会像绵羊一样被宰掉。”

吉拜尔生气了，他把脸一沉，也喊道：

“小心杰卜拉维的愤怒让你受难。”

艾凡提冲向吉拜尔，用尽浑身的力量打他宽阔的胸膛，吉拜尔稳稳地有耐性地挨了那一下，转向太太说：

“那是对你的敬重。”

他转过身，走了。

第三十九章

哈姆丹人认为大事不好，特玛尔哈娜力排众议，认为只要哈姆丹人这次以吉拜尔为首，太太就不允许结果他。但是，吉拜尔本人却不相信特玛尔哈娜的估计，他强调指出，只要触及到基金，吉拜尔便无足轻重，任何人也都无足轻重，即使是艾凡提最亲密的人也不例外。吉拜尔提醒他们爷爷关于要成为强者的嘱咐，要团结一致的告诫。迪阿拜斯说，吉拜尔过去养尊处优，但他放弃了优裕的生活，谁也不能让他失败。如果诉诸

武力不成，那么他们的境遇将变得更糟。

事实上，哈姆丹人胆小害怕，神经紧张。但他们从失望中奋起，找到了力量和决心，他们反复说着：

“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只有诗人里杜旺一人不高兴地说：

“假如基金的主人当众宣布实行公正，那我们就不会去送死。”

当吉拜尔听到他的话后，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并用双手推他肩膀，差点把他推下座去，还叱责道：

“这像诗人的样子吗，里都旺？！诗人们讲英雄的故事，在琴声伴奏下吟唱，一到节骨眼上，你们却藏起来，散布犹豫不决和失败情绪，真主诅咒胆小鬼们！”

吉拜尔转向坐着的人们，说：

“杰卜拉维没有像器重你们这样器重过街区里的人，如果不是把你们看成他自家的人，就不会见我，也不会同我谈话。可是，他指明了方向，答应支持。我凭真主发誓，我要战斗，哪怕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明显的是并非只有他一个人，男人们都支持他，女人们都支持他，全都等待着灾难临头，似乎根本不在乎各种后果。

吉拜尔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一条街的领袖，一呼百应。哈姆丹把自己的地方让给他用，吉拜尔推辞不掉。哈姆丹明明知道这样做会遭到袭击的。吉拜尔并不在院子里呆着，不顾哈姆丹的忠告，同往常一样在街区里转悠。他预计每一步都有凶险，但没有任何首领对他采取敌意的行动。他因此十分奇怪，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来想去，认为只可能是艾凡提封锁了同他

会见的消息，以换取他对那些要求保持沉默，事情就算完了，一切照旧。吉拜尔担心事情到此为止和一切照旧。在艾凡提这个政策的背后，他看到太太愁容满面和真诚的母爱。他害怕确认这一点，她的温和比起她丈夫的粗鄙更令人难以承受。他思忖良久，究竟应该怎么办，让死灰复燃。

街区里发生多起怪事。有一天，一个女人在地下室里喊救命，结果查明是一条蛇在她脚下爬着，她拔腿就向大路上跑去。一些男人自愿找蛇，带着棍棒进了她的地下室。他们到处搜寻，终于找到了。他们棍棒齐下，蛇立时毙命。他们把蛇挑到路上，孩子们拿着它玩，高兴极了。

这件事并不奇怪。但是这件事平息了不到一个小时，在靠着杰马利耶的大街那头，又传出了救命的喊声。天刚黑，哈姆丹的各个院落里人声嘈杂，有人看见了一条蛇，没等人追上去，它就不见了。人们用心寻找。此时，吉拜尔自愿运用在布勒基提那里学到的经验帮助把蛇找出来。哈姆丹人纷纷议论吉拜尔光着上身在院子里，对蛇说着悄悄话，蛇居然乖乖地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若不是在一些体面人家重演了上述事件的话，人们几乎都忘了头天的事。人们纷纷转述说首领哈姆代被蛇咬了，当时他正在家中的客厅里踱步。他不由自主地大声叫喊，众人赶到才救了他。这样的事不断出现。人们话不离蛇，但是蛇的奇怪举动并未停止。有人在首领巴尔卡特的茶馆里的天花板上看见一条蛇，只半分钟便消失了。人们惊吓地站起来，这个茶座就散了。

蛇成为各咖啡馆诗人们讲述的话题。蛇的活动超越了礼貌范围，因为一条大蛇居然出现在管理人先生的家中。尽管众多

的佣人分散在各个角落搜寻藏匿起来的蛇，却踪迹全无。管理人害怕了，太太甚至为保平安而离家外出。在街区首领泽格莱特的家里，蛇弄得天翻地覆，人们呼天抢地。管理人家的看门人去打听了一下，回来告诉主人说，一条蛇咬了泽格莱特的一个孩子后便不见了。人们胆颤心惊，几乎每个院落都传出救命声。太太决心离开这个街区。看门人哈赛奈尼说，吉拜尔是耍蛇的，耍蛇人有捉蛇的经验。看门人强调说，他从哈姆丹院子里就捉住了一条。艾凡提听了大惊失色，但没有说话。太太则吩咐看门人去请吉拜尔来。看门人望着男主人，请求允许。艾凡提愤愤地嘟囔了几句，但听不清。太太便要他在或是请吉拜尔，或是离家中选择，他才允许看门人去，自己气得浑身发抖。许多人聚在管理人和首领两家的门前。一些首领相继来到管理人家，为首的自然是泽格莱特、哈姆代、巴尔卡特、莱塞和艾布·赛利厄。他们的话题就是蛇长蛇短。艾布·赛利厄说：

“在山上准有什么东西逼得蛇跑我们家来了。”

泽格莱特露面了，像是要同自己打架，因为他找不到同他打架的人。他大叫：

“我们一生一世与这座山为邻，从来没出过事。”

泽格莱特因为儿子被咬而发火，哈姆代则因腿上的伤口而一跛一拐地。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他们说家里是不能再住了。人们都跑到街区，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吉拜尔带着他的口袋来到街区，众人都问长问短。她站在管理人的面前，温文尔雅，信心十足。

管理人没法看着他。而太太则说：

“有人对我们说，吉拜尔，你能把蛇从我们家里赶出去？”

吉拜尔不慌不忙地说：

“我学到了一些，仁慈的主人。”

“我请你把蛇从家里请出去。”

吉拜尔注视着艾凡提，问道：

“你允许我去做吗，管理人阁下？”

管理人掩饰着自己的怨恨和难受，含混地说：

“好吧。”

此刻，莱塞从泽格莱特那里得到了隐秘的表示，走上前来问道：

“我们的家和其他人的家呢？”

于是，吉拜尔说：

“我的经验悉听所有人的吩咐。”

感谢声一浪高过一浪，吉拜尔的一双大眼睛久久地扫视着众人的脸，然后说：

“也许我不需要提醒你们这一点：一切东西都是有代价的，这是我们街区的惯例！”

首领们惊讶地凝视着他。于是，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吃惊呢？你们保护各个街道，得到的是税金；管理人阁下管理基金，得到的是利息！”

看上去，这情势颇为尴尬，看不出个究竟。但是，泽格莱特说道：

“对你的活儿，你想得到什么？”

吉拜尔不慌不忙地说：

“我不要现钱，但是，我要一句关于尊重哈姆丹人尊严和他们拥有对基金的权利的以荣誉担保的话。”

一片静默。那氛围透出被压抑的怒气。当管理人的眼睛望着地时，太太的心不由地又揪了起来。吉拜尔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们挑战，想夺取被你们欺压的人们的公正和权利。把你们从家里赶出来的那种恐惧感只不过是你们的兄弟们天天忍受的悲惨生活的一小部分。”

在部分人的眼里迅速掠过一线怒气，很快便如闪电一般消失在云间。艾布·赛利厄大叫：

“我可以请一个高手来这里，只要大家住在外面两天或三天！”

太太反诘道：

“全街区的人怎么可能在户外住两至三天呢？”

艾凡提殚尽竭虑地思考着，克服在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和怨气。他突然对吉拜尔说：

“我给你那句你所要求的体面话，你开始干吧。”

首领们目瞪口呆。当时的形势不允许他们一吐为快。他们心焦如焚。吉拜尔吩咐所有的人都退到花园的尽头，屋里和他所站的地方空无一人。他脱去长袍后的样子活似太太在下雨天捡到他时一样。他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从一间屋子来到另一间屋子。一会儿，他吹着神秘的口哨，一会儿又说着含混不清的话。泽格莱特挨近管理人，对他说：

“就是他把蛇放进我们家里的。”

管理人示意他别吱声，自己咕哝道：

“让他把他的蛇弄出去吧。”

躲在天窗上的一条蛇在吉拜尔手里服服贴贴。他又把另一条蛇从基金管理处里弄了出来。蛇都在他胳膊上绕着圈，他把它们放进口袋里。吉拜尔穿上长袍，站着等所有的人到齐后，便对众人说：

“回你们家去，等我去清除。”

他面对太太，低声说：

“假如不是我的亲人的悲伤，我是决不会有条件地为你效劳的。”

他走近管理人，举手打了招呼，勇敢地说：

“答应的要办到。”

他向外走去，众人默默地跟着他。

第 四 十 章

当着乡亲们的面，吉拜尔成功地清除了各家各户的蛇。每当他驯服一条蛇，赞叹声便起，欢呼声甚嚣尘上。这件事从大宅邸一直传到杰马利耶。当他干完后，回到自己的院内，他的周围满是孩子和青年人。他们拍着巴掌唱道：

吉拜尔，穷苦人的支持者，
吉拜尔，蛇的征服者。

巴掌声和歌唱声一直持续到他走开，但这却在首领们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很快，哈姆代、莱塞、艾布·赛利厄和巴尔卡特跑出来，辱骂、诅咒那些欢唱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迫使他们跑回家里。顿时，路上只有狗、猫和嗡嗡乱飞的苍蝇。人们都在探听这场袭击的缘由，这些首领们怎么可以以德抱怨呢？艾凡提将恪守对吉拜尔的允诺，还是首领们的拳打脚踢是一场残忍的报复行动的开端呢？这些疑问也萦绕在吉拜尔的胸臆，于是他召集哈姆丹人到他居住的院落里，以商量对策。与此同时，泽格莱特也拜见管理人及其夫人。泽格莱特执拗和怒气冲天地说：

“我们将不可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艾凡提面露喜色。但是，太太问道：

“可是管理人给他们的以荣誉担保的话呢？”

泽格莱特皱起眉头，那副脸要多丑陋就有多丑陋。他说：

“人们屈服于力量，而不是荣誉。”

她生气地说：

“他们会数落我们，卷土重来的。”

“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们什么时候不数落你们和我们的？每天晚上，他们都在茶馆里吵吵嚷嚷地骂我们，挖苦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路上，他们便顺从地站着，他们害怕大棒，而不是欣赏荣誉。”

艾凡提生气地瞥了他一眼，然后说道：

“正是吉拜尔策划了蛇的阴谋，逼我们满足他的条件，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那么，是谁要求将荣誉担保的话给一个骗子扒手的呢？”

泽格莱特躲闪着，想藏起那副依旧丑陋的面孔。他说：

“你想想，太太，如果吉拜尔成功地取得了哈姆丹人对于基金的权利，那么这个街区将不得安宁，因为人人都想得到。这样一来，基金将失去，我们全都完了。”

艾凡提用力捏住手中的念珠，念珠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他对泽格莱特喊道：

“你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仁慈。”

各首领被召到泽格莱特家中，随后是他们的亲信。街区里传说正在策划一件对哈姆丹人十分严重的事。窗户边挤满了女人，大街上男人们比肩接踵。吉拜尔也拟定了自己的计划。哈姆丹人或持棍棒，或拿砖瓦筐齐集在院落的中央，女人们则分

散在屋里或房顶上，每个人职责分明。不过，在执行中任何一点失误和差错，都意味着他们的永远毁灭。他们在吉拜尔的周围，极其紧张和担忧地各就各位。他们的情绪维系于吉拜尔，他们记得基金的主人对他吉拜尔本人的支持和保证他能成功。他们是真诚的，笃信的，但亦有些悲壮。诗人里杜旺对着哈姆丹师傅的耳朵说：

“我担心我们的计划不成功。我以为最好紧闭大门，我们从窗户里和房顶上打！”

哈姆丹烦恼地耸耸肩膀，说：

“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困起来直至饿死！”

哈姆丹找到吉拜尔，问他道：

“我们最好把大门敞开着吧？”

吉拜尔说：

“就让它同往常一样，你们别再怀疑这怀疑那了。”

冷风呼啸，天空乌云密布。他们在探询：要下雨么？外面一群人发出一阵喊叫，盖过了猫叫狗吠。特玛尔哈娜警告说：

“魔鬼们来了！”

果然，泽格莱特在一大帮首领的簇拥下离开他的家，后面还有拿着大棒的亲信们。他们缓缓地走着，来到大宅邸，然后拐向哈姆丹街，受到一群人的欢呼喝采，欢呼声此起彼落。这些人中有少数人为打架和看到打得头破血流的情景而欢欣鼓舞，也有人忌恨哈姆丹人赢得了权利，这是从前无人承认过的。而这些人中大多数还是胸怀不满，痛恨霸道和欺压，但只得藏起一腔怨恨，因惧怕而装出支持的模样来。泽格莱特根本没正眼瞧他们，径自走着，直至哈姆丹院落前才停下。他大喊：

“假如还有男子汉的话，就给我站出来。”

从窗户后面传出特玛尔哈娜的声音：

“再给我们一句以荣誉担保的话，不要出去就不认帐了！”

泽格莱特为她重提那句话而生气，大叫：

“你们除了这个贱女人就没有答话的人了？”

特玛尔哈娜大叫：

“愿真主可怜你的妈妈，泽格莱特！”

泽格莱特二话不说，命令手下人进攻大门。一群人朝大门攻去，另一些人则向窗户扔砖块。谁也不敢打开窗户，或者倚着它自卫。进攻大门的人挤成一团，用肩膀齐力推门，门开始晃动。他们喊着号子，门喀啦喀啦地作响。他们向后退了几步，紧接着一起朝门撞去，终于把门撞开了。门后显出长长的通往庭院的甬路，吉拜尔及男人们高举着棍棒。泽格莱特做了一个不屑的手势，发出一声短促的讥笑，随即沿甬路冲向前去，他的人在后面紧紧相随。他们刚走完甬路的一半，突然间土地崩塌，他们全都掉进了深深的陷坑。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各家各户的窗户同时打开，人们用罐子、盆子和其他盛水的工具，将水泼向坑内。哈姆丹人毫不犹豫地将砖头扔向对手。这个街区还是头一次听到首领们哭爹叫妈的。只见泽格莱特的头上的血汩汩地流出来，而挣扎在泥塘里的哈姆代、巴尔卡特、莱塞和艾布·赛利厄的头上不断被棍子打中。首领们的亲信一见大势不好，纷纷逃之夭夭，扔下主子们不管了。水越泼越多，石头越扔越猛，大棒毫不留情地砸下去。只听得一片救命声，可是回报他们的是这一辈子没听过的辱骂。诗人里杜旺竭尽全力大叫：

“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留情。”

陷坑里的污泥同血混和起来。哈姆代头一个毙命，莱塞、

艾布·赛利厄大声哼叫着，泽格莱特双手攀住坑壁，想跳出来，他的双眼里冒着怨恨的火花。他竭力克服越来越不济的体力，发出吼叫。好几根大棒一齐向他抡去，他身子向后一仰，双手离开坑壁，掉进水中，空抓两手泥！坑里不再有什么声响，也没有了动静。哈姆丹人边喘息着，边注视着。在入口处，人们挤作一团，不时地朝坑里投去不知所措的目光。诗人里杜旺大喊：

“这是暴虐者的下场。”

这消息像火一样在街区里蔓延开来。人们说，吉拜尔像消灭蛇一样消灭了首领！人们向他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个个热血沸腾，根本不觉得寒风凛冽。人们称呼他是吉卜拉维街区的首领，要求将首领们的尸体剁成碎块。人们载歌载舞，心情无比畅快。而此刻，吉拜尔却一刻没有放松思索，一切都在他头脑里安排着。他对亲人们说：

“现在去管理人的家。”

第四十一章

在吉拜尔及他的人走出去几分钟之前，四面八方像开了锅似的。

女人们离开家，同男人们汇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向首领们的家中扑去，向他们家人大打出手，吓得他们魂飞魄散，东藏西躲，叫爹叫娘，哭成一团。而首领们家中的家具、食物、衣服等被洗劫一空，玻璃门窗等被打得稀巴烂，狼藉满地。人们的怒火又烧向管理人，齐聚在他紧闭的大门前，发出吼雷般的喊声：

“把管理人交出来……”

一浪高过一浪……

随即呼喊声又被讽刺的叫声所淹没。有人转往大宅邸呼吁祖父结束隐居，以处理这个街区的腐败。人们开始用拳头砸管理人家的大门，用肩膀撞，同时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们上前来。就在这紧要关头，以吉拜尔为首的一群人来了，他们雄纠纠气昂昂，为赢得的胜利而喜气洋洋。大家为吉拜尔等让开路，同时向他问候和欢呼。吉拜尔要他们安静，他们的声音才渐渐变小，直至寂静无声。此时，只有刮风的声音掠过他们的耳际。吉拜尔望着对他有所期待的人们，说道：

“街区的乡亲们，我向你们问好，并且感谢你们。”

人们再次欢呼起来，吉拜尔再次要他们安静。他说：

“要等你们平静地散去之后，我们的事才算完。”

大家伸着脖子等候着下文。

“我们要公平，街区的主人。”

他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得见：

“安静地走吧，基金主人的意志以后会实现的。”

大家又欢呼基金的主人及其儿子吉拜尔。吉拜尔以眼睛示意大家离去。他们多么希望留下，但在他的目光下又不得不散开。于是，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吉拜尔走到管理人的大门前，边敲门边喊：

“开开门，哈赛奈尼大叔。”

大叔抖抖索索地从里面问：

“人们……人们。”

“这里除了我们，没有别人。”

门打开了，吉拜尔走了进去，他的人也跟着进去。他们经过甬路，见太太顺从地站在客厅门口，而艾凡提则在门槛上，

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像是裹上了白色的殓衣。人们见到他时，都发出愤怒的声音。霍达·海尼姆唉声叹气地说：

“我很不舒服，吉拜尔。”

吉拜尔不屑地指着艾凡提，说道：

“如果这个失去荣耀的人诡计得逞，我们现在全都被碎尸万段了。”

太太以清晰的抽泣作答。吉拜尔向管理人严厉地瞥了一眼，说：

“你看到自己无权无势和无计可施了吧，没有首领保护你，你也没了勇气和丈夫气概。假如我把你交给街区的乡亲们，他们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管理人全身颤抖，像是瘫了一样。太太朝吉拜尔走过来一步，盼望地说：

“我只希望从你那里听到好话，我们神经紧张，你该豪爽地对待我们。”

吉拜尔皱起眉头，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说：

“如果不是你在我这里的地位，事情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这一点毋庸置疑，吉拜尔，可你是个不会让人失望的男人汉。”

吉拜尔遗憾地说：

“本来可以不流一点血就轻易地实行公平的……”

艾凡提不明显地动了一下，显得更加软弱无力。太太于是说道：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今后我们一定对你言听计从！”

看上去管理人想说话，他声音微弱地说：

“还有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大家都竖起耳朵，希望他放下架子。他们带点幸灾乐祸，但却无限地不信任和好奇地望着他。艾凡提鼓起勇气说：

“今天你能够取代泽格莱特的地位。”

吉拜尔脸往下一沉，讽刺地说：

“霸权不是我所要的，你还是找别人保护你吧。我所要的就是哈姆丹人的全部权利。”

“那是一点都不会少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管理基金。”

霍达抱着希望说：

“就像过去一样。”

哈姆丹人中的迪阿拜斯大声说：

“为什么基金不全都归我们所有呢？”

哈姆丹人叽叽咕咕起来，管理人及其妻子脸色蜡黄，直至变成死灰色。但是，吉拜尔铿锵有力地说：

“基金的主人命令我收回你们的权利，而不剥夺其他人的权利。”

迪阿拜斯问道：

“是谁告诉你其他人也要得到自己的权利？”

吉拜尔对他喊：

“那与我无关，你这个人只有自己遭到不公时才痛恨不公！”

太太激动地说：

“笃信的人，真好，吉拜尔！我非常希望你回家来。”

吉拜尔坚定地说：

“我住在哈姆丹的院子里。”

“那里同你的地位不相称。”

“当善行在我们手中时，我们将它抬到大宅邸的地位上来

看。这是我们的祖父杰卜拉维的愿望！”

管理人目光犹豫地望着吉拜尔，说：

“今天街区的人会威胁我们的安全吗？”

吉拜尔蔑视地说：

“你同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迪阿拜斯突然插言道：

“如果你尊重对我们的允诺，他们中没人敢对抗你！”

管理人兴致来了，说：

“你们的权利将记载在上面！”

霍达希望地说：

“今晚你同我一起吃晚饭，这是母亲的愿望！”

吉拜尔意识到这是想让他宣布同管理人重归于好的做法，他无法违拗她的愿望。于是，他说道：

“听你的，我的主人。”

第四十二章

此后，哈姆丹人或者说吉拜尔的人过上了好日子。咖啡馆重新开张，诗人里杜旺坐在沙发弹琴。人们白天畅饮啤酒，晚间在屋里喷云吐雾。特玛尔哈娜翩翩起舞。人们都不去想揭出杀死吉德拉的人，杰卜拉维会见吉拜尔的情形带有想象的色彩。那些日子，对吉拜尔和舍菲卡来说是最美好的。他对她说：

“我们请布勒基提同我们一起住该多好。”

她忍着分娩前的劳累说：

“是啊，好让他迎接孙子的吉祥。”

“你是幸福的根，你能从哈姆丹人当中找到一个有能力的

丈夫。”

“还是同人们所说的吉拜尔人吧，你是这条街上最好的人。”

“还是艾德海姆最好，他多么向往美好的生活，人的工作就是唱歌，他这个远大理想会实现的。”

迪阿拜斯喝醉了，正同一些吉拜尔人一起跳舞。当他看见吉拜尔走来时，便高兴地挥着棍子，对吉拜尔说：

“你不恨霸权，我要当首领。”

吉拜尔责备他，声音大得所有人都听得见：

“在哈阿丹没有首领，但对于谁想贪图大家的利益的人，他们全都是首领。”

他说毕朝咖啡馆走去，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一个个醉得趔趔趄趄的。吉拜尔高兴了，对他们说：

“你们是爷爷最宠爱的人，你们是街区的主人，这无可争议。正因为如此，你们彼此要友爱、公正和尊重，在你们的大街上永远也不要出现罪行……”

哈姆丹人的家中鼓乐齐鸣，老幼同唱，街道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整个街区陷于夜晚，小孩子跑上街头，从远处张望。咖啡馆里出现了一副副劳动者的面孔，受到恭维，坐下后，热气腾腾的茶水便端到桌上。吉拜尔注意到这些人并非真心来祝贺。他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之中最年长的齐那提说：

“吉拜尔，我们是一个街区的乡亲，是一个爷爷生的，今天你是一区之主和最强的人，对所有的街道实行公平比统治一个哈姆丹街要好。”

吉拜尔没说话。吉拜尔人的脸都无精打采。但那个叫齐那提的人坚决地说：

“在全街区实行公平完全靠你了。”

刚开始，吉拜尔没注意街区里的人，他的人也毫不关心，甚至在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总觉得比他们还强。吉拜尔和缓地说：

“爷爷嘱咐我管好我的人。”

“可他是所有人的爷爷，吉拜尔。”

哈姆丹便说：

“这句话在理。”

他谛视着众人的脸，想知道那句话的作用，却发现他们颇为不快，便接下去说：

“不过，我们同他的关系是他本人在旷野里加以肯定的！”

看得出来，齐那提也想说“这句话在理”，但是，他失望了，只问吉拜尔说：

“我们又穷又贱，你就心安理得？”

吉拜尔毫无热情地说：

“不，不过那同我们没关系。”

那人执拗地追问：

“怎么同你们没关系呢？”

吉拜尔自忖：那人有什么权利以这种方式同自己说话？但他没生气，还同情起那人来了。不过，他又不想为了其他人而给自己增添新的麻烦。其他人是谁？迪阿拜斯的一番话回答了他的疑问：

“难道你们忘了在我们受苦的日子里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吗？”

那人久久地垂下眼睛，后来才说：

“在首领时期，谁能违背他们的看法，或者公开表示同情

呢？首领饶恕过哪一个不满意的人？”

迪阿拜斯傲气地紧抿着嘴，然后说：

“过去你们如此，今天仍然嫉妒我们在街区里的地位，也许还要胜过那些首领！”

齐那提失望地低下头，说：

“愿真主可怜你，迪阿拜斯！”

迪阿拜斯却不留情面地大叫：

“你该感谢我们的人，没向你们伸出复仇之手！”

吉拜尔矛盾惶遽，只好保持沉默。他不想援手帮助，也不能公开拒绝。人们见迪阿拜斯一味责备，别人冷眼旁观，吉拜尔沉默不语，便灰心丧气地站起来，朝来路走去。迪阿斯拜忍到他们看不见时，才猥亵地伸出右拳，喊：

“回你们的窝里去吧，猪崽子们！”

吉拜尔吼道：

“幸灾乐祸不是正人君子的品格！”

第四十三章

吉拜尔从基金中接受他的人的一份的那一天值得大书特书。他在客厅里设座，哈姆丹人应邀前去。他统计了每家的人口，把钱平均分配，自己不搞特殊化。也许哈姆丹对公平到这种程度并不满心欢喜，便以非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他对吉拜尔说：

“公平不应该欺负到你本人头上，吉拜尔！”

吉拜尔不悦地说：

“我拿了两份，我和舍菲卡的。”

“可你是这条街的头。”

吉拜尔让大家都听得见：

“众人的头不该偷众人。”

迪阿拜斯担心会发生争论，等了一会儿后说：

“吉拜尔不是哈姆丹，哈姆丹不是迪阿拜斯，迪阿拜斯不是克阿卜莱赫！”

吉拜尔生气地反对道：

“你想把一个家庭分为主人和仆人！”

迪阿拜斯固执己见，说：

“我们这里有咖啡店老板，有小贩，还有乞丐，这些人怎么个平等法！我是头一个脱出包围的，遇上吉德拉的追捕；我也是头一个遇见你的，当人们还犹豫不决时，我是第一个热情支持你的意见的！”

吉拜尔更加生气，吼道：

“自吹自擂的家伙，你这个骗子。凭真主发誓，像你这样的人就配受不公的待遇。”

迪阿拜斯想继续辩白，但看到吉拜尔眼里冒着火花，便退缩了。他一句话不说地离开座位。晚上时分，他向烂眼阿特里斯的茶馆走去，同别人一面抽烟，一面喘息。他想消遣一番，便邀克阿卜莱赫赌博。两人玩起跳棋，不过半个小时，迪阿拜斯便把刚分到手的那份钱输了个精光！阿特里斯哈哈大笑，换了水烟里的水，说：

“你运气真糟，迪阿拜斯！你注定贫困，即使基金主人给了你钱，你还是一贫如洗！”

迪阿拜斯怨恨地嘟哝，失意赶走了他头脑中的醉意：

“财富不能这么轻易地丢掉！”

阿特里斯吸了一口水烟，然后说：

“可它丢掉了，我的兄弟！”

克阿卜莱赫用心地将纸币码齐，然后把它放进怀里。正往里放时，迪阿拜斯伸手阻止，还用另一只手做了个要他还钱的特别姿势！克阿卜莱赫皱起眉头说：

“那不是你的钱了，你没权了！”

迪阿拜斯大叫：

“放下钱，拣垃圾的小子！”

阿特里斯不放心地望着这两个人，说：

“别在我家里打架。”

迪阿拜斯用力抓住克阿卜莱赫的手，大喊：

“拣垃圾的小子偷不了我了！”

“放开我的手，迪阿拜斯，我没偷你的。”

“那么说是你做生意赚的了？”

“你为什么赌？”

他用力打了克阿卜莱赫一个耳光，嘴里说着：

“给我钱，趁我还没打碎你的骨头。”

克阿卜莱赫突然拔出手来，迪阿拜斯气疯了，用食指抠进他的右眼窝。

克阿卜莱赫高声大叫，一挺身站起来，扔下钱捂着眼睛，那些钱都洒落在迪阿拜斯膝头。克阿卜莱赫疼得踉踉跄跄了好几步，然后便倒下，发出痛苦的呻吟。坐着的人都围在他身边。此时，迪阿拜斯拣了钱，把它放进怀里。阿特里斯突然走近他，惊慌地说：

“你把他的眼挖出来了！”

迪阿拜斯久久地惊呆着，然后突然站起来，离开了那里。

吉拜尔同哈姆丹的几个人坐在庭院里，眼睛和嘴角冒着火

气。克阿卜莱赫蹲着，受伤的眼睛被包扎得严严实实。迪阿拜斯不出声和屈辱地承受着吉拜尔的怒斥。哈姆丹想平息吉拜尔的怒气，便婉转地说：

“迪阿拜斯会把钱还给克阿卜莱赫的。”

吉拜尔竭尽全力大吼：

“先还给他视力。”

克阿卜莱赫哭出声来。诗人里杜旺叹息道：

“但愿能恢复视力。”

吉拜尔的脸如电闪雷鸣的天空。他说：

“但是可以以眼还眼！”

迪阿拜斯恐惧地望着吉拜尔的脸，边把钱给哈姆丹，边说：

“我因为生气而失去了理智，本不想伤害他。”

吉拜尔很生气，久久地盯住他的脸。后来，吉拜尔以令人生畏的声音说：

“以眼还眼，开头动手的人该受屈。”

人们疑惑地对视着，从没见吉拜尔像今天这样怒不可遏。许多事证明了他愤怒的力量，如离开小康之家那天，像杀死吉德拉那天。是的，他十分愤怒，决不会偏离既定的目标。哈姆丹想说话，但吉拜尔抢在他之前说：

“基金的主人从没有让你们互相侵犯，因此我坚持要挖掉你的眼睛，迪阿拜斯。”

迪阿拜斯吓愣了，大叫：

“即使杀掉你们全体，我也不让一只手挨着我。”

吉拜尔像头发情的公牛朝他扑去，用大手掌用力把他打倒在地，他一动都不动。吉拜尔让他立起来，他已失去了知觉。吉拜尔从后面支撑起他的身子，以命令的口吻对克阿卜莱赫说：

“站起来，取你的权利吧。”

克阿卜莱赫站了起来，但犹犹豫豫地立在那里。此时，从迪阿拜斯的住处传出喊叫声。吉拜尔严厉地瞥了克阿卜莱赫一眼，大叫：

“上前来，别等我活埋了你。”

克阿卜莱赫向迪阿拜斯走去，当着所有的人的面，用食指挖出了他的眼珠。迪阿拜斯家的喊声更加响亮。迪阿拜斯的朋友，如阿特里斯、阿里·法瓦尼斯等都哭了。吉拜尔对他们嚷道：

“你们这些胆小鬼，坏人坯子。凭真主发誓，你们只有在损害到自己利益时才痛恨霸权；只有在可怜自己时，才奋起反对不公和侵略。在你们内心深处的魔鬼就是毫不怜悯地毒打。要不是纪律，要不就是灭亡。”

他把迪阿拜斯交给朋友们，自己走了。这件事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啊。过去，吉拜尔是个受爱戴的领袖，他的人把他看作不想谋求霸权的首领。此后，他则变得令人生畏和毛骨悚然的了。人们小声地议论他的严厉和不公。不过，也有人以他的另一面，即严厉对待侵犯他们的人来反驳，他真诚地希望建立起法制，以保证公正、纪律，让哈姆丹人共享繁荣。这种看法与日俱增，人们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他们渴望恪守纪律，不越雷池一步。在他的时期，平静和安全占有统治地位。他依然是大家心目中公正和法制的象征，直至与世长辞。

这就是吉拜尔的故事。

他是我们街区奋起反对不公的第一人，是有幸在爷爷隐居后见到他的第一人。他的力气之大，无人能与之匹敌。除此之

外，他廉洁奉公，不求霸权，从不胡来，不贪恋税金或毒品业。在他那一大家子人中，他始终是公正、力量和法制的模范。是的，他不关心我们街区里的其他人，也许是瞧不起他们，这一点同他家里人并无二致。但他从不欺负任何人，这为所有人作出了可资效法的榜样。

若不是我们街区发生了瘟疫，他仍不失为楷模。

但是，我们街区发生了瘟疫。

拉法阿

第四十四章

马上就要天亮了。街区里每个人，甚至连首领、狗和猫都躺在床上。四周漆黑，万籁俱寂。吉拜尔人居住的那条街上，纳斯尔院落的门被异常小心地打开了，门里闪出两个人影。这两人静静地向大宅邸方向走去，沿着它的高墙又折向旷野。他们小心翼翼地挪步，不时回头张望，以防有人跟踪。在稀疏的星光下，他们深入旷野腹地，终于辨出如一阴影的辛黛巨石。这两人，一个是中年男子，另一个是六甲在身的青年姑娘，每人都带了一个包袱。到石头时，女的劳累不堪地说：

“阿姆·沙菲仪，我累了。”

男的停下脚步，忿忿地说：

“歇着吧，愿我们的主让累了的人受累！”

女的将包裹放在地上，坐在包裹上后环顾四周，想找个能让大肚子更好地休息的地方。同时，男的站着望望四面八方，也坐在包袱上。晨风吹拂，带来湿润的气息。女的放不下心，问：

“我在什么地方生孩子，天哪？”

沙菲仪火了，便说：

“随便什么地方都比我们那个该死的街区好，阿卜黛。”

他眺望向南北无限延伸的山影，又说：

“我们去穆盖塔木市场，吉拜尔在遭难时去了那里，我开个木匠铺，像在街区里一样干。我有一双能出金子的手。现在手头还有一笔不小的款子呢。”

女的紧紧面纱，忧郁地说：

“我们到陌生地方生活，无亲无故，我们还是街区主人吉拜尔人呢！”

男的烦躁地唾了一口，恨恨地说：

“街区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些卑贱的奴隶，阿卜黛，吉拜尔连同他美好的时代离去了。来了个真主让他下地狱的岑法勒，我们的首领，欺负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抢我们的粮食，谁有怨言就杀谁。”

阿卜黛不否认他所说的一切。她似乎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当她远离街区之后，便回忆起美好的往事。她哀怨地说：

“要不是那些恶人，哪个街区也比不上我们的街区。你在什么地方能见到像我们爷爷那样的宅邸，像我们的邻居那样的邻居？你在什么地方听到艾德海姆、吉拜尔和辛黛巨石的故事？真主难道不诅咒那些恶人吗？”

男的声音苦涩，他说：

“不要什么理由，大棒就抡下来，他们总是像命运一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他想起岑法勒怎样一把抓住自己的领口，用力摇晃，几乎要把骨头摇散架，然后当着人们的面把他扔到土里，这一切不为别的，就为他一次提到过基金！他用脚跺地，说：

“该死的罪人，抢了主人的孩子，后来就再也没听到过孩子的消息。这孩子头一个月就得不到怜悯。你问在什么地方生孩子，你就在不杀孩子的人中间生吧。”

阿卜黛叹了一口气，像是要减轻自己话的份量似的，柔和地说：

“但愿你满意的，别人也满意！”

他在黑暗中皱起眉头，愤愤地说：

“我得到什么了，阿卜黛？什么也没有。我曾问过吉拜尔在什么地方，吉拜尔时代到哪儿去了，正义的力量在哪里？是什么使吉拜尔人又变得穷困和卑贱了？我的店被砸，我被打，要不是邻居拦住，我差点被打死。假如我们还留在家里，你在家生孩子，那他准会把孩子抢走。”

她悲伤地摇摇头，说道：

“唉，但愿你能忍耐，阿姆·沙菲仪！你不是听他们说总有一天杰卜拉维会离开隐居，出来拯救他的孙儿们不受欺辱吗？”

沙菲仪出着长气，嘲笑道：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打小时候就听他们这样说，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爷爷隐居在家里，他的基金的管理者独享利息，给保护他的首领们分上一点。岑法勒是吉拜尔人的首领，接受他们的那一份以中饱私囊。似乎吉拜尔过去没有出现过在这个街区，也好像他的朋友迪阿拜斯不曾挖过那可怜的克阿卜莱赫的眼睛。”

女的没吭声，只顾在黑暗的大波中遐想。清晨，她将在陌生人之中，将有一些新邻居，他们将迎接她的婴儿。孩子要生活在如被斫断的树枝一样的异乡。她只能以是吉拜尔人为满

足，为丈夫送饭到商店。夜间，坐在窗后倾听盲诗人吉瓦德大叔的琴声。那琴声多么悠扬，吉拜尔的故事多么动听。在敬畏真主之夜，杰卜拉维在黑暗中对他说："你别怕。"他祝福他，支持他直至胜利。他欣悦异常地回到街区。在沦落天涯之后，返归故里是多么爽人啊。

沙菲仪侧转脸望着天，数着幻象般的星星。他凝望着山上如白云一般的天亮的前兆，提醒说：

"我们该走了，不等太阳升起就赶到集市。"

"我还需要休息。"

"愿真主使受累者劳累。"

假如没有岑法勒，日子有多么好。那时，生活中充满了友善，清澈，天空繁星点点，人间情意绵绵。但是，毕竟存在着基金管理人伊海卜，首领有布尤米、贾比尔、杭杜赛、哈立德和毕推亥，再就是岑法勒。有可能每一个院落都变成大宅邸，各家的呻吟化为旋律，但是可怜的人们就像艾德海姆一样是在幻想。那些可怜人是谁？他们的脸被打肿，屁股被跌红，眼睛被苍蝇叮，头发里长满了虱子。

"为什么杰卜拉维忘了我们？"

女人喃喃地说：

"真主知道他的情况。"

男人悲壮地大喊：

"喂，杰卜拉维！"

他的声音传来回声。他立起身，说着：

"托靠真主吧。"

阿卜黛站了起来，把手合在他的手上，一起向南边走，朝着穆盖塔木的方向。

第四十五章

阿卜黛的眼里闪烁着喜悦。她说：

“那就是我们的街区，在离乡背井之后，我们回来了。赞美两个世界之主——真主。”

阿姆·沙菲仪笑了，用袍角擦擦额角，老成地说：

“是啊，回家是多么令人高兴啊！”

拉法阿听着双亲的交谈。他的脸庞清亮俊秀，表情惊讶之中夹杂着忧虑。他似抗议地说：

“穆盖塔木市场和邻居们都被遗忘了吗?!”

母亲微微一笑，她将长袍的一角围在苍白的头发周围。她知道孩子怀念出生地，这同她怀念自己的家乡是一样的。他有着吉拜尔那样的温柔、友好，不会忘记情谊的。她回答说：

“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忘记。但是，这里是我们原来的街区，这里有你的亲人，街区的主人们，他们会喜欢你，你也会喜欢他们。岑法勒死后，吉拜尔街是多么漂亮啊。”

阿姆·沙菲仪提醒说：

“珲夫斯不会比岑菲勒好！”

“不过珲夫斯对你不抱敌意。”

“首领们的敌意像雨后的泥巴一样迅速增加的。”

阿卜黛抱着希望说：

“你别这么想，我们回来是为了过好日子，你开个店，会有吃的。你别忘了自己曾在穆盖塔木集市首领统治下生活，哪儿都有首领，人们都得服从他。”

这一家继续走着。走在前面的是背负粮食口袋的阿姆·沙菲仪，跟着后面的是阿卜黛和拿着一个大包袱的拉法阿。里法

阿身材硕长瘦削，红光满面，洋溢着迷人的青春活力和温柔的品性。他从远处以贪婪的眼睛向四处张望，最后落定在街头的大宅邸上。他见围墙上树枝摇曳，便久久地凝视着。后来，他问：

“是我们爷爷的家吗？”

阿卜黛欣悦地说：

“是的，你看见我同你说的那些了吧？你爷爷在里面，他是所有这些土地、这些土地上面的一切的主人。好处就是他的好处，假如他不隐居的话，整个街区就充满了光明。”

阿姆·沙菲仪讽刺地补充道：

“基金管理人伊海卜以你爷爷的名义抢掠了我们街区，首领们也欺负我们。”

他们走到大宅邸的南墙下，拉法阿眼不转珠地盯着坚闭着的大门。不久，他们看到了基金管理人伊海卜的家，那个看门人敞着门，坐在一张沙发上。对着伊海卜家的是街区首领布尤米的家，门口停着一辆载有大米、水果的双轮马车，仆人们正依次将车上的东西往家里搬运。整个街区是赤足孩子们的运动场。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在自家门口摘豆角或者剁锦葵叶，互相交谈或讲笑话，有时呵斥几句，笑声一浪高过一浪。阿姆·沙菲仪一家拐向吉拜尔街时，在路中央碰上一个盲老头，正用探杖慢慢地摸索前进。阿姆·沙菲仪从马上下来，满脸堆笑地朝老人走去。当他站在老人面前时，大叫道：

“诗人吉瓦德大叔，你好啊！”

诗人站住了，用心地谛听，随即又恍惑地摇摇头，说道：

“你好！这声音对我可不陌生！”

“你忘了朋友木匠沙菲仪了吗？”

老人的脸舒展了，大声说：

“凭天主发誓，是阿姆·沙菲仪。”

他张开双臂，两人亲热地拥抱在一起，附近的人都望着他俩，说他俩是两个顽童似的。吉瓦德紧紧握住朋友的手说：

“你离开我们有20年了，或许还要多，这些年呀！你妻子怎么样？”

于是，阿卜黛说：

“挺好，吉瓦德大叔，我祝你健康。这是我们的儿子拉法阿，去亲你诗人大叔的手。”

拉法阿满心欢喜地走近诗人，接过他的手，亲吻了一下。诗人拍拍孩子的肩膀，摸索了他的脑袋、面孔。说：

“好样的，好样的，多么像你爷爷啊！”

这夸奖使阿卜黛容光焕发。阿姆·沙菲仪笑着说：

“你要是看见他瘦削的身体，就不这么说了。”

“他得到的就够了。杰卜拉维没有第二人。孩子做什么事？”

“我教他木匠活，可他是个受宠的独子，在我店里呆上一会儿，心思就跑到旷野上、山上了。”

诗人微笑道：

“男人不结婚就定不下心。过去你在哪里？”

“在穆盖塔木市场。”

诗人大声笑了一下，说：

“跟吉拜尔一样。但他作为耍蛇人回来，而你同走的时候一样，还是个木匠。无论如何，你的敌人死了。可是后继者同前任一样。”

阿卜黛迅速地说：

“他们全都一样。我们就想平安地过日子！”

人们知道他回来后，都飞奔而来，同沙菲仪拥抱，声音叽叽喳喳地十分响亮。拉法阿绕有兴致和关注地环顾四周，人们簇拥着他，他的寂寞之情减轻了不少。他的眼睛落在第一个院落的一扇窗户上，因为一个姑娘正专心致志地望着他。当他俩的目光相遇时，她便望着天边。此刻，有一个发现了这一点，悄声说：

“珲夫斯的女儿伊莎，要是朝她看一眼，会出人命的！”

拉法阿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母亲说：

“他不是跟这些小伙子一起的，他是第一次看街区。”

在第一个院落里，他坐在牛背上，身着宽袍，满脸伤疤，还留着往上翘的胡子。人们低声说：“珲夫斯……珲夫斯。”吉瓦德抓住阿姆·沙菲仪的手朝院里走去。他边走边说：

“愿真主降福于吉拜尔人的首领，我向你介绍我们的兄弟木匠沙菲仪师傅，在离乡20年之后回街区来了！”

珲夫斯睃了沙菲仪一眼，好久装着没看见他早就伸向自己的手。后来，珲夫斯才板着面孔伸出自己的手，冷漠地咕哝了一句：

“你好。”

拉法阿生气地注视着珲夫斯。母亲对儿子低声说，去向他致意。

拉法阿很不情愿地过去，朝他伸出手。阿姆·沙菲仪说：

“我儿子拉法阿。”

珲夫斯不屑和非难地瞥了他一眼。在场的人理解为首领蔑视他的清秀。首领不在乎地同他握了握手，然后面对他父亲，问道：

“天哪，你忘了我们街区的生活法则了吗？”

沙菲仪理解他指的是什么，掩饰着自己的不快说：

“我们总在效劳，师傅。”

他狐疑地审视着沙菲仪的脸，又问：

“你为什么离开了我们的街区？”

沙菲仪没说话，想着合适的答案。于是珲夫斯说：

“逃避岑法勒吗？”

诗人吉瓦德插进来说：

“那不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珲夫斯警告沙菲仪说：

“在我生气时，你可逃脱不掉的。”

阿卜黛带着期望地说：

“你会看到我们是最本份的人。”

在吉瓦德大叔的带领下，沙菲仪及其家人穿过人群，朝纳斯尔院落走去，以觅一个安身之处。当他们走过一个俯临甬道的窗户下面时，一个娇艳的姑娘一面梳理头发，一面挑逗地说：

“这像婚礼中的新郎是谁呀？”

许多人哈哈大笑。一个男人说：

“你的新邻居，雅西米娜，他住在你的跟前”

她笑着大声说：

“愿我们的主多给点男人！”

她不经意地掠了一下阿卜黛，但既注意又惊奇地盯着拉法阿。对于她的注视，拉法阿比对珲夫斯女儿伊莎的注视更为吃惊。他跟着父母来到甬路另一侧，雅西米娜象对过的一个住处门口。雅西米娜唱道：

啊，他的美貌
我的妈呀

第四十六章

在纳斯尔院落的门口，沙菲仪开了一家木工店。阿卜黛早上出门上市场，阿姆·沙菲仪和儿子拉法阿则去店里。他俩坐在店堂门槛上，等着顾客上门。沙菲仪因为身上有钱，够过一个月的，所以就不怎么担心。他望着盖有顶篷的甬路，若有所思地说：

“那是沾有福气的甬路，吉拜尔把我们的敌人全都消灭了。”

拉法阿睁着一双幻想的眼睛，咧着嘴笑了。他父亲又说：

“就在这一方，艾德海姆建起了自己的家，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一件就是杰卜拉维祝福他的儿子，并且宽恕了他。”

拉法阿听了更加高兴，那双眼睛更显得迷人。美好的往事都诞生在这里。要不是时光荏苒，杰卜拉维和艾德海姆的足迹一定会留下，空气中也会散发出他们的气息。就是这些住处的窗户中倒出许多水。是从雅西米娜的窗户里向敌人泼的水。而今天，从那里发出的仅仅是恐惧的目光。时光的力量多么巨大。吉拜尔同一些弱者一起在客厅里等候，可是他胜利了。

“吉拜尔胜利了，爸爸，可是胜利有什么结果呢？”

父亲叹着气说：

“我们说好不想那些的。你看见珲夫斯了吗？”

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大声说：

“大叔，木匠。”

父子俩不高兴地对视了一下。父亲昂着头站起身，见雅西

米娜正从窗户向下看，两条长辫子晃晃悠悠，便应了声：

“在。”

她调皮地说：

“派你的孩子来取柜子，给修一下。”

他重又坐下，对儿子说：“托靠真主吧。”拉法阿发觉她家门敞着等他，便喃喃地说：

“喂。”

她同意他入内，他便走了进去，见她穿了件咖啡色的袍子，上面缀有白色斑点。她光着脚，连小腿都裸露着。她久久不说话，好像有意让他看着自己，并估量着她的样子对他的影响。可是，她发现他的目光纯洁无瑕时，便指了指客厅一角的三条腿的柜子，说：

“第四条腿在沙发底下，把它安上，凭你的生命发誓，你要把它油成新的一样。”

他声音悦耳地说：

“愿意效劳，女士。”

“价钱呢？”

“我再问我父亲。”

她大声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难道不知道价钱？”

“他会同你谈的。”

她竭力审视着他的脸，并问道：

“谁来修呢？”

“我，不过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

她毫无顾忌地大笑，说：

“比推亥比你的年纪还小，是最年轻的首领，能搞乱一个

婚礼，你连独自安一条腿都做不到！”

里法阿息事宁人地说：

“重要的是，我把它完好地送回给你。”

他从沙发底下拿出第四条腿，扛起柜子，边朝门口走去，边说：

“祝你平安。”

他把柜子放到父亲面前时，父亲忿忿地打量着柜子说：

“我确实说过，我宁肯从最干净的方面挣第一口饭。”

拉法阿平静地说：

“她并不肮脏，不过看上去是个独生女。”

“并不比独生女人更重要！”

“也许她需要指引！”

阿姆·沙菲仪嘲讽地说：

“我们的行当是木匠，而不是指引。拿胶来。”

晚上，阿姆·沙菲仪和拉法阿去吉拜尔咖啡馆。诗人吉瓦德正盘腿坐在沙发上呷咖啡。咖啡馆老板舍勒兑姆坐在门口，而珲夫斯在一群捧场的人的簇拥下，堂而皇之地位居正中。父子俩向首领走去，以表驯服之意，然后在舍勒兑姆一边的空位子上落座。阿姆·沙菲仪很快接过水烟，给儿子递过一碟榛子。咖啡馆的气氛昏昏欲睡，空中烟雾迷漫，同时散发着甜食、薄荷和丁香的气味。一张张满是杂乱胡须的脸显得苍白憔悴，眼睛沉重地耷拉下来。咖啡馆内不时传来咳嗽、清嗓、粗野的笑声和无聊的玩笑声。在街区腹地，一群孩子唱道：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桑树，桑树

你们是胜利者
不后悔。
你们吃椰枣
我们喝咖啡。

咖啡馆入口处有一只雌猫正瞪大眼睛，突然向沙发底下窜去，传出一阵挣扎声，不久，它叼着一只老鼠又回到原处，然后向街区走去。拉法阿厌恶嘴里刚喝的丁香味，刚一指眼，目光便落到正吐唾沫的珲夫斯身上。珲夫斯对着诗人吉瓦德大叫：

“什么时候开始，你这个狡猾的头子？”

吉瓦德点头微笑，然后接过琴，弹起前奏。他先是问候管理人伊海卜，其次是街区首领布尤米，第三则轮上吉拜尔的继任者首领珲夫斯。诗人说：

“艾德海姆坐在基金管理处迎接新的土地承租者，当最后一个人来到时，他正低头望着登记簿。那人自报姓名：

“‘伊德里斯·杰卜拉维。’”

“艾德海姆惊慌地抬起头，见是哥哥站在眼前……”

诗人说下去，众人都侧耳倾听。拉法阿被迷住了，紧跟着他的一笑一颦。就是这位诗人，就是这些故事。他母亲多么愿听啊。她说过：

“我们的街区是故事的街区。”

确实，这些故事值得一听。也许是对穆盖塔木市场的游乐场和空地的一种慰藉。他火烧火燎的内心正不明地傍徨歧途。内心如此神秘，如紧闭大门的大宅邸一般。在那里面，只有无花果、桑树和椰树的树梢超出围墙的高度，其他则一概见不到。

只有这些树木和故事才是杰卜拉维还活在人世的证明吗？只有诗人摸索到他的脸型，才是自己是杰卜拉维孙子的证明吗？夜晚临近，阿姆·沙菲仪抽第三锅水烟了。小贩已在街区绝迹，孩子们的踪影已不在大街上出现。只有琴声和远处的鼓声还不绝于耳。一个女人正大叫大嚷，因为丈夫打她。而此时，艾德海姆被伊德里斯赶上绝路。他向旷野走去，后面是哭泣不已的乌梅玛。我正在母亲怀里躁动时，她离开了街区。诅咒这些首领们，诅咒正津津有味地嚼着老鼠肉的猫，诅咒每一道讽刺的目光和每一声冷笑，诅咒那个说“我生气时，你可无处可逃”的家伙，诅咒恐惧和伪善的人。艾德海姆除旷野之外，无路可走。这个诗人正在唱伊德里斯喝醉时的歌。拉法阿对着父亲耳朵说：

“我想去别的咖啡馆看看。”

阿姆·沙菲仪奇怪地说：

“我们这个咖啡馆是街区里最好的。”

“那边的诗人说些什么？”

“还是这些故事。不过你到那里听时，好像不是故事了。”

这些低语传到舍勒兑姆耳中，他对里法阿说：

“没有比我们街区的人更能撒谎的了，诗人们是最能撒谎的。你会在第二家咖啡馆听到，吉拜尔说他是街区的儿子。凭真主发誓，他只说他是哈姆丹的儿子。”

阿姆·沙菲仪说：

“诗人不惜代价要让听的人满意。”

舍勒兑姆低声说：

“还要让首领满意！”

半夜时分，父子俩才离开咖啡馆。外面漆黑一片，伸手不

见五指。那里传来男人的声音，却又不知传自何处。一支烟燃着，在手中几乎不发亮，似乎一颗向地球坠落的星。父亲问：

“你喜欢这故事吗？”

“是的，多么好的故事。”

父亲大笑着说：

“吉瓦德大叔喜欢你。休息时，他同你说了些什么？”

“他请我去他家里。”

“你那么快就被人喜欢。可是，你却是领会慢的孩子。”

孩子抱歉地说：

“我整个生命都给了木匠行当。不过，我现在关心的是要光顾所有的咖啡馆。”

他俩摸索着去甬路的路。此刻，从雅西米娜家中传来一阵喝醉了的嘈杂声。有一个声音唱着：

戴手织小帽的人，
说你让你倾心
用我的心织成，
让你动情。

拉法阿凑近父亲，低语道：

“她不是一个人，同我想的一样。”

父亲叹息道：

“我在旷野里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他们登上台阶，十分缓慢和小心。突然，拉法阿说：

“爸爸，我会去看诗人吉瓦德大叔。”

第四十七章

拉法阿敲响了吉拜尔街第三个院落诗人吉瓦德家的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正在骂骂咧咧的洗菜烧饭的女人。他从扶手上探身，望了望第四个院落。那里有两个女人正大打出手，她俩的孩子都站在后面，玩着洗衣盆里的肥皂沫。其中一个女人，挽起袖子，浑身颤悠，用更难听的话回骂对方。其他妇女分成两拨，彼此诅咒和凌辱对方。拉法阿很快就既看不下去，也听不进去，便转向诗人的屋门。他对这些女人，连同猫都感到恶心。每双手中都有利剑，每张嘴里都含有毒药，每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只有穆盖塔木的空气才洁净，只有大宅邸里的空气才未被污染，只有基金的主人才享有和平和清净。门开处，露出了探询的盲人的脸。拉法阿问候他，他满脸笑容，为拉法阿让开路，同时说道：

“欢迎，我的侄子。”

拉法阿首先闻到一股刺鼻的香味。随即，他跟着诗人走进一间四方的屋子，地上铺着垫子，墙上有一个绣花的挂毯。此刻日近黄昏，几缕光线透过窗户的缝隙照亮了屋子。悬挂的灯座四周装饰着飞鸟和鸽子的画像。诗人在垫子上盘腿而坐，拉法阿坐在他旁边。诗人说：

“我们正准备咖啡。”

他召呼妻子，应声而来的是端着咖啡的女主人。吉瓦德说：

“来吧，孩子他妈。这是阿姆·沙菲仪的儿子拉法阿。”

妻子坐在丈夫的另一侧，往杯子里倒咖啡。她说：

“欢迎你，我的孩子。”

她约有六十岁，身材挺拔，显得强壮，目光犀利，下巴上方有一刺青。吉瓦德朝客人方向一指，说道：

“他是个听书迷，十分喜欢故事。像他这样的人到场，总让诗人精神抖擞，心满意足。而其他人则被大麻烧得迷迷糊糊。”

女人开玩笑地说：

“你的故事对他来说是新鲜的，他们都听过了。”

诗人不悦地说：

“这是你的一个精灵的声音……（然后转向拉法阿）女主人像个喜欢舞会的人……”

拉法阿注意地看了一眼这个女人，她向他端去一杯咖啡。在穆盖塔木，那种舞会多么迷人啊。他的心完全沉浸在对舞会的回忆中。他当时站在路上，抬头望着各家的窗户，呼吸着芬芳的气息和注视着晃动的人头。诗人问他：

“你在外地时，对我们街区一无所知吗？”

“我父亲，还有我母亲都对我谈起过。那时，我的心在那边，不怎么关心基金及其问题。我对有那么多的牺牲品很感奇怪。我同意母亲的意见，平平安安。”

吉瓦德难过地摇摇头，说：

“可是，在首领的大棒和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哪能轻易地平平安安呢？”

拉法阿并没有回答他。这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他的双眼第一次看见屋子的右面墙上有一幅怪画，那是用油彩画在墙上的，同咖啡馆里的画一样。那画的是街区里一个院落里一个大个子如小孩般玩耍。青年人问道：

“这幅画画的是谁？”

“杰卜拉维。”

“有人见过他吗？”

“没人见过，我们这一辈的谁也没见过他，甚至吉拜尔本人在黑夜里也没看清楚。这是画匠按照故事来画的。”

拉法阿叹了一口气，说道：

“为什么他要把门对着孙子们关着？”

“他们说年迈，谁知道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凭真主发誓，如果他要把门打开，那么这个肮脏的街区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难道你不能……”

但是女主人打断他的话说：

“你别操这个心了，我们街区的人如果开始说基金的主人，接着就要谈论基金，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

他茫然地摇摇头说：

“这个奇怪的爷爷怎么不为这事操心呢?!”

“让我们同他一样吧，他不管我们。”

拉法阿抬眼望着画像，然后才说：

“可是他会见了吉拜尔，并同他谈了话。”

“是的，当吉拜尔死时，来了岑法勒，后来是珲夫斯，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

吉瓦德笑了起来，对女人说：

“街区需要一个人把魔鬼赶走，同时吸毒者也需要摆脱他们的妖精。”

拉法阿笑了，说道：

“大婶，妖精就是这些人，但愿你看见珲夫斯是怎么会见我父亲的！”

“同这些人无关，另外一些精灵服从我，同蛇驯服吉拜尔一样。我这里有苏丹香，他们喜欢着呢。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咒语，素丹的歌曲。”

拉法阿关注地问她：

“你对精灵的这种能耐是从哪儿得来的？”

“她警惕地咀了他一眼，说道：

“这是我的行当，同木匠是你父亲的行当一样。它来自创造者的施舍！”

拉法阿将杯子里的咖啡都喝进了肚子，想说些什么。但是沙菲仪的声音在街区里回荡：

“拉法阿，孩子，你这个懒蛋。”

拉法阿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腑瞰下面，正好同父亲的视线相遇。拉法阿大声说：

“再让我呆上半个小时。”

父亲好像想表示失望地耸耸双肩，又回店里去了。当拉法阿正关窗户时，见伊莎也在窗前，同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她关切地注视着他，他认为她在微笑，眼睛也在说着什么。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把窗关好，回到原地坐下。突然，吉瓦德呵呵一乐，说：

“你父亲要你干木匠活，但你喜欢什么呢？”

拉法阿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才说：

“我应该如父亲那样当木匠，不过我喜欢故事，这些关于精灵的秘密，你同我说说吧，大婶。”

女人笑了一下，看来她要满足他的一点要求。于是，她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灵，即他的主人，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精灵是该赶走的。”

“那我们怎么区别这和那呢？”

“他的工作证明了自己。譬如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的主人是好的，而布尤米、珲夫斯和比推赫的精灵就不是！”

他坦然地说：

“雅西米娜的精灵该赶走吗？”

女人大笑起来，说：

“是你的女邻居吗？吉拜尔的男人们希望她就那样。”

他郑重而关注地说：

“你别小气，我想知道这些事情。”

吉瓦德说：

“谁会对一个好孩子小气呢？”

女人说：

“只要有时间，你跟着我好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别让你父亲生气。还有，人们会打听，这个好孩子同精灵是怎么了。人的病根就是精灵，这你该明白的。”

拉法阿凝视着杰卜拉维的画像，同时静听着。

第四十八章

木匠是他的职业和前途，看来，这是逃不掉的。即使他本人不喜欢，可又有什么别的职业能让他喜欢呢？这个活计比起推车或者扛包来说，还是好的。至于其他行当，如打家劫舍、欺行霸市，那多么令人不齿和下贱啊。吉瓦德妻子激起了他过去从未有过的幻想。真主呀，就是挂在诗人吉瓦德家中墙上的基金主人的画像引起的。他鼓动父亲在家里也画一张那样的像，要不就在店里挂上一张。父亲对他说：

“我们是花钱的，那像是根据幻想画的，幻想能有什么价值？我没别的想法，就是但愿能见到他！”

父亲大声笑着，同时责备地说：

“还是看看你的活计吧！我不能永远为你活着，你要准备有朝一日独自一人负担你母亲、你的妻小的生活。”

儿子没有考虑，而是在想着吉瓦德妻子所说的话。对于他来说，她的话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去了一个又一个咖啡馆，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即使在那幸福的时刻，他也没有失去那点认识。诗人的故事也不如诗人妻子关于精灵的谈话那样吸引他。每个人都有精灵，即他的主人。主人也是奴仆……吉瓦德的妻子这样反复地说。他在诗人那里过了怎样的一夜啊，他亲眼看着她演示，病人被带到家中，有时还带上脚镣子。每当演示时，总要燃着某种香料，还要按精灵的要求敲击，然后就出现了奇迹。我们因此而了解了精灵的药。那么，基金管理人和首领们的药是什么呢?!这些坏人讥笑驱邪晚会，也许那不是为他们而创造的。杀掉他们是唯一的解脱办法，精灵因香料和动听的韵律而平静。我们从驱邪晚会和精灵那里学到了什么？

他对吉瓦德的妻子说，他渴望得到驱邪晚会的奥秘。她问他：

“你是否想得到许多钱？”

他回答说，为了街区的纯洁，他不想要许多钱。女人大笑，说：

“从你的活计中，我判断你能以善胜恶。”

当她教给他那些奥秘后，他的心情舒畅；晨曦初露，他登上房顶，观察那日出的奇景。而大宅邸那里，既无星光闪烁，

也没有公鸡啼鸣。他力图在树枝中注视着大院，然后问道：

“你在哪里，爷爷？你为什么不露面，即使露上那么一小会儿？你为什么不出来，哪怕出来一次呢？你为什么连一句话都不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一句话就会让我们的街区彻底变样吗？难道现在这种样子你感到满意吗？你家四周的树木多么美好！我喜欢这些树，因为你喜欢它！我之所以凝望着它，是想从上面找到你视线的痕迹。”

每当他向父亲抒发内心的这些想法时，总遭到他的责备。父亲对他说：

“你说什么，懒鬼！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满街跑着找饭吃，要不就拿起大棒，整个街区都为之发抖呢！”

午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突然间，阿卜黛微笑着对丈夫说：

“跟他说吧，师傅。”

拉法阿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便期待地注视着父亲。可是，父亲却对母亲说：

“你有什么先对他说吧。”

阿卜黛欣赏地看着儿子，说：

“一个幸福的消息，拉法阿。我们的首领珲夫斯的妻子泽基娅来看我了！我自然也去看了她。她盛情地接待了我，并把女儿伊莎介绍给我。那姑娘娇如月亮。后来，她又带着伊莎来看我。”

阿姆·沙菲仪斜眼看着儿子，端起咖啡杯，想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影响。由于等了很久，还不见儿子那里有什么动静，便摇摇头，带着敬重感说：

“这是吉拜尔街上谁家也不曾有过的荣耀，你想一下，珲

夫斯的妻子和女儿来拜访我们这个家！”

拉法阿抬眼望着母亲，感到惶惑。她热情地说：

“他们的家多么豪华啊，软椅子，高级靠枕，连门和窗户上都挂着窗帘。”

拉法阿忿忿地说：

“所有这些都是吉拜尔人被抢走的钱！”

阿姆·沙菲仪忍住笑，说道：

“我们约定好不谈这个话题的。”

阿卜黛关切地说：

“让我们仅仅记住这个：珲夫斯是吉拜尔人的主人，他的情意是应有回报的。”

拉法阿恼怒地说：

“祝福你得到这种情意！”

母亲同父亲交换了一下眼色，她随即说道：

“伊莎同她母亲来是有含义的事！”

拉法阿感到沮丧，问道：

“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妈妈？”

沙菲仪难过地摆了一下手，又笑了一下，对阿卜黛说：

“我们本该告诉他我们是怎么完婚的！”

拉法阿不快地大声说：

“不，别说，爸爸。”

“你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像个处女？”

阿卜黛劝诱和期望地说：

“你将亲手把我们带进吉拜尔人基金的管理处，如果你去了，他们会欢迎你，甚至珲夫斯也欢迎你。如果一个女人不相信自己的地位，是不会迈出这一步的。街区里的人全都会嫉妒

你的。”

父亲大笑起来，说道：

“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有一天会见你成为吉拜尔基金的管理人，或者你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管理人。”

“你竟然说这种话，爸爸?!难道你忘了20年前为什么要逃亡吗？”

阿姆·沙菲仪显得有点慌乱，说道：

“我们今天像别人一样生活着，我们不能对送上门来的机会置之不理。”

拉法阿宛如自言自语地说：

“我怎么变成精灵了呢，我今天除了赶走精灵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了呀！”

沙菲仪生气地喝道：

“我曾经不存任何奢望，只盼你成为一个木匠；但是命运将抬举你到街区里令人注目的地位，而你却想成为一个驱邪的女人，你是怎么的了？”

“你说，你会同她结婚，让我们高兴的。”

“我不同她结婚，爸爸。”

沙菲仪不顾儿子的意见，说：

“我去拜访珲夫斯，要求同他结为亲戚。”

拉法阿急得直喊：

“你别这样干，爸爸！”

父亲急躁地喊：

“告诉我，你是怎么的了，孩子?!”

阿卜黛恳求丈夫，说道：

“你不要逼他，你最了解他了。”

“我知道反而坏了事，我们的街区都以他的俊俏为耻。”

“你对他温和些，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事情由父亲作主，大地在父亲的脚下颤动。”

父亲生气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忿忿地说：

“为什么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你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拉法阿叹息起来，心中烦闷，真想痛哭一场。父子之情被怒气所绞杀。这个家有时真像一个悲凉的牢狱。你的目标不在此地，也不在这些人之中。他以受压抑的声音说：

“你别折磨我了，爸爸。”

“是你在折磨我，从你一落地就折磨我。”

拉法阿垂下头，不看双亲。父亲也不大声嚷叫，平息自己的怒气。过了一会儿，他问拉法阿：

“你害怕结婚吗？难道你不喜欢结婚？把你心里的都倒给我吧。要不去吉瓦德家找大婶，也许她知道我们所不了解的事。”

他忿忿地叫道：

“我不去……”

他猛地站起来，离开了屋子。

第四十九章

阿姆·沙菲仪下到街上，开了店门，与预期相反，没见到拉法阿，但他没有声张，而是自言自语道：

“对他的不在装没看见，是个明智的办法。”

白天渐渐地逝去，阳光洒满大地。沙菲仪脚周围的锯末越聚越多，拉法阿仍然没有露面。到晚上了，他关上铺子，心中十分恼怒和不畅。一如往常，他去舍勒兑姆咖啡馆，找了座位

坐下。他见诗人吉瓦德独自一人走来，甚感惊讶，便问道：

“那拉法阿在什么地方？”

吉瓦德边摸索着去沙发的路，边回答说：

“打昨天起，我就没见到他。”

沙菲仪担心地说：

“午饭后，我们也再没见到他。”

吉瓦德扬起两道白眉，边盘腿坐在沙发上，将四弦琴搁在一边，边问：

“你们俩有点什么了？”

沙菲仪没有回答，突然站起身，离开了咖啡馆。舍勒兑姆对他的心神不定感到奇怪，讽刺道：

“自从伊德里斯在旷野里盖起屋子以来，我们这个街区还没见过这样的新鲜事呢。我小时候，好几天不在街区，没人打听我，等我回来时，我父亲——愿真主可怜他——对我嚷：‘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下流坯的儿子？’”

坐在咖啡馆中央的珲夫斯评论他这番话，说道：

“他根本上就不相信你是他的儿子。”

咖啡馆里哄堂大笑，许多人祝贺珲夫斯这个玩笑开得妙！此时，沙菲仪回到家，问阿卜黛道：

“拉法阿回来了吗？”

女人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说：

“我还以为他同往常一样去铺子里了呢。”

当他告诉她，他也没去诗人吉瓦德家时，她更加忐忑不安了。她不安地问：

“那上哪儿去了呢？”

雅西米娜的声音传来，她正召呼卖无花果的。阿卜黛疑惑

地望了沙菲仪一眼，他心烦意乱地摇摇头，发出愤慨和干巴巴的笑声。女人还是说：

“那个姑娘有情有意的！”

男人去雅西米娜家时，既惆怅又沮丧。他敲了门，雅西米娜开的门，当认出是他时，她便带着胜利感地惊奇，退后一步说：

“是你！英雄豪杰也会疏忽大意！”

面对她半透明的裙子，他闭上眼睛，卑躬屈膝地问：

“拉法阿在你这儿吗？”

她显出更加惊奇的样子，回答道：

“拉法阿！为什么？”

男的更加慌乱。她指指内室，说：

“你自己去找他吧。”

但男人转身要走。她嘲讽地问：

“他今天成年了吗？”

他听见她在里面同一个人说：

“现在这个时候，小伙子比姑娘更让人害怕。”

阿姆·沙菲仪见阿卜黛在客厅等他。她对他说：

“我们一起去穆盖塔木市场吧。”

男的生气地大叫：

“愿真主使他受累，这就是我辛苦一天的报酬！”

他俩乘了一辆双轮马车去了穆盖塔木市场，在老邻居那里打听，也去问了相识的人，但没人见到拉法阿的踪影。是的，他不过在黄昏时分不见了几个小时，也许上山了，也许去旷野了。但是谁也想不到夜这么深了，他还能呆下去。

几天后，人们开始议论他的失踪。这件事成了咖啡店的话

题，在雅西米娜家和吉拜尔街，人们作了种种揣测，同时又对他俩的恐慌表示惊讶。只有诗人吉瓦德夫妇才真正同这对夫妻共分忧愁。吉瓦德大叔说：

“这孩子去哪了？他不是这些青年人一伙的，他要是同他们一样，我们倒不害怕了。”

比推亥一次喝醉了，大叫道：

“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好孩子们！”

他似乎在呼叫迷途的孩子，全街区的人都笑了，孩子们便不断重复他的话。阿卜黛愁病了，沙菲仪在店里干活时心不在焉，两只眼睛因失眠而熬得通红。珲夫斯的妻子泽基娅不来阿卜黛家拜访，即使在路上相遇也装没看见。一天，沙菲仪正埋头锯一块木板，突然，雅西米娜逛完街后回家时，叫了他一声：

“阿姆·沙菲仪……你看呀！”

他见她指着挨着旷野的路的那一端，拿着手锯就离开了店铺，看她指的是什么。原来是儿子拉法阿正满脸愧色地朝院子走来。沙菲仪把锯扔在店门口，朝儿子跑去。他仔细打量着儿子，又惊又喜，然后一把抱住他，大声说：

“拉法阿！你在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你要是不见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你可怜的母亲几乎愁死了！”

青年人一声不吭。父亲见他消瘦了，便问道：

“你得了病了？”

他惶惶然地回答：

“没有，让我去看看妈妈。”

雅西米娜走近他俩，疑惑地问：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拉法阿没看她。他周围挤了一堆孩子。父亲同他一起回了家。很快，吉瓦德大叔夫妇也来了。当母亲见到儿子，从床上跳下来，拥抱着他，声音微弱地说：

“愿真主宽恕你……你母亲容易吗？”

他将母亲的手掌放在胸前，让她坐到床上，自己挨着她坐下，说：

“我很抱歉……”

父亲的内心深处犹如乌云遮住月亮，满脸不高兴，责备儿子道：

“我们本来只想让你幸福。”

阿卜黛热泪盈眶地说：

“你总以为我们强迫你结婚！”

他难过地说：

“我累了。”

不止一个人问题：

“你上哪儿了？”

他叹息道：

“我讨厌自己的生活，便到旷野里。我想独处在旷野，除了买吃的，我没离开过那里。”

父亲拍着额角，大叫：

“理智的人就这么做！”

突然，吉瓦德的妻子说：

“让他去吧，对这种情况我有经验，违背他的意愿是不对的。”

阿卜黛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说：

“他的幸福是我们的希望，可他不像想象的那样。你多么

瘦啊，我的孩子！”

阿姆·沙菲仪生气地问道：

“你们倒是领着我找找，从前街区里有过这样的东西没有？”

吉瓦德的妻子谴责道：

“对我来说，他这样子并不奇怪，阿姆·沙菲仪，相信我吧，他是个少见的好孩子！”

阿姆·沙菲仪忧愁地咕哝：

“我们成了街区的话柄了。”

吉瓦德的妻子发火了，说：

“全街区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孩子。”

阿姆·沙菲仪说：

“这是灾难。”

吉瓦德的妻子大声说：

“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吧，男子汉，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别人说的你又不懂。”

第五十章

店铺成了预示活跃和成功的景像。在长桌子的一端，阿姆·沙菲仪正锯木板；在另一端，拉法阿拿着锤子钉钉子；桌子底下，有一个胶水罐，埋在一堆锯末中。靠墙立着几个窗户和门扇。在店铺中央，有表面刨光的新箱子，就差油漆了。店里充斥着木头味、锯声和敲击声，还杂有水烟声。有四个顾客在门口边抽烟，边聊天。希加齐对阿姆·沙菲仪说：

“我试试你的手艺，如蒙主佑，下一个活儿就是女儿的嫁妆。”他又对自己的朋友说：“我回去了，我要对你们说，我们生

活的这个时代，要是吉拜尔回来准会疯了。”

他们沮丧地点点头，不住地抽烟。其中一个顾客伯尔胡姆·吐拉比笑着问阿姆·沙菲仪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棺材？不是什么东西都有价吗？”

阿姆·沙菲仪将手中的锯停了一会儿，大声笑起来，说道：

“愿真主默助你，店里放棺材，把顾客都赶跑了。”

法尔哈特相信木匠的话，说：

“你说得对，断了死神的路。”

希加齐又说：

“你们的毛病是怕死怕得过份，因此，琿夫斯统治你们，布尤米施展他的权势，伊海卜没收你们的口粮。”

“你就不像我们那样怕死吗？”

他唾了一口，然后说：

“错是我们所有人的错。吉拜尔是强大的，靠着力量、顽强，他夺回了被胆怯丧失掉的我们的权利。”

突然，拉法阿停止敲钉子。他从嘴里吐出钉子，说：

“吉拜尔想用善行夺回我们的权利，他动武只是为了自卫。”

希加齐蔑视地笑出声来，问道：

“告诉我，我的孩子，你能不用力就把钉子钉进去吗？”

拉法阿严肃而关注地说：

“人不是木头，师傅。”

父亲瞅了他一眼，他便又干起活来。希加齐接着说：

“事实上，吉拜尔是我们街区所知道的最厉害的首领，吉拜尔人是多么受霸权的鼓舞啊。”

法尔哈特纠正道：

“他想让他们成为针对街区的而不是针对 吉 拜 尔人的 首领。”

“今天却仅仅是些老鼠和兔子。”

阿姆·沙菲仪用指甲蹭蹭鼻子，问道：

“你喜欢什么颜色，希加齐大叔？”

“你给挑一个不易脏的颜色吧，能保持清洁就成。”

他又接着同朋友聊，说：

“迪阿拜斯挖克阿卜莱赫眼睛的那一天，被吉拜尔挖了眼睛，以实力建立公正……”

拉法阿的叹息声清晰可闻，他并且说：

“我们并不缺少实力，白天黑夜的每一时刻，我们都见到人们在打架、厮杀，弄得头破血流，连妇女都用指甲把人抠出血来，但是正义在哪里？这一切还不够丑陋的吗？”

所有的人一下子不出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叫哈努拉的人第一次开腔道：

“这个小师傅瞧不起我们的街区！他太瘦弱了，原因就在你身上，沙菲仪师傅。”

“我吗？”

“是的，他是个娇生惯养的青年。”

希加齐转向拉法阿，大笑着说：

“你找到的新娘要比这个好！”

大家都高声大笑。阿姆·沙菲仪皱起眉头，拉法阿满脸通红。希加齐强调指出：

“力量……力量，除了它，正义就无法占统治地位！”

尽管父亲的目光在阻止他，拉法阿仍坚持说：

“事实上，我们的街区需要怜悯和仁慈。”

伯尔胡姆·吐拉比笑了。他说：

“你想拆毁我的家吗？”

众人哄笑起来，随后是一阵阵咳嗽声。希加齐的眼睛变成了同胶一个颜色。他说：

“从前吉拜尔去找艾凡提，向他要公正和仁慈。艾凡提却派了泽格莱特和其他人。要不是靠着棍棒——而不是仁慈——吉拜尔和他的人就完了。”

阿姆·沙菲仪警告道：

“嗨！隔墙有耳，他们若是听见你们这些话，不会饶恕你们的。”

于是，哈努拉说：

“这个人说得对，你们是些吸毒者，没什么优点。珲夫斯要是现在路过这里，你们准跪在他面前。”

他又转向拉法阿，说：

“你别介意，我的孩子，吸毒的人不会有难处。你不试试这些大麻吗，拉法阿？”

阿姆·沙菲仪大笑，说道：

“他不喜欢那玩意儿，假如吸上两口，他就喘个不停，该睡去了。”

法尔哈特说：

“这小伙子多可爱，有人认为他总和吉瓦德的妻子在一起，还有人以为他是个诗人，会讲故事。”

希加齐笑着说：

“他像讨厌结婚一样讨厌吸毒！”

伯尔胡姆招呼咖啡馆的小厮送水烟来。过了一会儿，他们

互相道别，散了。阿姆·沙菲仪扔下手锯，责备地望着儿子。半响，他才说道：

“你别让自己搀和到这些人当中去。”

一群孩子来到店门。玩耍。拉法阿从长桌的那一端转过来，站在父亲面前，拉住他的手，直把他拉到别人听不见他俩说话的地方。拉法阿既激动，又忐忑不安，嘴唇坚决地闭着，双眸射出奇异的光芒。父亲以目示问。突然间拉法阿说：

“从今以后，我不能沉默。”

父亲不高兴了，这个可爱的儿子真让人操心，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吉瓦德妻子那里了，其余的时间都泡在辛黛石边。而在店里呆上一小会儿，准惹出一些麻烦。

“你看到麻烦了吗？”

他的不安被奇特的平静所代替。他说：

“我不能向你隐瞒我的心里话。”

“你怎么了？”

儿子离父亲更近了些，说：

“昨天半夜里，我刚从诗人家出来，我想到旷野里散散心。我在黑夜里走啊走啊，一直走到累了，才在大宅邸围墙下俯临旷野的一个地方坐下。”

父亲的眼神表明他很关注这件事，并且鼓励儿子说下去。于是儿子说：

“我听到有奇怪的说话声，好像在黑夜里自言自语似的，我立刻有一种感觉，这是我们爷爷杰卜拉维的声音。”

父亲打量着儿子的脸，茫然地咕哝：

“杰卜拉维的声音？你怎么会有这种猜想呢？”

拉法阿热心地说：

“不是猜想，爸爸。我会给你证明。我刚听见那声音，便站起来朝大宅邸转过身去，同时后退几步以看见他。但是我只见到漆黑一团。”

“赞美真主！”

“忍着点，爸爸，我听见那声音说：‘至于吉拜尔么，他执行了他的任务，对他的看法是好的。可是，事情变得比先前更加丑恶了！’”

沙菲仪觉得浑身像火烧着了似的，额角渗出了汗珠。他声音发颤地说：

“像你一样坐在墙围下的人是那么多，可他们却什么也没听见。”

“可是，我听见了，爸爸。”

“也许是睡在黑暗中的一个人！”

儿子坚决地摇摇头，说：

“声音是从那家里传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大声说：‘爷爷，吉拜尔死了，他的后代是另外一些人。请向我们伸出你的手吧。”

沙菲仪慌乱地说：

“真主，但愿别让别人听见你刚才说的话。”

拉法阿双目放光，说道：

“爷爷听见我的话了。他的声音传到我的耳际：‘一个青年人要他年迈的爷爷干事是多么不好啊！可爱的孩子是行动的人……’我便问他：‘我这么瘦弱，怎么对付这些首领呢？’他回答我说：‘弱者是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奥秘的傻瓜，我不喜欢傻瓜。’”

阿姆·沙菲仪恐慌地说：

“你认为这些话是你同杰卜拉维交谈的吗？”

“是的，凭七重天① 之主的名义发誓！”

父亲哼了一声，痛苦地说：

“唉，一些幻想，光添些麻烦和灾难！”

“相信我，爸爸。我所说的无可怀疑。”

父亲悲戚地说：

“我总觉得这些不是真的。”

拉法阿的脸上放光，铿锵地说：

“我现在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了。”

父亲生气地拍着额角，大声问道：

“还要你做什么？”

“当然，我是个弱者，但并非傻瓜。可爱的孩子是行动的人……”

沙菲仪宛然觉得手锯锯着自己的胸膛，大叫。

“你该走上黑道了，你会死掉，把我们也连累死！”

拉法阿微笑地说：

“他们只杀贪图基金的人！”

“你还要基金之外的什么呢？”

拉法阿的声音里充满着信心：

“从前艾德海姆歌唱纯洁和富有的生活，同样，吉拜尔要求获得对于基金的权利也是为了纯洁和富有的生活，可是我们总以为这样的生活不会轻易地得到，除非将基金分配给全体，每个人得到自己的权利，使其发展生财。没有基金的生活是多

---

① 阿拉伯人习惯称七重天，与我国称九重天同。

么乏味。爸爸，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就变富了。”

沙菲仪有点兴奋地叹息了一下，问道：

“你爷爷对你说了这一点吗？”

“他说他不喜欢愚蠢，他说傻瓜是不知自己力量奥秘所在的人。我是又一个号召为基金而战斗的人。基金没什么，爸爸。富有而幸福的生活就是一切。我们同幸福之间的障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灵。我热心于医治精灵并不是儿戏，假如我精通此道的话。也许它就是七重天之主的意志，就是它在推动着我。”

沙菲仪转悲为喜，劳累本已消耗了他的体力，此时又拿起了手锯，伸出小腿，倚着需要修理的窗户。过了一会儿，他带点讽刺意味地问儿子：

“为什么在你出生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吉瓦德的妻子，但却过不上好日子呢？”

拉法阿仍然满怀信心地说：

“它等待着病人，不会自己送上门的。”

沙菲仪注视着店铺的四角，疑惑地说：

“你看我们的口粮来了，在你的脑子里对于我们的明天有些什么想法？”

拉法阿欣悦地说：

“一切都好，爸爸。病人的痊愈只会使精灵不安。”

靠近门口的镜子，将倾斜的阳光射进屋内，屋内变得炽热起来。

第五十一章

夜间，不安移到了阿姆·沙菲仪家。尽管同阿卜黛的谈话

是在平安的气氛中进行的，她了解到拉法阿听到了爷爷的谈话，并且决定去访贫问苦，以驱赶精灵，但她总放不下心，总感到后果严重。拉法阿在外面的街区一端——远离吉拜尔街——听到举行婚礼的鼓乐声和欢叫声。阿卜黛想知道个究竟，便忧愁地说：

“拉法阿不撒谎。”

沙菲仪恼怒地说：

“但是，幻觉会欺骗他，我们都会受骗。”

“你对他听到的有什么看法？”

“只要我们的爷爷活着，事情不是不可能的。”

“他要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就该死了。”

她抱有希望地说：

“我们要让这消息藏在心里，让我们赞美真主，愿他集中注意人，而不是基金。只要他不伤害谁，谁也不会伤害他。”

沙菲仪无精打采地说：

“在我们这个街区里，被伤害的人是多么多啊！不伤害人是不行的！”

结婚的欢声笑语消失了，甬路里又爆发出一阵嘈杂。他俩从窗子那里向下看，见那里聚满了人。借着一个人手擎着的灯，他俩辨别出里面有希加齐、伯尔胡姆、法尔哈特、哈努拉等人。每个人都在喊叫或者说话，吵成一团。有一个声音大叫：

“吉拜尔人的荣耀已有公论，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它。”

阿卜黛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对着丈夫耳语：

“我们儿子的秘密败露了！”

沙菲仪唉声叹气地从窗户退下来，说：

“我的心从没欺骗过我。”

他不知不觉地冲到门外，妻子在后面紧跟着。他分开拥挤的人群，大声问：

“拉法阿！你在哪里，拉法阿？”

灯光所及之处，都不见拉法阿，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不过希加齐靠近沙菲仪，以压倒喧嚣的大声说：

“你的儿子又流浪去了？”

法尔哈特嚷道：

“来，听听大家说些什么，看看他们怎么戏弄吉拜尔人的！”

阿卜黛害怕地大叫：

“你们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吧，宽容才是高贵的。”

四面传来愤怒的喊声。一个人叫道：

“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另外一些人喊：

“她不懂荣耀的含义！”

沙菲仪内心充满了恐惧，哀怜地问希加齐：

“那孩子在哪儿？”

希加齐分开人群，直走到门口，以最响亮的声音喊：

“喂，拉法阿……来吧，孩子，同阿姆·沙菲仪说一说……”

原来以为儿子被困在里面的沙菲仪变得糊涂了。突然，拉法阿出现在灯光下，父亲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向阿卜黛。很快，舍勒兑姆掌着灯，照着珲夫斯走来。珲夫斯又气又恨。大家注视着首领，没有人出声。珲夫斯粗声粗气地问：

“你们有什么事？”

不止一个人同时回答：

“雅西米娜玷污了我们！”

珲夫斯于是说道：

“让你们当中的证人说话！”

双轮马车夫泽图纳走上前来，站到珲夫斯面前，说：

“就在刚才，我见她从布尤米家的后门出来，我便跟她到了这里。等了一会儿，我问她刚才在首领家做什么。她显然是喝醉了，嘴里散发着酒气。她扭转身，进去就锁上了门。现在，你们问问，一个喝醉了的女人在一个首领家干什么了吧。”

沙菲仪和阿卡黛是神经松弛的一方，而珲夫斯一方则神经紧张起来。珲夫斯知道他的霸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轻责雅西米娜，他就丧失了尊严，而听任愤怒的人们攻击她，就把自己推向同全街区的首领布尤米对抗的境地。怎么办？吉拜尔人正从各个院子向这里来，聚在庭院里。在街区里，在纳斯尔院子前，珲夫斯的处境尴尬。人们一声接一声愤怒地说：

“把她从吉拜尔街赶出去。”

“赶走之前应该鞭笞她。”

“杀死她。”

雅西米娜的喊声从窗户后面传入夜空。人们对珲夫斯怒目以视。拉法阿听着，问父亲：

“爸爸，他们不是最有权首先把怒气撒在欺负人的布尤米身上吗？”

许多人怒气冲冲，其中有泽图纳。他回答拉法阿说：

“是她自己去他家的。”

另一个人大叫：

“如果你没有尊严，最好闭上嘴。”

父亲嗔怪地瞪了他一眼。可是拉法阿固执己见：

“布尤米同你们干的没什么两样。”

泽图纳疯狂地呵斥他：

“她是吉拜尔家族，而不是其他家族的人。”

“这孩子是个蠢家伙，没有脸。”

阿姆·沙菲仪踢了他一脚，要他保持沉默。而此时，伯尔胡姆大声说：

“现在就看师傅的看法了！”

珲夫斯怒火中烧，几乎要窒息过去。雅西米娜发出救命的喊叫。人们更加愤慨，注视着这位姑娘，准备冲过去。雅西米娜不断地喊，喊得拉法阿心如刀绞，再也忍不住了。他挣开父亲的手，拨开人群，走到雅西米娜门口，期待地说：

“可怜她的软弱和害怕吧。”

泽图纳大声喊：

“又是你！”

沙菲仪急切地呼喊儿子。拉法阿不顾父亲，回答泽图纳说：

“愿真主宽恕你！（然后转向众人）可怜可怜她吧，你们怎么处置我都可以。救命声都打动不了你们的心吗？”

泽图纳又叫起来：

“你们别理这无耻小人，就听师傅一句话！”

拉法阿问道：

“我要同她结婚，你们满意吗？”

传出一阵阵蔑视的愤怒斥责声。泽图纳说：

“我们就关心让她罪有应得。”

拉法阿冒着生命危险说：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珲夫斯看到拉法阿的建议把他从进退维谷中解救了出来，从心里说，他并不满意，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他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以掩饰内心的空虚。他说：

“这孩子当我们的面提出要同她结婚，同意他的要求。”

泽图纳的眼一斜，气得眼前冒金星。他大声说：

“胆怯丧失了荣耀！”

珲夫斯突如其来的一拳把泽图纳的鼻子打破了，他踉跄地向后退，血流如注。人们明白珲夫斯恐吓同他意见相左的人以掩盖自己的软弱。珲夫斯的眼睛在人们的脸上——被汽灯照亮——转来转去，谁也没有表示同情泽图纳。法尔哈特申斥泽图纳说：

“你坏就坏在嘴上。”

伯尔胡姆对珲夫斯说：

“要不是你，我们真找不到解决办法！”

哈努拉对他说：

“让你生气了，师傅。”

他们开始陆续散去，最后只剩下珲夫斯、舍勒兑姆、沙菲仪、阿卜黛和拉法阿。阿姆·沙菲仪走过去向珲夫斯表示问候，并伸出自己的手。但珲夫斯怒气未消，只拍了一下他的手。沙菲仪唉声叹气地退下来。他的儿子和妻子快步走向他，而珲夫斯已离开那里。他边走边辱骂男人女人，骂吉拜尔家族，直至吉拜尔本人。在痛苦之中，沙菲仪忘记了儿子陷入的困境，将手泡在热水里。阿卜黛说：

“天哪，泽基娅准让他丈夫对我们大发雷霆了吧?!”

阿姆·沙菲仪痛苦地说：

“那些胆小鬼忘了我们的傻儿子把他们从布尤米的棍子下救了出来……”

第五十二章

拉法阿原是双亲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他们的失望越甚。由于他同雅西米娜结婚，小伙子变得一无是处。当完婚后，这一家便被众口唾骂。阿卜黛总偷偷地哭，把眼都哭瞎了。沙菲仪的脸总是阴沉沉的，觉得整个世界都昏暗无光。雅西米娜在丢人现眼之后，轻易地结了婚，来到阿姆·沙菲仪家，跪在公公和丈夫面前哭泣，将心中的一切当着他们的面倾诉，以求慰藉。她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由于小伙子当着吉拜尔人的面公开宣布要同她结婚，婚姻是不可更改了，于是沙菲仪和妻子也就接受既成事实。夫妇俩的两个愿望彼此矛盾，一个希望按照传统庆贺拉法阿的婚礼，另一个希望就在家里举行小型的仪式，免得婚礼队伍受到吉拜尔人的嘲讽挖苦。阿卜黛哀戚地表达内心的感情：

“我一直想亲眼看见拉法阿的盛大婚礼，他是我唯一的儿子，让队伍经过大街小巷！”

阿姆·沙菲仪生气地说：

“没有一个吉拜尔人乐意参加这个婚礼。”

阿卜黛愁眉苦脸地说：

“回穆盖塔木市场比呆在不喜欢我们的人中间好！”

拉法阿把腿伸向打开的窗户下晒太阳，说：

“我们不离开这街区，妈妈。”

沙菲仪愤愤地说：

“但愿我们没回来！（过了一会儿，他面对儿子）我们回来

时，你不是挺难过的吗？”

拉法阿微微笑道：

“今天不是昨天。假如我们走了，谁使吉拜尔人摆脱精灵呢？”

沙菲仪恼了，说：

“就让精灵驾驭他们直至永远！”

稍稍犹弥之后，他又说：

“你会带给我们家……”

拉法阿打断他说：

“我什么也不会带回家的，我去另一个地方住。”

母亲大叫起来：

“你爸爸不是这个意思！”

“可我就是那个意思，妈妈。新家并不远，我们每天可以在窗户那里握手！”

尽管阿姆·沙菲仪忧心忡忡，他终于决定在迎亲日庆贺一番，不过是在小范围内。在甬路那里张灯结彩，两家的门上也布置一新，请了一个歌手和一个厨师，邀了所有的知交和朋友，但只来了吉瓦德大叔夫妇、希加齐大叔一家，还有几个想吃上一顿的穷人。拉法阿是第一个没有迎亲队伍的结婚的青年。一家人经过甬路来到新娘子家，因为贺客少，歌手有气无力地唱着。吃饭时，诗人夸奖拉法阿的豪爽果敢，他说，这孩子仁慈厚道，聪颖，心地纯洁，可是住在一个只有流氓横行、大棒挥舞的街区里。突然，一群小孩站到门口齐唱：

拉法阿，虱子的脸
谁让你干的这种事

他们以哄笑和乱吵为结束。拉法阿望着地，而沙菲仪的脸色发黄。希加齐大叔生气了，说：

“这群狗，狗崽子们！”

可是，吉瓦德大叔却说：

“我们的街区里垃圾何其多啊！不过，善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首领多么专横自大。这个街区只记得艾德海姆和吉拜尔的好处。”

歌手又唱起来，想让自己的歌声盖过那些吵嚷声。迎亲场面极为冷清，所有的人都离去了。家里只剩下拉法阿和雅西米娜。新娘身着礼服，显得十分娇媚。她身边是穿着丝袍的拉法阿，头戴绣花小帽，脚蹬黄皮鞋。他俩坐在一张沙发上，面对着红色的喜床。柜中镜里映出了壶和盆。她一句话不说，等待着将要进行的攻击。可他一会儿看看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灯，一会儿看看彩色的草席。等了很长时间，她想打破沉默，便温和地说：

“我忘不了你的好处，我的生命都属于你。”

他友好地望着她，说话的声音表明他不想再说什么：

“我们的生命都属于别人。”

他多么善良！出事的那个晚上，他不肯伸出手让她亲吻，现在又只字不提自己所做的好事。他的耐性可同他的善良媲美。可是，天哪，他在想些什么？是善良的品性促使他同像她这样的人结婚吗？

“我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个坏女人，他们既喜欢我，又瞧不起我，都是为了一件事。”

他安慰道：

“我知道这些。我们街区的错误多么多啊！”

她怨恨地说：

“他们经常自夸是艾德海姆的亲骨肉，同时又大干坏事，并引以为自豪。”

他坚信地说：

“只要摆脱精灵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就不会接近幸福。”

她不了解他的目标，但又突然省悟到这样坐着的讽刺意味。于是，她大笑着说：

“在洞房之夜这样谈话是太奇怪了！”

她多少有点傲气地昂起头，显得忘记了感恩戴德的情形。她从肩上退下饰带，卖弄风情地斜了他一眼。于是他对她说：

“你将是第一个使我们街区幸运的人。”

雅西米娜说：

“真的吗?!我有喝的！”

“晚饭时我喝了一点，已经够了。”

她惶惶地思考了一小会儿，然后说：

“我还有好大麻！”

“我试过了，吸不惯。”

她欢乐地说：

“你父亲很在行，有一次我见他从舍勒兑姆茶馆出来，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

他光笑，不说话。她又气馁起来，斜视着他，不久便生起闷气来。她站起身，站到门边，又转过身，站在吊灯下。薄薄的衣料透出她娇好的身段。她望着他平静如水的眼睛，不由地悲伤起来。她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受不了人受苦。”

她火了，生气地说：

“就因为这你才同我结婚，仅仅为了这一点！”

他期待地说道：

“你别再像过去那么生气了！”

她似乎因后悔而咬着嘴唇，然后低声讲道：

“我原以为你爱我呢。”

他真诚而坦白地说：

“我是爱你，雅西米娜！”

她的眼睛里透着惊讶，喃喃地说：

“真的?!”

“真的。在这个街区里我只爱你！”

她失望地叹着气，疑惑地凝视着他，说道：

“我理解你。你留在我身边几个月，然后再休了我。”

他睁大双眼，嘟哝道：

“你别再想过去的事了！”

“你让我为难！你到底对我怎么看？”

“真正的幸福。”

她忿然道：

“在我见到你之前，我就知道它了！”

“没有无尊严的幸福！”

她忍不住大笑，说道：

“可是，我们不是仅仅凭尊严才幸福的。”

他忧郁地说：

“我们这条街还不懂得真正的幸福。”

他朝床迈出沉重的步伐，她无精打采地坐到床边。他温柔地望着她，说：

“你同我们街里的人一样，只想着失去的基金！”

她面带怒色。她说：

“我们的主才能解开你的谜。”

“当你摆脱你的精灵时，它就自己解开了。”

她生气地大叫：

“我情愿自己就这样。”

拉法阿失望地说：

“珲夫斯和其他人就这样讲的！”

她厌烦起来，问道：

“我们就这样说到早上么？”

“你睡吧，愿真主让你做好梦！”

她朝后挪动，仰面躺下，眼睛在自己的一边和他的眼睛之间转动。于是，他说：

“你休息吧，我睡在沙发上。”

她发出一阵大笑，但没能自持，便讽刺地讲：

“我怕你母亲明天来看我们，警告你别过份了！”

她看着他，想看到他害臊起来。可是，他清澈平静地瞧着她，说：

“我要让你摆脱你的精灵！”

她生气地大叫：

“让女人管自己的事吧。”

她扭脸对着墙，心中又生气又担心。拉法阿走向吊灯，将捻子捻小，然后将其吹熄。屋里漆黑一团了。

第五十三章

婚后的日子是拉法阿坚持活动的时期。他不去或者说几乎

不去店铺，若不是父亲的照顾，他的日子真没法过。他碰上吉拜尔家的人，总是要人家相信他能摆脱精灵，从而获得纯真的幸福。吉拜尔人窃窃私语，议论沙菲仪的儿子拉法阿心变浮躁了，成了个疯子。还有人说他性情古怪，指责他同雅西米娜这样的人结婚。这类谈话在咖啡馆里和各个家庭里比比皆是。当拉法阿对吉瓦德妻子耳语时，她可是大吃一惊：

“你让我替你清一清吗？”

女人拍打着胸口说：

“谁告诉你说我身上有坏精灵？这就是你对一个喜欢你的女人的看法吗?!”

他严肃地说：

“我只向我所热爱和尊敬的人提供服务，你是善良和吉祥之源，但你仍然贪图以病人作买卖。假如你摆脱了你的主人，就会无偿地行善！”

女人忍俊不禁，说道：

“你想拆毁我的家！愿真主宽恕你，拉法阿！”

人们辗转相传吉瓦德妻子的话，边传边笑，连阿姆·沙菲仪也不高兴地笑了。可是，拉法阿对他讲：

“你本人，爸爸，也需要我。最理想的是我从你开始。”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他用力锤钉子，看上去心情激动。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们的主使我忍耐。”

小伙子想说服他。于是，父亲痛苦地说：

“我们成了全街的话柄，这还不够吗?!”

拉法阿倚在墙角，父亲疑惑地瞅着他，问道：

“你让你妻子接受对我们同样的要求是真的吗？”

他遗憾地说：

“她同你们一样，不想要幸福。”

拉法阿去了舍勒兑姆茶馆。在茶馆的后面的石台周围，他见舍勒兑姆、希加齐、伯尔胡姆、法尔哈特、哈努拉及泽图纳正奇怪地望着自己。舍勒兑姆开口道：

“欢迎沙菲仪的儿子拉法阿，天哪，对婚事满意吗?!”

拉法阿把冰糖粉丝放在小圆桌上，找到座位后说：

“我带来这个为你们的聚会助兴。”

舍勒兑姆边转着水烟筒，边说：

“欢迎你的慷慨大方。”

伯尔胡姆突然笑起来，毫不宽容地说：

“过一会儿，他就会向我们提出为我们举行一次驱邪晚会，为我们清除精灵！”

泽图纳朝他投去怨恨的一眼，以他的鼻音大声讲：

“你妻子身上有精灵，它的名字叫布尤米，要是行的话，就去掉他吧。”

众人愕然，脸上显出尴尬的神情。泽图纳指着被打塌了的鼻子说：

“因为他，我丢了自己的鼻子。”

拉法阿显然没有生气。法尔哈特失望地看着他，并说：

“你父亲是个好人，灵巧的木匠，你却以自己的作为让他遭到讽刺和麻烦。他刚从你的婚事的打击下清醒，你又撇下店铺，要为人们清除精灵！愿真主让你痊愈，我的孩子。”

“我没生病，我可是为了你们享福。”

泽图纳用力吸了一口长气，严厉地望着他。然后吐了一口烟，问道：

“谁告诉你说我们不幸福？”

青年人说：

“我们的爷爷不希望我们现在这种样子。”

法尔哈特大笑，说道：

“让你爷爷呆着去吧。谁告诉你说他还没忘了我们？”

泽图纳又向他投去怨恨的一瞥。希加齐踢了他一脚，警告说：

“你该尊重这次聚会，别想侵犯人！”

他想改变一下气氛，便点点头。他向朋友们作了一个特殊的表示，大家齐唱：

我情人的船从水中来，
她的头发垂到水边。

他走开了，有人哀怜地望着他。回到家时，他的心里很不好受。雅西米娜娴静地面带微笑地迎着他。一开始，她便责怪他，这是少见的。但她失望地停止责备。她忍耐着，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而且温柔地对待他。有人敲门，打开门，却是吉拜尔人的首领珲夫斯。未经允许，首领便闯了进来。拉法阿站起来以示欢迎，首领却用力抓住他的肩膀，开门见山地说：

“在舍勒兑姆茶馆，你关于基金说了些什么？”

雅西米娜害怕了，失去了血色。但是，拉法阿尽管如老鹰爪子里的小鸟，仍然不慌不忙地说：

“我说，我们的爷爷希望我们幸福！”

首领猛烈地摇晃他，问道：

“是谁告诉你的？”

“这句话包括在他对吉拜尔说的话里面。”

首领的手更用上了劲。他说：

“他对吉拜尔说的是关于基金的事。”

拉法阿几乎要疼死了，说道：

“他没有一点地方提到基金。我还没有实现的幸福是为了基金以外的一件事，也不是醇酒和大麻。我在吉拜尔街到处这么说。我说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首领再次摇晃他，并说：

“你父亲过去不服从，后来后悔了，你别走他的老路，否则我就像捏死臭虫一样捏死你……”

他推了拉法阿一把，拉法阿仰面倒地。首领扬长而去。雅西米娜快跑到丈夫跟前，安慰他，揉着他的肩膀。他好似休克了，又似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那是我亲耳听见的爷爷的声音。”

她又怜又怕地注视着他的脸，心想，他真的失去理智了吗?！她不去想他所说的，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

一天，拉法阿离开院子，一个不是吉拜尔家族的女人挡住他的去路，哀求道：

“早上好，拉法阿师傅。”

她声音中尊重的口气以及对他的称呼使他吃了一惊，他便问道：

“你要什么？”

她温驯地说：

“我有一个得了疯症的儿子，请你为他驱邪！”

同所有的吉拜尔人一样，他瞧不起街区上的其他人。他如

果为一个女人服务，会使族人更瞧不起自己。于是，他对她说：

“街区里没有驱邪晚会吗？”

女人哭着说：

“有的，可我是个穷女人。”

他的心软下来了，同时他从族人那里得到的不就是蔑视和嘲笑吗。他坚定地望着她，说道：

“我听从你的吩咐。”

第五十四章

雅西米娜从窗子俯瞰街区的新景象，院子里有一群孩子在玩耍，还有一个卖棕榈的女贩子在叫卖。她见到毕推亥边揪住一个人的领口，边扇那人的耳光，那人讨饶也无济于事。拉法阿坐在沙发上剪指甲，问她道：

“你喜欢我们的新家吗？”

她朝他转过身去，说：

“我们的下面就是闹市，而在那边只有暗幽幽的甬路。”

拉法阿安慰道：

“甬路不是为我们留下的。那是吉祥的地方，因为吉拜尔在那里决定打败敌人。不过，我们不能在每走一步路就遭讽刺的地方住下去。这里的人虽穷，但很善良。善良的人是主人，而不是吉拜尔人。”

雅西米娜瞧不起地说：

“自从他们决心赶走我之后，我就恨上他们了。”

他却微笑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对邻居说你是吉拜尔人呢！”

她大笑起来时，露出了晶莹洁白的牙齿。她夸耀说：

“让他们知道，我比他们都高出一头。”

他把剪刀放在沙发上，腿伸到席子上，说道：

“当你克服了自大的毛病，你就成了最美和最好的人。吉拜尔人不是我们街区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是最善良的，过去我像你一样错了，我只关心吉拜尔人。但是，幸福只有忠实地歌唱它的人才配得到。你看看这些善良的人怎样接纳我，又是怎样摆脱精灵的！”

她抗议道：

“但是这里所有的人都为工资工作，只有你不是！”

“要没有我，穷人找不到医治他们的人，他们能够痊愈，但他们却不拥有它的代价，我是把他们当朋友看待的。”

她摆出一副生气的面孔，准备争辩。于是他说：

“啊，但愿你能像他们一样服从我！我就能使你过上纯洁的生活。”

她生气地问：

“你认为我不安到这种程度吗？”

“有些人喜欢精灵，自己却不知道。”

她忿忿地喊道：

“这种话对我是多么丑恶！”

他仍然面带笑容说：

“你属于吉拜尔人，他们全都拒绝接受我的药，甚至我父亲都不接受它！”

当有人敲门时，他俩知道新的顾客来了，拉法阿准备接待来人。

事实上，拉法阿这些天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这条街

上，他被称为拉法阿师傅。他们真诚和友爱地称呼他，知道他能祛除精灵，带来健康和幸福。在他之前，还没人做过这种好事，因此，穷人喜欢他，而过去他们从没爱过谁。自然，毕推亥——新街的首领——不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行善，而另一方面他交不出任何税金。尽管首领不喜欢他，却又找不出进攻他的理由。至于受过他帮助的人，每个都有一个百讲不厌的故事。达乌德的母亲每次神经病发作，都要咬自己的孩子，现在再没犯过病；塞那拉就爱吵架、争论，现在变得脾气温和，富有理想；扒手塔勒拜真诚地悔过，现在成了镀锡匠；阿维斯已经结了婚……拉法阿从他的病人中选了四个人：宰基、侯赛因、阿里和凯里姆，他们成了兄弟，而在拉法阿来这里之前，他们之间无友情可言。从前，宰基游手好闲；侯赛因吸鸦片成瘾；阿里练拳，横行乡里；凯里姆是个拉皮条的。现在这四个人都变成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有时，他们聚在辛黛巨石下，在一起谈天说地，说古论今。见到他们的医生里法阿时，他充满了崇敬和爱戴之情。他们全都憧憬着幸福会降临到这个街区。

有一天，他们正眺望着慢慢沉落的太阳，拉法阿问他们：

“我们为什么幸福？”

侯赛因激动地说：

“你，你就是我们幸福的原因。”

他微笑了一下以示感谢，说道：

“是我们摆脱了那些精灵，我们清除了怨恨、贪婪、厌恶等恶习，正是这些恶习败坏了我们街区的空气。”

阿里信服他的话，说道：

“尽管我们贫穷，而且都是弱者，既没有基金，又没有权势，但我们是幸福的。”

拉法阿遗憾地点点头，说：

“人们为了失去的基金和盲目的力量，受了多少罪啊，你们诅咒基金和权势吧！”

他们争先恐后地诅咒起来。拉法阿拾起一块砖，尽力向山的方向扔去，然后说：

“诗人们说，杰卜拉维鼓励吉拜尔把他的人的院落变得同大宅邸一样宏伟漂亮，人们便向往杰卜拉维的力量和体面，却忘记了他其他的优点。因此，吉拜尔没能改变人心，尽管他得到了对基金的权利。当他离开人世时，强者变成了强盗，巧取豪夺，弱者怨声载道，所有的人都蒙受苦难。而我，没有基金，没有力量，也没有体面，却打开了幸福之门。”

凯里姆凑过去，同他亲了一下脸。于是，他继续说：

“明天，当强者触及弱者的幸福，将会悟到他们的力量、体面和抢夺来的钱财什么也不是。”

这些人发出了赞扬和爱戴的欢呼声。风带来旷野远方一个牧人的歌声。

天际出现了一颗星，拉法阿审视着朋友们的脸，说：

“只有我一个人来救治我们街区的人是不够的。对你们来说，到了自己动手的时候了，到了学习奥秘以使病人摆脱精灵的时候了。”

众人面露喜色。宰基大叫：

“这是我们朝思暮想的。”

他冲他们微笑着说：

“你们将成为我们街区幸福的关键。”

当他们回到所住的街道时，见一家院子点起了结婚的彩灯。许多人看见了拉法阿，都拥上来同他握手。毕推亥恼了，

从咖啡馆的座位上站起身，又骂又咒，打了这个人耳光，又打那人，然后无耻地对着拉法阿问道：

“你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小毛孩子？”

拉法阿温和地说：

“可怜人的朋友，师傅。”

这个首领说：

“那你就像穷人那样，而不是如婚礼上的新郎走吧，难道你忘了你是被街道赶走的人，雅西米娜的丈夫，驱邪的法师了吗？”

他挑衅地唾了一口。人们纷纷走开，一言不发。但是，欢乐的噜噜声盖过了一切。

第五十五章

街区首领布尤米站在向着旷野开门的后花园的门后，夜幕初降，他边发出臊臭，边等候着。当门上有人用手指轻轻敲了一下，他便开了门，一个女人闪进了花园里，她的长袍和面纱宛如黑夜的一部分。他握着她的手，领着她在花园里走，不往家去，而到了管理处，推门走进去。她随他进去时，他将蜡烛点着，安在窗台边。管理处里似黄昏，沙发上都有套子。屋子中间有一个放着水烟筒的大盘子，盘子放在一个圆垫子上。女人除去了长袍和面纱，布尤米用力拥抱她，以致她骨头生疼，向他投去乞求怜悯的一瞥。她灵巧地脱了身，他发出短促的大笑声后，顺势坐在褥垫上，手指拨弄着大炉子的灰烬，直至露出火炭。她倚着他坐下，吻着他的耳朵，然后指着炉火说：

“我几乎忘了它的味。”

他在她的脸颊、脖颈上留下雨点般的亲吻，扑向她的怀里说：

“这种烟，在我们街区里只有管理人才抽得上，真主的奴仆！”

从街区传来拳打脚踢的声音，辱骂声和棍棒相碰声亦清晰可闻。玻璃打碎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狗吠声。首领身边的女人露出慌乱的疑问，但首领无所谓地把烟叶扯成一段一段。于是女人问道：

“我来这里多么艰难！我是从街区到杰马利耶，从杰马利耶到迪拉塞，从迪拉塞到旷野，又从旷野来到你的后门。”

他手指不停地动，朝她倾过身去，津津有味地嗅着她的腋肢窝，说：

“我要去你家看你就不在乎。”

她微微笑道：

“如果你去，那些胆小鬼中没有一个人会拦住你，就是毕推亥也只会为你掸尘，然后他们把满腔怒气都撒在我一人身上。”

她拨弄着他的胡须，开玩笑地说：

“可是你偷偷溜进在家里边的管理处，是怕老婆吧。”

他扔下烟叶，用一支胳膊挽住她，用力搂着，以至她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悄声说：

“愿真主保护我们的首领们。”

他推开她，昂起头，像只火鸡似地挺胸凹肚。他说：

“只有一个首领，至于其他首领都是些孩子。”

她抚摸着他胸口的毛，说道：

“管人的首领管不了我。”

他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胸脯，说：

“你是首领头上的王冠。”

他伸手向盘子，拿到壶说：

“怪味啤酒！”

她遗憾地说：

“它的味很冲，我亲爱的丈夫可能闻过！”

他倾斜水壶，喝了个够。他皱着眉头说：

“好一个丈夫！我见到他好多次，一脸疯样，是这个街区里第一个男驱邪法师！”

她望着他抽烟，并说：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因此我要忍受同他一起生活。不能伤害他，因为欺骗他可不容易。”

他把水烟递给她，她津津有味地吸起来，放肆地吐出烟雾，然后闭上眼睛，陶醉地将余下的烟气缓缓喷出。轮到他吸时，他吸一口，停一下，在间歇期间，他讲道：

“你抛弃他……他在耍……你……耍……孩子玩……”

她不屑地耸耸肩膀，说：

“在这世界上，我丈夫的工作就是帮穷人摆脱精灵……”

“你呢，难道没摆脱他点什么？”

“我受欺负，以你的生命起誓！朝他脸上瞄上一眼就算是说话。”

“一个月也不会有一次！”

“一年也不会有一次，他光忙着人们的精灵，顾不上妻子！”

“让精灵驾驭他吧！他那么干能得什么好处？”

她茫然地摇摇头，说：

“什么好处也得不到。要不是他父亲，我们就饿死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使穷人幸福和纯洁。”

“是什么人委托他呢？”

“他说，这是基金的主人希望的。”

布尤米的一双小眼中射出关注的目光。他把水烟放在盘上，问她道：

“他是说基金的主人希望那样吗？”

“是那样说的……”

“那是谁告诉他基金主人的希望呢？”

女人感到厌烦和惊恐，害怕气氛变坏，或者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于是她说：

“诗人在吟唱时是这样解释他的话的。”

他又装上新的一锅烟，同时说：

“小母狗的街区，吉拜尔街是它的核心。吉拜尔人当中出现了最大的骗子，散播关于基金及其十项条款的怪消息，好像基金的主人仅仅是他们的爷爷。从前，他们的骗子吉拜尔靠着谎言偷走了基金，今天这个疯子的解释是不能接受的，他还会宣称自己亲耳听杰卜拉维说的。”

她担心地说：

“他只讲替穷人去掉精灵。”

首领蔑视地哼了一下，然后问道：

“谁告诉我们呢，也许在基金里就有精灵！”

他的声音高得不能再高：

“基金的主人是个死人，或者说被认为这样，街区的小狗们！”

雅西米娜惊呆了，害怕会失去这次机会，害怕整个气氛变

坏。她伸手缓缓脱去连衣裙，首领的脸舒展开来，双眸露出了亢奋的色彩。

第五十六章

管理人身着斗篷，显得清瘦，白色的圆脸上早衰的双眉和皱纹表明他为各种贪欲而拚命力争。而布尤米的胖乎乎的脸丝毫没有暗示出他对主子担心的窃喜。主子的担心证明传到他耳中的消息十分严峻，还证明他对于管理人和基金的作用巨大。他对管理人说：

“我不得已用这些消息来打搅你，但是，在关于基金的问题上，不请示你的话，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从另一方面说，我面对着这个来自吉拜尔家族的制造混乱的疯子。我们应该保证，未经你的允许，不让我们中的任何人去进攻他们中的任何人。”

伊海卜这个基金管理人脸色阴沉地说：

“他真的宣称他同基金的主人联系上了吗？”

“我有不止一个消息来源肯定了这一点。他的病人们相信他，尽管严守秘密。”

“也许他是个疯子，吉拜尔过去就是个骗子。可是这肮脏的街区喜欢骗子和疯子。吉拜尔人非法抢夺了基金之后还要什么？为什么基金的主人不同别人联系？我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为什么不同我联系？他总守在自己的屋里，只在给他送必需品时，他才打开屋门。除了他的女佣外，谁也见不到他。可是，吉拜尔人却如此轻易地见到了他和听到他的话。”

布尤米恨恨地说：

“他们不掌握全部基金是不会放心的。”

管理人的脸色气得发黄，匆匆忙忙地发号施令，但又回过头来问：

“他是说了基金什么，还是局限在清除精灵上？”

布尤米恨恨地说：

“像吉拜尔一样，他的活动就是捉蛇。”

等了一会儿，他又嘲笑说：

“基金主人和精灵有什么关系?!”

伊海卜站住，生气地说：

“我可不愿受到像艾凡提受到的诅咒。”

布尤米叫贾比尔、杭杜赛、哈立德和毕推亥到了他的茶馆。他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治治木匠沙菲仪的儿子拉法阿的疯病。毕推亥惊恐地问：

“你就为这才叫我们来的吗，师傅？”

布尤米肯定地点点头。毕推亥拍拍手，大叫：

“就是这个呀！街区的首领聚在一起就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人！”

布尤米投去不屑的一眼，说：

“你看见了也听见了他的活动，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当然，你也没听见他说见到了基金的主人。”

在烟雾中，他们个个射出火一般的视线，毕推亥茫然道：

“这个老儿子！基金的主人同精灵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爷爷难道是驱邪法师吗？”

他们咯咯地大笑起来，但很快因布尤米的阴沉的脸色而停下来。布尤米说：

“你嗅嗅吧，毕推亥。一个首领醉醺醺的，吸毒，却什么也嗅不出来！”

毕推亥为自己辩解道：

“师傅，在安特尔的婚礼上，我被20个人用棍子打得头破血流，可我的棍子还没离手。”

杭杜赛此时插进来说：

“就让他自己看着办吧，否则他会丢脸的，但愿他能找到不侵犯那个疯子的办法。要想收拾他这样的人，对于首领来说是小事一桩！”

街区里的人都已入梦乡，谁都不知道布尤米茶馆里的事。第二天早晨，拉法阿离开院子时，见毕推亥挡住他的路，便对他打招呼：

“早上好，毕推亥师傅。”

毕推亥嫌弃地望了他一眼，大声说：

“早上好，老女人的儿子，回你家去，不许出来，否则我敲碎你的头。”

拉法阿惊讶地问：

“是什么让我们的首领生这么大的气？”

他吼道：

“你现在是同比推亥而不是基金主人说话，别耽搁，走吧。”

拉法阿想说点什么，首领一巴掌就把他扇到院墙那边去了。一个女人见此情景，便大声喊叫，惊动了全街区，别的女人纷纷赶来、拉法阿大声呼救，他一眼见到许多人往他这里来，其中有宰基、阿里、侯赛因和凯里姆，后边是阿姆·沙菲仪，诗人用棍摸索着赶来。不一会儿，这里挤满了热爱拉法阿的男男女女。

毕推亥万万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仍然举手打里法阿，而

且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站着的人发出惊恐的叫声，情绪十分激动。有人哀求毕推亥放了他，另外一些人则历举拉法阿的好事及优良品格。许多人询问这次侵犯的理由，抗议声此起彼伏。毕推亥生气了，大叫：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吗？”

赶来的人确实出于对拉法阿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给他们增添了勇气，回击比推亥的警告。一个站在前排的人说：

“是我们的首领，头上的王冠，我们来是为了请你宽恕这个善良的人。”

一个人为蜂拥而来的人群而备受鼓舞，说道：

“你确实是我们的首领，这无可怀疑。但是，拉法阿做什么了？”

一个人站在毕推亥目力不及的外圈，因此放心地大叫：

“拉法阿是清白的，对他不怀好意的人该死！”

毕推亥顿时就火了，把棍子举到头上，吼道：

“你们这些娘们，我要给你们一个教训。”

女人们从四面八方大声叫喊，整条大街一片哀鸣。愤怒的人们发出血腥味的警告，一些砖块落到毕推亥面前，阻止他前进。此时，他感到进退两难，这是一场恶梦。此刻，他很容易就会丧命，因为人们威胁要结果他，砖头瓦块如雨点般袭来。他面临着结束霸权的威胁，不由得眼前直冒金花。人们这样齐心协力地对付首领，这是任何其他首领过去所不曾遇到过的。

拉法阿突然一挺身，站到毕推亥的前面，向人们挥舞双手，直至人们平静下来。拉法阿强有力的声音说：

“我们的首领没错，我该受责备！”

人们的表情是显然不信他的话，但谁也没说出来。拉法阿

接着说：

“别等他发火，都散开吧。”

人们这才省悟到他在挽救首领的尊严，以解决眼下的危机，于是散开了。一些人对此事迷惑不解，但怕单独面对比推亥，迅速离去。大街上空空荡荡……

第五十七章

自那起事件之后，街区里十分紧张。最为可怕的是管理人担心街区的居民相信有一种力量足以使他们同首领们抗衡。因此，在他看来，应该结果了拉法阿和鼓励人们站在他一边的人，同时同吉拜尔街首领珲夫斯达成避免在全街区发生战斗的协议。管理人对布尤米说：

“拉法阿并非如你认为的那样软弱，在他身后有一批不怕首领的拥戴者能够拯救他。假如全街区都像他所居住的那条大街一样支持他，事情将会怎么样？他会把精灵的事搁在一边，公开宣布基金是他的目标！”

布尤米向毕推亥撒气，用力摇晃他的双肩，对他说：

“我们把事情交给你一个人，你都干了些什么，首领的耻辱！”

毕推亥咬牙切齿地说：

“我会让你们满意的，即使杀了他，也要让你们满意。”

布尤米对着他喊：

“最好是你永远从街区里消失。”

他派人去请珲夫斯，但是阿姆·沙菲仪挡住珲夫斯的路，同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恐。沙菲仪企图说服儿子回木匠铺，好减轻他的负担。可是，他的努力白费了，失望地回家了。当他

知道珲夫斯被邀请去会见布尤米，便在路上截住珲夫斯，对他说：

“珲夫斯师傅，你是我们的首领和保护者，他们要求你除掉拉法阿，你别这样做。你可以同他们商量，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是别除掉他。你过去，即使使用武力，你也让他离开街区，但是别除掉他！”

珲夫斯胸有成竹，同时小心谨慎地说：

“我知道人们要我做什么，这是吉拜尔人的利益所决定的。”

事实上，珲夫斯胆战心惊地和秘密地从拉法阿那里了解了毕推亥事件的经过，便在心里说，不是管理人，也不是布尤米，正是他自己该小心从事。

珲夫斯到了布尤米家，在管理处会见了他。首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请他——作为吉拜尔人的首领——共商拉法阿问题。他说：

“你别小看他的事，许多事件决定了他的影响的严重性。”

珲夫斯同意上述观点，但期待地说：

“我希望别当我的面攻击他。”

布尤米便说：

“我们是男子汉，我们的利益是一样的。我们不在家里攻击任何人。这孩子马上就来，我们要你在一旁听着他的答复。”

拉法阿神采奕奕地来了，向两位首领致意，在布尤米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即他俩对面的褥垫上。布尤米偷觑着他清秀和平静的脸庞，心中暗自惊奇这么个温和的孩子会成为令人惊骇的动乱的根源。他粗声问道：

“你为什么离开你的街道和亲人？”

他坦然地答道：

“他们之中没人响应我！”

“你要他们做什么？”

“我要为他们清除破坏幸福的幽灵！”

布尤米的声音中透出了愤怒，他问：

“你负责人们的幸福吗？”

拉法阿坦率和无瑕地说：

“是的，只要我有能力办到。”

布尤米的脸沉了下来，说：

“你蔑视体面和力量，他们听从你了？”

“我这样做是为了向他们证明幸福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在我所干的事情之中。”

琿夫斯生气地说：

“这不是蔑视力量和体面的人们吗？”

他不为这种怒气而慌乱，说道：

“不是，师傅，但是它提醒人们，幸福不在拥有力量和体面的人手中。”

布尤米狠狠地盯了他一眼，问道：

“当你向他们强调这是基金主人所希望的，他们又听信你了。”

他清亮的双眸中显示了关切的神色。他说：

“他们说了这些话！”

“你说什么呢？”

他第一次犹豫了一下，才说道：

“按我理解的程度说。”

琿夫斯奚落道：

“灾难来自腐烂的心灵。”

布尤米又眯起眼睛说：

“但是他们说你向他们复述了从杰卜拉维本人那里所听到的话！”

他的眼睛显出了困惑，第二次犹豫了半晌。他说：

“我就是这样理解他对吉拜尔和艾德海姆的话的！”

珲夫斯大怒道：

“他对吉拜尔的话经不起推敲。”

布尤米气极，自言自语道：

“你们全都是骗子，吉拜尔是头号骗子，你这个小偷！”

布尤米说：

“你说你听到杰卜拉维的话和他所希望的事。除了他的基金管理人和继承者外，何任人不得以他的名义讲话。假如他想说些什么，会对管理人说，因为他负责基金，是十项条款的执行者。我说你这个疯子，你怎么以杰卜拉维的名义蔑视力量和体面，而力量和权势正是他的品格和特性！”

他纯洁的面孔上显示了痛苦的神情。他说：

“我是同我们街区的人，而不是同杰卜拉维谈话。我们街区的人受精灵的控制，而需求又折磨着他们。”

布尤米大叫：

“你是个什么东西，既无力量又无体面，因此你才诅咒它们，好抬高自己在街区里人们眼中的卑贱的地位。当你看到他们顺从时，便从他们那里夺取力量和体面！”

拉法阿惊讶地睁大眼睛，问道：

“我的目标就是我们街区人们的幸福。”

布尤米吼道：

“狡猾女人的小子，你让人们幻想他们都病了，我们也全都病了，在这个街区里，除了你没一个好人！”

“你们为什么要憎恨就在自己眼前的幸福呢？”

“狡猾女人的小子，像你这种人带来的幸福该受诅咒！”

拉法阿叹息着问：

“我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为什么人们要恨我呢?!”

布尤米吼道：

“你别像骗傻瓜那样来骗我，我要你别再去骗人。你得明白，我的命令不可违抗。我赞美真主，你现在在我的家里，不听话就不会平安地走出去。”

拉法阿沮丧地站着，向他俩致意后就离去了。珲夫斯说：

“把他交给我吧。”

可是，布尤米却说：

“这个疯子有许多爱戴的人，我们不想屠杀。”

第五十八章

拉法阿从布尤米家出来，朝自己家走去。天色充满了秋天的气息，空中微风飘拂。街区里到处都挂着柠檬，似乎在庆祝腌制季节的到来。人声鼎沸，孩子们互相扔着土坨塔。拉法阿受到许多人的问候，也挨了不少土块。他边向家走去，边掸去肩上和帽子上的粉尘。

到家后，他见宰基、阿里、侯赛因和凯里姆在等他，如每次见面那样，他们彼此拥抱。他向他们——包括在座的妻子——讲述了同布尤米和珲夫斯的谈话经过。他们关切而担心地凝视着他。当他讲完后，他们都变得愁眉苦脸起来。雅西米娜在心里问：天哪，这状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什么法子能使这个善

良的人免于死亡，而同时又不危及她的幸福呢？每个人都露出了疑问的神情，拉法阿头靠着墙，有点迷糊。雅西米娜说：

“不能轻视布尤米的命令。”

阿里当然同他们联合一致，于是说道：

“拉法阿有许多朋友，他们战胜了毕推亥，街区里就见不到他了。”

雅西米娜皱着眉头说：

“毕推亥比不上布尤米！如果你们向布尤米挑战，那就说再见吧！”

侯赛因转脸对着拉法阿，说：

“我们首先听师傅的！”

拉法阿半闭着眼说：

“你们别想着打架。为人们幸福而受罪的人是不容易让他们流血的。”

雅西米娜兴奋起来了。她说：

“你能可怜自己不受那个罪是最好不过的了。”

宰基抗议道：

“我们不丢掉这件工作，但可以离开街区。”

雅西米娜因害怕这个离开男人的街区的念头，心扑扑地跳起来，便生气地说：

“我们不能远离自己的街区当陌生人，浪迹天涯。”

几个人都盯着拉法阿的脸。他慢慢扭转头，说道：

“我不喜欢离开我们的街区。”

此时，有人不断轻轻地敲门，雅西米娜便过去开门。坐在屋里的人听出是阿姆·沙菲仪和阿卜黛的声音，他俩正在打听儿子的消息。拉法阿站起身，同双亲拥抱。他们坐下时，沙菲

仪和妻子兀自喘息不定，从他俩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俩带来了不安的消息。果然，父亲很快就说：

“我的孩子，珲夫斯不要你了，你的性命危险。我的朋友告诉我，首领们的打手正埋伏在你家四周。”

阿卜黛擦擦红肿的眼睛，说着：

“但愿我们没有回到这个把命白白送掉的街区。”

阿里感情冲动地说：

“别害怕，我的女主人。我们这条街的人都是热爱我们的朋友。”

拉法阿长叹着气说：

“我们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惩罚?!”

阿姆·沙菲仪惊呼道：

“对他们来说，你是可恨的吉拜尔街的人，自从你提到基金以来，我的心就害怕，就胡思乱想起来！”

拉法阿奇怪地说：

“昨天，他们同吉拜尔斗，是因为他提出要基金；而今天同我斗，却因为我蔑视基金！”

沙菲仪害怕地摆摆手，说：

“对他们，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丝毫不会改变他们。但是，你要知道，留在家里不安全，还是离开这里吧。”

凯里姆第一次心惊胆颤，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掩盖自己的恐惧，对拉法阿说：

“他们在外面埋伏好了，如果你继续呆在这里，他们就要来这里。如你所知，他们是我们街区的首领。让我们从房顶上逃到我的家，到那里再考虑怎么办。”

沙菲仪大声说：

“从那里，你们到晚上再逃离街区。”

拉法阿唉声叹气，问道：

“我让自己的家塌掉？”

他母亲哭着哀求他：

“按他说的做吧，可怜你妈妈！”

父亲生气地说：

“你要愿意，等到了旷野腹地再继续你的工作吧。”

凯里姆关切地站起来，说：

“让我们安排一下，沙菲仪师傅和他妻子再留一小会儿，然后去纳斯尔院子，好像平常一样刚出了一次门那样回去。雅西米娜太太你去杰马利耶，装着去市场。等她回来时，偷偷去我的住处，这比她从房顶上逃跑要容易。”

沙菲仪为这个计划而高兴。于是凯里姆说：

“我们不能白白浪费一分钟时间，我走了，去检查一下房顶。”

他离开屋子。沙菲仪抓住拉法阿的手站起来。阿卜黛吩咐雅西米娜把衣服裹到一个包袱里。

雅西米娜伤心地捡起不多的几件衣服，内心正积聚着怒气。阿卜黛走过去亲吻儿子，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里法阿忧心忡忡地想着心事，他多么热爱人们啊！让他们幸福是多么艰难啊。他回忆起，怎样忍受人们的怒斥。难道杰卜拉维会接受失败吗？！凯里姆回来了，对拉法阿和伙伴们说：

“你们跟我来。”

阿卜黛哭泣地说：

“我们会找你去，也许要等一段时间。”

沙菲仪忍着眼泪，对他说：

“愿平安陪伴着你，里法阿。”

拉法阿亲吻了双亲，然后转向雅西米娜说：

“穿上袍子，戴好面纱，别让任何人认出你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附在她耳旁说：

“我不会对你受害撒手不管的。”

第五十九章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雅西米娜离开了院子。阿卜黛在告别时对她说的话还在耳际响着：

“祝你平安，我的女儿。我们的主保佑你，保护你。里法阿照料过你，我日日夜夜为你们祈祷。”

黑夜刚降临不久，咖啡馆的灯火通明，孩子们正围着手推车的灯光做游戏，猫、狗打成一团——这同往常并无二致。雅西米娜向杰马利耶走去，她那颗热恋着的心中没有怜悯的地盘。她毫不踌躇，但却十分担心，总觉得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她一点也不平静，便从迪拉塞拐向旷野。只有站在布尤米面前，她才放下心来。当她摘去面纱，他关注地审视着她，并问：

“害怕了？”

她边喘边答：

“是的。”

“不对，胆怯不是你的秉性。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

她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他们要从房顶上逃到凯里姆家，将在黎明时分离开街区。”

布尤米讽刺地嘟哝：

“黎明时分，糟老太婆的儿子们！”

“他们说服他走的。你为什么不让他走呢？”

他嘲讽地微笑道：

“从前吉拜尔走了，后来又回来。这些虫子不配活下去。”

她心乱如麻地说：

“他不了解生活，但他不该死。”

他嫌恶地抿住嘴，然后说：

“这个街区的疯子已经够了。”

她乞求怜悯地望着他，然后垂下眼睛，宛如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他那天曾救了我一命。”

他发出粗鄙的大笑，说：

“哎呀，就是你让他送死的，一比一，明显是最不公的！”

她如得了病，感到剧痛和不安。她责备地看着他，说：

“我干了就干了，因为你比我的生命更加宝贵。”

他温和地拍拍她的脸蛋，说：

“这就清楚了，如果环境不好，这个家里有你的地方。”

她消沉的精神又振奋起来。她说：

“假如他们把管理人的家摆在我面前，没有你我也不接受。”

“你是个忠实的女人。”

“忠实”刺激了她，她又如得病似的担心起来。她自问：

“天哪，这个男人是讥笑他吗？”

没时间再说话了，于是她站起身同他告别，从后门溜了出去。她发现丈夫及他朋友在等她，便坐到丈夫身边，对他说：

“我们的家受到监视，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让你母亲把灯点

着，放在窗后。这样逃跑起来容易些。”

宰基忧郁地瞅着拉法阿，对她说：

“但他在发愁。难道病人不是到处都有，不是同样需要治愈吗？”

拉法阿说：

“非常需要药品，因为病很严重。”

雅西米娜哀怜地望着他，在心里说：杀了他是不公道的。她希望哪怕他有一方面该受惩罚也好。她回忆起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自己好的人，而他因此而要被杀。她暗自诅咒自己的这些想法，天哪，让在生活中发现好处的人去行善吧。她发现丈夫正看着自己，便同情地说：

“你的生命比我们该死的街区更加贵重。”

拉法阿微笑着说：

“这是你的舌头说的话，但是我看出了你眼睛里的忧愁！”

她颤抖起来，在心里说，假如他能像驱逐精灵那样看出我眼睛里的东西，那我就完了。于是，她说：

“我没有忧愁，但是担心你！”

凯里姆站起来说：

“我去准备晚饭。”

他拿着大盘子回来时，请他们坐下，他们便围着盘子一一就座。准备的晚饭有面包、奶酪、胡萝卜和黄瓜，另外还有一罐啤酒。凯里姆斟满了大家的杯子，说：

“今天晚上需要加温和鼓励。”

他们喝了。等了一会儿，拉法阿微笑着说：

“酒精能唤醒精灵，但是它对摆脱精灵的人是一种清醒剂。”

他望着身边的雅西米娜，她便明白他目光的含义。她说：

“如果真主使人长寿，你明天就能使我摆脱精灵。”

拉法阿因欢乐而容光焕发，朋友们互相祝贺，继续进餐。在切面包时，人们的手互相碰在一起。人们吃了一阵，忘记了死神的包围。突然，拉法阿说：

“基金的主人希望他的孩子们像他一样，他们却不同意像精灵一样。他们是群傻瓜，正如主人对我所说的，他不喜欢愚蠢。”

凯里姆遗憾地点点头。他咽了一口食物，然后说道：

“如果他多少有点原先的力量，那就会如愿以偿。”

阿里发怒地说：

“如果……如果……我们从如果当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应该行动。”

拉法阿有力地说：

“我们并不缺少什么。我们坚持不懈地同精灵作斗争，每次精灵被逐后留下的空白，我们都用爱去填充。除此之外，别无目标。”

宰基难过地说：

“假如他们放手让我们干的话，我们早就让街区充满了健康、爱情和平安。”

阿里不同意道：

“我还是爱思索一下我们怎么逃走，我们有许多朋友么！”

拉法阿微笑着说：

“你的精灵还在你的身体内部，你别忘了我们的目标是治愈，而不是厮杀。对于人来说，最好是杀人者被杀。”

拉法阿转向雅西米娜，突然说道：

“你既不吃，又不在听！”

她的心因害怕而紧缩起来，但终于克制住感情上的变化。她说：

“我真吃惊，你们这样欢乐地交谈，像是在婚礼上！”

“当你明天摆脱了精灵之后，你会习惯欢乐的。”

他转向兄弟们，说道：

“你们中有的人羞于讲和，我们居住在一个只有霸权才受到尊重的街区里。但是，霸权并不局限于恐吓，同精灵斗争比起侵略弱者或者同首领交战要艰难十倍！”

阿里遗憾地点点头，说：

“行善的结果就是我们陷于这种悲苦的境地！”

拉法阿坚信道：

“斗争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结束，我们也并非他们所认为的弱者！我们只是把战斗从一个战场移向另一个战场，我们的战场需要更强的力量和更高昂的勇气。”

他们继续吃着晚饭，对听到的作审慎的思考。从他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他们心境平和，顽强有力，那种心境是如此美好。在沉默期间，本街的诗人在讲述：

“一次，艾德海姆中午时分坐在沃塔维特街区休息，打上瞌睡了。忽然一阵响动将他惊醒，他见一群孩子偷手推车，便站起来吓唬他们。一个孩子发现他醒了，便吹口哨提醒伙伴们。他推车想轰走孩子，结果黄瓜撒到地上，孩子们则像蝗虫一样四散逃走。艾德海姆气急败坏，连那张有教养的嘴也骂出了不堪入耳的话。过了一会儿，他俯在地上拣拾沾了土的黄瓜，更加生起气来，便激动地说：‘为什么你的怒火毫不怜悯地燃烧？

为什么你的傲慢比血肉更受你的喜爱？你怎么享有小康生活，而明明知道我们似昆虫受人践踏？宽恕、温和、谅解在你的大宅邸里有什么用，你这个强人！’他抓起车把，想远离这该受诅咒的街区。突然有一个声音嘲笑道：

“‘黄瓜怎么卖，大叔？’

“他见到伊德里斯讥笑地站着……”

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诗人的声音，她大叫：

“你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好人！”

第六十章

弟兄们彻底长谈，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雅西米娜深受煎熬。侯赛因想去看一眼街区，凯里姆怕他被人发现，没让他去，但他起了疑心。宰基问道：

“天哪，他们袭击了拉法阿的家吗？”

拉法阿说：

“只听到琴声和孩子们的吵吵声。”

街区的生活一如往常，没有迹象表明有什么罪行在进行。雅西米娜正想着心思，真怕自己的眼神泄露了秘密。她盼望自己遭的罪快点结束，不管怎样结束都行，花多大代价她都认了。她希望能喝个一醉方休，对周围一无所知才好。她在心里说，她并不是布尤米生活中的第一个女人，也不会是他的最后一个女人。在垃圾堆的周围有许多迷路的狗。唉，还是不管以什么代价，让这磨难结束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寂静逐渐代替了嘈杂，孩子们停止了喊叫，小贩们不再叫卖，只有四弦琴还在奏出旋律。对男人的恶感突然涌上她的心头。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在折

磨她。凯里姆问：

“我准备火盆吗？”

拉法阿坚决地说：

“我们需要自己的觉悟！”

“我以为要靠觉悟去熬时间。”

“你害怕得过分了。”

他否认对他的指责，说道：

“没有理由害怕！”

是的，没出事，也没有袭击拉法阿的家。琴声停下了，诗人们走了，陆续传来关门的声音和回家去的人们的谈话、大笑和咳嗽声，随后万籁俱寂。他们一边等待，一边监视，直至第一声雄鸡叫。宰基走到窗边看看大街，然后转向他们说：

“寂静，空空荡荡，街区里同伊德里斯被逐的那天一模一样。”

于是，凯里姆说：

“我们该走了。”

雅西米娜着急起来，扪心自问：假如布尤米来晚了，她怎么办？布尤米要是改变主意了，她又怎么办？男人们站起来，每人提了一个包袱。侯赛因说：

“再见了，我们地狱般的街区！”

他走在前面。拉法阿温柔地把雅西米娜推在自己的前面，同时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似乎害怕在黑暗中失去她。跟着他的是凯里姆、侯赛因，最后是宰基。他们一个接一个溜出屋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中攀缘着楼梯。屋顶上，尽管天黑得连一颗星都没有，但却不那么黑。闪出一块月亮隐藏在后的云彩。阿里说：

“屋顶上的挡墙好像连在一起，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要帮助一下太太。”

他们一个跟一个进去。当宰基——这一行人中的最后一个——走了进去之后，他感到身后有一阵响动，便转过身，见到四个人影，惊慌地喊：

“谁在那边？”

所有的人都钉在地上，转过身来。传来布尤米的声音：

“站住，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贾比尔、哈立德和杭杜赛分站在他左右两侧，雅西米娜叹了一口气，挣脱拉法阿的手，朝房顶上的门跑去，首领们谁也没拦她。阿里茫然失措地对拉法阿说：

“那女人背叛了你。”

一眨眼功夫，首领们便将他们团团围住。布尤米就近一个个地审视着他们，同时问：

“驱邪法师在哪里？”

当他认出拉法阿时，便用铁掌抓住他的肩膀，嘲笑地问道：

“你去哪里，精灵的朋友？’

拉法阿目瞪口呆地说：

“你们讨厌我们，我们宁可出走。”

首领发出一声短促的讥笑，然后转向凯里姆，说道：

“你呢，你把他们藏在你家里有用吗？”

凯里姆咽了一口唾沫，浑身发抖地说：

“你同他们之间有什么，我一无所知！”

布尤米扇了他一个耳光，他倒在地上。但他很快爬起来，害怕地朝旁边那家院子的房顶跑去。侯赛因和宰基也都突然跟

着他跑。杭杜赛向阿里猛扑过去，一脚踢在他肚子上，他一下子扑倒在地，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与此同时，贾比尔和哈立德相继想跑，但是布尤米轻蔑地说：

“别怕这些人，他们只要吱声就得死。”

由于布尤米用力，拉法阿疼得扭过头去，嘴里说：

“他们没干任何该受处罚的事。”

布尤米的手掌朝他脸上打去，奚落道：

“告诉我，他们没像你一样听见杰卜拉维说话吗？”

布尤米一把把他推向前面，同时说：

“在我前头走，不许开口。”

他听天由命地走着，小心翼翼地下楼梯，迈着如灌了铅的两条腿。他顾不上想谁逃走了，谁叛变了，脑子里充斥着黑暗、彷徨和威胁着自己的恶势力。他十分忧郁，以至忧郁盖过了恐惧。他想，这黑暗定是这世界的特色。

当他们走进街区，走过那条受过他的恩惠的病人跑得无影无踪的大街。杭杜赛领着他们朝吉拜尔街走去，经过关着门的纳斯尔院，他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双亲的呼吸声。他问自己，似乎听到阿卜黛在静静的夜里发出的喊声。很快，他又沉浸在无尽的黑暗、彷徨和威胁着他的罪恶之中。吉拜尔街的高大建筑在漆黑之中屹立。夜色那么浓重，睡得是那么沉。刽子手们的脚步声，他们脚底发出的哀鸣声，犹如魔鬼在夜晚发出的大笑声。杭杜赛沿着大宅邸的围墙走向旷野时，拉法阿仰望大院，见那里同天空一样黑。围墙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杭杜赛问道：

“是珲夫斯师傅吗？”

那人回答说：

“是我。”

他没说话，便加入到他们之中。拉法阿依然仰望着大宅邸。天哪，他的爷爷知道他的情况吗？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能够把他从这些强人的利爪中解救出来，粉碎他们的诡计。爷爷能让他们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他就是在这里让里法阿听见他的话的。吉拜尔同自己一样，正在危急之际，幸免于难，并胜利了。可是，围墙已经留在身后，除了强人们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外，他什么也没听见。

他们深入到旷野的腹地。他想起那女人背叛了自己，朋友们逃走了。他想转身看一眼大宅邸，但是布尤米猛推他的后背一下，他扑面倒地。布尤米抡起大棒，喊着：

“珲夫斯师傅呢？”

那人也抡起大棒，说：

“同你一起干到底，师傅。”

拉法阿沮丧地问：

“你们为什么非要杀死我？”

布尤米挥棒猛向他头上砸去，拉法阿大叫一声，同时从丹田发出喊叫：

“杰卜拉维！”

紧接着，珲夫斯的大棒落到了他的脖子上，其余人的大棒纷纷砸下去。

杳无声息，只有临终人的喉咙的响声。

众人在夜色中，用力挖着地。

第六十一章

杀人凶手们离开那地方向街区走去，很快便溶进了黑暗之

中。不久，有四个人影活动在犯罪现场不远的地方。他们发出喘息声，压抑的哭声。其中一人喊道：

“胆小鬼，你们抓住了我，不让我呼吸，使他被杀。”

另一个人对他说：

“我们要是听了你的，那就全完了，也救不了他了。”

阿里又愤慨地说：

“你们是些胆小鬼，就是胆小鬼！”

凯里姆带着哭声说：

“别在说话上浪费时间了，我们还要在天亮以前完成一件困难的事呢。”

侯赛因向苍天抬起头，眨着噙满泪水的双眼，急促地嘟哝着：

“快天亮了，我们快点找吧。”

宰基唉声叹气地喊：

“哎呀，时间那么短，同做梦一样，我们失去了街区里最可爱的人！”

阿里向犯罪现场走去，嘴里仍固执地嘟哝：

“一群胆小鬼。”

他们跟在他后面，然后盘腿围着那地方成半圆形，仔细地在地面上搜寻。

突然，凯里姆如被蛰了一下大叫：

“在这里！”

他嗅了嗅自己的手，说道：

“这肯定是他的血！”

与此同时，宰基也喊道：

“这地方的土松软，是埋他的地方。”

他们都聚到这地方，用手掌把沙土移开。在这苍茫大地上，没有比他们更悲惨的人了。他们失去了亲人，在他被残酷杀害时，他们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凯里姆一度疯了，呆呆地说：

“我们也许还会见到他活着！”

阿里手上一直不停，不相信地说：

“你们听听胆小鬼的幻想吧！”

他们的鼻子里满是土和血的腥气，从山那边传来兽叫。阿里小心地喊着：

“你们慢着点，这是他的身子。”

他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下手更加轻柔，心惊胆战地摸索着他的全身，然后放声大哭起来。他们齐心协力将尸体从沙土中抬出来时，各个街区的大街小巷里传来第一声鸡鸣。有人催促快一点，阿里则指出要把坑填平。凯里姆脱下袍子，把它铺在地上，他们把尸体抬到长袍上，又一起填平那个坑、侯赛因也脱下袍子，盖住尸体。他们抬起尸体，向纳斯尔门走去。黑夜不像刚才那么浓重，依稀能辨出山顶上的云彩，露珠落在脸上，同泪水一起汇流。

侯赛因把众人引到他的墓地，他们默默地打开墓门，天麻麻亮了。他们能看清裹着的尸体了，也看见自己满是血迹的手和哭肿了的眼。他们将尸体放进墓穴，恭敬地站在墓坑的四周，擦了擦眼睛。凯里姆泣不成声：

“你的生命如梦境一般短暂，但却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爱和纯洁。我们绝没想到你这么快便离开了我们，你是被人杀死的。这个凶手是我们不信真主的街区中的，你为这个街区倾注了爱。可是它却杀死了体现着你的人格的爱、怜悯和痊愈。这个街区注定要受诅咒，直至世纪末日。”

宰基失声恸哭起来，然后说：

“为什么善良的人们这样走了？为什么罪犯却留着？”

侯赛因唏嘘道：

“若不是你在我们心中留下的爱，我们会永远憎恨人们的！”

这时，阿里说：

“我们只有认为怯懦是不信的行为时，才会心境安宁。”

当他们离开墓地向旷野走去时，天边已显露出红玫瑰的色彩。

第六十二章

这四个朋友再没有在杰卜拉维街区露面。亲戚们以为他们害怕首领们的挑衅而使他们步拉法阿的后尘才离开的。他们紧张地生活在旷野四周，竭尽全力同痛苦、悔恨抗争。失去了拉法阿，给他们的心灵上留下最深的创伤，使人们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复活拉法阿的使命。阿里决心要惩罚凶手。是的，他们不能回街区，但有希望在外面碰到那里的人。

一天早晨，纳斯尔院子里人醒了，因为阿卜黛在大声呼唤，邻居们纷纷过去问过究竟。她嘶哑地说：

“我的儿子拉法阿被杀死了。”

邻居们默默地不出声，望着抹眼泪的阿姆·沙菲仪。沙菲仪说：

“首领们在旷野里杀死他的。”

阿卜黛大声喊：

“我的儿子没对任何人干过坏事。”

有人问：

“我们的首领珲夫斯知道吗？”

沙菲仪愤慨地说：

“珲夫斯就是凶手之一。”

阿卜黛哭诉道：

“雅西米娜背叛了，是她把布尤米领到他那里去的。”

众人露出了非难的表情。有一个声音说：

“所以，她抛弃了丈夫之后，就住到布尤米家里了。”

这个消息在吉拜尔街传开了。于是，珲夫斯来到沙菲仪家，嚷道·

“你这人是疯了怎么着？你说我什么？”

沙菲仪无所谓地面对着他站着，大声抗议道：

“你杀害了他，你还是他的首领和保护人呢！”

珲夫斯装出发怒的样子，大叫：

“你是个疯子，沙菲仪，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我不呆下去了，否则非教训你不可。”

他因暴怒而口沫乱飞，离开了院子。他走之后，这件事从拉法阿居住的大街传到吉拜尔街，人们都惊呆了，有的生气，有的哭泣。首领们闻讯走上街头，手里提着大棒，眼里冒着邪火，从这头走向那头。不久，又有一个消息流传说，辛黛石西面的卖沙者目睹了拉法阿血案。阿姆·沙菲仪及其朋友们便到那里寻尸。他们找来找去，这里挖那里抗，什么也没发现。人们为这消息议论纷纷，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许多人认为街区里会出些事。拉法阿街的人打听，拉法阿做了什么事，结果被杀了呢？吉拜尔的人说，拉法阿被害，雅西米娜住在布尤米家。

首领们坐不住了，在夜里潜到里法阿被害的地方，举着火把挖，但是他们找不见尸体的踪影。布尤米问道：

“是沙菲仪把它拿走了吗？”

可是，珲夫斯回答道：

“不是，我布置的眼线告诉我，他什么也没碰上。”

布尤米的脚跺了一下地，大叫：

“他们是他一伙的，我们错了，不该放他们跑了。他们会从背后袭击我们的。”

在他们往回走时，珲夫斯对布尤米低声耳语：

“师傅保护着雅西米娜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布尤米发怒了，说：

“你还是承认你是大街上软弱的首领吧！”

珲夫斯愤愤然同他告别。吉拜尔和拉法阿街更趋紧张，首领们一再袭击愤怒的人们。街区里恐怖气氛很浓，以致人们不到万不得已不出门。

在一个晚上——布尤米正在舍勒兑姆咖啡馆——他妻子家的人潜入他家，想袭击雅西米娜。不料被她发觉，她裹着长袍逃入旷野，那些人在后面紧追不舍。她像个疯子一直不停地跑，简直上气不接下气，被迫停下，使劲地喘着气，头向后仰，紧闭双眼。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恢复常态。她向后望了望，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产生了乘夜再回街区的念头。当她向前看时，见远处有一微弱的光亮，可能是从一间小屋里发出的。于是她向光亮走去，期待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直至天明。她走了很久才到，正如她所预期的，确是一间屋子。她走近门口，呼唤屋里的人。她突然发现屋里是她丈夫的密友，阿里、宰基、侯赛因和凯里姆。

第六十三章

雅西米娜跌坐在地上，目光散乱地望着他们的脸。对她来说，他们犹如一堵墙，挡住了她的去路。他们嫌恶地盯住她，尤其是阿里，他的双眼中的鄙视更带有严厉的成份。她不由地吼道：

“我是清白的，凭天上的主起誓，我是清白的。我同你们一起走，我什么也没干就逃走了！”

阿里咬牙说：

“你逃到你主子布尤米那里去了。”

“没有，他们让我走的……我是清白的。”

阿里对她嚷道：

“你要走到地底下去了！”

她想逃走，但他跳到她面前，用力抓住她的双肩，她大叫道：

“你放了我，看在他的面上，他可是既不喜欢被杀，也不喜欢杀人！”

他用手扼住她的脖颈，吓得凯里姆说：

“等一下，让我们考虑考虑。”

阿里冲他嚷：

“你们都闭上嘴，胆小鬼们！”

他使出浑身的力量，用力扼下去。他又气又恼，既痛苦又臭丧。她徒劳地想挣脱，用力抓住他的双臂，用脚踢他，摇晃着脑袋。一切努力均无任何效益，她也没有力气了。她的眼珠子突出，鼻孔出血，浑身猛烈颤抖，终于永远不动了。他扔下她，她倒在他的脚下。

第二天早晨，雅西米娜横尸布尤米家前。这个消息如五旬风一般飞速传开，男男女女纷纷朝首领家跑去。嘈杂的吵闹声越来越大，其间有不少人在指指点点。所有的人都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情感。

布尤米家的大门打开了，他如一头发情的公牛从里面闯了出来，碰到谁就用棍子打谁。所有的人都吓跑了，便躲进家里和咖啡馆里。他站在空无一人的街区里辱骂，诅咒，威胁，恐吓，对着空气、墙壁和地面乱打一气。

就在这一天，阿姆·沙菲仪带着妻子逃离街区。拉法阿的任何踪迹就此消失了。

但是，还有一些事被经常提起，如在纳斯尔院子里的阿姆·沙菲仪的家，木匠铺子，被他们称为痊愈之家的拉法阿的住处，辛黛巨石西面的他的殉难处。被提到最多的是继续同热爱他的人保持联系的忠实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提醒人们，他使大家摆脱精灵以医治疾病的事业之奥秘，并相信这将使拉法阿复活。而阿里始终不能平静，总想结果那些罪犯。侯赛因责备说：

“你什么也没从拉法阿那里学到！”

阿里有力地说：

“我比你们更了解拉法阿，他短暂的一生是在同精灵激烈斗争中度过的。”

凯里姆说：

“你还是想归到霸权上去，那太丑恶了。”

阿里冲动地喊：

“他是一个首领，他的温和欺骗了你们。”

每个人均以真诚的信仰准备按他的意见去干。街区里辗转相传着被最大多数人忽略的拉法阿的真实的故事。也有人说，

他的尸体仍在旷野里，是杰卜拉维本人把它抱走后，埋在那茂盛的花园里。如果不是首领杭杜赛可疑地失踪后，一些严重的事情即将烟消云散了。杭杜赛的尸体在一天早晨被玷污之后扔在管理人伊海卜的家门前。管理人同首领布尤米一样大为震动，街区里也着实惊慌了一阵子。此后，对所有同拉法阿有过联系或者可能有过联系的人进行了侵袭，大棒向人们的头上抡去，沉重的脚朝他们的肚子上踩下。人们把话咽到肚里，有躲在家里闭门不出的，有弃家逃亡的，一些不怕危险的人则被曝尸旷野，街区里一片哀叫和哭泣，到处是黑暗与不公正，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之中。

黎明前不久，首领哈立德被杀死在布尤米家外面。因恐怖而生的愤怒更加强烈，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但是全街区在五更天惊醒了，首领贾比尔家起了一场大火，全家人被火葬了。布尤米大叫：

“拉法阿的疯子们如臭虫一般随处可见，凭真主发誓，让他们都死掉，哪怕死在家里！”

街区里传说有几家会在夜里遭到袭击，人们提心吊胆，害怕得几乎发疯。他们拿着棍棒、板凳、锅盖、菜刀、拖鞋和砖块激愤地从院里走出来。布尤米决心不等事态扩大就动手，便抡起大棒，由打手们簇拥着走出家门。

阿里第一次露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暴动者的头目。他刚看见布尤米走来，便命令扔砖头，情绪激昂的人们扔出了像蝗虫一样密集的砖头。这些砖头击中了布尤米及他的手下，鲜血直流。布尤米被激怒，宛如一头野兽，疯狂地向人们冲去，但是石头砸中他的头顶，迫使他停下。尽管他暴跳如雷，自恃孔武有力，终归不支，趔趔趄趄地倒地。他手下的人闻风而跑。

疯狂而愤怒的人群如潮水般向首领家涌去，砸东西的声音传到了管理人的卧室里。恶向胆边生，人们又惩罚他的手下和幸免的首领，把他们的家砸烂打光。事态严重了，几乎要失去控制。此时，管理人派人请阿里，阿里便去会见他。人们停止了报复和打砸，等待会见的结果。局势平静下来。

这次会见的结果是街区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承认拉法阿人同吉拜尔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特权，阿里被树为他们基金的管理人，即他们的首领。他领取了他们的份额，在平等基础上分配给他们。所有离乡背井的人返回新大街，他们都是在恐怖时期逃亡走的，为首的即阿姆·沙菲仪及其妻子，宰基、侯赛因和凯里姆。

拉法阿的殊荣远远超过他生前所受到的尊崇、热爱，他的光辉的故事人人皆知，个个会讲，特别是在琴声伴奏下讲述的杰卜拉维把他的尸体抬出来，葬在茂盛的花园中的那一段。拉法阿人对此事的看法一致，同时奉他的双亲为神圣。但在其余的问题上，众人的意见纷纭。凯里姆、侯赛因、宰基坚持认为拉法阿的使命应该限于医治病人，蔑视体面和力量。他们和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身体力行，甚至为了模仿他，终身不娶。阿里则紧紧地抓住基金权，结了婚，号召更新粉刷拉法阿街。他不痛恨基金，但是他想证明真正的幸福是不需要基金的。为了革除引起贪欲的丑恶，他平均分配红利，用于建设和慈善，那是好事中的好事。

无论如何，人们因善行而欢欣，表情开朗地迎接生活。他们信心十足和放心地说，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

那为什么我们的街区得了健忘的瘟疫呢?!

卡 西 姆

第六十四章

街区几乎一成不变。光脚留下印痕在土中，苍蝇依旧停在垃圾堆上，在人们眼前飞来飞去。人的面庞照样露着菜色，衣服上满是补钉。骂声如问候一般脱口而出，伪善充斥耳际。大宅邸如往常藏在围墙后面，沉浸在静穆和往事之中。大宅邸的右首是管理人的家，左首是首领的家，再过去便是吉拜尔街和街区中间的拉法阿街，其余的大街向下往杰马利耶延伸，住着既无特色又无名望的人，或者如他们所说的是些痞子，是街区里最凄惨和最卑贱的人。

在这个时代，基金的管理人是赛德·莱法阿特，同过去的管理人如出一辙。首领叫勒希脱，身材短小，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力气，但打起架来，出手如火苗般迅速，猛烈。霸权经过一系列在所有大街上的流血斗争后，落到了他的手上。

吉拜尔街的首领叫祖勒脱，总向人夸耀自己是基金主人的近亲，他那条街是最好的大街，他们的吉拜尔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同杰卜拉维谈话的人。因此很少有人喜欢他们，希贾志是拉法阿人的首领，没有像阿里那般管理基金，而是效仿珲夫

斯和祖勒脱等人。他独占税金，殴打不满的人，鼓动他的人按照拉法阿的律法蔑视体面和富有！连流浪汉们也有了首领，叫萨瓦里斯，但是理所当然没有当上基金管理人。

局势就按这种形式稳定下去，拿大棒的和四弦琴诗人肯定那是公正的制度，基金主人的十项条款被执行，管理人和首领们在关照着。流浪汉首领泽克莱亚大叔以善良闻名，人们认为他与首领萨瓦里斯没什么亲戚关系是优点。他推着小车沿街叫卖马铃薯，小车里有一个炉子，散发出可口的香味，吸引了拉法阿和吉拜尔的孩子们，甚至把杰马利耶、阿图夫、迪拉塞、凯夫尔·泽豪里和贝特·卡迪的孩子们都招来了。

泽克莱亚大叔结婚时间不短了，但仍无子嗣，但他这段时间喜欢上一个叫卡西姆的孤儿——是他兄弟的孩子。在这条街上，人们的生活比狗、猫和苍蝇——在垃圾堆里觅食的动物——好不了多少，因此泽克莱亚收养一个侄子，多一张嘴吃饭，倒不使他为难。泽克莱亚如兄弟一般喜欢卡西姆。在领养这个孤儿后，泽克莱亚的妻子怀孕了，给家庭带来了欢乐，他对这个孩子更加喜欢了；在亲儿子哈桑呱呱坠地后，他对卡西姆的同情丝毫未减。

卡西姆是独自长大的，那时同今天一样，他的叔叔要远离街区，婶婶忙于家务和哺育孩子。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世界变得宽广，便去院子或街区里玩耍，对本街的和拉法阿、吉拜尔街上的同龄孩子以诚相待。去旷野时，他在辛黛巨石周围玩耍，在沙漠里迎日出，送日落，攀缘山峦。他同其他孩子赞羡地仰望大宅邸，向往着老祖父及其地位。但是，当有人说起吉拜尔，还有人说到拉法阿时，他却无话可说；同时，当孩子彼此相骂，甚至拳脚相加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注视着管理

人的家时，是多么惊讶和欣赏啊，看到累累果实，又是多么馋涎欲滴啊。

有一天，他见看门人瞌睡了，便轻轻地溜进花园，见里面没人，也没人看见他，便高高兴兴地边走边摘番石榴，津津有味地吃着。后来，他来到喷泉边，眼睛紧钉着冉冉上升的水柱。玩得兴起，他脱去衣服，跳下水，双手击水，在里面擦起身体，而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冷不防，他听到一个尖利的声音愤怒地说：

“奥斯曼，狗崽子，来，瞎小子。”

他抬起头，朝发声处望去，见客厅那里有一个披着红色斗篷的男人，用发颤的手指点着他，满脸怒容。卡西姆连忙向喷泉池边上靠过去，靠着胳膊肘爬上岸。此时，他瞥见看门人跑来，便向围墙边的素馨花丛奔过去，都全然忘了脱下的衣服。他紧接着跑向门口，眨眼工夫便到了街上，不顾一切地飞跑起来。孩子们见了他，兴高采烈地跟上他，狗吠叫起来。看门人奥斯曼跑到街区，在卡西姆后面追，终于在他那条街上赶上了他。看门人抓住他的胳膊，喘着气停下。卡西姆大声叫喊，全街人都听见了。婶婶迅速赶出来，手里还抱着孩子。萨瓦里斯师傅从咖啡店走出来。婶婶见侄子的模样大吃一惊，一把抓住他的手，对看门人说：

“说‘别无神祇，唯有真主’吧，奥斯曼大叔，你吓着孩子了。他干什么了，他的袍子呢？”

看门人傲慢地大声说：

“管理人看见他时，他正在喷水池里洗澡，这个小机灵鬼该挨鞭子。我睡着时，这个该死的进去了。你为什么不让你们的鬼精灵让我们安心些！”

女人期望地说：

“宽恕吧，奥斯曼大叔，这个孩子是个孤儿，有什么错由我负责。”

她从他手中把孩子领过来，说：

“我替你揍他，不过，以你白发的生命起誓，你得还他唯一的一件袍子。”

看门人生气地摆摆手，扭转身，边回去边说：

“为了这只小虫子，我受诅咒，挨骂，鬼精灵的小子们，母狗的街区！”

女人回院子，一边哄着哈桑，一边拽着卡西姆的手，他哇哇地哭着。

第六十五章

泽克莱亚大叔惊奇地望着卡西姆，对他说：

“你不是孩子了，卡西姆。你都快10岁了，到干活的时候了！”

卡西姆那双黑眼睛里泪水汪汪，但却是喜悦的泪。他说：

“我总是希望你带着我一起去，伯伯。”

他大笑着说：

“你想的是玩，而不是干活。至于今天，你是个有心眼的孩子，你能帮我的忙了。”

孩子飞也似地向手推车跑去，想推动它，但被泽克莱亚大叔拦下了。婶子说：

“当心马铃薯滑下来，那我们可就饿死了。”

泽克莱亚捉住手推车的把手，对他说：

“在车子前面走，喊：‘大马铃薯……烤马铃薯。’要用

心记住我所说的和我所干的。你把马铃薯送到住在上面的顾客手里，要对所有的人都照顾到。”

卡西姆难过地望着车子，说道：

“可是我能推。”

大叔推着车走起来，同时说：

“按我吩咐的去做，别固执。你爸爸就是个最随和的人。”

车子向杰马利耶走去，卡西姆的童音响着：

“大马铃藤……烤马铃藤。”

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他快活的了，他走街穿巷，像大人一样干活。那些街巷对他来说是新鲜奇怪的。当车子到达沃塔维特街区时，卡西姆环顾四周，对伯伯说：

“就在这里，伊德里斯挡住了艾德海姆的去路！”

泽克莱亚不在意地点点头，孩子大笑着说：

“当时艾德海姆像你一样推着车，伯伯。”

车子如日常一样运转，从侯赛因街区到贝特·卡迪，从贝特·卡迪到迪拉塞。卡西姆惊讶地望着过路人、店铺和清真寺。后来，走到一个小广场时，伯伯说，这是穆盖塔木市场。卡西姆惊奇地浏览着，说：

“这真是穆盖塔木市场吗？吉拜尔逃到这里，拉法阿就在这里出生！”

泽克莱亚没有热情地说：

“是啊，这里和那里同我们都没关系！”

于是卡西姆说：

“可是我们全都是杰卜拉维的孩子，我们为什么同他们不一样？”

泽克莱亚大笑，讽刺道：

“至少在穷困上，我们倒是同他们一样！”

他把车子推往俯临旷野的市场边缘，靠近一个用薄板盖成的房子，那里出售念珠、香料和面纱，有一个白须老人坐在那里。泽克莱亚把车子停在房前，同白须老人热烈握手。那人说：

“今天我这里的马铃薯已够了。”

泽克莱亚坐在他旁边，说：

“与你同坐比挣钱还要好。”

老人探询地看了看孩子，泽克莱亚便招呼他：

“过去，卡西姆，吻叶海亚师傅的手。”

孩子走近老人，接过青筋毕露的手，有礼貌地吻着。叶海亚抚弄着他的额发，端详着他清秀的脸，然后问道：

“这孩子是谁，泽克莱亚？”

泽克莱亚伸腿晒太阳，说：

“是我已故兄弟的儿子。”

他让孩子同他一起坐在皮衣上，问他：

“你还记得爸爸吗？”

卡西姆摇摇头，说：

“不记得了，伯伯。”

“你爸爸是我朋友，是个厚道人。”

卡西姆抬眼望着各种货物，叶海亚便从就近的货架上拿了一个护身符，套在孩子脖子上，同时说：

“保存好它吧，他会让你免除一切厄运。”

泽克莱亚大叔突然对卡西姆说：

“叶海亚师傅过去是我们街区的，还是拉法阿街上的。”

卡西姆望着叶海亚，询问道：

“你为什么离开我们的街区呢，伯伯？”

泽克莱亚回答说：

“拉法阿的首领早就生他的气了，于是便逃亡了。”

卡西姆吃惊地说：

“你干的事同拉法阿父亲沙菲仪一样。”

叶海亚张着没牙的嘴笑了好久，才说：

“你也知道那些呀，孩子？我们街区的孩子知道这些故事，他们怎么不表示呢！”

咖啡馆的小厮端着茶盘来了，放在叶海亚面前后就回去了。叶海亚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解开后，满意地说：

“我有一点珍贵的东西，能一直起作用到早晨。”

泽克莱亚注意地说：

“我们也试一试。”

叶海亚大笑，说道：

“我从没听你说过‘不’字。”

“我怎么能拒绝好处呢，我的大叔！”

他俩分了一块，放进嘴里咀嚼。卡西姆迷恋地跟着他们看，惹得伯伯大笑。老人呷了口茶，问卡西姆：

“你也像我们街区的人那样梦想着霸权吗？”

卡西姆微笑道：

“是的。”

泽克莱亚格格地笑着，如同抱歉一样说：

“原谅他，叶海亚师傅，你知道在我们街区里，男人不是当首领，就是挨巴掌。”

叶海亚唉声叹气道：

“愿真主怜悯你，拉法阿。我们怎么住在这地狱般的街区里！”

“因此，如你所知，他的结局是什么。”

叶海亚皱起眉头说：

“拉法阿遇害那天并没死，而他的继任者成了首领后他倒是死了！”

卡西姆关注地问：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伯伯？他家的人说是我们的爷爷把他葬在花园里了，吉拜尔人说他的尸体在旷野里不见了。”

叶海亚生气地说：

“可怜的该死的家伙，至今他们还记恨着他！”

然后，他接着问：

“告诉我，卡西姆，你喜欢拉法阿吗？”

孩子警惕地望着伯伯，但坦然地说：

“是的，大叔，我很喜欢他。”

“哪一个你更喜欢：是他那样的，还是成为首领的？”

孩子抬眼望着，既微笑又茫然失措，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话来。泽克莱亚哈哈大笑，说道：

“像我这样卖卖马铃薯就够啦！”

他们都沉默不语，此刻市场里响起一阵嘈杂声，那是拉着一辆双轮马车的驴倒在地上不起，几个女人从上面跳下来，车夫使劲打着驴。泽克莱亚站起来说：

“我们还有不少路要赶，再见，师傅。”

叶海亚于是说道：

“每次来这里，都把这孩子带上。”

他同卡西姆握握手，又抚弄一下他的额发，说：

“你真风趣！”

第六十六章

旷野里，只有辛黛巨石那里才能躲过毒日的烤灼，得到荫蔽。在那里，卡西姆坐在地上，羊群驯服地吃着草。他穿了件干净的蓝袍——这种干净是对一个牧人而言——戴着一顶粗布小帽，顶着日头，脚上穿着一双又破又旧的鞋。他有时想着心思，有时监视着绵羊、山羊和羊羔，拦羊棍放在身边。从他坐的地方看，穆盖塔木又高又雄伟，宛如苍穹下唯一同太阳顽强而且徒劳地抗争的东西。旷野一直延伸到天边，刮着热风，保持着沉重的静默。他被各种念头、理想和青春的竞争弄得筋疲力尽，观赏起羊只的戏耍、争斗和亲近。羊只有时活跃，有时懒怠，其中的羊羔更激起他的怜悯和喜爱。它们栗色的眼珠颇为迷人，似会说话的目光更使他心荡神移。他便同它们对起话来，同时将受到照顾的羊只和在首领淫威下的他的街区的孩子们作比较。街区的居民向他投去自视清高的目光，他并不在意，因为开始他以为牧人总比流氓、地痞要好，再者他热爱旷野和新鲜空气，对穆盖塔木有一种亲切感，那辛黛巨石和具有奇特形状的天穹都使他欣悦。可是，放牧时常常把他引向叶海亚师傅。

叶海亚头一次见他放羊时，问道：

“从卖马铃薯的变成放羊的了?!”

卡西姆毫不困窘地说：

“为什么不行呢，师傅！我们街上有好几百人羡慕我这个工作呢！”

“你伯伯为什么不管你了？”

“我的堂弟长大了，更有资格陪着伯伯转。放牧比乞讨好！”

以后，他没有一次放牧不去看师傅的。他爱听师傅讲话，每次都感到幸福。他觉得师傅是一个了解街区各种消息的人，过去的，现在的，无所不知。他甚至比弹着四弦琴说唱的诗人知道得更多。他有一次对叶海亚说：

“我放的羊哪条街上的都有，有吉拜尔的，有拉法阿的，还有我们那条街上的富户的。奇怪的是，这些羊全都温驯，而不像我们街区里的那些人残忍！”

他还对叶海亚说：

“胡马姆也是牧人，却瞧不起牧人！他们是乞丐，无工可做和悲惨的人，而同时却尊重首领。首领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不要脸的小偷、吸血鬼！愿真主宽恕你们，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一次，他开玩笑地对叶海亚说：

“我是个知足的穷人，从来没对人做过坏事，走我的羊得到的都是我的友爱。你不认为我像拉法阿一样吗？”

叶海亚非难地瞅了他一眼，说：

“像拉法阿！你像拉法阿！为了他们的幸福，他毕生都花在使他的兄弟们摆脱精灵上了！”

老人随后大笑，接着说：

“你是个酷爱女人的小伙子，在日落时，总觊觎着旷野里的姑娘！”

卡西姆微笑地问：

“这也算是毛病、罪过吗，我的师傅？”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别说自己像拉法阿！”

他对师傅的话思忖良久，然后说道：

“吉拜尔不是同拉法阿一样是我们街区的好孩子吗？吉拜

尔也这样，师傅。他恋爱，结婚，为他的亲人争得基金的权利，并且予以公正地分配。”

叶海亚生气地说：

“但他把基金作为自己的目标！”

小伙子稍稍想了一下，然后坦率地说：

“他还把友好相处、公正、制度也当作他的目标。”

叶海亚不悦地问：

“那么，你认为吉拜尔比拉法阿更好了？”

他的黑眼睛里充满了困惑，踟蹰良久，才说：

“他俩都是好人，在我们街区里，好人是多么少啊！这些好人有艾德海姆，胡马姆，吉拜尔，拉法阿，都给我们带来了好处。而首领却有那么多！”

叶海亚凄然地说：

“艾德海姆是伤心死的，胡马姆被杀死的，拉法阿被杀死的！”

这些人确乎是街区里的好人，一生光辉，馨香四溢，结局令人痛苦。他这样在心里想着，当时坐在巨石下面。他心中产生了一种要像他们一样的热烈的愿望。这些首领干的事是多么丑陋。想到这里，不由地忧虑不安，但又说不清楚。他自言自语：

“这块巨石目睹了多少事件和人物，如卡德里同辛黛的爱情，胡马姆的被杀，吉拜尔同杰卜拉维的相遇，拉法阿同爷爷的谈话……但是这些事件，还有这些人物都在哪里？美好的往事留存，比起羊肉更珍贵！这块巨石还亲眼目睹了我们伟大的爷爷独自在这里漫游，想什么有什么，使恶人们闻风丧胆。天哪，他独居的情况究竟怎样？”

黄昏时分，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着。他拿着棍子，嘴里吹着口哨，挥了一下棍子，吆喝羊只。羊只聚拢来，朝着有人烟的地方进发。他有点饿了，白天只吃了一点鱼和一块饼，美味的午饭正在伯伯家里等候着他，他加快步伐，第一次从远处见到大宅邸高耸的围墙、紧闭的门窗和露出围墙的树梢。天哪，诗人们吟哦的花园什么样？艾德海姆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这座茂盛的花园？

靠近街区时，他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他顺着大宅邸的围墙向里走，日落西山，天空已近昏暗，他同几群孩子边玩边扔土块，小贩的叫卖声充斥耳际，女人的讲话、讽刺挖苦和男人的对骂不绝于耳。此外，疯子们的求救声、管理人的车铃声混杂一起。突然，甜食刺鼻的香味、垃圾堆发出的腐臭和炒豆的气息一古脑钻入他的鼻腔。他拐向吉拜尔街，把羊分送回主家，又到了拉法阿家，最后只剩下一头母羊，那是格麦尔太太——吉拉基厄街唯一的富户——她家有处庭院，院子中央种了一棵枣椰树，院子一角长了一棵番石榴。

他走进庭院时，牵着尼阿玛。在路上，遇见了用白线束着头发的女佣赛基娜。他问候了她，她微笑着还了礼，以铜铃般的声音问：

“尼阿玛好吗？”

他向她表示，这头母绵羊十分可爱，便把它留给她了。他继续走着。突然间，女主人和母绵羊从街上回来，她体态丰满，头上戴着面纱，只露出一双怜悯的黑眼睛。他闪到一边。她温文尔雅，温和地说：

“晚上好。”

“晚上好，太太。”

女人缓缓而行，端详着尼阿玛，然后望着他，说道：

“尼阿玛一天比一天肥，这都靠了你！”

他在她仁慈的目光下，颇为感动，于是说道：

“靠主和你的照顾。”

格麦尔太太转向赛基娜，说道：

“给他端晚饭来！”

他举手加额，表示感谢，同时说：

“总是先得到你的恩惠，太太。”

他向她行礼时，又得到了她的一瞥。他告别后，便走了。她的这种温和仁慈，使他深为感动。每次见到她，他都有这种感觉。这种母亲的仁慈，他只是耳闻，从未体验过。如果他母亲能活到今天，同这位四十多岁的太太年龄相仿。他又想，在这夸耀力量和残忍的街区里，这种仁慈显得多么奇怪。与她仁中相媲美的是那种羞怯的花容月貌以及欢乐的精神，还有旷野这炽热的爱情。

他扛着棍子向伯伯家走去，对自己的激情几乎视而不见。他看到伯伯一家都在俯临庭院的阳台上等候他，便同他们围着大盘子坐下。今天的晚饭是素丸子、韭菜和香瓜。哈桑16岁了，身子又高又结实，以致伯伯梦想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吉拉基厄的首领。吃完饭，婶婶揭起盘子，伯伯泽克莱亚出了院门，哈桑同卡西姆呆着没动。后来，院子里传来了叫声：

“卡西姆在吗？”

两个小伙子站起来，卡西姆答道：

“我们这就下来，萨迪克。”

萨迪克喜形于色地迎着他俩。他同卡西姆年龄相仿，个头也一样，不过要瘦一些。萨迪克是吉拉基厄街第一家店铺的镀

锡匠助手。三个朋友来到丁吉勒咖啡馆时，被诗人塔赛看见了。塔赛盘腿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中央，而萨瓦里斯则挨着入口处的丁吉勒。他们一起面对首领，尽管卡西姆和哈桑为是他的亲戚而自豪，仍然毕恭毕敬地同他握手致敬。他们坐在一张沙发上，咖啡馆小厮很快就按老习惯送来了水烟和茶。卡西姆正埋头吸烟和呷着薄荷茶，萨瓦里斯向他投去蔑视的一眼，粗鲁地问：

“你怎么像个女孩那么漂亮，孩子？”

卡西姆臊红了脸，抱歉似的说：

“干净不为有过，师傅！”

师傅不悦地绷着脸，又说：

“像你这般年纪就显得没礼貌了！”

咖啡馆里鸦雀无声，好似人们、用具和四壁都在聆听首领的话。当萨迪克得知朋友感觉平和时，同情地望着他。而哈桑则埋头喝着姜茶，不让首领发现他的怒气。塔赛操起琴，奏出了旋律，依次问候管理人莱法阿特，首领勒希脱，一街之主萨瓦里斯后，说：

“艾德海姆以为他听到了脚步声。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激起了芳香般的莫名的回忆。他向门口转过脸，见门被打开，然后见到了巨大的身躯充满了门口。他惊诧地凝视着，发出了深沉的叹息，然后问道：

“‘是爸爸吗’？

“他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熟识的声音，那声音说：

“‘晚上好，艾德海姆！’

“他的眼睛湿润了，想站却站不起来，感到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欣悦和欢乐。”

第六十七章

女佣赛基娜说：

“你等着，卡西姆，我这里有样东西给你。”

卡西姆便在拴母绵羊的枣椰树边站住，等候走进去的女佣。他的心怦怦直跳，在对他述说：她答应给他的东西一定来自女主人那颗高贵善良的心。他十分向往要看看她的眼睛或者听听她的声音，以熄灭整个白天在身上燃烧的欢乐之火。赛基娜拿着一卷东西来了，把东西给了他，说着：

“薄烤饼！”

他双手接住，说：

“替我谢谢慷慨的女主人。”

她的声音从窗户后传来，她温和地说：

“谢谢主吧，善良人的儿子。”

他抬起手，而没用眼睛表示感谢。她的话是那么好，他重复道：

“善良人的儿子。”

他沉浸在被幸福所陶醉的氛围之中。牧童过去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说这句话的是谁呢？是这个可怜的街道上的受尊敬的太太！他向披上晚霞的街区投去一眼，自言自语道：

“尽管我们街区够可怜的，但是如果它愿意，也有一些足以使疲惫的心灵幸福的东西！”

他被一个大声喊叫的声音惊吓得脱开了梦境。有人喊：

“我的钱……我的钱被偷走了！”

他见一个男人头戴缠头，身着宽大的白袍向着街区里面飞跑，惊动了街区，一群孩子向他奔过去。小贩和坐在门边的人

延首远望，不少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还有些人从地下室跑上来。咖啡馆里的人出来，正好把那人团团围住。卡西姆见离他不远的人正目光迟钝地用木棍蹭着后背，便问他：

“那人是谁？”

“在管理人家干过活的一个褥垫匠！”

吉拉基厄首领萨瓦里斯、拉法阿首领希贾志和吉拜尔首领祖勒脱转向那人，很快命令众人离远些，大家毫不延误地后退几步。一个住在拉法阿街院里的女人从窗户内说：

“那人眼睛被打了！”

另一个女人从吉拜尔街第一个院子的窗户里说：

“你说得对，谁都嫉妒他将要从管理人那里做褥垫所得的工钱。真主啊，坏事做够了。”

第三个女人——站在家门口为孩子捉虱子——说：

“他从管理人家出来时，我亲眼见他眉开眼笑，谁也不知道他会叫会哭，钱被抢了！”

那人声嘶力竭地说：

“我所有的钱都被偷走了，一个星期的工钱，还有我口袋里的钱。这是一家的钱，店铺里的和孩子们的钱，20镑，还有几分基尔什。真主，私生子们毁了我的家！”

吉拜尔首领祖勒脱说：

“别作声，大家都不许出声，你们也闭嘴，羊！街区的名声正受到衡量，任何耻辱都最终缠上首领！”

拉法阿首领希贾志接着说：

“以你的主发誓，不会出丑。但是，谁告诉我们说他的钱是在我们街区里丢的？”

褥垫匠声音嘶哑地说：

“我以休妻三次发誓，我的钱就是在你们街区里被偷走的。我从管理人先生的看门人手上接过钱，当走到街区尽头，我就找不到了。”

人声鼎沸。希贾志大喊：

“闭上你们的嘴，畜生！你听着，你在什么地方知道你的钱丢失了？”

那人指着吉拉基厄街的尽头，说道：

“在镀锡匠店门口，但是我，说实在的，在那里没人靠近过我。”

于是，萨瓦里斯说道：

“那么，他在进入我们这条街之前就被偷了！”

拉法阿首领希贾志便说：

“他路过时，我正在咖啡馆里，没见我们大街的任何人走近他。”

祖勒脱愤恨地叫道：

“吉拜尔人里没有一个小偷，他们是这个街区里的绅士！”

希贾志发怒了，回答道：

“仔细着点，祖勒脱师傅，你说街区的绅士可丢脸了！”

“除了狂妄自大的人才否认它！”

希贾志如雷吼：

“别叫醒我的鬼精灵！无聊的该死的人。”

祖勒脱也如雷一般地怒吼：

“该死一千回，该死的无赖不在我们街上！”

此时，褥垫匠哭着说：

“男人们！我的钱是在你们街区丢失的，你们从头到脚是绅士，可我的钱在什么地方，你这毁了自己家的人呀，凡吉里！”

希贾志生气地说：

“你们应该搜查，让我们搜一下每个口袋，每个男人，每个孩子，每个旮旯。”

勒祖脱蔑视地说：

“你们去搜，被弄黑的可不是我们的脸！”

于是，希贾志说：

“这个人从管理人家出来，首先经过吉拜尔街，那就让我们从吉拜尔街开始搜！”

祖勒脱哼了一声，说：

“不会这样，祖勒脱是活人，希贾志，你得记住你是谁，我又是谁。”

“祖勒脱，我身上的针眼比头发还多！”

“而我身上没有长头发的地方！”

“真主啊，你让魔鬼远离我吧！”

“让地上所有的魔鬼都上我这里来吧！”

凡吉里又叫喊起来：

“哎哟，我的钱呀，要是人们说我在你们的街区里被偷，不丢你们的脸吗？”

一个女人生起气来，对他喊：

“滚蛋，猫头鹰脸，因为你的缘故，我们的街区都要完蛋了！”

突然，一个声音问道：

“为什么钱不是在吉拉基厄街被偷的呢，那里大部分的人是小偷和要饭的？”

萨瓦里斯喊道：

“我们的兔子不吃窝边草！”

“谁能告诉我们这一点呢？”

萨瓦里斯睁着气红了的双眼说：

“不需要对我们更无礼了，搜查能找出小偷，否则就对我们街区说再见！”

不止一个人喊：

“你们就从吉拉基厄街开始！”

萨瓦里斯又喊：

“任何破坏搜查的自然安排的人，都会挨上我的大棒。”

萨瓦里斯举起大棒，人们都闪到一边，希贾志也举起大棒，祖勒脱退到自己街上，像他俩一样举起大棒。褥垫匠倚在院门上哭泣，此时已近晚上。所有的人都预料将发生一场血战。突然，卡西姆冲到街区当中，竭尽全力喊：

“你们等等，血不能发现丢失的钱，杰马利耶、迪拉塞、阿图夫的人会说杰卜拉维街区内有人被偷了，还是在管理人和首领们的庇护下呢！”

一个吉拜尔人问：

“放羊的想干什么？”

卡西姆不计较，说：

“我有一个不用打架就让钱归原主的办法！”

褥垫匠朝他跑过去，喊道：

“我请你看在宗教的面上！”

卡西姆对所有人说：

“在不暴露小偷的情况下，把钱还给原主。”

没人说话，但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卡西姆，于是他又说道：

“让我们等到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反正也快了，街区里别

点蜡，我们一个不少地从街的这头走到那一头。这样拿钱的人便在不败露的情况下趁黑把钱放下，我们便得到了钱，街区也可免除受战乱的损失。”

褥垫匠用力抓住卡西姆的胳膊，喊着：

“这个办法好，你们同意吧。”

另一个人叫道：

“合理的办法，小伙子！”

还有人高声说：

“这是小偷得救，同时又救了街区的一个机会。”

一个女人打起了一个长嗜嗜，欢呼起来。人们望着三个首领。他们既期待又害怕，因为首先表示接受这个主意，意味着妄自尊大。街区的人心里直打鼓：是理智占上风呢，还是棍棒相交、鲜血淋漓呢？突然，一个所有人都熟悉的声音大声说：

“就是它了！”

人们扭头看去，是街区首领勒希脱站在自家门口。众人都不说话，全都琢磨着大家都想说的话。勒希脱不屑地说：

“要不是你们的愚蠢，一个牧羊人能成为你们的救星？”

人们兴奋地叽叽喳喳，妇女们又发出欢呼的嗜嗜声。卡西姆的心更猛烈地跳动起来，看了一眼格麦尔家，相信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正从俯视街区的某个窗户后望着自己。想到这里，他心中幸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觉得自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无前例的成功。

大家都等着天黑，一会儿望望天，一会儿看看旷野那个方向。天一点一点地黑下来，一切景物都模糊了，人们的面孔分不清了，大家成了一团团影子，大宅邸边的两条人行道完全浸入黑暗之中。人们便向大宅邸走去，一直走到杰马利耶，然后

各回各街。此刻，勒希脱以命令的口吻说：

“掌灯！”

第一个点上灯的是吉拉基厄街的格麦尔家，然后手推车上的灯纷纷亮起来，再后是咖啡馆的汽灯。街区又恢复了常态。一些人仔细望着地。一个人大声叫：

“就是那个包！”

凡吉里马上跑过去，接过钱包，数了钱，紧接着径直向杰马利耶飞奔。在他身后是人们的笑声和欢呼的噜噜声。卡西姆发觉自己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受到祝贺与赞扬，各种评论如玫瑰花似地撒向他。当卡西姆、哈桑和萨迪克在当晚去吉拉基厄咖啡馆时，萨瓦里斯笑着迎接他，并且说道：

“卡西姆吸水烟的钱由我出。”

第六十八章

他脸色红润，目光炯炯，表情开朗，心情舒畅。他走进格麦尔院子，准备赶羊，说道：

“啊，真主。”

他随即解下拴在楼梯旁的母羊，突然间，太太的房门响处，门打开了，太太说：

“早上好。”

他全心全意地说：

“愿主早上为你降福，太太。”

“你昨天为我们街区做了件大好事。”

他精神振奋起来，便说：

“是真主指引的。”

她的声音中透出了惊奇，她说：

“你教给我们的是智慧比霸权更伟大。”

你的仁爱比智慧更伟大，他在心里这样说道。过了一会儿，他对她说：

“愿我们的主赐你荣誉。”

她边笑边说：

“我们看到你如放羊一样指挥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祝你平安。”

他牵着尼阿玛走了，每走过一个院子，公羊、母羊、小山羊等便加入到他的行列中。他受到欢迎，甚至首领们也对他的致意还礼，而从前他们装着没看见他。他赶着羊群经过大宅邸边的小路，向旷野走去。

到了山顶，他沐浴在阳光下，早晨的空气发热。在山顶上，他碰上了几个牧人。其中一人，衣衫褴褛，吹着笛子。一望无际的天空中，一只鹞鹰正在翱翔。他呼吸着新鲜空气，想象着大山中蕴藏着理想的宝藏。他极目远眺，无比欢欣，不由地引吭高歌起来：

唉呀，上埃及人，
你心情舒畅，
生活甜美，
你的名字
镌刻在我的手上。

他的双目在卡德里和辛黛的巨石和胡马姆同拉法阿遇难地之间转来转去。这是杰卜拉维与吉拜尔相遇之地！这里有太阳、山峦和沙土，有光荣、爱情和死亡。心中充满了爱，但他扪心

自问：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什么已然逝去，什么将要到来？各条彼此敌对的街道组成的街区是什么？用一种形式在所有咖啡馆里讲述的故事又意味着什么？

将近中午，他赶着羊向穆盖塔木市场走去，到了叶海亚师傅处便坐下。老人对他喊道：

“听说你昨天在我们街区干了什么？”

卡西姆掩饰自己的羞涩，便装着喝茶。师傅又说：

“你最好让他们互相倾轧，直至全都完蛋。”

他不抬眼皮地说：

“也就是你才这么说。”

叶海亚警告道：

“要躲开说好话的人，当心刺激那些首领。”

“像我这样的人会刺激首领？”

老人叹了口气，说：

“谁能想象有人背叛拉法阿呢？”

卡西姆惊疑地说：

“伟大的拉法阿同我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当他想回去时，老人同他话别说：

“你要一直保存好护身符。”

黄昏时分，他坐在辛黛巨石的阴影下，突然听到赛基娜的声音，她叫：

“尼阿玛！”

他一下子蹦起来，绕着巨石，见女佣正玩弄着绵羊。他微笑着同她打了下招呼。她铜铃般的声音说：

“我去迪拉塞，从这里抄个近路。”

卡西姆说：

“可是这条路很热。”

她大笑，然后说：

“所以我才在巨石这里休息一下。”

他俩相邻地坐在荫凉下，他把拦羊棍放下。赛基娜说：

“当我昨天见到你做好事时，我相信你母亲死之前，一定真心为你祈祷过。”

他咧嘴笑了笑，问道：

“你不为我祈祷吗？”

她掩饰着狡黠的目光，说：

“你这样的人被称为好人！”

他大笑，说：

“谁喜欢一个牧羊人！”

“命运会创造奇迹，今天你毋需流血便可取得首领的地位！”

“我起誓，你的舌头比蜜还甜！”

她黯然的双目瞥了他一眼。她说：

“我给你指一条奇怪的路好吗？”

他感到突然的激动，说道：

“好的。”

她以黑人式的坦荡态度说：

“你试试自己的运气吧，去同我们街上的太太结亲吧！”

他绝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便问：

“你指的是谁，赛基娜？”

“你别装着不懂我的意思，我们街上只有一位太太。”

“格麦尔太太！”

“除了她还有谁？”

他兴奋起来，说：

“她的丈夫从前是大人物，我可是一个羊倌！”

“只要命该如此，连贫穷都会变的。”

他如问自己：

“我这样要求不会惹她生气吗？”

赛基娜站起身，说：

“谁也不知道女人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生气，托靠真主吧。”

她边走边说：

“祝你健康。”

他向苍天抬起头，闭上眼，好像瞌睡了一般。

第六十九章

阿姆·泽克莱亚不知所措地凝视着卡西姆的脸，他的妻子一样目瞪口呆，侯赛因不敢相信。此刻，他们刚刚吃完晚饭，在房前的廊子下憩息。伯伯说：

“你还是说句别的话吧，我知道你是理智、体面的榜样，虽然穷，你穷，我们穷，我仍然相信你。你的理智和冷静出了什么事了？”

婶婶极其渴望了解个一清二楚。于是，卡西姆说：

“我有勇气，是她的女佣人为我敞开大门的！”

“她的女佣人！”

婶婶迸出了这么一句，眼睛示意她想知道得更为详细。而伯伯则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充分体现了他的迷惑不解。他问：

“也许你误会她了！”

卡西姆尽量克制，以使自己平静，说：

“没有，伯伯。”

妻子喊丈夫：

“我懂！如果女佣说了，那就是女主人说了！”

哈桑喜欢堂兄，这是尽人皆知的。他说：

“卡西姆是男子汉，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男子汉！”

阿姆·泽克莱亚晃晃头，喃喃地说：

“马铃薯……烤马铃薯。”

然后，他又说：

“可你一分钱都没有。”

他妻子说：

“他为她放羊，她不会不知道……（她笑了一下）你要小心，卡西姆，这一辈子也别辜尼阿玛，好好尊重尼阿玛吧！”

哈桑若有所思地说：

“阿姆·阿维斯——卖菜的——是格麦尔太太的叔叔，是我们街上最富有的人，将成为我们的亲戚，同时萨瓦里斯也是我们的亲戚，这多么好啊！”

他母亲于是说道：

“格麦尔太太同管理人夫人艾米娜是亲戚，她丈夫同艾米娜是亲戚。”

卡西姆担心起来，便说：

“这使事情变得困难了！”

突然，阿姆·泽克莱亚来情绪了，好像明白他们的地位将有所提高似的。他说：

“你就像褥垫匠事件那天一样说吧，你是个有智慧的勇敢者。我们一起到太太家，把事情挑明，然后再同阿维斯说。因

为要是先同阿维斯讲，他会把我们送进疯人院里去的。”

事情正如泽克莱亚计划那样进行。阿姆·阿维斯在格麦尔家会见室里等候，他捋着胡须以掩盖内心的慌乱。格麦尔穿着蒙头长袍，彬彬有礼地同他握了手，坐下时，目光中充满着从容不迫和坚定不移。阿维斯说：

“你让我心神不安，我的女儿！昨天你拒绝了阿姆·马尔西，他是我的代理人。你的理由是他配不上你，今天你倒喜欢上一个羊倌！”

她臊红了脸，回答道：

“大叔，他的确是个穷人，但是这条街上的人都目睹了他的善良！”

阿姆·阿维斯皱起眉头说：

“是啊，不过这是我们看仆人时所见到的忠诚或者清洁，至于结婚资格那是另一码事。”

格麦尔温文尔雅地说：

“那么，大叔，你给我指一个我们街区里同他一样有教养的人，指一个人，哪怕只要不夸耀下贱、卑劣和野蛮的人就行。”

大叔几乎要气恼得发作起来。他想起自己是同侄女，而且是在他买卖中投了不少资的女人说话，便期待地说：

“格麦尔，但愿你要一个街区里任何首领作丈夫，勒希脱本人希望你成为他的妻子，当然同他的其他妻子平分秋色。”

“我不喜欢这些首领！也不喜欢这种男人！我父亲同你一样善良，对那些人十分严厉，以致我继承了他的感情。卡西姆有教养，缺的只是金钱，我这里的足够他用的了。”

阿维斯倒抽一口凉气，久久地看着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

“我把管理人夫人艾米娜太太的口信带给你，她对我说：‘你对格麦尔说，要她理智点。她快犯错误了，我们要成为街区的笑柄了。’”

格麦尔立刻生气地说：

“太太有什么吩咐我不管。遗憾的是她不知道是谁的所作所为才使他们成为街区的话柄的。”

“我的侄女，她要你讲体面。”

“大叔，你别相信她什么关心我们、惦记我们，自他死了十年以来，她从来没想起过我。”

大叔尴尬起来，然后烦躁地说：

“她倒也说，一个女人同一个没有能耐的男人结婚并不理智，在某种情况下，他会常去她家的！”

格麦尔愤然站起身来，脸气得发黄，大声说：

“愿真主割掉她的舌头，我出生、长大和结婚、守寡在这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了解我，我的行为正派，这是有口皆碑的。”

“当然，孩子，当然，她只不过提到有人说的话。”

“大叔，我们不提太太，听她的只会头疼。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大叔，我接受卡西姆的求婚，你会满意并且光临的！”

阿维斯一言不发地思考着。他阻止不了她，而要惹得她愤而撤回投资也不容易，只得慌乱、忧愁地望着眼前。他张张嘴，想说些什么，可是只含含糊糊了一些听不清的话。格麦尔则坚定而耐心地注视着他。

第　七　十　章

阿姆·泽克莱亚给侄儿几镑钱——大部分是借来的——让

他在结婚之前用。伯伯说：

“要是有办法，我一定给你足够的钱，卡西姆。你父亲慷慨大方，我忘不了我结婚时他给我的恩惠。”

卡西姆去买了件长袍、内衣、绣花小帽、深黄色的鞋，一根竹棍和一个鼻烟盒。黎明刚过，他去澡堂，蒸汽迎面扑来。他下了池子，又到按摩师那里，然后又洗、熏香。他躺下，边呷茶，边做着美梦。

格麦尔欣喜极了，布置了屋顶以迎接女客，请了知名的女学者和该地手艺最高的厨师。庭院里搭起凉篷，为男宾和歌手准备的。

卡西姆家的人及其朋友都到了，来的人中有以萨瓦里斯师傅为首的街上的男人们。啤酒杯和20个水烟筒不断地传递着，汽灯打足了气，芳香的大麻味弥漫在院内。妇女的欢呼声从各个角落传来，祝贺声和欢笑声此起彼落。阿姆·泽克莱亚因多喝了几杯，便自吹自擂道：

“我们这一家是有根底的体面之家！”

阿姆·阿维斯坐在萨瓦里斯和泽克莱亚之间，心中的怒气隐而不露，只简短地说：

“你们同萨瓦里斯师傅是亲戚！”

泽克莱亚厉声说：

“萨瓦里斯比他更近一千倍！”

萨瓦里斯立刻受到欢呼，他微笑着摆摆手。首领从前很生他的气，因为他当众提到这种亲戚关系。但得知卡西姆同格麦尔结婚后，他改变了这种感觉，而且决定不免除卡西姆的税金。泽克莱亚又说：

“卡西姆是个可爱的小伙子，我们街区里谁不喜欢他？”

他像是从萨瓦里斯脸上看到了一些不悦，接下去说：

“要不是在被偷事件发生那天他表现出来的智慧——拉法阿和吉拜尔人就会看到我们首领萨瓦里斯的大棒来保护他们了！”

萨瓦里斯的表情松弛下来，阿维斯相信泽克莱亚的话，说道：

“你说的对，我凭七重天和大地之主的名义发誓。”

歌手唱起来：

时光荏苒，
赶快庆贺。

卡西姆更加慌乱，萨迪克马上省悟到是什么事，便过去，给他倒上一杯新的。他一饮而尽，手里仍旧拿着水烟。哈桑喝得过量，以致大棚的柱子在他眼里都像跳着舞。阿姆·阿维斯注意到他，便对阿姆·泽克莱亚说：

“哈桑这么年轻，喝得太多了。”

泽克莱亚端着杯子站着，像是忠告儿子，说：

“哈桑，别这样喝。”

他用一饮而尽来翻译“这样”，引起人们的哄笑。阿维斯窝着一肚子火，自言自语道：

“若不是我侄女这么蠢，今晚上你喝的都得让你掏钱！”

半夜，卡西姆被叫去正式行礼，宾客们便到了丁吉勒咖啡馆。婚礼主持人及保护者萨瓦里斯占了主席。宅子外面那条街上满是孩子、乞丐和被厨房气味吸引过来的猫。卡西姆坐在哈桑和萨迪克之间，丁吉勒向他们致意，并对小厮说：

“这是喜庆之日，丁吉勒的水烟归那个小伙子，孩子。”

一群歌手来了，前面的人拿着笛子、鼓等乐器，萨瓦里斯命令道：

“让我们开始婚礼。”

克阿布拉在婚礼队伍的前面走，长袍裹着肉，光着脚跳舞，大棒在头顶上挥舞。歌手在他后面，再后是萨瓦里斯，紧接着是新郎，周围的人举着火炬。歌手们甜润的歌喉唱道：

第一个姑娘
在我这个眼里
第二个姑娘
在我的手里
第三个姑娘
在我这只脚上
把我同情人网在一起
是这只眼睛
我向他致意
用的是这只手
去那个谷底
靠的这只脚

人们被酒精、大麻麻醉了的歌喉发生震天的响声，婚礼行列先到杰马利耶，后到贝特·卡迪，经过侯赛因区，又来到迪拉塞。人们幸福地唱啊，跳啊。婚礼队伍轻松欢快地回来，这是这个街区里头一个平安进行的婚礼，没有大棒飞舞，也没有鲜血直流。当轮到泽克莱亚唱歌时，他接过棍子，开始舞起来。

他耍着，随心所欲地前仰后合，有时晃晃头，有时抖抖肩。他熟练的动作使人眼花缭乱，在众人的喝采声中出色地结束了表演。

卡西姆此刻到了闺房，见格麦尔坐在女宾中间。他的出现，激起妇女们阵阵的噜噜声。他拉住她的手，她就势站起来，同他一起走。一个舞女在他们前面，直至洞房。门关上了，同外部世界全然隔绝了。外部世界能传进里面的只是低声细语和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在那一刹那间，卡西姆经过玫瑰色的床、柔软的沙发和带花点的靠枕。这些都没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眼睛落在已摘去头上饰物的女人身上。她身体丰腴，皮肤细腻，面容姣好。墙上的灯光闪烁，他的心顿时慌乱、激动起来。他穿着丝质袍子，身上散发出酒精的热力，靠近她时，向下俯视，她如等待一样眯着眼。他双手捧住她的脸，想说点什么，但又改变主意。他俯下身去，喷出的气息将她的乌丝弄乱了。他吻了她的前额和两腮。

门缝里透进来一种香味，赛基娜在门外念着含混不清的咒语。

第七十一章

卿卿我我地过了一个白天，又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在这个世界上，幸福是多么甜蜜啊。自他结婚之后，他从未离开过家。如果有人要他出门，他会生气。但如愿以偿，得到了温存、同情和照料。他爱清洁，把一切都安排得优美雅致，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味。格麦尔从来都是梳妆齐整后才出来见他。

有一天，他俩并肩坐在起居室里。她对他说：

“我见你像头温驯的骆驼，不提要求，不加吩咐，也不喊叫，家里的一切都归你！”

他抚弄着她的一绺头发，说道：

“我到了不必提任何要求的地步了！”

她用力捏了一下他的手，说：

“开始，我的心对我说，你是我们这条街上最好的男人。可是你彬彬有礼，在你自己的家里却像陌生人。难道你不知道这使我难受吗？”

“你在同一个幸运将他从火热的沙漠里带到这幸福家庭的乐园里的男人讲话。”

她装出正经的样子，尽管已忍俊不禁，说：

“你别以为在我家里会舒舒服服，今天或者明天，你就要取代我的大叔管理我的财产。你觉得担子重吗？”

他大笑起来，说道：

“同放羊相比，那同玩耍一样。”

他负责管理分散在吉拉基厄街和杰马利耶的财产。他对待那些坏脾气的人圆滑老练，处理起复杂的事务八面玲珑。干事只占一个月中的几天，清闲反倒使他不自在。在新生活中，他取得的最大成功莫过于得到妻子叔叔阿维斯的信任。一开始，他就尊重和关心叔叔，心甘情愿地帮助他，很快赢得他的欢心。叔叔也将心比心，以德报德。妻子的叔叔有一天忍不住对他说：

“有些想法确实罪过！你不知道我原来把你当作我们街区里的痞子吧？我还以为你想霸占我侄女的感情，抢夺她的钱财，或者乱吃海花，或者用它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呢！但是，你以自

己的行为证明了，你是一个可靠的有智慧的人，她选得好。”

在丁吉勒咖啡馆里，萨迪克高兴地大笑，对卡西姆说：

“给我们要水烟，账自然记在像你这样显赫的人的帐上罗！”

哈桑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店里？”

可他回答他俩说：

“我只有管理我妻子财产应得的钱，或者说为阿姆·阿维斯服务所得的钱。”

萨迪克奇怪起来，忠告他：

“可爱的女人是男人手中的玩物！”

卡西姆生气了，说：

“但是男人也像她一样可爱！”

然后，他责备地瞥了萨迪克一眼，说：

“你呀，萨迪克，同我们街区的人一模一样，把爱情看作是剥削的手段！”

萨迪克不好意思地笑了，抱歉似地说：

“弱者就这么想的！我们没哈桑那么大力气，我也没你那么大力气，我没有取得霸权的奢望。在我们街区里，不是当个打手，就是被人打！”

卡西姆改变了口气中的生气成分，似乎接受了他的道歉。卡西姆说：

“唉，这个奇怪的街区，你说得对，萨迪克，我们街区的情况不妙，正发着愁呢！”

哈桑笑着说：

“啊，但愿人们像从外面感觉的那样！”

萨迪克相信他的话，说：

“他们说杰卜拉维的街区！残缺的首领的街区！”

卡西姆的脸上显示了伤心的神色，偷眼瞧了一下坐在咖啡馆一头的萨瓦里斯的座位，见他们没注意听才放下心。卡西姆说：

“他们像是没在听我们的苦难！”

“人们崇拜力量，连它的牺牲者都那样！”

卡西姆思忖良久后方才说：

“是创造善的那种力量，如吉拜尔的、拉法阿的那种力量，不是流氓和罪犯们的力量！”

诗人塔赛接着讲故事：

“艾德海对他喊：

“‘背上你的弟弟！’

“卡德里如呻吟一般说：

“‘我背不动。’

“‘你能杀死他。’

“‘我不能，爸爸。’

“‘你别说爸爸，杀死兄弟的人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兄弟。’

“‘我不能。’

“他用力捏住他的手，说：

“‘凶手应该背上他的牺牲品。’”

诗人拿起四弦琴，开始吟唱。此时，萨迪克对卡西姆说：

“今天你生活在艾德海姆梦想的生活之中！”

卡西姆面露抗议神色，说：

“可是，我每走一步都遇到苦恼和困苦的因素。艾德海姆

并不憧憬空闲、丰厚的收入，除非把它们作为纯净的幸福之路。”

三个人久久地默不作声。后来，哈桑辩白道：

“这种纯净的幸福永远不可能存在！”

卡西姆射出理想的视线说：

“除非所有的人都具备那些因素！”

他考虑着这件事，想着自己有钱，有闲，但是其他人的痛苦损害了他的幸福。就这样，他卑微地向萨瓦里斯缴纳税金。因此，他想在闲时做工，以逃避自我，或者从残酷的街区里逃出去。也许艾德海姆同他一样，对幸福束手无策。他渴望工作。

这些日子，格麦尔的情形有些怪。于是，萨基娜说女主人怀孕了。格麦尔几乎不相信，怀孕是她的理想之一，因此十分欢快，卡西姆也高兴起来。消息传开后，他伯伯家也知道了，还有镀锡匠、卖蔬菜的阿姆·阿维斯和叶海亚家都听说了。

格麦尔异常关心自己，有所指地对卡西姆说：

“我最好不遇上任何麻烦。”

他露出明白她的意思的微笑，说：

“赛基娜应该负担你的家务，我该克制、忍耐！”

她像孩子般的快乐，吻着他说：

“我想吻吻大地，表示感谢！”

他跑向旷野，想去探望叶海亚师傅，但在辛黛巨石边停住脚步。他坐在巨石的荫凉下，极目远眺，见到一个牧羊人，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真想对那牧羊人说：

“人不能只凭霸权幸福，而且靠霸权绝不会幸福。”

但是，这话对如勒希脱和萨瓦里斯这样的首领说不是最适

宜吗？他多么同情憧憬幸福、而幸福却被时光同垃圾一样被抛弃的街区的人。为什么不享福，对周围的闭目不视？也许这种困惑曾使吉拜尔、拉法阿在某一天冥思苦索。他们俩都能享有安逸，永久得到平静和安宁，那么对他俩紧追不舍的痛苦是什么呢？他思忖着，仰望天空。天空几乎万里无云，只有几片白色玫瑰花瓣般的浮云。他好象精疲力竭似地低下头，盯住一个活动的东西看，原来是迅速钻洞的蝎子。他飞快地抡起手杖，朝蝎子打去，砸烂了它。他厌恶而长久地望着它，然后接着走自己的路。

第七十二章

卡西姆家迎来了新生活，街上的穷人们一同欢庆。新生女孩起名叫伊赫桑——与他未见过面的母亲同一个名字。随着她的降生，家里要习惯诸如哭叫、肮脏和失眠等新情况，可这使它更加欢欣和满意。可是，为什么当爸爸的有时心不在焉，似乎有许多心事。这使她不安，终于有一次问他道：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不是……”

“但是你同往常不一样了！”

他眨着眼，说：

“主最清楚我的情况。”

她稍稍迟疑后说：

“你对我们有点讨厌吗？”

他有力地说：

“没有人比你更让我爱的了，连这个小女儿都在内。”

她叹息着说：

“也许正是由于她！”

他微笑道：

“也许是她！”

她温柔地对他，衷心地为他祈祷。有一天夜里，伊赫桑的哭声惊醒了她，没见到他在身边。第一印象是他还没从咖啡馆的消夜中回来。但是，当小女儿哭够了之后，当母亲的警觉到整个街区都已静悄悄了，咖啡馆关门后的时间也不短了。她心里起了疑窦，便起身从窗户向外看，见整个街区漆黑一团，人们都入了梦乡。她回到老爱哭的女儿身边，把奶头塞进她嘴里，心里想着是什么使他迟迟不归，这还是她俩共同生活中的头一遭。伊赫桑睡着了，她离床走到窗前，当听不到动静时，她到客厅去叫醒赛基娜。这个女人昏头昏脑地坐着，然后受惊后站起来。女主人告诉她后，女佣即刻到阿姆·泽克莱亚那里打听男主人。

格麦尔在家琢磨着是什么把他留在那里，到这时还没回来？但是女佣的回复把这点希望也打破了。她没阻止女佣去阿姆·泽克莱亚家，把自己的恍惚和求救告诉他。难道他的习惯改变了吗？他会在黄昏和夜间去旷野散步吗？

阿姆·泽克莱亚和哈桑被赛基娜的叫喊惊醒。哈桑说，昨晚卡西姆没同他一起熬夜。阿姆·泽克莱亚问，他的侄子何时离家的？赛基娜回答说约在下午四五点钟，是三个人一起出院子的。哈桑去了旁边的院子，后来回了家。而与他一起走的萨迪克则担忧地说：

“天都快亮了！天哪，他去什么地方了？”

哈桑说：

“也许在巨石那里睡熟了。”

阿姆·泽克莱亚吩咐女佣去回告女主人，他们三人去找他。他们向旷野走去，感到秋夜的湿润，便都戴上帽子。时值月末，他们借着月光和依稀的星光向前走。哈桑的声音似彗星划破夜空：

“卡西姆……喂，卡西姆！”

从穆盖塔木山方向传来回声。他们加快步伐，抵达辛黛巨石，转了一圈，仔细寻找，但没有他的一丝踪迹。阿姆·泽克莱亚粗声粗气地问：

“他上哪儿去了？他不是下九流的，也对人没有敌意！”

哈桑慌乱地嘟哝：

“也没有其他逃跑的理由呀！”

萨迪克提到旷野里有强盗，说着连自己都害怕得不说话了。突然间，泽克莱亚有气无力地问：

“会在叶海亚师傅那里吗？”

两个青年宛如沮丧地大叫：

“叶海亚师傅呀？”

泽克莱亚烦恼地问：

“他为什么留在那里呢？”

他们默默地走着，越想越不对头。远处传来鸡鸣声，可是天仍然黑黝黝的。萨迪克似长叹了一下，说道：

“你在什么地方，卡西姆！”

这次寻访没有结果，但他们仍然走下去，终于站到叶海亚师傅家门口。他正熟睡着。泽克莱亚上前敲门，敲了一会儿，叶海亚问：

“谁在门口？”

门打开后，一个人影拄着拐杖出现了。泽克莱亚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们来打听卡西姆的。”

师傅缓缓地说：

“这在意料之中！”

他们最初心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担心起来。泽克莱亚问：

“你有他的消息吗？”

“他在屋里睡着呢！”

“没事吧？”

“但愿如此！”

他然后简略地说：

“他现在挺好。但是我的几个邻居从阿图夫来，在辛黛巨石那里碰到他时，他昏迷不醒，便把他送到我这里。我往他脸上洒了清水，他醒后，显得很疲劳，我便让他睡觉。现在正睡得香着呢。”

泽克莱亚责备道：

“但愿你早告诉我们！”

他还是慢条斯理地说：

“他们半夜了才把他送到这里，我找不到送信人！”

萨迪克担心地说：

“他肯定病了。”

老人于是说：

“他醒来就好了。”

哈桑说：

“我们叫醒他，安慰安慰他。”

叶海亚坚持说：

“我们应该等他自己醒来。”

第七十三章

他坐在床上，背倚着枕头，被子盖到胸口，两眼若有所思。格麦尔盘腿坐在他跟前，怀里抱着伊赫桑。小孩的双手不停地动着，嘴里咿咿哑哑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屋子中间的香炉香烟袅袅，冉冉上升，不久便消失不见。屋里芳香四溢，温馨可人。卡西姆向床边的饭桌伸出手去，拿住杯子，喝了一点，又喝一点，便放下了。杯子里只剩下一些渣沫。格麦尔细声细语地同婴儿讲话，逗她玩，但担心的目光始终不离丈夫。这表明，她同孩子讲话、逗弄她，都为了掩盖自己的感情。终于，她问他：

“你现在怎么样了？”

他向紧闭着的门晃了一下头，平静地说：

“我没有病！”

她露出不解的目光，说：

“我听了这个很高兴，但是，凭真主发誓，告诉我你怎么了！”

他看上去稍稍有些犹豫，但还是说：

“我不知道！不，这不该说。我知道一切，但是……事实上我害怕安逸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伊赫桑突然哭了起来，她迅速给她塞上奶头，然后不安地探询地望着他。她问：

“为什么呢？”

他叹起气来，又指指心口，说：

“这里有很大的秘密，比我承受的还要大！”

“你有什么事都告诉我，卡西姆。”

他稍稍坐正了一些，目光中显示了严肃和决心。他说：

“我头一次说出来，你是第一个听我说的人。但是，你应该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话。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怪事，是在辛黛巨石下发生的。当时我独自一人在旷野，时间是夜里。”

他咽了口唾沫，她热切的目光鼓励他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坐在那里，望着很快消失在云彩之后的月亮。周围万籁俱寂，我正想起身，突然近处一个声音传来：

“‘晚上好，卡西姆。’

“我被这突兀其来弄得惊了一下，抬起头，只是一个男子的身影，站在离我坐的地方只有一步远。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分辨出他戴着小白帽，身上裹着斗篷。我忍着怒气，对他说：

“‘晚上好！你是谁？’

“他回答了我。不过，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

格麦尔慌乱地摇摇头，说：

“你说出来吧，我都忍不住了。”

“他对我说：‘我是金迪勒！’我很惊奇，便对他说：‘对不起，我……’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是杰卜拉维的仆人金迪勒呀！’”

女人叫起来：

“那人说什么？”

“他说：‘我是杰卜拉维的仆人金迪勒。’”

当母亲的一阵惊慌，奶头脱离了伊赫桑的嘴，她的脸一抽搐，预示着要哭。格麦尔又把奶头塞进她嘴里，然后脸色苍白地说：

“基金主人的仆人金迪勒吗?! 谁也不了解他。就是管理人先生负责大宅邸的供应，由仆人交给那里边的仆人，而且是在花园里的那个仆人！”

“是啊，这是我们街区所知道的。可他对我是这么说的！”

“那你相信他吗？”

“我顿时站了起来，一方面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如果必要的话好进行自卫。我问他道：谁会告诉我，他说的是真话呢。他平静而满意地说：

“‘如果你愿意，跟着我，直至你见我走进大宅邸里’。

“我这才放了心。我在心里说，我就相信他，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由地对与他相遇而快活起来。我向他打听我们的爷爷，他情况如何，在干什么。”

格麦尔惊慌地打断他说：

“这些是你同他谈的吗？”

“是的，凭真主发誓，听我说。他对我说，我们的爷爷很好，再没说别的。我还问他，爷爷知道我们街区里的事情吗？他回答说，他对一切了如指掌，坐在家里就能知道一切大大小小的发生在我们街区里的事情。他正是因为这才派人找我的。”

“找你的！”

卡西姆看上去不太高兴，说：

“他这么说的。我当时说了自己的惊讶，可是他没理会。他说：

“‘他挑选你也许是因为偷东西那天你表现出来的机敏和智慧，在家里的忠诚。他告诉你的是街区里的孩子都是他的子孙，基金应按公平的标准成为他们的遗产，霸权是应该去除的恶习，街区应该是大宅邸的延续。’

“当时我同他都没说话，我好似失去了讲话的能力，眼睛向上望着被月光照亮的云彩。我有礼貌地问他：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些？’

“那仆人回答说：‘要你亲手实现它！’”

“要你！”

格麦尔大声说道。卡西姆声音发颤地说：

“他就是这样说的。我想问得更明白些，可他打了个招呼便走了。我跟着他，觉得他登上俯临旷野的高墙，便目瞪口呆地停住。当我回到原地，想去找叶海亚师傅，却失去了知觉，到了师傅的小屋里才醒过来。”

静寂笼罩着屋子，格麦尔茫然地盯着他的脸。伊赫桑逐渐进入梦乡，嘴上还叼着奶头。小孩的头垂向妈妈的胳膊，妈妈把她轻轻地抱上床。

格麦尔仍然不安地凝视着丈夫，她的脸色异乎寻常的苍白。从街区里传来萨瓦里斯粗嗄的声音，他正骂着一个人。被骂的人大叫起来，许是受到拳打脚踢。萨瓦里斯的声音逐渐远去，还在警告那被揍的人。被打的人则又生气又沮丧地大喊：

“喂，杰卜拉维！”

卡西姆受到妻子的注视，问自己：你怎么看我？而妻子也暗自想着：他是个诚实的人，从没对我撒过谎，他为什么要编出这个故事呢？他忠实可靠，不贪图我的钱财，可他明明知道有危险，却偏偏贪图基金！天呀，安逸的日子真的过去了吗。想到这里，她说：

“我是第一个听到你的秘密的人吗？”

他低头肯定。她便又说：

“卡西姆，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关心你，而不管我自己如

何。你这个秘密是件大事，那后果也瞒不了你。但是，你好好想想，告诉我，你见到的是事实呢，还是梦景？”

他有点恼怒，坚决地说：

“那是真真确确的事实，不是梦！”

“他们见你昏迷不醒了呀?!”

“那是见面之后的事！”

她谨慎地说：

“也许你把事情弄混了！”

他痛苦地叹息着，随即说：

“我根本没把事情弄混，见面的事是明摆着的，光天化日下发生的！”

她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

“谁能告诉我，他真是基金主人的仆人，是被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为什么不是我们街区里犯迷糊的人，甚至比他们更迷糊呢！”

他讲话的口气仍然坚执：

“我见他攀上大宅邸的围墙了。”

她叹息着说：

“我们街区连围墙半高地方的梯子都没有！”

“可我见到他攀上去了！”

她如身陷囚笼的老鼠，但不想认输。她说：

“我只是为你担心，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担心你，担心我们的家，担心我们的女儿，担心我们的幸福。我扪心自问：为什么他找的是你呢？为什么他不亲自去实现，他就是基金的主人，所有人的主人呀？”

轮到他问了：

“他为什么找吉拜尔和拉法阿呢？”

她的眼睛睁大了，像个快要哭的孩子似的噘起嘴巴，又惊慌地闭上眼睛。于是，他说：

“你呀，还是不相信我，我也不要你相信我。”

她失声痛哭，宛如借哭泣逃避那些念头。卡西姆朝她俯下身子，抓住她的手，将她拉过来，然后温和地说：

“你为什么哭起来了？”

她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抽泣着说：

“因为我相信你，是的，我相信你，我怕安逸的日子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悄声而小心地问：

“你在干什么？”

第七十四章

屋子里的气氛既不安又紧张。阿姆·泽克莱亚皱着眉头思索，阿姆·阿维斯捋着胡子，哈桑像是自言自语，萨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朋友卡西姆。此时，格麦尔倚在会客室的一角，祈求真主给所有的人指出一条正路。杯里的咖啡都喝光了，有两只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如往常一样，她将门关上。阿维斯的大嗓门说：

“唉呀，这弄得人头疼不已的秘密！”

街区里的狗叫起来，大概是挨了一砖头或一棍子。卖椰枣的小贩抑扬顿挫地叫卖。一个老太婆悲痛地叫喊：

“主啊，别让我们过这种日子吧。”

泽克莱亚转身对着阿维斯，说：

“阿维斯师傅，你比我们更有地位和体面，把你的意见亮

出来吧！”

阿维斯看看泽克莱亚，又看看卡西姆，说：

“我说实话，卡西姆同别的人不一样，他的话让我晕头转向！”

萨迪克早就想说了，此刻便说道：

“他是个诚实的人，谁要说他撒过一个谎，我就要同他较量一番。我是相信他的，我以妈妈的坟墓向你们起誓！”

哈桑急切地说：

“我也起誓，你们会看见我永远同他在一起。”

卡西姆第一次感激地笑了，赞赏地端详着堂弟魁伟的身体。泽克莱亚则嗔怪地瞥了儿子一眼，说：

“这不是儿戏，你们要考虑我们的生命和安全。”

阿维斯低头同意他的话，说：

“你说得对，过去没人听见我们今天听到的事。”

于是，卡西姆说：

“他们听到过，大部分是关于吉拜尔和拉法阿的！”

阿维斯大吃一惊，不相信地望着他，问道：

“你以为你像吉拜尔和拉法阿吗？”

卡西姆痛苦地垂下眼睛。格麦尔怜悯地端量着他，过了一会儿说：

“大叔！谁知道这件事怎样发生的！”

阿维斯又捋起胡子。泽克莱亚说：

“自认为同吉拜尔，拉法阿一样有什么好处？拉法阿被残害而死，要不是家里人来了，吉拜尔也会被杀死。你会怎么样，卡西姆？难道你忘了他们叫我们吉拉基厄街，是因为大部分人是乞丐和孤苦伶仃的人吗？”

萨迪克有力地说：

“你们别忘了杰卜拉维挑选他，而没有挑选包括首领在内的任何其他人。我以为，杰卜拉维不会让他受罪的！”

泽克莱亚恼怒地说：

“拉法阿在世时，人们也这样说。可是，拉法阿就在离大宅邸几寸远的地方被杀死的！”

格麦尔警告说：

“声音别大了。”

阿维斯偷偷瞟了正在思考的卡西姆一眼。人们说的和他所耳闻的多么奇怪。这个被我侄女当成主人的羊倌！我认定他忠实可靠，这就足以使他自比吉拜尔或者拉法阿了吗？大人物就这么容易到来了？如果那些做梦的可是真的话，会出什么事！

阿维斯说：

“看来卡西姆不为我们的警告所动。天哪，这孩子想要什么？我们街区没有基金中的份额，就使他为难吗？卡西姆，你想当我们这条街的首领或基金管理人吗？”

卡西姆有点愤慨，说：

“他没有这样说。他只说：街区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他的子孙，基金对他们是平等的。霸权即是恶！”

萨迪克和哈桑的眼睛发出光来。阿维斯目瞪口呆。泽克莱亚则问：

“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

阿维斯愤怒地说：

“对他说呀！”

“就是你同管理人的力量，同勒希脱、祖勒脱、希贾志和萨瓦里斯的大棒对抗！”

格麦尔脸色突变。卡西姆的平静中带着忧郁。他说：

“是那样！”

阿维斯哈哈笑了一声。卡西姆、萨迪克和哈桑面露不悦。泽克莱亚没注意到这种反应，接着讲：

“我们全都得完蛋，会被蚂蚁一样被杀死。谁也不相信你，他们不相信有谁会见了基金的主人，会听到他的声音，同他交谈，怎么能相信他派了一个仆人作为使者呢？”

阿维斯换了一种口气说：

“让我们看看所讲的故事，谁都没见到杰卜拉维同吉拜尔、杰卜拉维同拉法阿的会见。那些消息总在传，但谁也没亲眼目睹。说这些事的都为了自己好，这样吉拜尔街受人尊敬，拉法阿街也受人尊敬。我们这条街也有权那样，为什么不呢？我们都是这个闭门不出大宅邸的后代。但是，我们办事应该动脑筋和小心谨慎。你要关心我们的大街，卡西姆，要公平，分清哪是善，哪是恶。我们很容易把萨瓦里斯拉进来，他是我们的亲戚。我们可以同他就给我们一份税金达成协议。”

卡西姆愤怒了，脸都变了颜色。他说：

“阿维斯师傅，你在一个山谷，我们在另一个山谷，我不想在税金上讨价还价，也不想占有一份。但是，我决心实现我们爷爷告诉我的那个意愿。”

泽克莱亚唉声叹气，说：

“啊，保护的主啊！”

卡西姆依旧皱着眉，回想起各种愁事、清静的去处和叶海亚师傅的话。当他站在仆人面前时，是多么欣喜啊。怎么不幸总在天际，怎么泽克莱亚就想保平安，阿维斯一心要税金，怎么生活总面临着艰难困苦。他叹息道：

“大叔，我本来该先同你们商量，但不要求你们干什么！”

萨迪克紧握他的手，讲：

“我同你一起干。”

哈桑攥了攥拳头，说：

“我同你一起干，祸福同享。”

泽克莱亚大为光火，说：

“别小孩子气！当大棒砸到你们这些人的脑壳上，谁会挡住你们去送死？我们的街区不是野兽就是出事。你已经过上小康日子了，理智些，好好享乐吧。”

卡西姆问自己，这人在说些什么？好像是自己的内心呼喊一样。心里说，你的女儿，你的妻子，你的家，还有你自己。但是你作出了选择，如吉拜尔、拉法阿的选择一样。就让你的回答同他们的回答一样吧。他讲：

“大叔，我想了很久才选定了自己的路。”

阿维斯拍拍巴掌，说：

“别无办法，只凭真主。”

阿维斯又警告说：

“强者会杀掉你，弱者则讥笑你！”

格麦尔一会儿看看她大叔，一会儿看看丈夫的伯伯，慌乱不堪，对丈夫感到失望。与此同时，她又担心他一意孤行所带来的后果。她对她大叔说：

“大叔，你是绅士，你能发挥你的影响支持他的！”

阿维斯露出颇不以为然的神情，说：

“你还想要什么，格麦尔？你有钱，有孩子，有丈夫，那么，将基金分给所有的人或者由首领们独吞有什么意思？我们把有霸权野心的人称为疯子，对于想当全街区街区管理人的人

你怎么想！”

卡西姆极为痛苦地一下子站起来，说：

“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野心，我只想要我们爷爷所要的善。”

阿维斯勉强笑着，取悦于他说：

“我们的爷爷在什么地方？让他上街区里去，哪怕由仆人们背着也行，让他按自己的想法实现基金的条款。你认为我们街区里有人，不管力量有多大，如果基金主人说了话，那人就能举手投足了吗？”

泽克莱亚补充道：

“如果首领们要杀我们，他会有所动作或者关心我们的处境吗？”

卡西姆愁眉苦脸地说：

“我不要求任何人相信我或者支持我。”

泽克莱亚走过去，将手温柔地搭在他肩膀上，讲道：

“卡西姆，你遭人毒眼了，我知道这些坏事，他们总是讲你有理智，你的命好，这样你就遭人嫉恨。快请求真主不使你遭魔鬼的侵害吧。你要知道今天你是我们大街上的头面人物了，只要你乐意，便可用部分妻子的钱做买卖，会赚许多钱的。把脑子里的那些事都去掉吧，高高兴兴地接受真主赐予的好处与恩惠吧。”

卡西姆难过地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抬头望着伯伯，以一种奇特的决心说：

“我不会忘掉脑子里的事，即使所有的基金都归我一人，我也忘不掉。”

第七十五章

你在干什么？你考虑到哪里了？你在等待什么？只要亲戚们还不相信你，谁还能相信你？忧愁有何益？在辛黛巨石下独处又有什么好处？星星、黑夜、月亮都不回答。你宛如憧憬着同那个仆人再次相遇，但是，你还等什么新事？在黑夜中，你围绕着据说爷爷会见吉拜尔的地方走，久久地伫立在传说爷爷同拉法阿交谈的地方——大院墙边。可是，你一个人未见，一点声音未闻，更无一个仆人返回。你怎么办？这个问题如太阳在旷野追赶着牧羊人一样对你紧追不舍。你将永不得心境安宁。吉拜尔过去如你一样形单影只，但他胜利了。拉法阿知道怎样走，他坚定地走下去，直至被害，然后还是胜利了。你怎么办？

格麦尔责备他道：

“你也太不管你可爱的小女孩了，她哭，你不可怜她，她玩，你不同她玩。”

他对那张小脸微微一笑。他从那里闻到了气息，使思想之火燃得更旺。他喃喃地说：

“她多么好玩呀！”

“你就是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也没同我们在一起，好像我们不是你那个世界上的人似的。”

他靠近母女俩坐的沙发，亲她的脸，然后又吻了孩子脸的上上下下。他说：

“你不是见到我需要你的同情吗？”

“我心中所有的同情、爱怜和友好都给了你，不过你要可怜自己才行。”

他从她那里抱过孩子，将她搂在怀里，慢慢摇晃，倾听她咿呀的天上的旋律。突然，他说：

“如果主助我胜利，我将不禁止妇女拥有利金。”

格麦尔惊讶地说：

“可是基金是归男人而不归女人的。”

他凝视着孩子那双黑眼睛。说：

“爷爷借仆人之口说，基金属于所有的人，女人是我们街区的半边天。奇怪的是，我们街区不尊重妇女，但到了尊重公正和怜悯时，它会尊重她们的。”

格麦尔的眼里显出了爱怜和同情。她在心里说：

“他讲到胜利，我们的这个胜利在哪里呢？我多么想叮咛他要注意安全，却没有勇气。”

她问自己：

“明天会怎样？我的命运会像舍菲卡——吉拜尔妻子的命运一样吗？会如拉法阿的母亲阿卜黛那样吗？”

她浑身颤动起来，赶忙望着远方，不让他看出她慌乱的眼神。

萨迪克和哈桑来了。他们准备一起去咖啡馆，看看叶海亚师傅。卡西姆要把他俩介绍给师傅。他们一行到达叶海亚的小屋时，见他正在抽水烟，屋里满是大麻味。他向师傅介绍了两位伙伴后，一起坐在客厅里。圆圆的月亮如幸福向他们招手。叶海亚打量了三个人，颇感惊讶，好似在问。这几个人真要把街区弄个天翻地覆吗！他再次听卡西姆以前说过的那些话。他说：

“你们要小心，在准备好之前别让任何人知道。”

水烟舒服地传递着。月光透过小窗照射到卡西姆的头上，

洒到萨迪克的肩头。客厅里的炭火一闪一闪。卡西姆问道：

“我怎么准备？”

老人大笑起来，逗弄道：

“杰卜拉维选择的人无权要求我这样的老朽帮助！”

水烟筒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这响声被老人打断：

“你有伯伯，还有妻子的大叔，你伯伯只会坏事，而你妻子的大叔，假如你有求于他什么，倒可以让他站在你这一边！”

“我怎么做？”

“把他当作吉拉基厄的管理人！”

萨迪克真诚地说：

“任何人都不能对基金拥有特权，对于全体人来说，它是公平的遗产，这是杰卜拉维说的。”

叶海亚哈哈笑道：

“我们的爷爷真怪！他是吉拜尔的力量，同情拉法阿，今天又是一个样！”

于是，卡西姆说：

“他是基金的主人，他有权改变十项条款！”

“可是你的任务就困难了，我的孩子。它是全街区的，而不是哪一条大街的。”

“这正是基金主人所认为的。”

叶海亚连续咳嗽，咳得几乎死过去，哈桑自动地收拾起水烟。叶海亚伸展开腿，深深地叹着气。过了一会儿，他问：

“天哪，你是像吉拜尔那样靠力量，还是如拉法阿宁可选择爱呢？”

卡西姆摸摸小帽，然后才说：

“必要时用力量，而爱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少不了的。”

叶海亚点点头，笑了起来。然后，他又说：

“你的缺点仅仅是关心基金，这将会给你带来数不清的麻烦。”

“没有基金，人们怎么活下去？”

老人夸耀道：

“如拉法阿那样生活。”

卡西姆既严肃又礼貌地说：

“他靠他父亲和爱戴他的人的帮助才活下去的，后来的朋友没有一个能效法于他。事实上，我们悲惨的街区需要清洁和尊严。”

“这些只有靠基金才能得到吗？”

“不是，要靠基金，靠结束霸权。过去有过吉拜尔为他的大街实现的尊严，有拉法阿主张的爱，还有艾德海姆憧憬的幸福。”

叶海亚笑着问：

“你给后来人留下些什么呢？”

他思忖良久。后来，他说：

“如果主助我胜利，那街区在我之后就不需要任何人了。”

水烟仍在传递转动，玻璃瓶里的水很多，不断地冒泡。他问：

“如果利金平分，你们会留下什么？”

萨迪克说：

“我们要基金，为的是利用它，街区因此成为大宅邸的延伸！”

“你们准备怎么干？”

月光消失在匆匆逃过的云片后，客厅显得很暗。但仅仅一

分钟，它复又明亮起来。叶海亚望望哈桑结实的身躯，问道：

“你大叔能打败首领吗？”

卡西姆冷不防地说：

“我认真考虑要同律师商量！”

叶海亚大叫：

“哪个律师会同意向管理人莱法阿特和他的首领对抗呢？”

他们思索起来，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三个朋友像是绝望了，卡西姆更感到内心受到折磨。他发愁，吃不好，睡不着。

有一天，格麦尔对他说：

“我们不该只为众人谋福利而让我们自己受苦受难！”

他生气地说：

“我应该处在自己安排的好意之中。”

你怎么办。你为什么不离开深渊的边缘，那是充满沉默和呆滞的深渊。是蒙上灰烬的理想之墓。是美好往事和欢乐旋律的狼。将明天交给昨天的问题之中。

不过，有一天他请萨迪克和哈桑到他那里去。他对他俩说：

“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他俩脸上放光。哈桑说：

“你怎么打算就说吧。”

他充满活力的声音说：

“我想过了，作出的决定是我们成立一个体育俱乐部！”

他俩张口结舌。他微微一笑，说道：

“我们就把它放在我家院子里，体育在大多数街道是普及的。”

“那同我们的事有什么关系？”

轮到萨迪克问了：

“譬如说举重俱乐部！那同基金联系得上吗？”

“会有小伙子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出于对力量和游戏的热爱。我要选拔那些可以信任和启用的人。”

他俩睁大了眼睛。哈桑大喊：

“我们将成为一伙，这是什么样的一伙呀！”

“是的，小伙子会从吉拜尔、拉法阿那些大街上到这里来的。”

他们欣喜异常。卡西姆走路像是跳舞一样。

第七十六章

卡西姆紧靠着窗户坐着，注视着节日中的街区。在我们街区里的节日是多么欢乐啊。

水夫提着水袋往地上洒了水。驴子的脖子、尾巴上都戴上了纸花。孩子们穿着各色艳丽的衣服，撒放着汽球。手推车上插着小旗。各种喊叫声、欢呼声和乐器声混杂一起。双轮马车载着跳舞的男女。各家商店都上了门，咖啡馆和茶馆则人满为患。大街小巷到处是人。有一个人说：

“祝你全年安好。”

卡西姆穿了一身新衣裳，伊赫桑托着两腮站在他膝上，两只小手摸着他的脸，指甲抠着他的下巴颏。窗下有人大声唱道：

把我同情人拴在一起的
是这双眼睛

他立即回忆起自己的婚礼场面，心里热乎乎的。他喜欢唱歌。过去，艾德海姆是多么希望能在茂盛的花园里引吭高歌。节日里他唱些什么呢？是唱“把我同情人拴在一起的是这双眼睛”吗？那人说得对。谁能在黑夜里抬眼望着金迪勒，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心灵和意志。这里是他的院子，变成强身净心的俱乐部了。他同那些青年人一样，举重，学习健身。萨迪克胳膊上肌肉发达——靠了过去镀锡的工作——两腿的肌肉也很结实。而哈桑，好一个莽汉，其他的人也热情可嘉。萨迪克很有见地，要他把无业者和乞丐都叫到俱乐部，他们很快就兴致勃勃地投身运动，对他的话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是的，他们是少数，但是积少成多，便占优势了。伊赫桑叫起来，他便亲个不停，连新袍子下摆都弄湿了。厨房里传出研钵的声音、格麦尔同赛基娜的说话声，还有猫叫声。一辆双轮马车路过窗前，一个女人拍着巴掌唱：

为军人读《开端章》
摘下帽子
转身去干活

卡西姆笑了起来，想起有一个晚上，叶海亚师傅唱的也是这首歌。那时他已酩酊大醉了。啊，但愿事情顺当，那在我们的街区里，只剩下欢唱了！明天的俱乐部充满了强壮的助手，他们忠实可靠。明天，我靠着他们向管理人、首领和一切障碍挑战，让街区里只留下一个仁慈的祖父和忠顺的孙儿们，扫除贫穷、污秽、乞讨和暴行，让虫孚、苍蝇和大棒消失得无影无踪，花园的荫凉处平安无事。格麦尔把他从憧憬中拉了回来，

她正在生气地叱责赛基娜。他惊讶地听着，然后叫着妻子的名字。很快门打开了，格麦尔把女佣推到前面，说道：

“你看看这个女人！同她母亲一样，她出生在我们家里，却不断地偷听我们！”

他不满地注视着她，她嗓音洪亮地说：

“我不是叛逆，主人，可是太太不厚道！”

格麦尔露出害怕的神色，小心地掩饰道：

“我见她微笑着对我说：‘如蒙主佑，快过节了，主人卡西姆像吉拜尔在哈姆丹大街一样，要成为全街区之主了。’你问她是什么意思？”

卡西姆关注地皱起眉头，问她：

“你是什么意思，赛基娜？”

女佣毫不奇怪地大胆地说：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我这个佣人不像别的佣人，今天这里干干，明天又到那里干干，我是这家的管家，什么秘密都瞒不住我。”

卡西姆迅速地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他指指小孩，她便过去从他手中接过去。他让女佣坐下，她便在他面前坐下。她说：

“如果说外人都知道你的秘密，而我却不知道，这对吗？”

“你指的是什么秘密？”

女佣仍然大胆地说：

“金迪勒同你在辛黛巨石那里的谈话呀！”

格麦尔叹了一口气。但卡西姆示意女佣说下去，于是她又说：

“这同吉拜尔、拉法阿从前的事一样，你不是他们那样的，

主人，你是绅士，即使在放牧时期，你也是绅士。是我把你们撮合在一起的，还记得吗？我应该比其他人先知道。陌生人可靠，而你的佣人怎么却不可靠了呢？愿真主宽恕你们俩。我要为你的胜利祈祷，是的，我为你的胜利祈祷，祝你战胜管理人和首领们。谁会不为你祈祷这个呢？”

格麦尔神经质地晃着孩子，大声说：

“你不该刺探我们，耻辱会同你连在一起的。”

赛基娜真诚而热情地说：

“我不是刺探，我的主是见证。但是谈话透过门传到我耳朵里，我不得不听。一个人不能把耳朵堵上。太太，你对我不放心，但使我觉得刀子割心。我不是叛逆，你是我最不可能背叛的人。我背叛你，对谁有好处？愿真主宽恕你，太太。”

卡西姆仔细地端详着她，用眼睛、用心灵在琢磨她。当她说完后，他不慌不忙地说：

“你是忠诚的，赛基娜，你的忠诚无可怀疑。”

她满怀希望和探询地凝视着主人，喃喃地说：

“愿你长寿，主人。凭真主发誓，我是那样的。”

他低声讲：

“我认得出忠诚的人，背叛在我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家同我兄弟拉法阿家不一样。喂，格麦尔……这个女人像你一样忠实，别误会她了，她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她。我不会忘记，她是把幸福带给我的使者。”

格麦尔带点欢乐地说：

“不过她偷听了！”

卡西姆微笑地说：

“她没偷听。但是声音按照主的意愿传到她那里了。这同

拉法阿听到事先没有安排的爷爷的声音是一回事。恭喜你，赛基娜！”

她一把抓住他的手，猛地吻了一下，说道：

“我愿为你牺牲我的生命，主人。凭真主发誓，愿你战胜敌人，你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直至统治全街区。”

“统治权不是我们的要求，赛基娜！”

她张开双手，祈祷道：

“真主啊，实现他的要求吧！”

“阿门……”

他笑着望着她，又讲：

“当我需要一个使者时，你将是我的使者。你因此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了！”

女人欢欣鼓舞，双目射出自豪的视线。他接下去讲：

“假如命运允许分配基金——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女人，不论是主人或是佣人都不受限制！”

这女人张口结舌，惊奇得说不出话。他再讲：

“基金的主人说，基金属于所有的人，你嘛，赛基娜，你同格麦尔完完全全一样，是基金主人的孙女。”

女人兴奋起来，感激地注视着主人。从街上传来跳舞的笛子旋律，有一个喊道：

“勒希脱……一千次。”

卡西姆扭头向路上，见到首领们骑着披红戴绿的骏马，人们或欢呼或扔钱地迎接他们。首领们的队伍向旷野走去，像往常的节日那般比赛……他们那一队人马刚一消失，就出现了一个喝醉了的阿吉莱玛。当这个被认为是俱乐部最忠实成员的青年人露面时，卡西姆微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站在吉拉基

厄大街中央。小伙子喊道：

“我是个小伙子……”

拉法阿大街街头的院子里一个人讽刺道：

“吉拉基厄的光荣！”

阿吉莱玛抬头望着那扇窗户，两眼通红，他的舌头都被酒泡麻了。他喊：

“轮到我们了，小丑！”

一群孩子、醉汉和吸毒者吵吵嚷嚷地围在他身边，他们歌唱，欢呼，在鼓声和笛声的伴奏下，声音越来越响。突然，有人喊：

“你们大家听着……轮到吉拉基厄了……你们不想听吗？”

阿吉莱玛踉踉跄跄地大叫：

“一个爷爷是所有人的爷爷，一个基金属于全体。向霸权告别吧。”

他不久便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很快，卡西姆站起来，接过斗篷，迅速离开房间，边走边说：

“真主诅咒酗酒和酗酒时期！”

第七十七章

“当你们喝醉了的时候，要避免在人们当中露面。”

卡西姆是皱着眉头严肃地说这番话的。当时他坐在辛黛巨石下，眼睛在俱乐部成员中最亲密朋友的脸上转来转去。这些朋友是：萨迪克、哈桑、阿吉莱玛、夏尔班、艾布·法萨代和哈姆鲁舍。在他们背后是巍峨的山，正静静地迎接着夜幕徐徐降临。整个旷野，只有一个牧人倚着拦羊棍站在紧南部。阿吉莱玛显得垂头丧气和后悔。他说：

“但愿我在这之前就死了。”

卡西姆打不起精神，讲：

“那是抱歉也无济于事的错误。现在，重要的是我知道你的任性对我们敌人所产生的影响！”

萨迪克说：

“肯定有许多人听说了。”

哈桑闷闷不乐地说：

“在吉拜尔咖啡馆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住在吉拜尔的朋友邀我一起坐坐，我听有人高声讲着阿吉莱玛的事。是的，他一边讥笑，一边讲。不过，我认为他讲的话使有些人产生了疑惑，我还担心口口相传，会传到哪个首领那里。”

阿吉莱玛叹息道：

“你别夸大，哈桑。”

于是，萨迪克说：

“夸大比忽视要好，否则我们会落到想不到的地步！”

阿吉莱玛便讲：

“我们起过誓，说不怕死的！”

萨迪克生气地说：

“我们也起誓保密！”

卡西姆这时插进来说道：

“假如我们今天死了，宏伟的理想就烟消云散了。”

随着暮色愈发浓重，愈没人讲话。后来还是卡西姆开口道：

“我们该筹划一下。”

哈桑提议：

“我们安排时，按最坏的情况假设。”

卡西姆难受地说：

“这意味着厮杀。”

人们在黑夜里面面相觑。天穹上，星星接二连三地出现，风把如坏念头的白昼的热气吹散。过了一会儿，哈姆鲁舍说：

“我们要战斗至死。”

卡西姆愤愤地说：

“那情况还会同过去一样！”

萨迪克说：

“我们这么快就被结果了。”

艾布·法萨代对卡西姆说：

“好在你同萨瓦里斯有些亲戚关系，你妻子同管理人妻子也有些关系。除此之外，勒希脱还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

卡西姆仍打不起精神，说道：

“也许这会推迟我们的结局，但不能阻止它的发生。”

萨迪克期待地问：

“你还记得你曾想找个合法的律师吗？”

“有人对我们说，没有一个敢于对抗管理人和首领的律师。”

阿吉莱玛想减轻自己的罪过，说道：

“在贝特·卡迪，有一个律师以大胆闻名。”

萨迪克让步道：

“我所担心的是走上诉讼的道路，我们会面临敌对，而我们的恐惧来自阿吉莱玛不合时宜的话所产生的后果。”

阿吉莱玛说：

“让我们同那个律师商量一下，好同他就推迟起诉达成一致意见，直至我们非提出诉讼不可。我们还能从街区以外找到

支持我们的人。”

卡西姆和其他人同意把这个主意作为准备工作。他们立刻站起来，去贝特·卡迪那个律师办事处。上了岁数的律师会见了他们，卡西姆向他解释了事情经过，告诉他，他们想推迟一段时间再起诉，以便他能研究一下案情，准备采取一切步骤和措施。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律师接下了案子，并预收费用。他们满心喜悦地离开办事处，各奔东西。伙伴们回街区去，卡西姆去找叶海亚师傅。他俩一起坐在廊檐下，抽烟和交谈。师傅对发生的事感到遗憾，嘱咐卡西姆保持清醒的头脑，小心谨慎。

卡西姆此后又回到家。当格麦尔为他开门后，他看到她的脸色令人困扰，便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

“管理人先生派人叫你来了！”

卡西姆的心怦怦直跳。他问：

“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是10分钟之前！”

“最后一次？”

“在一小时之间，他差人来了三次。”

她热泪盈眶地说着。于是，他说：

“这不是我所等待的。”

她失声恸哭，说道：

“你别去。”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说道：

“去比回避保险，你别忘了这些盗贼会袭击任何人的。”

伊赫桑在里屋里哭起来，赛基娜向里面跑去。格麦尔说：

“等我见了艾米娜太太以后，你再去。”

他坚定地说：

“这对我们不合适。我马上就去，没理由害怕，他们的人谁也不知道我的事。”

她用力拉住他说：

“他叫你，而不是阿吉莱玛，我怕他们有的人在打你的主意。”

他温和地摆脱开她，说：

“从一开始我就对你说过，安逸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全都知道，迟早要遭难。你不要这么惊慌，好好地呆着，等我回来。”

第七十八章

看门人从管理人院子里面走出来，无精打采和冷冷地对卡西姆说：

“进去吧。”

看门人走在前面，卡西姆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跟在他后面。他不左顾右盼，花园里的芳香扑鼻而来。走到客厅门口时，看门人为他闪开道。他以前所未有的镇定走进去。他望着前方，见管理人坐在客厅尽头的沙发上。那里还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管理人右面的椅子上，另一个人坐在他左面。他认不出这两人是谁，也不注意去看。他走近管理人，在离他几寸远的地方站定，向他举手致意。他礼貌地说：

“晚上好，管理人阁下。”

他无意中瞥了管理人右面那人一眼，一下子知道是勒希脱。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另一个人，原来是律师舍那菲里老人！这突然打击几乎让他粉身碎骨。他知道局势的严重性了，

秘密已经暴露。卑鄙的律师背信弃义，他中了计了，心中的沮丧、愤慨和怨恨熊熊燃烧。他知道，计策或机敏救不了他，便决心对抗。他无法后退一步，应该前进，至少坚守在原地。他想起前些日子，有一个与他同日出生的人，他想象不到那人现在的情况。他不再遐想下去，因为管理人干巴巴的声音在问他：

“你是卡西姆？”

他坦然地回答道：

“是的，主人！”

管理人没让他坐下，又问：

“这位先生在座让你大吃一惊了吧？”

他依旧坦然地说：

“没有，主人。”

管理人不屑地问：

“你是羊倌吗？”

“有两年不放羊了。”

“现在做什么事？”

“协助妻子管理她的财产。”

管理人又蔑视地摇了一下头，示意律师说话。律师老头便对卡西姆说：

“也许你奇怪我当你的律师的这种态度。但是管理人的地位高于所有这些态度。我的举动给了你忏悔的余地，如果你一意孤行下去，那就死路一条。管理人允许我通知你，我可以代你求情，请他宽恕，条件是当众忏悔。我希望你好好惦量一下我的好意。我把你预付的订金还给你。”

卡西姆严厉地瞅了他一眼，问道：

“我在你办事处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情？”

律师正要鼓起勇气，但管理人的话救了他：

“你在这里是被询问的，而不是问人的。”

律师站起来，请求离开。向外走时，他竭力掩饰自己的慌乱。与此同时，管理人严厉地审视着卡西姆，用几乎是谩骂的口吻说：

“你怎么能控告我呢？”

卡西姆陷入重围了，不厮杀也得厮杀了。他不知说什么才好。管理人又说：

“说话呀，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是疯子吗？”

卡西姆愁眉苦脸地说：

“我是清醒的，赞美真主。”

“看上去，这还不能肯定。你怎么胆敢这样干？自从那个女疯子愿意你当她的丈夫后，你也不穷了。你那么干是为的什么？”

卡西姆清清嗓子，似想掩盖他的愤慨。他说：

“我一点也不是为了自己。”

管理人瞥了勒希脱一眼，似乎是让他为自己听到的事作一见证，然后又望着卡西姆，暴怒地说：

“那你为什么要干那些事？！”

卡西姆回答说：

“我只想要公正。”

管理人因怨恨而眯起眼睛，问道：

“你以为你妻子同我太太的关系能保护你吗？”

他眨眨眼，说：

“不，先生。”

“你是能同街区全体首领对抗的强人吗？”

“不是。”

管理人大叫：

“说，你是个疯子，让我放心吧。”

“我是有理智的，赞美真主。”

“你为什么着手控告我？”

“我要公正。”

“为谁？”

他的眼睛里显出思索的神情。他说：

“为所有的人。”

管理人怀疑他的理智是否正常，打量了他半天。他问：

“你怎么办？”

卡西姆鼓起勇气，说：

“靠控告实现基金主人制订的十项条款。”

管理人大叫：

“你这么个痞子也说基金主人的十项条款?!”

卡西姆平静地说：

“他是我们大家的爷爷。”

管理人愤然站起来，用力把蝇拂扔向卡西姆，大叫：

“我们的爷爷！你们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却厚颜无耻地谈论什么我们的爷爷。小偷，流氓，下流坯，你为了让那个家归你和为了你的妻子，竟然无限制地无耻下去。但是，一条家狗要是咬了有恩于他的人，会失去保护的。”

勒希脱站起来以平息管理人的怒气，便说：

“你还是放心坐下吧，一只苍蝇不会搅乱你的心境的。”

莱法阿特边坐下，嘴唇因生气而颤抖着。他大声说：

“连痞子都觊觎起基金来了，毫不知耻地说我们的爷爷。”

勒希脱复又坐下，说：

“看来人们对于痞子们的传闻是正确的，不幸的是我们的街区因此要完蛋。”

他对着卡西姆说：

“你父亲是我最早的亲信之一，你不要逼我杀死你。”

管理人大声说：

“对于他的作为，他的死不足惜。要不是太太，他现在就死到临头了！”

勒希脱继续问卡西姆：

“听我讲，我的孩子，告诉我，你后面是什么人？”

卡西姆的脸被蝇拂击中后的疼痛尚未消失，问道：

“你指的是谁，先生？”

“谁鼓动你控告的？”

“除了我，没别人。”

“你从前是个羊倌，后来转运了，你还贪图什么呢？”

“公正，是公正，师傅。”

管理人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大喝道：

“公正！这群狗，卑鄙的东西，如果你们想偷想抢的话，就说这种暗语。”

管理人又面对勒希脱，说：

“你让他肯定下来！”

勒希脱雷鸣般的声音中积聚着警告，他说：

“告诉我，你后面是谁！”

卡西姆隐隐对抗地说：

“我们的爷爷……”

“我们的爷爷！”

“是的，你看看那十项条款，就会知道是他鼓动我的。”

莱法阿特再次冲动地站起来，大叫：

“让他离我远点……把他扔出去。”

勒希脱立起身来，抓住卡西姆的胳膊，把他推向门外。他铁一般的手紧紧抓住卡西姆，卡西姆竭力忍耐着。勒希脱对他耳语道：

“理智些，尊重你自己，别逼我喝你的血。”

第七十九章

卡西姆进了家，见泽克莱亚、阿维斯、哈桑、萨迪克、阿吉莱玛、夏尔班、艾布·法萨代和哈姆鲁舍都在那里。他们默默而同情地注视着他。当他挨着妻子坐下时，阿维斯说道：

“我不是嘱咐过你吗？”

格麦尔责备道：

“慢慢来，大叔，让他喘口气。”

大叔高声讲：

“麻烦都是自找的！”

泽克莱亚仔细端详着卡西姆的表情，然后说：

“他们污辱你了，我的孩子。我了解你，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你别往心里去。”

阿维斯讲道：

“要不是艾米娜太太，你就不会平安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卡西姆逐个看看大家，说：

“那个卑鄙的律师背叛了我们！”

众人的脸都缠滞了，不安地交换眼色。阿维斯抢在他们前

面说：

“请大家放心，每个人都赞美真主，让他得救了。”

哈桑问他：

“你怎么说，大侄子？”

卡西姆略略思考了一下，然后说：

“我不瞒你们，死亡正威胁着我们。谁不想帮助我，我允许他退出。”

泽克莱亚说：

“你让事情简单到这程度。”

卡西姆平静而坚定地说：

“不管后果如何，我绝不放弃。我也不会背弃我的爷爷和我们的街区。”

阿维斯生气地站了起来，离开起居室时说：

“这个人疯了，真主在帮助你，我的侄女。”

萨迪克朝卡西姆跑过去，亲吻他的额头，说：

“你的话使我重新充满活力。”

哈桑激情地说：

“我们街区的人为了一分钱会拚命，甚至不为什么就厮杀。当我们为了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还怕死呢？”

萨瓦里斯在外面大声叫泽克莱亚，泽克莱克走到窗前，唤他进来。他很快进了屋子，忧心忡忡地坐下。过了一会儿，他望着卡西姆说：

“我不知道除了我之外，在我们街上还有一个首领！”

泽克莱亚小心地说：

“事情不像有人对你说的那样。”

“不是有人说，事情就是那样。”

泽克莱亚唉声叹气起来，说：

“魔鬼在戏弄我们孩子们的心。”

萨瓦里斯蔑视地说：

“勒希脱因为你侄子的缘故，对我说了一些重话。我以为他是个有头脑的孩子，突然疯得不能再疯。你们好好听着，如果我轻放了你们，勒希脱就要亲自教训你。不过，你们别损害我的尊严，掌握好限度，谁要固执己见就该死。”

萨瓦里斯观察着卡西姆的助手们，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人靠近他家。这使萨迪克感到受辱，艾布·法萨代直跺脚，要泽克莱亚嘱咐卡西姆呆在家里，以忘掉这场狂风暴雨。卡西姆被软禁在家里，除了堂弟哈桑外，谁也没来看他。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各种消息在街区里传播。消息偷偷传入拉法阿街和吉拜尔街，说是在吉拉厄厄街很不安定，还说差点就控告了管理人，甚至有关于十项条款的、杰卜拉维的仆人金迪勒同卡西姆碰过头的消息。人心浮动，各种指控和讽刺挖苦满天飞。

一天，哈桑对卡西姆说：

“街区里在偷偷传递消息。每家茶馆的话题不是别的，只关于你。”

卡西姆疑惑地抬起头，若有所思。他说：

“我们变成囚徒了，这些日子什么都没干。”

格麦尔小心地说：

“人不能做超乎能力的事。”

哈桑说：

“我们的兄弟们正在摩拳擦掌。”

卡西姆问他：

“吉拜尔和拉法阿人说我们撒谎、发疯的事是真的吗?!”

哈桑眨了一下眼睛，痛苦地说：

“胆怯坏了大家的事！”

卡西姆惶惑地摇摇头，问：

“吉拜尔和拉法阿人中也有见过杰卜拉维和同他交谈过的，他们为什么说我撒谎呢？他们最该相信和支持我的，为什么说我造谣呢？！”

“我们街区的毛病就是怯懦，因此他们才同首领们周旋！”

大街上响起萨瓦里斯的驴叫一般的吼声，他又骂，又诅咒。卡西姆一家人都从窗上俯视，见萨瓦里斯抓住夏尔班的棍子，叱责他：

“谁让你到这里来的，婊子养的？”

小伙子徒劳地想挣脱他的手掌，萨瓦里斯的左手扼住他的脖颈，右手打他的头和脸。卡西姆大怒，从窗前退后，不顾格麦尔的苦苦哀求，向门外跑去。还不到一分钟时间，他便站在萨瓦里斯的面前，坚定不移地对他说：

“放开他，萨瓦里斯师傅。”

萨瓦里斯仍不住地打着他的俘虏，还对卡西姆说：

“管好你自己吧，不然，我就打得你鬼哭狼嚎的。”

卡西姆抓住他打人的手，用力向下压，并生气地喊：

“我不让你打死他，也不让你随心所欲。”

萨瓦里斯撇下夏尔班，夏尔班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萨瓦里斯顺手抢过一个路过这里的女人的筐，将它套在卡西姆的头上。要不是泽克莱亚适时赶到，一把箍住哈桑的脖子，哈桑就扑过去了。卡西姆从头上摘掉筐子，喘不过气来，尘土蒙住他的头和衣服，很快就发出阵阵咳嗽。格麦尔和赛基娜发出喊声，阿维斯跑了过来。男人、女人和孩子纷纷从门内跑出来，街上

一片嘈杂。泽克莱亚竭尽全力拽住儿子哈桑的胳膊，哀求和警告地望着他呆滞的眼睛。阿维斯靠近萨瓦里斯说：

“我来擦去脸上的耻辱，萨瓦里斯师傅。”

不止一个人喊道：

“真主给说情，师傅！”

这声音直至萨瓦里斯说话才平息：

“这是亲戚，那是说情的，在这中间，萨瓦里斯没办法了。这以后还怎么当首领！”

泽克莱亚大声说：

“我求真主宽恕，你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头上的王冠。”

萨瓦里斯向咖啡馆走去，几个男人抬起夏尔班，哈桑擦去卡西姆脸上和衣服上的尘土。人们——在萨瓦里斯不见后——才能表示他们的遗憾之情。

第 八 十 章

那天晚上，吉拉基厄街的一个院子传出人将死的声音。那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随即那院子里传出数十个声音。卡西姆从窗口向外看，问卖瓜子的法提奈出了什么事。法提奈回答他：

“你活着，夏尔班死了！”

他惊恐地离开家，朝隔两个院子远的夏尔班院子走去。到了那边，院子黑黝黝的，但是挤满了前来哀悼、表示悲哀和愤慨的人。上面也不断传来声响。他听到一个女人强烈地说：

“他是被萨瓦里斯打死的。”

“我的神，毁掉萨瓦里斯的家，喂，萨瓶里斯！”

第三个女人打断她的话：

“是卡西姆杀死他的！他造谣惑众，我们的人被杀了。”

卡西姆的心猛地忧伤起来。在黑暗中，他拨开人群，来到死者的住室，借着墙上灯光，看到他的朋友哈桑、萨迪克、阿吉莱玛、艾布·法萨代、哈姆鲁舍和其他人站在那里。萨迪克迎上前来，泣不成声。他不说话，拥抱了萨迪克。哈桑表情惊惶，说道：

“他的血不会白流。”

阿吉莱玛靠近卡西姆，对他耳语道：

“他妻子情况很糟，甚至把他的死因推给我们。”

卡西姆小声对他说：

“真主在帮助她。”

哈桑的话音里带有复仇的气息：

“杀人者必被杀。”

艾布·法萨代怨恨地说：

“在我们街区里，谁是他的见证人？”

哈桑说：

“但是，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杀人。”

卡西姆踢了他一脚，让他住嘴。卡西姆说：

“你们不要走在送葬行列里是明智的。不过，我们到墓地集合。”

卡西姆走进去时，萨迪克挡住他，不让他走过去。但卡西姆把他推往一边，进去了。他招呼他妻子，她闻声惊讶地望着他，两眼泪水汪汪。后来，她的目光滞凝，问他道：

“你要什么？”

他忧伤地说：

“我来向你表示慰问。”

她生气地说：

“你，是你杀了他。我们同基金没关系，也不需要它。”

他温和地说：

“我们的主使你忍耐，并杀死犯罪的人。我们是你的亲人，只要你需要亲人，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他的血不会白流的。”

她睥睨着他，转身退下。随着她的退下，爆发出哭叫声。他忧愤地离开了。

清晨，人们见萨瓦里斯坐在丁吉勒咖啡馆门口，向过路人挑衅和行凶地望着。人们掩饰着愤慨之情，加倍亲切地向他致意，避免参加哀悼。他们呆在店铺里、小车后和土堆上。送葬队伍在上午出发，只有亲属才参加。卡西姆不管首领冒火的目光，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死者的岳父火了，生气地对卡西姆说：

“你把人杀死了，却来参加送葬！”

他沉默不语，忍耐着。另一个人粗暴地问他：

“你干吗来？”

他执拗地说：

“我要像我的朋友——愿真主怜悯他——一样战斗，他是个勇敢的人，你们同过去不一样了，知道杀人凶手，却遣怒于我。”

大多数人不吭声了。女人们光着脚，身着丧服跟在男人身后，将土抹在自己头上，拍打着自己的面颊。送葬的人穿过杰马利耶，向胜利门走去。安葬仪式过后，送葬的人，除卡西姆之外，都散去了。他慢慢腾腾地走着，落在他们后面。他见人们走远了，又回到墓地，见到朋友们正等着他。他双眼噙满了泪水，大家都泣不成声。他用手掌擦干泪水，说：

“谁想平安无事，谁就走吧。”

哈姆鲁舍说：

“假如我们要求平安，你就不会看见我们在你周围。”

他将手挪离墓碑，说：

“尊重他的逝去，他生前勇敢、热情，在我们十分需要他的时候，他猝然而去。”

萨迪克接着说：

“背信弃义的首领杀了他，我们之中留下的人将亲眼看到我们街区里最后一个首领之死。”

哈姆鲁舍也说：

“我们不该像这个死者那样白白送命，考虑一下明天，怎么样实现胜利！”

“怎么样碰头和交换意见。”

卡西姆说：

“我在被软禁时，只有考虑这些时才得到了安慰，我找到了一个主意，那不容易办到，但不能偏离它。”

他们带着疑问探询，他接着说：

“你们都离开我们的街区，每人安排好之后就走，像过去的吉拜尔，昨天的叶海亚师傅那样逃亡。把我们的俱乐部建在旷野里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我们更有力，人数更多。”

萨迪克大喊：

“这个主意好。”

“我们只有用武力才能使我们的街区变得纯洁，只有用武力才能将基金主人的十项条款付诸实现，也只有武力才能让公正、仁慈和和平占统治地位。我们的武力将是第一种非压迫的公正的力量。”

他们倾听着，茅塞顿开。他们凝视着卡西姆，凝视着他的

背后和坟墓，以为夏尔班正同他们一起谛听，祝福他们。阿吉莱玛感动地说：

“是啊，靠武力，一切都迎刃而解。这种力量是非压迫性的正义的力量。夏尔班被萨瓦里斯挡住时，他想到的是你，假如我们同他在一起，也会去挡住首领。这种力量是不容易征服的。真主诅咒胆小和分裂。”

卡西姆第一次心情舒畅地吐了一口气。他说：

“我们的爷爷信任我们，他坚信他的孩子们中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第八十一章

卡西姆回到家时已近夜半，但是格麦尔还在等候他。她比往常格外关心他，对他温存至极。她这时刻还没去睡，他感到痛苦。看得出来，她刚哭过，眼睛和眼角都留下了痕迹，如晚霞一般。他难过地问：

“你刚才哭了？”

她忙着为他热牛奶，没有回答。他便又说：

“夏尔班之死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愿真主怜悯他。”

她抢白道：

“我在那之前就为夏尔班哭过了。可是，每当我想起有人袭击你，我就要哭。你是最不该被土埋没的人。”

他忧郁地讲：

“这比起我们可怜的朋友的遭遇算不了什么。”

她挨着他坐下，把一杯牛奶递给她，喃喃地说：

“那些关于你的传闻让我受不了。”

他装出不在乎的神情，举杯到嘴边。她十分生气地说：

“祖勒脱向吉拜尔家强调指出，你贪图将基金据为己有。希贾志在对拉法阿人也这样说。他俩散布说，你比不上吉拜尔和拉法阿。”

他不隐瞒自己的不快，说：

“我知道那些，我还知道，假如不是你，我就活不到今天。”

她温柔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她突然没来由地想起，这些天来，她俩的谈话没有尽头，幸福也没有目标。伊赫桑诞生后的那些光明的夜晚里的欢乐，今天她一点也没有了，他也一点没有了。她甚至觉不到瞒着他的周期性的疼痛。他根本不考虑自己，怎么会考虑到她呢。她羞于麻烦他，甚至不提敌人怎么注意他。什么人能让她对他放心，安适的日子过去了。愿真主怜悯你，我们的街区。卡西姆说：

“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也没有失去希望。忠实的朋友多么多啊，虽然看上去我只有一个人。他们中有一个人向萨瓦里斯挑战，从前谁敢这样做。别人同他一样。勇气是我们街区中最贵重的，这样就可以免遭生命被人踩在脚下，你不要太指望我平安，被杀的被杀了，也许死亡正在来我家的路上。你对你丈夫不满意，是因为胆小。”

格麦尔一面把杯子放回原处，一面微笑着。她说：

“在打架时，首领们的妻子都恶意地欢呼，我怎么能满意自己善良呢？”

她的忧郁比看上去更为严重，他爱恋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安慰她说：

“你就是我的世界中的一切，是生活中最好的伴侣。”

她笑着招呼该早睡的赛基娜。

阿姆·山特赫对萨迪克的不见颇为惊讶。这位镀锡匠去他家，不仅没见到他，连他家里的人都没了踪影。阿卜杜·法塔赫也一样找不到他的伙计阿吉莱玛。艾布·法萨代没回哈姆杜奈，也没事先通知。哈姆鲁舍在什么地方？盘炉匠哈苏纳说，他像炉里的火烧完后消失了。其他人一去不复回。这个消息在吉拉基厄传开了，甚至传到了其他大街。拉法阿和吉拜尔两条大街上的人不屑地说，这帮痞子逃亡了，萨瓦里斯收不到税金了。萨瓦里斯把泽克莱亚唤到丁吉勒咖啡馆，警告他说：

“你的侄子是帮我们找到逃跑者的最合适的人。”

泽克莱亚说：

“萨瓦里斯师傅，你别冤枉我，过去几天、几周、几月，人总是不离家的。”

首领大吼：

“小孩子的把戏，我叫你来是要警告你，你的侄子可能要遭难。”

“卡西姆的血管里有你的血，别做亲痛仇快的事！”

“他是自己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他幻想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吉拜尔，这个诅咒是离胜利门最近的路。”

泽克莱亚惊慌地说：

“这是你的梦，萨瓦里斯师傅，我们都在你的保护之下！”

泽克莱亚回住处时，遇见哈桑正从卡西姆家回来，便把萨瓦里斯发怒吓唬他的事讲了一遍。但是，哈桑打断他：

“忍耐吧，爸爸，格麦尔病了，病得很厉害，爸爸。”

街区都知道格麦尔的病，连管理人的家都听说。卡西姆忧郁和担心地守着她。他手足无措地摇着头，说：

“你一下子就躺下了！”

女人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过去瞒着你，因为你的心理负担够重的了。”

他更加难过地说：

“本来应该是从一开始我同你分担痛苦的。”

她的嘴唇绽出一丝似凋谢的花朵的微笑。她说：

“会像从前一样健康的。”

他的心中也这样祈祷。但阴云布满了眼睛。怎么干涩已爬上脸庞，是什么力量在掩藏着痛苦？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的神啊，以你的仁慈保护她吧。让她为我而留下吧，可怜那不停哭泣的孩子吧。

“你对我的宽容使我不宽恕自己。”

她似嗔怪地笑了一下。乌姆·萨里姆为她熏香，乌姆·阿推耶为她准备舐剂，理发师伊卜拉欣为她梳理，乌姆·伊赫桑看上去痊愈了。卡西姆对她说：

“我真想代替你受疼。”

她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愿你不受任何伤害。”

她接着讲：

“我最亲爱的人。”

他在心里说：

“因为她这副模样，我眼里的世界都变黑了！”

她说：

“像你这样的智者是最该节哀的。”

来探望的男男女女陆续到来，他嫌这地方太小，躲到房顶上。从各扇窗户中传出女人们的声音，大街上小贩的叫卖声同诅咒声混杂一起。一个孩子啼哭了，他最先以为是伊赫桑，结

果是另一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顶上打滚。夜晚渐渐降临，一群鸽子回窠，天边只有一颗星闪闪烁烁。他琢磨着格麦尔眼中那奇怪一瞥的含义，她宛然没在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着，嘴唇显出蓝色。他的心陡然紧缩。

在房顶上呆了好几个小时后，他下去了，遇见赛基娜抱着伊赫桑正在客厅里。她低声对他说：

“慢慢进去，别吵醒她。”

他躺在床对过的沙发上，室内黝暗，只在窗台上有一盏灯发出暗淡的光。街上只有四弦琴的旋律，接着诗人塔赛说：

“爷爷平静地说：

“‘我要给你一个外面的人从未得到过的机会，就是让你生活在大宅邸里，在里面结婚，开始一个新生活。’

“胡马姆的心因欢乐的陶醉而怦怦直跳，他说：

“‘谢谢你的恩惠。’

“‘你配得到它。’

“小伙子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爷爷，一会儿看看地毯，然后小心翼翼地问：

“‘那我家的人呢？’

“杰卜拉维责备地说：

“‘我想的已经说清楚了。’

胡马姆请求怜悯地说：

“‘他们也配得到你的仁慈和宽恕。’

睡着的格麦尔猛烈地动了一下，他立即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赶到她跟前。他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一道新光代替了乌云。他问她怎么了，她以强有力的声音说：

“伊赫桑！伊赫桑在什么地方？”

他飞快走出屋子，然后又回来，身后是抱着熟睡的小孩的赛基娜。格麦尔指了指伊赫桑，赛基娜把小孩抱到她身边，她亲了亲孩子的脸蛋。卡西姆坐在床边，她的目光折向他，然后低声说：

“我多么伟大！”

他向她倾下身子，问：

“你指的什么？”

“我使你很痛苦，可我多么伟大。”

他咬着嘴唇，过了一会儿说：

“格麦尔，我难受，因为我不能减轻你的痛苦！”

她同情地说：

“我担心我身后的你。”

他十分难过地讲：

“别谈我了。”

“卡西姆，走吧，真理同你的朋友在一起。假如你留下，他们会杀死你的。”

“我们一起走。”

她艰难地讲着：

“路不是一条。”

“你别像惯常那样可怜我了。”

“啊，那是过去日子的事了。”

她看上去在抵抗强大的压力，挥了挥手。他挨她更近，能清晰地感到她的气息，她全身痉挛，伸长脖子像是呼救，胸部猛烈抖动。见此状况，赛基娜大喊：

“让她坐起来，她想坐起来。”

他胳膊用力把她拽起来坐好，可她喊了一声，似乎在作告

别。她的头倒在他胸口。赛基娜抱着孩子向外面走去。

她的声音撕破了夜间的寂静。

第八十二章

早晨，卡西姆家和家门口的路上拥挤着吊唁的人，这是因为他有许多亲戚关系及他平时待人接物，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萨瓦里斯必须来悼念，很快全街的人都来了。莱法阿特也必须来，勒希脱、祖勒脱、希贾志跟着来，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由此送葬队伍之浩大是街区里少有的，只有首领的葬礼才有那么大的场面。卡西姆尽管内心十分痛苦，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智者的忍耐和豁达。下葬时，他全身的器官，除了眼睛以外，都在哭泣。

吊唁的人陆续离去，在墓地留下的有卡西姆、泽克莱亚、阿维斯和哈桑。泽克莱亚拍了拍卡西姆的前臂，哀伤地说：

“振作起来，侄儿，真主在帮助你。”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微微弯一下身子，喃喃道：

“我的心被埋进土里了，伯伯。”

哈桑为之动容。墓地静得瘆人。泽克莱亚迈了一步，说道：

“我们该走了。”

可是，卡西姆呆在原地，不悦地说：

“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的？”

泽克莱亚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于是说：

“无论如何，要谢谢他们。”

阿维斯鼓起勇气说：

“同他们重新开始吧，他们迈出的这一步要求你迈好几

步。幸运的是，我们街外的人对你的传说不必认真对待！”

他宁可保持沉默，也不愿同阿维斯争论。突然，以萨迪克为首的一群人来了，看上去好像等吊唁人不见后才露面的。这群人不少，都是熟人，拥抱了卡西姆，他热泪盈眶。阿维斯愤愤地瞅着他们，但他们谁也不理他。萨迪克对卡西姆说：

“没有什么能把你留在街区里了。”

泽克莱亚生气地表示异议道：

“那里有他的女儿、房子和财产。”

卡西姆话里有话，说：

“我留在街区里是必须的，因为我留下，你们的人数与日俱增！”

他看着凝视着自己的众人的面孔，像是在为自己的话寻求证据。他们大部分人是在他鼓动下逃亡的，每天晚上，街区里的人刚一进入梦乡，都有人偷偷溜进他的院子，他是好言劝慰。阿吉莱玛问他：

“我们要等很久吗？”

“直到你们的人够了。”

他闪到一旁，把阿吉莱玛拉过来，吻了他，对他耳语道：

“我的心愁死了，我最了解你痛苦的程度了。”

他激动起来，小声讲：

“你说得对，痛苦极了。”

他同情地望着卡西姆，过了一会儿才说：

“快点同我们在一起，今天你只有一个人了。”

“一切都在自己的时间里。”

阿维斯高声说：

“我们该回去了。”

朋友们拥抱着告别。卡西姆和同来的人回去了。过了数日，他独自一人在家，心中痛苦，赛基娜担心他愁下去会出事。可是他不遗余力地每晚秘密外出。消失的人在增加。人们都不知所以然地打听着。吉拉基厄大街的讽刺风气日甚，在其余大街的首领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说，萨瓦里斯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也要逃走。有一天，泽克莱亚警告他说：

“这状况令人非常不安，你怕它的后果吧。”

但必须要等待，那些日子既十分繁忙又异常危险，只有天真烂漫的伊赫桑才笑口常开。她学会扶着椅子站立，随后清澈的面孔望着他，用小鸟和夜莺的语言同他交谈。他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自言自语道：

“她会成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但是我这里最重要的是她会同她母亲一样善良和温存。”

他以望着她那双黑眼睛、酷似格麦尔的圆脸庞为莫大的享受，她是被岁月粉碎了的那种亲密关系残存的象征。天啊，他将会活到目睹女儿身着婚礼喜服的那一天吗？会不会从她诞生之后，这个屋子就只是痛苦的回忆呢？

一天，有人敲门，赛基娜走过去问是谁：一个青年人回答说：

“开开门，赛基娜。”

她打开门，见是个12岁或再大一点的小姑娘，不同寻常地穿着长袍，戴着面纱。赛基娜吃了一惊，问她有什么事。可是，她却飞跑进卡西姆的房间，随随便便地说：

“晚上好，大叔。”

她除去面纱，露出栗色的姣好的面孔。卡西姆吃惊地说：

“你好，坐下吧，欢迎你。”

她挨着沙发边坐下，说：

“我叫拜德丽娅，我哥哥萨迪克派我到你这里来。”

卡西姆注意起来，于是说：

“是萨迪克！”

“是的。”

他仔细地打量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说：

“是什么让他冒这个险？”

她用心说话，面容更加妩媚：

“我穿着长袍，谁也认不出我来。”

他明白她的身躯比实际年龄显得大，便放心似地点了下头。她更加关注地说：

“他对你说的话是，你要立即离家，因为勒希脱、祖勒脱、希贾志和萨瓦里斯合谋今晚杀了你。”

赛基娜哽咽起来，卡西姆紧皱眉头，着实吃了一惊。他问小姑娘：

“他怎么说的？”

“是叶海亚师傅告诉他的。”

“可是，叶海亚又怎么会知道呢？”

“是一个醉汉在店里透露的，这个店里正好有叶海亚的一个朋友。这是我哥哥说的。”

他默默地注视着她。她站起身，束好长袍。他也站起来，说道：

“我谢谢你，拜德丽娅，走好。替我向你哥哥问好，平安地去吧。”

她将面纱罩在脸上，问道：

“我对他说什么？”

“你告诉他，我们在早晨之前碰头。”

她同他握了握手，便走了。

第八十三章

赛基娜脸色蜡黄，眼神里满是惊慌。她大声说：

“让我们毫不迟疑地离开这里。”

她说完就动身，于是他对她说：

“你把伊赫桑包好，藏在你的外套里，你走吧，就像去办事。你去她妈妈的坟前，在那里等着。”

“你呢，主人！”

“我会赶上你们的。”

她的眼睛显得惊慌失措，又惊又怕。他安慰她道：

“哈桑会把你带到我们要住的地方的。”

几秒钟工夫，她就收拾齐全要走了。他亲了伊赫桑几下。赛基娜边朝门口走，边说：

“我把你交给不会死的大街了。”

他站在门后，透过缝隙望着马路。他看到女佣向杰马利耶方向走去，消失在拐弯处。他的心怦怦直跳，盯着她抱着重物的臂弯。他放眼朝大街望去，见到了首领们的打手，有的坐在丁吉勒咖啡馆里，有的在这里或那里游荡，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各种证据表明，他们的确在准备。他们是在监视他，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他每晚的活动了吗？他们会在夜深后包围他的家吗？他们现在到处游荡，阴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像些昆虫，散发着犯罪的气息。他将同吉拜尔、拉法阿同一结局吗？他见到拉法阿在某个晚上就是现在这种状况，他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却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我们可怜的街区啊，

你什么时候才停止流血？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至听到敲门声才止步。外面是哈桑叫他的声音。哈桑魁伟的身材走进来，眼神不安，他说：

“大街上的情况很怪……令人生疑……”

他不注意哈桑的话，问道：

“大伯转悠回来了没有？”

“没有，我说大街上的情况令人生疑，你从百叶窗往外看。”

“我看到让你不安的情形了，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萨迪克及时地把他妹妹派到我这里来，向我发出警告。如果他的信息准确，那么首领们企图今晚杀掉我。因此，我让伊赫桑同赛基娜一起逃走，她们在她妈妈的坟前等你。你去那里，你们都上我们兄弟们那里去。”

“那你呢？”

“轮到我，我就逃。愿真理站在你们一边。”

哈桑坚定地说：

“我不让你一个人……”

他期待地，不无生气地说：

“你毫不犹豫地按我说的话去做，我不靠武力，而是用计策逃跑。如果需要抵抗，你的力量对我没有帮助。但你走了，就保护了我的女儿。你可以安排我们的人守在从杰马利耶到山上的各个路口，也许逃跑时，他们能助我一臂之力。”

哈桑服从了，使劲儿握住他的手，说：

“没有一种东西像你的心，你大概早有准备了。”

他以令人放心的微笑作答。哈桑绷着脸走了。时间不长，阿姆·泽克莱亚气喘吁吁地来到屋里。卡西姆断定他从叶海亚

师傅那里带来了消息，便抢在前头说：

“萨迪克派人给我带消息来了。”

泽克莱亚显然不安地说：

“我路过师傅那里，刚刚知道，我怕你还没得到通知。”

卡西姆请他坐下，似抱歉地说：

“请原谅我给你添了麻烦。”

“我早就估计到了，我还发现萨瓦里斯在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便不相信自己。今天，我看那些魔鬼如蝗虫一般四处活动，你又独自一人，要逃也难哪。”

他显得更加坚定，说道：

“我在想办法，假如我失败了，山那边还有一批不可战胜的人。”

泽克莱亚愤慨地说：

“这些，所有这些对于你的生命、你的小女孩又有什么价值呢？”

卡西姆责备道：

“我真纳闷，你怎么不率先支持我呢！”

他宛如没听见卡西姆的话，迳自说道：

“跟我上萨瓦里斯那里去，同他商量商量，他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办！”

卡西姆发出一声短笑，讽刺伯伯的建议。泽克莱亚转身从百叶窗望着马路，外面黑得怕人。他被卡西姆的问 话 震 了 一下：

“他们为什么要挑今晚呢？”

泽克莱亚回答：

“前天，有个吉拜尔人宣称你的事业是为全体谋利益。据

说，拉法阿人中也有人这样说。也许这使他们提前行动了吧。”

卡西姆面露喜色，说：

“你看见了吧，伯伯？我是管理人和首领们的敌人，却是我们街区的朋友。所有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的。”

“现在还是想想是什么在等待着你吧。”

卡西姆关切地说：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我从房顶上逃跑到你家，让这里的灯亮着，迷惑他们。”

“或许有人看见你。”

“我等到房顶上聊天的人都走了以后再逃。”

“假如他们先袭击你这里呢？”

“他们要等街区的人睡下才动手呢。”

“也许他们的疯狂超出你的想象。”

他微笑着说：

“在这种情形下，我的死是谁之过呢？”

泽克莱亚向他扬起脸，期待着，却见到他坚定、平静的笑容，那笑容是决心的体现。泽克莱亚便沮丧地讲：

“他们或许要搜查我的住所。”

“所幸的是他们并不知道阴谋已经走漏到我们这里，因此不等他们来，我就先逃走了，如蒙主佑。”

他俩久久地对视着，泪水纵流，又拥抱在一起。卡西姆等伯伯走后，克服情绪上的波动，走近窗台，观察马路上的动静。大街一如往常，孩子们在车灯周围玩耍，熬夜聊天的人呷着咖啡，房顶上的女人叽叽喳喳，吸水烟人的咳嗽声中夹杂着辱骂和下流话，四弦琴叮叮咚咚。萨瓦里斯蹲在咖啡馆门口。死神正在各个角落。唉，背信弃义的人们。人类的窃贼。自从伊德

里斯发出冷笑之后，你们的犯罪代代相传，街区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被囚在笼中的飞鸟不是呻吟着展翅飞翔吗？时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去，带着熬夜的人向目标前进。

房顶上寂静无声了，马路上也没有手推车和嬉闹的孩子们了，咖啡馆里没人了，偶而传来归家人的高声呐喊。一些喝得醉醺醺的人从杰马利耶回来，边走边说胡话。茶馆的火炉灭了火。大街上只有死神了。卡西姆自言自语道：

“到行动的时候了。”

他迅速攀登楼梯，直上房顶。他越过他家和邻居家房顶的隔墙。他正想跑起来，不料一个影子挡住他，说：

“站住。”

他明白房顶已被杀手们占领，包围十分严密，正要转身回去，不想被另外一个人的强壮的双臂抱住。他拚命挣扎，又惊又怕，用力向那人肚子上踢了一脚，那人松开了手。他就势又踹一脚，那人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没起来。从周围的房顶上传来几声咳嗽，他便停止前进，慌乱地退回自家房顶。他在楼梯上等待，听到有向上来的脚步声！那些向上爬的人正拥挤在他的房门前，用力敲门。门被撞开，他们蜂拥进去。卡西姆一分钟也不耽搁，便下到院子里，向院门跑去。他瞥见门外有一影子晃动，便扑过去，扼住那人的脖子，用力打他的头，狠命踢他的腹部。卡西姆一把推开那人，那人便倒地不动唤了。他撒腿向杰马利耶跑去，一路上心接连不断地猛跳。现在，他们该明白家中空无一人，也许有人爬上屋顶，碰到倒在上面的伙伴了。或许其他人又下来追赶他。

卡西姆路过伯伯家时，没有停下。当到达街头时，他放松了一下。在街区同杰马利耶相交处，一个影子跳到路上，一个

声音如雷吼，让其他人注意：

“停下，婊子养的。”

没等卡西姆躲开，那人便抡起大棒。但是，在他身后，另一个影子出现在拐角，用短棍击中他的头部，他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另一个影子正是哈桑。他对卡西姆说：

“让我们尽全力跑吧。”

卡西姆和哈桑在黑暗中不管有可能遭到袭击，拚命地跑。

第八十四章

在沃塔维特街区的入口处，萨迪克同他俩汇合，到了街区的另一端，他们见阿吉莱玛、艾布·法萨代和哈姆鲁舍围住一辆四轮马车，便蜂拥上了车。车夫向马身上抽了一鞭，马车向黑暗中驰去，在夜间的寂静中发出连续爆炸般的声响。他们既担心又害怕地望着身后。萨迪克安慰大家说：

“他们会向胜利门跑去，以为你会呆在墓地周围。”

卡西姆慌乱地说：

“但是他们知道你们不住在墓地。”

马车的速度不减，他们相信危险已经远去。卡西姆有点兴奋地说：

“你们计划安排得周到，谢谢你，萨迪克，要不是你发出警报，我现在就没命了。”

萨迪克默默地紧握他的手。马车驰骋着，在星光照耀下到达穆盖塔木市场了。那里，除了叶海亚师傅小屋的灯光外，四处都黑黝黝的。一声吆喝，他们在小空地上停下车，跳下来向小屋走去。很快，师傅问是什么人来了。卡西姆回答了他。他感谢真主，同卡西姆热烈拥抱。卡西姆对他说：

“你救了我一命。”

老人大笑，说道：

“那仅仅是巧遇！它发生了，救了最该活着的人。你们快上山，山上是你们最好的城堡。”

卡西姆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亲切和感激地凝视着他的脸。老人又说：

“今天你像个吉拜尔，或者拉法阿，当你取得胜利时，我便回我们的街区去。”

他们向东方走去，穿过旷野上山，离老人的小屋越来越远。萨迪克认识路，走在他们前面。东方露出一丝鱼肚皮，预示着黎明将至。天空湿润，凝成露珠。远处公鸡啼鸣，像是新的一天降临。到了山脚，他们折往南方，找到一条细长的小路。那条路一直通向山顶——他们的新住处。他们排成一行，跟在萨迪克后面。萨迪克对卡西姆说：

“我们把你的住处安排在我们的当中，伊赫桑现在那里安睡着。”

阿吉莱玛说：

“我们的家是用木板和布片盖成的。”

哈桑欢乐地说：

“并不比我们在街区的家差多少！”

于是，卡西姆说道：

“我们在我们中间看不到管理人和首领。”

上面传来几个声音。萨迪克便说：

“我们的新街区醒了，在等着我们。”

他们抬起头，见黑暗中出现了几束光线。萨迪克竭尽全力喊：

“喂！”

上面探出男人和女人的头。几个嗓子放开唱：

垂下尾巴的小鸟

卡西姆如释重负，赞叹道：

“他们有那么多人！”

萨迪克自豪地说：

“山顶上的一个新街区，它的居民与日俱增，靠着叶海亚师傅的指引，我们街区逃亡的人都到了这里！”

哈姆鲁舍说：

“别的倒不发愁，就是弄吃的要到老远的地方去，免得被我们街区里的人发现。”

到达山顶，卡西姆受到男人们的拥抱，女人们则同他握手致意，欢呼声、问好声响成一片。欢迎者中有赛基娜，她告诉他，伊赫桑正睡在新家里。

他们一起走向新街区。在山顶上，住宅按正方形建成。他们欢呼雀跃。天边已经一片光明，气象万千。一个人大喊：

“欢迎我们的首领卡西姆！”

卡西姆的脸色突变，他被激怒了，喊道：

“难道真主不是诅咒所有的首领吗，有他们在，就没有和平与安宁。”

许多副新面孔打量着他。于是，他又说：

“我们要像吉拜尔那样举起大棒，但是为了拉法阿号召的仁慈而举起它。我们要利用基金为所有人谋福利，直至实现艾德海姆的理想。这是我们的任务，而不是首领的任务。”

哈桑和颜悦色地将他推向为他准备好的小屋，对全体说道：

“这一宿他都没有合眼，现在我们让他去享受休息的权利吧。”

卡西姆一下子扑在女儿身边的地铺上，很快便入睡了。大约在下午3时，他醒了，感到头昏沉沉的，身子疲惫。赛基娜把伊赫桑抱给他，他把她放在膝盖上，柔情地亲吻她。女佣人打来一瓢水，说：

“这是从公共水龙头那里接下的水，过去吉拜尔的老婆接过的！”

卡西姆微微一笑，他很喜欢将吉拜尔或者拉法阿的往事同自己联系在一起。他打量了一下新居，见墙壁是用布绷的，便更亲热地把伊赫桑抱在怀里。他等了一会儿，站起来将女儿交给赛基娜，离开小屋，见萨迪克和哈桑正在等他。他坐在两人中间，互问早上好。他瞥了一眼街区，只见到女人或者孩子。萨迪克见状，解释道：

“男人们都去赛义黛弄吃的去了，我们留下是为了让你放心。”

他眼睛没有离开正在小屋前忙着洗衣做饭的妇女们，在这里或那里玩耍的孩子。片刻后，他问：

“天哪，她们心甘情愿吗？”

萨迪克说：

“她们向往着拥有基金和管理人老婆享有的舒适！”

他舒心地微笑，然后又望着他俩，问道：

“对于下一步，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哈桑的肩膀很宽。他抬起头说：

“我们的想法是明确的。”

“不过是什么想法呢？”

“冷不防地攻击。”

但是，萨迪克反对道：

“我们还是要忍耐，直到我们街区的大多数人加入我们，然后再攻击。这一方面能保证胜利，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牺牲。”

卡西姆表情开朗，大声说：

“说得好！”

他们沉浸在梦幻般的满足之中。突然，一个声音羞涩地说：

“吃的！”

卡西姆抬眼一看，是拜德丽娅拿着一罐豆子和几块饼，眉开眼笑地凝视着他。他不由地也笑了，并说：

“你好，给我生命的使者。”

她把罐子放到他面前，说：

“真主让你长寿。”

她去在他房后的萨迪克的房子。他心中仁慈、满足的感情油然而生。他贪婪地拿起吃的，边吃边说：

“我有一笔可观的钱，需要时可以帮助我们。”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我们应该争取所有同情我们的人参加进来。有多少人希望我们胜利的受压迫的人啊！害怕使他们丧气。”

两个男人动身去其他男人干活的地方，卡西姆又独自一人了。他站起来在各处走动，了解环境。当他经过一群儿童时，他们谁也不注意他。妇女们见到他，都以祈祷向他致意。一个老妪引起他的注目，她银丝满头，眼睛患了白内障，下巴蠕动

着。他上前致意，她以祈祷作答。他问她道：

“你是谁，老妈妈？”

她声音沙哑地回答：

“是哈姆鲁舍的妈。”

“你好，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你逃离我们的街区十分艰难吧？”

“我儿子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作解释地说：

“离首领远远的就是好。”

她又微笑道：

“我年轻时见过拉法阿本人！”

他关切地问她：

“真的？”

“是真的，以你的生命起誓，那时他漂亮、风趣。但是，我没想到会用他的名字作为街名，他的故事被四弦琴诗人弹唱。”

他更为关注地问：

“你不是指他同其他人一样吧？”

“那可不一样。他那时不认识我们街上的任何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不是你，吉拉基厄也不会被人提到。”

他惊奇地端详着她。他想，天哪，我们爷爷今天怎么了！

但他一直温和地微笑着，她则久久地为他祈祷，直至他走开。

他继续走，直到山顶边缘的小路尽头。他看了一眼旷野，然后远眺天边。远处有一些穹顶建筑和平坦的屋顶。他说，他只应该成为一样东西，这东西从高处看它何其小，对于管理人莱法阿特和首领勒希脱来说毫无意义。在这里，莱法阿特和他伯伯

佯克莱亚没有区别。从你的地位要找到惹麻烦的街区，若不是与众不同的管理人的住处，是一件困难的事。自然，还有我们爷爷家奇怪的围墙和高耸入云的大树。爷爷已到耄耋之年，他的威力如这夕阳一样渐衰。你在哪里？你怎么样？你为什么显身，却又如没有回来一样？那些伪造你的训令的人就在离你咫尺之地。这些妇女、儿童栖身在山上，难道他们不是你的亲骨肉吗？当那十项条款得以实施，不再发生管理人抢占和首领的肆虐时，你将恢复自己的地位，如日当空。如果没有你，我们更没有父亲，或者街区，或者基金，或者希望。

一个甜美的声音把他从瞌睡中叫醒：

“咖啡来了，卡西姆师傅。”

他向后望去，见拜德丽娅托着咖啡杯。他接过咖啡说：

“为什么要劳累你呢？”

“为你劳累是一种安逸，主人。”

他祈求格麦尔怜恤自己，慢慢呷起咖啡。在一口一口之中，他俩微笑地对视着。在山上的咖啡多么香。

“你多大了，拜德丽娅？”

她咬着嘴唇，然后含糊地说：

“我不知道。”

“可你知道是什么使我们上山来呢？”

她羞怯地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是你！”

“是我?!”

“你想打管理人和那些首领，使基金全归我们。这是我爸爸说的。”

他笑了，注意到已把咖啡喝完，却忘了把杯子还给她。他

还了杯子，说：

“但愿我这里有能报答你的东西。”

她脸色绯红地转过身去，跑开了。他喃喃地说：

“愿平安永远伴随你。”

第八十五章

傍晚是练武的时间，男人们纷纷拿起大棒，从事艰苦的训练。他们刚刚挣回一点钱，带着简单的食物。这是劳累的一天。男人女人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卡西姆总是身先士卒，他始终热情饱满，精神抖擞，在男人当中也属一流。他们知道街区被弄得乌烟瘴气，对他更怀有深切的爱戴。大棒高高举起，狠狠落下，相碰时发出呼呼啪啪的响声。孩子们在周围观看、模仿，妇女们则憩息或准备晚饭。因为不断有新人入伙，所以房子继续延伸。萨迪克、哈桑、艾布·法萨代向人们证明，他们是些好猎手。他们善于了解受到不公待遇的人，说服他们入伙。这些人抱着前所未有的理想秘密逃离街区。萨迪克对卡西姆说：

“我不能保证这种活动不会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方来。”

卡西姆对他说：

“只有一条窄路能通到我们这里，他们要是到这里来，那他们只有灭亡。”

伊赫桑是他现实的幸福，特别是他逗她玩时，假装吓唬她时，同她亲切交谈的时候。但是，当她提到逝世的母亲时，对他来说那是种残酷，她又安慰他。每当他要考虑问题时，他只得让她自己去玩。

他对那天在山顶上的事感到后悔，拜德丽娅的目光烧灼着

他。一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在小屋里又孤单又口渴，便从床上起来，走了出来。他穿过小房间的空地，靠着星光辨认路径，呼吸着夜晚的气息，那是夏季半夜在山上的气息。突然一个声音在问他：

“都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他回头一看，见萨迪克走近自己，便问他道：

“你还没睡？”

“我正在门口，一眼瞅见你了，对我来说，同你在一起，比睡觉还好。”

他俩肩并肩地向山顶边走去。到了边上，他俩停下。卡西姆说：

“孤单有时真受不了。”

萨迪克大笑，说：

“在任何时候都让它滚一边去吧。”

他俩望着天边，星光闪烁。萨迪克又说：

“我们大多数男人都有妻子、亲人，不知道什么叫孤单。”

卡西姆像是责备地问：

“你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的人不需要女人。”

他的话是真诚的，但在语调上带有强烈抗议的意味。他又问：

“在格麦尔之后，你又结婚了吗？”

他坚定地说：

“如果她能让你听到她的声音，会让你知道我的看法的。”

卡西姆手足无措，内心翻滚。他似在对自己说：

“在爱情和照顾之后，那样做是背叛。”

“有多少死者需要我们的忠实啊！”

这个善良的人是什么意思？是忠诚呢，还是随便一说呢？事实上，那滋味是苦涩的。你自己对自己不坦诚，这些事情就在眼前。事实上，你的心像是头一次那样搏动起来。他的叹息之声清晰可闻。于是，萨迪克说：

“你是最需要有个伴的人。”

他回到小屋时，见赛基娜在门口站着，她向他投去探询的一瞥，不安地说：

“我以为你正睡得香时，却见你出去了。”

他思绪沉重地说：

“你看这个萨迪克，他是怎样怂恿我结婚的！”

赛基娜像是抓住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机会似的，连忙说：

“我想我还在他前头呢！”

“你?!”

“是啊，主人，我见你独自一人坐着，孤单地冥思苦想，我心里真如刀割。”

他指指正在酣睡的那些小房子，说：

“所有这些人都同我在一起。”

“是的，但是在你家，你却一个人也没有。我是个老太婆了，一只脚踩在地上，一只脚在坟墓里了。”

他觉得这样呆下去，正好迎合了她的愿望。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进屋。他伤感地说：

“这是实话，但是姑娘们是传播幸运的。”

他俩在黑暗中对视了一眼。她沉默片刻，然后说：

“拜德丽娅！多么标致的一个姑娘。”

他惊讶道：“那个小女儿！”

她掩饰着自己狡猾的笑容，说：

“她多么成熟，你瞧她送吃的和咖啡来的时候！”

他不看她，说着：

“你这个魔鬼！愿真主诅咒你的家族！”

山上的街区全都为这个消息欢呼。萨迪克几乎手舞足蹈起来。他母亲打起嘟噜，使整个旷野都听得见。人们纷纷向卡西姆祝贺。毋需邀请，人们自动参加婚礼。妇女们，包括拜德丽娅的母亲翩翩起舞。艾布·法萨代甜美的歌喉唱道：

我本是个渔夫，
捕鱼是我的目标。

人们借着天光，举行了迎亲仪式。当小屋腾给一对新人时，赛基娜抱着伊赫桑去了哈桑的屋子。

第八十六章

确实，对他来说，——从屋前的椅子上——观看揉面的拜德丽娅是津津有味的。无可争议，她是小，但有哪个女人比得上她那么勤快和有条有理！她干活不惜力，用手背把披到额头上的头发捋上去，显得那么迷人、妩媚。她的脸因感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而突然红起来，并挑逗地停下手里的活。他开心地大笑，朝她俯下身去，抓住她的一条小辫，抚弄几次，又把它搁回去。他幸福，心情舒畅，脑子里不再想那些伙伴和那些念头。不远处，赛基娜看着伊赫桑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路的那一头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萨迪克、哈桑及几个朋友围着一个来自拉法阿街的拣垃圾的名叫胡尔代的人，正朝这

里走来。他立刻站起来迎接，而妇女们一如往常，每当有新人入伙时总是打嘟噜欢呼。卡西姆拥抱了那人，那人说：

“我同你们一起干，我带着大棒！”

他笑容可掬地说：

“欢迎你，胡尔代，我们不分这条街那条街，这个街区是我们的，基金属于全体。”

胡尔代大笑说：

“他们在打听你们的地方，把你们想得很坏，但是许多人在祝愿你们胜利。”

他向四周打量了一眼，看看众人和一间间小屋，然后惊奇地说：

“所有这些人都同你们在一起！”

萨迪克说：

“胡尔代带来了重要的消息。”

卡西姆向他投去疑问的一瞥。胡尔代说：

“今天，萨瓦里斯第五次结婚，今晚就迎亲。”

哈桑插嘴道：

“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呀。”

人人都情绪高涨。萨迪克说：

“我们会在某一天进攻街区。每当我们摆脱一个首领，进攻的困难就少一点，结果就更有保障。”

卡西姆筹划了好久之后，说道：

“我们就像首领们干的那样，袭击一下迎亲队伍。但是你们要永远记住，我们进攻是为了结束霸权。”

将近午夜，人们在山顶上集合，然后一个一个跟在萨迪克后面下山，他们都带着大棒。当时晴空万里，月亮高悬，整个

世界都在它银色光芒的照耀之下，给人以各种憧憬。他们到了旷野，向穆盖塔木市场后面的北方移动。为了不迷路，一个紧挨着一个。当人们到达辛黛巨石时，一个被派去打探消息的人闪了过来，对卡西姆说：

“迎亲的人要向胜利门那边去。”

卡西姆惊奇地说：

“可是我们迎亲一般向杰马利耶的呀。”

胡尔代说：

“也许他们想避开离你们住地较近的地方。”

卡西姆迅速地考虑了一番，然后说：

“萨迪克带几个人去符图赫门后面，阿吉莱玛同其他人去胜利门旷野，我同哈桑等人在胜利门后面。当我要你们进攻时，你们就上手。”

人们分成几队，正要分头行动时，卡西姆说：

“你们要集中打击萨瓦里斯和他的打手。至于其余的人，明天就是你们的兄弟了。”

每一队向各自的地方进发，他同哈桑等人沿着山脚向北，然后在墓地路又折向左，藏在大门洞后面，将大路包围起来。萨迪克在右方，阿吉莱玛埋伏在左面，卡西姆在门洞后面。哈桑说：

“迎亲的人将聚在法勒基咖啡馆。”

卡西姆说：

“我们应该不等他们到达咖啡馆就动手，以免乱伤无辜。”

他们继续在黑暗中等候，神经紧张。突然，哈桑说：

“我一直在想着夏尔班被杀的事。”

卡西姆说：

“首领们的牺牲品不可胜数。”

萨迪克发出信号，接着阿吉莱玛也发出了信号。他们决心弥坚。哈桑说。

“如果萨瓦里斯死了，我们街的人会很快来加入我们的。”

“如果其他人想干掉我们，我们应该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这些理想如皎洁的月光那般纯洁。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可以决定胜利属于他们，或者是理想随着他们的捐躯而烟消雾散。他想，他看到了金迪勒的身影，听到了格麦尔的声音，自他放羊以来，已过去了一个时代。他紧紧握住大棒，在心里说，我们不可能失败。哈桑一直在侧耳倾听，问他：

“你听见了吗？”

他细听了一会儿，确实有了动静，于是说道：

“准备，迎亲的来了。”

各种声响渐近，愈来愈清晰，现在能分清笛声和鼓声了。迎亲的人大声喊着，不断喝采。在火把的映照下，迎亲的队伍朝前走，萨瓦里斯被一群跳舞的人和耍大棒的人簇拥在中间。哈桑问：

“向阿吉莱玛发信号吗？”

卡西姆坚定地说：

“等迎亲队伍的前头到蒜店时再发。”

迎亲队伍继续前进，跳舞和耍棍的更加卖力。一个跳舞的人跳得兴起，猛地窜起，然后在队伍前面迅速地在空中转一个圈。就这样，他转上一圈，队伍前面的人向前迈一步，走过蒜店了，而后面的还慢慢地走着。阿吉莱玛向下面扑去，截住队尾，就是一顿棍棒。队伍乱作一团，愤怒的和害怕的声音此起彼伏。哈桑连吹三声口哨，萨迪克和他带领的人从对面冲向人

群中间，开始第二次攻击。与此同时，卡西姆等人从门后扑向迎面的第一个人。萨瓦里斯被这突然袭击吓得倒退几步，随即抡起大棒，投入这场苦战。

一些穷苦人纷纷躲向小巷子里。只听到棍棒相碰，一些人的头脸流出血来，汽灯被砸得粉碎，鲜花撒在地上，脚被人踩住而引起阵阵呼叫。周围的窗户和咖啡馆的大门呯呯嘭嘭地关上。萨瓦里斯狠狠地挨了一下，他似疯了一样挥棒大打出手，一下子打这边，一下子又打那边。这场战斗激烈，人们的仇恨如夜间的火花。萨瓦里斯突然看到萨迪克正在面前，便大叫：

“你这臭小子！”

萨瓦里斯向他打去一捧，退向后面并踉跄了一下的萨迪克举棒相迎。萨瓦里斯又打去一棒，正砸在萨迪克的手上，他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萨瓦里斯正想打出第三棒时，看到哈桑如猛兽般地向他扑来，便转身对付哈桑。萨瓦里斯怒气冲冲地喊：

“你也是，泽克莱亚的儿子！你这个婊子养的！”

他向哈桑抡过棍子，若不是哈桑及时跳到一边，就没命了。哈桑在跳跃的同时，棍子正好打到萨瓦里斯的脖子，这一击使他有好一会儿无法招架。哈桑站稳后，以雷霆万钧之力向萨瓦里斯的额头打了一棍。他的血流如注，很快大棒离手，人扑通倒地，再也不动弹了。棍棒相碰不断作响，其间，一个大叫：

“萨瓦里斯死了！”

阿吉莱玛向大叫的人打去一棒，正中鼻子，他大叫一声，后退时被跸倒在地。卡西姆的人越战越勇，萨瓦里斯的人且战且退，许多人倒地，其他的人则逃之夭夭。卡西姆的人围在他

身边，一个个都气喘吁吁，有些人挂彩了，有些人身上流着血。靠着几家咖啡店里射出的灯光，他们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些人，有的人已经死去，有的人昏迷不醒。哈姆鲁舍站在萨瓦里斯的影子里，大声说：

“愿你的尸体平安，夏尔班！”

卡西姆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说：

“胜利之日临近了。到那一日其余的首领将得到同样的下场；那一日，我们将成为我们街区的主人，我们基金的主人，是我们爷爷的好孙子。”

当他们凯旋回山时，女人们发出呼噜噜的欢呼声迎接他们。胜利的消息随风传遍各地。卡西姆回到小屋，拜德丽娅对他说：

“你身上尽是尘土和血迹，睡觉前该洗洗澡。”

刚洗完澡，他就痛得倒下。她给他端来食物，等他坐起递给他。但那时他半睡半醒，感到幸福般的喜悦，但又有类似担心的不安。拜德丽娅说：

“吃饭吧。”

他以充满理想的却又睁不开的眼睛注视着她，说：

“你最近就会亲眼看到胜利的，格麦尔。”

他说完就知道自己失言了，看见拜德丽娅的脸色倏变，他坐在地铺上，诚惶诚恐地说：

“你做的饭真香。”

但她愁眉不展，不理睬他的讨好。他拿起一个丸子说：

“轮到我请你吃了！”

她扭过脸不看他，喃喃地说：

“她那时年岁那么大，不漂亮了！”

他痛苦地颓然倒下，像是建筑物坍塌了一般。他十分难过地狠狠责备道：

“你别说她的坏话，对待像她那样的人，要仁慈，只能仁慈。”

她的头转过来，只见他的脸既忧愁又吓人，便踌躇起来。后来，她缄默不语。

第八十七章

打败的人们带着耻辱回去了，尽量躲着一派张灯结彩、喜庆吉祥的萨瓦里斯家。每个人都缩在旮旯里。但那凶信如火一般传开了，许多人家又喊又叫，婚事像兜头盖了土一样无声无息，传出了哀悼萨瓦里斯的号啕声，然后是吊唁其他人的声音。这种情况传染了参加迎亲队伍的拉法阿人和吉拜尔人。谁是实行攻击的罪犯？是卡西姆，放羊的卡西姆。一个人作证，在卡西姆一伙撤走时，他尾随过他们，他们住在穆盖塔木山上。许多人打听，他既然住到山上，难道他就是要街区里的人的性命吗？睡下的人醒来了，纷纷上街，或者呆在院子里，七嘴八舌地议论。一个吉拜尔人愤慨地大叫：

“杀死吉拉基厄人。”

但是，祖勒脱大喊阻止道：

“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首领被人杀了。那些人很多。”

“火烧穆盖塔木！”

“把卡西姆的尸体拿来喂狗！”

“我以休妻发誓，一定要喝干他的血。”

“这个胆小的不要脸的痞子。”

“他以为山能保护他！”

“除了坟墓，什么也保护不了他。”

“他从我手里拿了钱，却向我扔土块。”

“在我们面前，他显得温文尔雅，却背信弃义，杀了那些人。”

第二天，整个街区沉浸在追念亡人的悲哀气氛中。第三天，首领们齐集在管理人家里，莱法阿特又气又恨，嘲笑他们说：

“让我们把自己困在街区里吧，这样可以保命。”

勒希脱是首领中最惶恐不安的，但他想推卸责任。他说：

“不过是一个首领同他大街上的人的一场战斗罢了！”

祖勒脱反对道：

“我们街上也死了一个，伤了三个。”

希贾志说：

“我们的人死了一个。”

莱法阿特狡猾地对勒希脱说：

“下面就该打击你的名声了，街区首领！”

勒希脱生气地皱起眉头，说道：

“一个羊倌！凭真主发誓，我受嘲弄了！”

管理人的担心不减，又说：

“一个羊倌，让他去吧。但是他变得有危险了。过去我们一度轻视了他的胡言乱语，出于对他妻子的尊重，而对他闭眼不瞧，他愈发变坏了。他坚持着，直至要了他的首领的命。他现在占山而住，但野心不会到此为止的。”

首领们愤愤地互相看着。管理人接着讲下去：

“他现在蛊惑人心，这是我们街区的灾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他在用基金鼓动人们。尽管基金不够他的伙伴们，但谁

也不相信。乞丐们，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我们的街区是乞丐们的街区，他们也不相信！他打算结束霸权，胆小鬼——他们的人数何其多啊——为之欢欣鼓舞，我们的街区是个胆小鬼的街区，街区里的人总是同征服者在一起。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勒希脱大叫：

“他周围是一群老鼠，消灭他们太容易了。”

希贾志叫道：

“但他们住在山上啊?!”

祖勒脱便说：

“我们监视这座山，会找到办法的。”

莱法阿特鼓动说：

“你们行动吧，我说过，静坐的结果是灭亡。”

勒希脱怒气冲天，他话里有话地对管理人讲：

“我的主人，你还记得吗？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我就计划杀了他，可是太太反对！”

管理人躲过众人逼视的目光，如道歉般地说：

“光提过去的错误对我们没好处。”

片刻沉默后，他接下去讲：

“这层关系自古以来就受我们街区的重视和关照！”

外面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喧闹，像是对一件坏事的警告，人们神经紧张。管理人叫来看门人，问他那边出什么事了？看门人说：

“他们说，放羊的赶着街区里所有的羊只投奔卡西姆去了！”

勒希脱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叫：

“这条狗……狗街区……他真该死！”

管理人问道：

“这个放羊的是哪条街上的？”

看门人说：

“是吉拉基厄街的，叫祖格莱。”

第八十八章

“你好，祖格莱。”

卡西姆同他拥抱。祖格莱热情地说：

“我从来没反对过你，我的心一直同你在一起。要不是害怕，我就第一批投奔你了。我刚听说萨瓦里斯被杀死，愿真主让他下地狱，我就赶上你敌人的羊来了！”

卡西姆看了一眼散布在各个小屋间空地上的羊只，妇女们在围观，发出欢笑。卡西姆大笑着说：

“它合法地归我们所有了，他们在街区里抢走了我们的钱财。”

白天，街区里又有不少人加入了卡西姆的队伍，人数之多是空前的。人们意志愈坚，希望更大。卡西姆第二天清晨，早早地醒来。他是被一阵奇怪的吵闹声吵醒的。他离开小屋，见他的人正匆匆走来，个个心神不定。萨迪克对他说：

“街区里的人集结在山下小路上，是报复来的。”

胡尔代说：

“我头一个去干活，便看见他们了。当时我离旷野只有几步路远，便赶紧回来。他们在后面追我，扔的石头打中我的后背。我便喊萨迪克、哈桑，直至我们的几个兄弟到了小路口，意识到形势危险，朝进攻者扔石头，他们才退回去。”

卡西姆望望路口，见到几个人站在那里，手里都握着石块，

便说道：

“我们用十个人便能在那里抵挡他们。”

哈姆鲁舍说道：

“在这种情况往上爬真是自杀，他们若是想爬就让他们爬吧。”

男男女女都离开屋子，聚到卡西姆身边。男人带着大棒，女人挎着砖篮，这是早就准备好的。晴朗的天空射出第一线阳光时，卡西姆问：

“没有到城里去的别的路吗？”

萨迪克闷闷不乐地回答：

“山上的南面有一条，要走两个时辰。”

阿吉莱玛说：

“我认为我们的水够用两天的。”

人们低声议论起来。他们感到了不安，特别是妇女。卡西姆说：

“他们来是为了报复，而不是包围。如果他们包围我们的话，我们只要靠那条路便能冲破封锁。”

他边走边想，保持着面部表情的平静，因为不家都盯着他。如果他们包围，那么最大的困难是从另一条路上运水；如果他们猛攻，战胜勒希脱、祖勒脱和希贾志有把握吗？今天日落西山时，将是哪一种结局等待他们呢？他回到小屋里，出来时带着他的大棒，走向路口的哈桑等人。哈桑对他说：

“他们谁也不敢靠近。”

卡西姆从山上俯瞰，见他的敌人组成新月形，在石头扔不到的地方集结。他们的人数之多确实吓人，但认不出其中的首领。他极目眺望，望着大宅邸——杰卜拉维的家。他内心深处

在想，爷爷不管在为他而战的儿女们，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过去使这片地区折服的神奇的力量啊。

如果不是回忆起拉法阿就死在离爷爷家不远的地方的话，他不至于忐忑不安。他感到内心有一股推力，促使他竭尽全力高喊：

“喂，杰卜拉维！”

这是街区里的人在几种情况下所做的事。他听到附近女人的声音，便环顾四周，见男人分散到山顶各处注视敌人，女人则守住她们的据点。他要她们回去，见她们犹豫不决时，便反复呼叫。他吩咐她们去做饭，做平常干的事。他发号施令时，萨迪克走近他，说道：

“你干得好。最可怕的是勒希脱的名字产生的坏影响。”

哈桑说：

“我们只有动手打！”

他挥舞大棒，接着讲：

“他们知道我们的地方后，对于我们来说，弄吃的是件难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进攻。”

卡西姆转过头，向大宅邸那边望着，说道：

“你说得对，你怎么干，萨迪克？”

“我们要等到夜里。”

哈桑说：

“等待要坏我们的事，晚上对打仗也不利。”

卡西姆问：

“谁知道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于是，萨迪克说：

“强迫我们下山迎战。”

卡西姆思忖良久。他说：

“如果杀了勒希脱，胜利就归我们了。”

他分别看看那两个人，然后接下去讲：

“如果他垮台，祖勒脱同希贾志就要争夺霸权。”

太阳升高，光线更为充足，天变热了。哈桑问：

“你们俩告诉我做什么？”

他的问题真把他们问住了。他们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此刻，广场方向传来女人的叫喊，随即其他人都喊起来。他分辨出人们的喊叫，便大声说：

“我们在另一个方向遭到了攻击。”

人们退到山顶的边缘，从广场再向南冲去。卡西姆嘱咐人们要加倍注意小路，命令胡尔代聚集有战斗力的女人参加防守小路。他在萨迪克和哈桑之间跑向广场，在那里追上了其他人。勒希脱露头了，他领着一帮人从山南走来。卡西姆恨得咬牙说：

“他用他的人缠住我们，他们顺山行进，最后从南面那条路过来。”

哈桑浑身是劲，大叫：

“让他两只脚走向死亡吧！”

卡西姆说：

“我们应该胜利，我们会胜利的。”

他的人左右一字排开，像一双强有力的胳膊。山下的人渐渐靠近，可以看清他们举着大棒，组成似荆棘的东西。当每个人的脸都能辨清时，萨迪克说：

“那里面既没有祖勒脱，又没有希贾志！”

卡西姆明白祖勒脱和希贾志领导山下实行包围的那些人。

他猜想，他们不论碰到多大的困难，必定会攻击小路。他的这种忧虑没向任何人透露。他挥舞大棒向前冲了几步，人们也都紧握住自己的大棒。勒希脱粗鄙的声音传到山上：

“你们不会被埋进坟墓，婊子养的。”

卡西姆向前冲，其余的人赶快跑到他的周围。两军交战，打成一团。与此同时，妇女们的砖头向山下砸去。卡西姆手下的人同对方短兵相接，战成一团。卡西姆奋勇搏击，丁吉勒则用力又使计。勒希脱的大棒砸碎了哈姆鲁舍的锁骨。萨迪克同对方一个人扭作一团，哈桑赶到，狠敲了一棒，那人不作声了。勒希脱的大棒砸到祖格莱的脖子上，祖格莱扑通倒地。卡西姆击中丁吉勒的耳朵，他疼得大叫，后退几步便滑倒了。齐努呼猛烈地进击萨迪克，反被萨迪克戳中肚子后，双手捂着肚子，萨迪克又狠击了一下，他动不了了。胡尔代打败了哈发纳威，正欢呼胜利时，被勒希脱打残了一支胳膊。哈桑向勒希脱打去，被他灵巧地躲开。勒希脱接着使棒向哈桑砸过来，卡西姆赶前一步，用棒接住。艾布·法萨代像一阵风，向他打第三棒，但勒希脱一头撞在他鼻子上，把它撞破了。勒希脱如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仗打得更为激烈，棍棒毫不懈怠地碰撞，人们连声咒骂。在火热的阳光下，血汩汩地流着。勒希脱对出乎意料的抵抗火冒三丈，打得更加用力、残忍。

卡西姆吩咐哈桑和阿吉莱玛瞅准机会同他一起进攻勒希脱——包围者心目中的堡垒。突然防守小路的一个女人赶来警告说：

“他们带着盾牌正往上爬呢！”

山上的人吃了一惊。勒希脱大叫：

“你们不会被埋进坟墓，婊子养的。”

卡西姆冲着自己人喊：

“不等那些罪犯爬上来，你们就战胜了。”

哈桑和阿吉莱玛一个在他左面，一个在他右面向勒希脱冲去。勒希脱用大棒奋力抵挡。阿吉莱玛想给他一击，不料被一块小石头打中了下巴，他赶快用手捂着。哈桑跳到前面，同勒希脱扭在一起，作殊死的斗争。路口那边女人呐喊起来，有一个想溜走，局势危急。卡西姆迅捷派萨迪克及另一个人去那边增援，自己又冲向勒希脱，却同泽赫莱格交起手来。哈桑用力推了一下勒希脱，勒希脱退后一步。哈桑向他唾了一口，同时大吼一声，踢中他的膝盖，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去，大棒捅破了他的肚子。勒希脱这个不可一世的强人失去平衡，仰面倒下。哈桑就势把大棒压住他的脖颈，两手用力压下去。一群人见状赶过来保护他们的首领，却被卡西姆等人截住。勒希脱两只脚乱蹬，双目圆睁，满脸是血。他喘不过气，终于蹬了腿。哈桑筋疲力尽地站起来，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使他一棒砸碎了勒希脱的头盖骨。

事情结束了。哈桑如吼雷般叫道：

“勒希脱死了，你们的首领被打死了，你们快看他的尸体呀！”

勒希脱的丧命引起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有的越战越勇，有的斗志全无，有的信心十足，有的灰心丧气。哈桑同卡西姆并肩战斗，棒棒不落空。只见这片空地上，大棒举起又抡下，尘土飞扬，给每个人蒙上血腥士气。人们不住地呼喊、辱骂、诅咒、呻吟，每一刻都有人摇摇晃晃，有人颓然倒地，有人节节后退，有人望风而逃。地上横七竖八地倒下不少人，到处是血迹斑斑。

卡西姆闪到一边，向使他最放不下心的路口望去。他见萨迪克等人正异常紧张地向下扔石头，这表明危险已经逼近。他听到妇女们的尖叫声，其中有他的妻子，好像在求救。他又看见萨迪克等人拿起了大棒，对付那些冒着砖雨顽固向上冲的人。他估计到局势的严重性，立刻向远处勒希脱的尸体跑去，想以它来吓退街区的人。

卡西姆拖着勒希脱的尸体朝路口走去，他实在拖不动时，大叫萨迪克。萨迪克迅速赶来，两人一起抬起尸体，来到路口。两人一起用力，尸体被扔到爬山人的脚下，引起一片惊慌。希贾志愤怒地大喊：

“往上爬，前进，那些罪人该死！”

卡西姆克制着异样的心情，嘲笑道：

“你们倒是上前来呀，这是你们首领的尸体，我的身后还有你们的人的尸体，上前呀，我们等着呢！”

他向男男女女一示意，砖头石块如倾盆大雨向下洒去。攻击者的前哨停下来，开始缓慢地向后退，不顾希贾志和祖勒脱的呵斥。卡西姆听到他们反对、抗议和污辱的话语，便大喊：

“祖勒脱！希贾志！你们俩过来呀，别逃跑！”

祖勒脱像是发泄仇恨似地大叫：

“你们要是男子汉，就下来！下来呀，你们这些女人，婊子养的！”

希贾志站在如退潮般的人群中大声说：

“我要不喝上你的血，就算白跑，你这个比放羊的更下贱的东西！”

卡西姆取来一块石头，用尽浑身力气扔下去，人们又纷纷扔起石头。下面的人退得更猛，几乎是跑起来。突然，哈桑边

擦着额角上的血，边说：

“打完了，他们之中的活人朝南边逃去。”

卡西姆大喝一声：

“组织人去追赶他们！”

但是，萨迪克对他说：

“可你的牙齿和下巴还流着血呢！”

他用手掌擦擦嘴和下巴，看手掌上一片殷红。哈桑遗憾地说：

“我们有八个人被打死了，活着的人伤很重，都动不了了。”

他从石头雨中看看山脚下，发现敌人退到路的尽头。萨迪克说：

“他们若是接着干下去，我们就没人打仗了。”

他亲吻了卡西姆流着血的下颊，怜悯地说：

“你的睿智救了我们！”

卡西姆命令留两个人守住路口，另外派两人尾随逃跑的人打听消息。他追上举步维艰、疲惫不堪的萨迪克、哈桑等人，一起向广场方向走去，那里都是战死的人。一派惨景，什么样的惨景啊。他的人死了八个，而那边除了勒希脱之外死了十个。他的人活着的，没有一个不带伤挂彩的，都到小屋里将息，清洗伤口。赛基娜抱着哇哇大哭的伊赫桑走过来，而小屋里也纷纷传出哭声和喊叫声。拜德丽娅为伤员忙碌着。时值正午，烈日当空，乌鸦飞翔，鹞鸿俯冲，空气中迷漫着血与土的腥味。伊赫桑不住地啼哭，但谁也顾不上她。哈桑伟岸的身躯一扭一拐。萨迪克忧伤地说：

“愿真主怜悯我们战死的人！”

卡西姆接着说：

“愿真主同样怜悯死者和活人！”

哈桑表情开朗，兴奋地讲：

“我们最近就要胜利了，我们的街区就告别了血和恐怖。”

卡西姆说：

“愿真主疏远恐怖和血。”

第八十九章

街区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男人无精打彩、心慌意乱和沉默不语、眨着眼睛回来。失利的消息不等他们回来，就已传遍大街小巷，到处痛哭流涕，呼天抢地。街区威严的名声受到幸灾乐祸的人们的指责。显然，吉拉基厄街上所有的人，因害怕报复而离开了街区。那里空无一人，店门紧闭。谁都不怀疑，他们是去投奔胜利者的，这样他们的人力更多，力量增强了。整个街区沉浸在举哀的沉痛气氛中。但是一些人义愤填膺，盼望复仇。

吉拜尔的几个人打听街区的霸权归谁掌管，同样的问题也被拉法阿大街的人询问着。不好的猜测如尘土在暴风中到处飞扬。管理人莱法阿特心惊胆战，要希贾志和祖勒脱去见他。

这两个首领带领几个壮汉来到管理人家的客厅，分别站在两厢，似乎是不愿互相掺和。管理人明白这阵势的含义，更是愁上加愁。他说：

“你们知道，我们遭难了，但是还没死，我们还没完蛋。我们仍然有能力取得胜利，条件是要保持我们的统一。否则，就说再见吧。”

一个吉拜尔人说：

“最近我们会受到打击的，不过以后就好了。”

希贾志说：

“要不是他们凭山而据，我们早把他们杀个精光了。”

第三个人说：

“勒希脱经过千难万险，这样长期的跋涉，连骆驼都得歇歇。”

管理人愤慨地说：

“你们同我讲讲统一的事，怎么样了？”

祖勒脱说：

“我们，靠着真主的恩典，是兄弟，以后仍然是。”

“这是你的话，可你们带来这么多的人，是造成人心涣散的原因！”

于是，希贾志说：

“带这么多人是为了表达所有的人复仇的愿望！”

管理人神经紧张地站着，眼珠转来转去，盯着这些面带忧色的脸庞，说道：

“你们就坦白地说吧，你们一只眼睛盯着自己，另一只眼睛盯着街区的霸主地位，就是勒希脱空出来的位置。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街区就不得安宁。我最担心的就是大棒参事，全都混战起来，卡西姆会一口把你们吃掉的！”

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求真主不使魔鬼侵害我们。”

管理人明确而有力地说：

“街区只剩下吉拜尔和拉法阿两条大街了，那就两位首领吧，没有必要只有一位首领。让我们就这个问题商议决定，用一个拳头对付外面的人。”

可怕的沉默延续了好几秒钟。然后，才稀稀拉拉地传出几个人的声音：

“好吧……好吧。”

祖勒脱说：

“尽管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各条大街的主人，我们还是表示接受。”

希贾志抗议道：

“接受不能是恩惠予人。这里没有主人、仆人，特别是那些痞子走了以后，谁能否认拉法阿是我们街区里最尊贵的人？”

祖勒脱生气和愤慨地喊：

“希贾志！我知道你的心思！”

里法伊想说话，但是管理人愤怒地喊道：

“你们告诉我，你们决心做个男子汉还是不。只要你们软弱的消息一传上山，他们就会像狼一样扑下来。告诉我，你们能结成一支队伍呢，还是让我看看另一面？”

人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说：

“别作声，丢脸哪，男子汉们，我们的街区即将失去一切了。”

众人驯服地望着管理人。于是，他又讲：

“你们还是一盘散沙。不过，别再攻击山上的人了。”

人们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他接着讲：

“我们把他们困在山上，在两条通往山上的路口埋伏。他们不是饿死，就是被迫下山，你们那时再解决他们。”

于是，祖勒脱说：

“这个主意好，我向勒希脱——愿真主可怜他——提过，可他认为包围是胆怯的做法，执意要进攻。”

希贾志说：

“就那么办。但是，要推迟执行，等人心安定之后再干。”

管理人要求他们凭手足之情和合作精神结为同盟，他们握手为证，反复发誓。人所共见的是几天之后，祖勒脱和希贾志竭力款待随从，以使他们摆脱失败的影响。街区里的人都说，若不是勒希脱的愚蠢，那除掉卡西姆易如反掌。可是勒希脱非爬山不可，让他的人白白送命，这样力量和勇气都没了。等碰上敌人时，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人们相信了这些话，只不过发发牢骚和表示怀疑地骂几句。至于由谁掌管街区的霸权，普通人一概不提，至少在公开场合不说。但是许多人——吉拜尔人和拉法阿人都有——在咖啡馆里打听，胜利后由谁接替勒希脱。尽管签订协议和信誓旦旦，街区总有不祥的气氛。每个首领都悉心自卫，进出总由亲信簇拥。不过报仇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未停止。他们协商同意，让祖勒脱和他的人驻守在穆盖塔木的市场路前，而希贾志和他的手下则屯兵城堡路，准备长期干下去。妇女们为他们送食物。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在几个茶馆里聚会，喝着啤酒和葡萄酒，他们吸着大麻，迷迷糊糊，直至夜深。打手们在希贾志院子前面同他告别，他住在拉法阿大街。他推开院门，向客厅走去时，还哼哼着：

这第一个

啊……

但他唱不下去了，身后有一个影子向他扑去，用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脏。那人用力托着希贾志，以免身体倒在地上时弄出声音。那人让他轻轻睡在地上，在伸

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纹丝不动。

第 九 十 章

整个街区一大早就被一阵喧嚣吵醒，窗户纷纷打开，探出许多脑袋，很快都望着拉法阿街首领希贾志居住的那个院子。院里聚了许多男人和女人，发出恐怖的叫喊。有的发问，有的评论，人们红肿的眼睛表示出了坏事。拉法阿人从各处赶来后，祖勒脱及他的人也迅速到达。人们为他们让出一条路，直达客厅。祖勒脱大喊：

“灾难啊，是什么样的灾难啊，但愿我能替你去死，希贾志啊……”

啼哭的人不哭了，号叫的人也不喊了，义愤填膺的人不再发问。但祖勒脱没有听到一句赞美的话。他又讲：

“卑鄙的诡计！背信弃义不是首领的脾气。不过羊倌卡西姆是乞丐，而不是首领，我要不把他的尸体扔给狗吃，我不心安。”

一个女人火气十足地说：

“恭喜你得到了街区的霸权，祖勒脱。”

他因生气而脸部抽搐，附近的人都闭口不言。他无理地大叫：

“在这阴暗的日子里，女人们闭上嘴！”

那女人又说：

“让每个有心的人明白明白！”

她的话音刚落，激起人们的嚷嚷声。祖勒脱等风波平息之后，说：

“狡猾的诡计，就是晚上让我们之间发生磨擦的狡猾的

诡计。”

另一个女人大声说：

“诡计！卡西姆和他的吉拉基厄人在山上，而希贾志死在他的街区里，死在贪图霸权的人和邻居手里！”

祖勒脱大吼：

“真是个女疯子，谁要同意她的想法，谁就是疯子。你们要是固执下去，就会自相残杀，这正是卡西姆想要干的。”

一个菜筐砸下来，落在祖勒脱脚下散了架，祖勒脱和他的人向后退了退。祖勒脱说：

“婊子养的知道怎样破坏我们的内部。”

他说完，立即走向管理人家。他走后，人们叽叽喳喳地吵成一团。突然，有两个人——一个是吉拜尔人，另一个是拉法阿人——打起架来，接着两个女人又扭在一起。两条大街的孩子互相攻击，各家窗户传出的咒骂声不绝于耳。混战发展到全街区，男人聚在一起，手里拿着棍棒。此时，管理人在佣人和几个人的簇拥下走出家门，站在两条大街的交叉口，用浑身力气大叫：

“理智些……愤怒会使你们看不见真正的敌人和杀死希贾志师傅的凶手！”

一个拉法阿人大声说：

“是谁告诉你的？那个吉拉基厄人胆敢进街区？”

莱法阿特也大声说：

“在他们最需要希贾志的今天，怎么会杀掉他呢？”

“去问罪犯们，别问我们。”

“拉法阿人不屈服于吉拜尔人的首领！”

“他们将付出昂贵的血的代价。”

管理人又讲起来：

“你们不要屈服于诡计，否则会看到卡西姆像瘟疫一般滚滚而来。”

“卡西姆想来就来吧，但祖勒脱不能成为管我们的首领。”

管理人拍着巴掌说：

“我们算完了，垮了。”

好几个声音说：

“垮了也比祖勒脱强。”

一块砖头从拉法阿街扔出来，砸在吉拜尔大街的几个人身上，吉拜尔街的人也以牙还牙。管理人迅速返回家中。突然，双方的砖块扔得更多，两条大街发生了血战，战况惨烈。这仗从地上打到房顶，妇女们互扔石子、土块、木棍和劈柴。尽管拉法阿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首领而战，这仗仍然持续了很久。但是，在祖勒脱人的打击下，他们死了许多人。突然，站在窗前的妇女们的喊叫声大作，人们分辨不清她们说些什么，这也因为打仗的声音比她们的叫声更嘈杂。她们恐怖地一会儿指指街区的东面，一会儿又指指西面。人们随着她们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大宅邸前站着卡西姆，他前面是握着大棒的人；在西面则是哈桑率领着另一拨人。人们纷纷喊着“小心！小心。”以后的事件都是瞬间连续发生的。人们的手都如瘫痪了一般，动不了了，自动地挤在一起，藏藏躲躲的，不论是打人的或被打的，都分成两个队伍。祖勒脱愤慨地喊：

“我说过了，那是个诡计，你们不相信……”

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不得不迎战。但是，卡西姆突然停止推进，哈桑也同他一样，像是一起执行着共同的计划。卡西姆竭尽全力大叫：

“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不伤害胜利者，也不伤害失利者。我们是一个街区的子女，有一个爷爷，基金归全体所有。”

祖勒脱大喊：

“这又是一个诡计！”

卡西姆生气地讲道：

“你不要为保卫自己的霸权而把人们推向厮杀，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独自去保卫它吧……”

祖勒脱大叫：

“你们上啊……”

他扑向卡西姆那群人，有几个人跟着他，另一些人则朝哈桑那些人冲去。许多人犹豫不决，受伤的偷偷溜进院子，困顿不堪的也溜走了，过了一会，犹豫不决的人也都走了，剩下的只有祖勒脱和他那伙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打起来，殊死顽抗，大棒打到头上、手上和脚上。

祖勒脱盲目地一味攻击卡西姆，他们打得很凶。卡西姆小心而灵活地抵挡住对手的进攻。不过，卡西姆手下的仗着人多势众，劈里啪啦猛打猛冲，几下就把祖勒脱手下的人打倒在地。哈桑和萨迪克向同卡西姆扭成一团的祖勒脱扑去，萨迪克一棒打着他的大棒，哈桑打他的头部，一下，两下，三下。大棒从祖勒脱手上丢开，他像头挨宰的公牛冲前一步，然后如一扇门扑通倒地。

战斗结束了，听不到棍棒碰击的声音，男人们都不声不响。胜利者喘着气，站在那里擦去脸上、头上和关节上的血迹。尽管赢得了胜利和平安，他们却笑不出来，窗户里发出阵阵哭叫声，祖勒脱的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阳光灼人。萨迪克信任和满意地对卡西姆说：

“你胜利了，是真主助你成功的。我们的爷爷没有选错你，从今之后，我们的街区听不到哭叫声了。”

卡西姆平静地微笑，然后坚决地转眼望着管理人的住处，人们也随之望去……

第九十一章

卡西姆率领众人向管理人家走去。到了之后，他们发现门窗紧闭，里面寂静无声，凄凉瘆人。哈桑用力敲门，但没人答应。有几个男人合力推门，不料门却一碰即开。卡西姆先走进去，其余的人跟了进去。

他们见不到看门人和仆人们的踪影，迅速走向会客室和其他屋子，上下三层都没人。他们清楚了，管理人一家及仆人都逃离这个家了。从卡西姆内心来说，他出于对救了自己一命的太太的尊重，而不愿杀死管理人，因此对这种情况也不遗憾。但是，哈桑及其他人对这个使街区贫困、受辱了一代的人的幸免十分生气。

卡西姆胜利了，成了街区无可争议的男子汉。鉴于基金必须有人管理，他便成了管理人。吉拉基厄人回到自己的街上，一切害怕首领而逃亡的人都返归故里，其中就有叶海亚师傅。

平静地过去了40天，受伤的人伤口痊愈，人心安定，局势平稳。一天，卡西姆正站在大宅邸前，招呼街区各条街道的男人女人前来。人们殷切地走去，各有各的想法。吉拜尔人、拉法阿人同吉拉基厄人不分彼此挤在一起。卡西姆微笑着出现了，他温和、谦逊，同时威严地指指上方，又指指大院，说道：

“这里住着杰卜拉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爷爷，不管住在

这条街上，还是住在那条街上，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他的子孙。”

人们又惊又喜，特别是那些以为自己将听到一篇胜利者登基演说的人，尤感惊讶。

卡西姆接着说：

“他的基金在你们四周，将属于你们全体。这是他答应艾德海姆时说的。他当时说：‘基金将归你的子孙所有。’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它，够所有人用的，并有富余。我们如艾德海姆希望的那样生活，物资充裕，安居乐业，幸福繁荣。”

人们如在梦中，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他接着讲：

“管理人一去不复返了，首领们消失了，从今以后，我们街区不存在首领了，不向强人纳税，不向野蛮的流氓屈服，你们将平安、仁慈和友爱地生活。”

他扫了一眼众人欣喜的面孔，说：

“靠着你们自己的手，不让过去的情形再现。你们要监督管理人，如果他背叛，那就罢免他；如果他向谁动武，你们就揍他；如果他想夺权，你们就教训他。只有这样，过去的情况才不会重现。愿主与你们同在。”

在那一天，一些人癸奠死者，另一些人哀叹失败。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明天，宛如春季的某一个晚上，人们期待月亮的出现。卡西姆将利金平均分配，同时留了一部分用于更新和积累。是的，分到个人手中的数量微不足道，但都感到了公正、尊严高于一切。

卡西姆时代平安地在建设和更新中过去，我们的街区前所未有地享受着统一、温和和幸福。诚然，有些吉拜尔人在一起说悄悄话时，也讲：

“我们这些吉拜尔人，却受一个流浪汉的管理支配。”

这种情形在拉法阿人当中也有。而且吉拉基厄人也不乏荣耀和显赫的感觉。但没人大声或公开地破坏这种平静祥和的气氛。吉拉基厄人认为像卡西姆这样的人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他兼有力量和温柔，睿智和朴实，威严和友爱，管理和谦虚，远见和信任，除此之外，他风趣，笑口常开，合群随和，妙语连珠。

真主改变了他的情况，他管理的基金日益扩大，除了对拜德丽娅的爱之外，他又娶了吉拜尔人和拉法阿人各一个美女，后来他恋上吉拉基厄的一个女人，也同她结了婚。人们说，他是在寻找一种自格麦尔逝世之后失去的东西。他的伯伯泽克莱亚说，他想同街区里所有大街的人都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街区不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加以解释，因为只要人们欣赏他的品格，那对他的活力会欣赏数倍。爱女人在我们街区里受到男人们的好评，值得夸耀，娶得越多，说明他的能力越强。

总而言之，在他之前，我们街区从没有得到真正的管理，管理人肆意盘剥，首领们到处横行，只有到了他的时代，我们的街区才真正昌盛、友好和平安了。

许多人说，如果发生健忘的瘟疫，那么我们街区也永远忘不了他的事。

他们这样说……

他们这样说的，我们的街区！

阿尔法

第九十二章

对我们街区的情况作过深思熟虑的人不相信说书人在咖啡馆里所说的。谁是吉拜尔？谁是拉法阿？谁又是卡西姆?!在咖啡馆外面，哪里有证明他们的遗迹？人们眼见的只是街区沉浸在不幸之中，说书人吟唱着梦想。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卡西姆，一个街区，基金为所有的人谋福利，这些都在哪里？是什么把这贪得无厌的管理人和疯子般的首领们带到这里的？你将在茶馆里，于笑谈和悲痛的叹息中，水烟转动之中听到：萨迪克继卡西姆之后管理基金，遵循着他的做法。一些人认为，哈桑同卡西姆有亲戚关系，更有资格管理基金，何况他杀死了几个首领；有人鼓动哈桑高举不可战胜的大棒。但他拒绝把街区带回到弱肉强食的时代。

但是，街区自己分裂了。吉拜尔人，拉法阿人大声宣扬他们的想法。当萨迪克离开人世后，人们的想法刻到了脸上，眼睛里射出了敌意的视线，大棒被闲置后又苏醒了，每条大街都愤怒地流着血。在一次战斗中，管理人本人被杀。局势失去了控制，安全得不到保障。人们不得不把管理人拉法阿特最小的

孙子——为贪求管理职责而厮杀的人——扶上了管理人的位置。就这样，管理人卡德里回来了，各条大街又恢复了古老的帮派，每条大街均由一个首领统治。为了街区的霸权又打了许多仗，最后萨阿德拉得到了它。

萨阿德拉占据了首领的家，成为首席管理人。尤素福成了吉拜尔人的首领。阿加志当上了拉法阿人的首领，桑图里是卡西姆人的首领。管理人将红利首先给了亲信，大兴土木。很快，管理人变得更加贪心。不出所料，上梁不正下梁歪，首领们也群起效仿。一切都恢复了原先的老办法。管理人享有一半红利，另一半分给四个首领，而其他有权者则分文全无。

事情到此还没完。他们竟然向可怜的穷人分摊税金。基本建设停止了，一些人家的房子刚修一半便停工了。整个街区几乎没有变化，要说有点变化，那就是吉拉基厄街现在叫做卡西姆家族大街，由一个同其他首领没什么两样的首领领导，他家的两边是些院落，盖了些破败的小屋。

街区里的人又变得同过去黑暗时期一样，没有尊严，没有权利，贫困使他们筋疲力竭，大棒不时地威胁他们，脸上常常挨耳光。人们、家里和街上都很脏，苍蝇到处飞，虱子满身爬。要饭的、残废人显著增多。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徒有其名，只有喝得醉醺醺的诗人才吟唱他们。

每一派均以本族的名人夸赞，每次争风都酿成打架甚至厮杀。吸毒者的口号倒叫得很响。有一个人朝茶馆里走时，说道：

“那里面没好处。”

他指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茶馆。另一个人就说：

“那里就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我们死在真主手里，也比

在首领棒下丧生要好。最好是醉着干，或者吸着做！”

他们哼哼着忧伤的曲调，那是由失望、贫困和屈辱编织而成的；或者唱着下流、不堪入耳的小曲，斜着眼挑逗女人，或者看着寻求消遣的男人。在十分难受时，有一个人说：

“这是命里注定，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都没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命就是苍蝇，到了末日就是黄土。”

奇怪的是，在各个街区之中，我们的街区仍受人们爱戴。我们的邻居会崇敬地指着它说：

“杰卜拉维街区。”

我们面容憔悴、眉头紧皱地缩在各个角落，似乎满足于以往亲切的回忆，或者尽心地谛听那内心里的呼喊：

“明天绝不会重演昨天，说书人的理想将再次实现，我们这个世界里各种不公将会消失。”

第九十三章

有一天，下午时分，街区的人见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从旷野方向走来，后面跟着一个像侏儒一样的人。这个年轻人穿了一件土色长袍，腰间紧束一根带子，上半身鼓鼓囊囊的，脚上的鞋褪了色，破烂不堪。他没戴帽子或缠头，头发很密。他的皮肤棕色，一双眼睛又大又圆，目光炯炯，但又显得忐忑不安，动作中表现了他的自信和胸有成竹。

年轻人在大宅邸前稍稍停留一下，又缓缓地向前走，他的同伴在后面跟着。许多双眼睛望着他，似乎在问：

“一个我们街区没见过的陌生人！真不要脸！”

他从小贩、商店的老板、坐在咖啡馆里的人和从窗户瞅瞅的人的眼光里看出了他们的想法，连狗和猫的目光都那么不友

善。他甚至想，连苍蝇都蔑视和抗议地躲着自己。小孩们挑衅地看着他，有的走近一些，另一些人手里攥着弹弓，或者从地上找石子。他和蔼地向他们微笑，从腋下掏出些薄荷，分送给他们。他们便高兴起来，边含着薄荷边惊奇地望着他。他始终微笑着，对他们说：

“有没有供出租的空地下室？走，男子汉们，谁领我去，我给他一份薄荷。”

一个坐在地上的女人问他：

“你这个挨千刀的，你是什么人，要住到我们街区？”

年轻人大笑，他说：

“我是你驯服的仆人阿尔法，同别人一样是你们街区的孩子，长时间在外，现在回来了。”

女人仔细地看了他好几眼，问道：

“你是谁的孩子，你母亲的心肝？”

他笑得更加友好，说：

“那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吉哈莎，你不认识她了吗，太太？”

“吉哈莎？是宰因家的？”

“正是她，千真万确。”

一个靠在墙上的女人，边同他谈着，边给一个孩子捉头上的虱子：

“你小时候跟着你妈妈走，我还记得你哪，大模样全变了，就是眼睛没变。”

头一个女人说：

“是啊，以真主发誓，你母亲在哪里？她死了，真主可怜她。她呀，坐在筐前，问着冥世的事，一边说，一边扔东西，愿真主可怜你，吉哈莎家的人。”

他高兴地说：

“真主使你长寿，如蒙主佑，你给我指点一处空地下室。”

女人正害眼病，她瞪了他一会儿，问他道：

“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什么风又把你吹回来了？”

他以一个智者的口吻说：

“一个活人走向自己街区和亲人的历程。”

女人指着拉法阿大街上一个院子，说道：

“在那里有个地下室，自住在里面的那个女人——愿真主可怜她——烧死之后就一直空着。你不害怕吧？”

一个女人从窗户俯下身子，笑着说：

“这个男人，妖怪都怕他。”

他抬起头，笑得很坦然，说：

“你多么风趣。我们的街区真漂亮。现在我明白妈妈为什么临去世时嘱咐我回到这里！”

他看着坐在地上的女人，说：

“我们都会死的，我妈妈的主顾，不管是烧死、淹死、被妖怪吓死或者大棒打死都一样。”

他问候了她，朝她指的那个院子走去。此刻，他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一个人嘲讽道：

“我们认识他的母亲，可谁知道他的父亲呢？”

一个老太婆说：

“我们的主要遮掩这事！”

第三个人说：

“他可以自称是吉拜尔某人，或者拉法阿，或者卡西姆某人的儿子，随他的便，或者符合他的利益。愿真主怜悯他母亲！”

年轻人的伙伴对着他耳朵，愤慨而小声地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回到这个街区来？”

阿尔法嘴上挂着笑说：

“我在任何地方都听得到这样的话，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街区，是我们唯一可以居住的街区，我们尝过蜷缩在集市上，或在旷野与废墟里睡觉的滋味了。这些人尽管嘴脏，但还是善良的人，尽管有大棒，但头脑愚蠢。这里对我们来说，找饭吃容易。记住这点，哈奈舍！”

哈奈舍耸了耸窄肩膀，似乎在说：

“听真主的吧！”

一个醉汉挡住他俩的去路，问阿尔法说：

“我们叫你什么？”

“阿尔法。”

“你的别号呢？”

“阿尔法·伊本·吉哈莎！”①

站在周围的人为他的丢丑高兴地哈哈大笑。醉汉又问：

“当你母亲怀上了你，我们总是问，天哪，谁是他的爸爸？她告诉你真情了吗？”

阿尔法以更响亮的笑声掩饰自己的痛苦。他说：

“在她自己知道之前，她就死了！”

他在他们的哄笑中向前走。他回归故里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他正拾级向地下室走下去时，拉法伊咖啡馆的小厮来了，对他说：

“阿加志师傅——我们街的首领——叫你去。”

---

① 阿拉伯人的名字通常按本名、父名、祖父名……顺序排列，伊本即儿子的意思。他这里用了母亲的名字，显然丢丑了。

咖啡馆离他的院子很近。他到了之后，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诗人沙发上方中间墙上的雕像。那像从底下开始，先画阿加志骑着马，上面是管理人卡德里，浓浓的胡须，精致的袍子，再上面是杰卜拉维抱着的拉法阿的尸体，杰卜拉维把它从坑里抱出来，准备带回家。他注意地打量着这像。随即，他迅速地走进咖啡馆，见阿加志坐在右面墙下的沙发上，周围是他的亲信和打手。

阿尔法走过去，站到他面前。首领久久地蔑视地打量着他，似乎在扑上去之前，在使着催眠法。阿尔法高举双手，说：

“愿吉祥的问候降给我们的首领，我们靠他的保护，以在他的左右而感到幸福。”

首领的一双小眼显出讥讽的目光，说：

“话倒是甜，故人的儿子。但是，那是我们唯一不认帐的钱！”

阿尔法微笑着说：

“还有别的钱呢，如果主同意的话，最近就会有的。”

“我们这里的乞丐更需要。”

阿尔法大笑，傲气地说：

“我不是乞丐，师傅。不过，我是个魔法师，几百万人都承认它的功绩！”

坐着的人交换着眼色。阿加志皱着眉头问：

“你是什么意思，疯子养的？”

阿尔法将手伸进腋下，掏出酸枣大小的小巧的盒子，温驯地呈给师傅。阿加志伸手接过，毫无表情的样子。他打开盒子，见到里面放着深色的物质，便抬眼询问。阿尔法无限自信地讲：

“从里面取上一小撮，在喝茶前两小时放进茶杯。那么，你要不喜欢上奴仆阿尔法，要不就把他骂出这个街区。”

在场的人都延颈观望，十分重视。这种现象还是头一遭出现，因为连阿加志本人也掩藏不住好奇心和关心，但还是装出不屑的样子问：

“这就是你的魔法吗？”

“我还有罕见的香料，奇特的处方，药和医道……我有治不育、乏力等各种病症的能力，你们都会知道的。”

阿加志的声音如雷吼：

“真主……真主……让我们为税金而高兴吧！”

阿尔法的心紧缩起来，但表情更加舒展。他说：

“我这里的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师傅。”

首领突然大笑，说：

“可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父亲是谁哪！”

他始终笑着说：

“也许你最清楚！”

咖啡馆里爆发出一阵哄笑，人们在烟雾腾腾之中发表各种讽刺性的评论。当阿尔法离开咖啡馆时，愤愤地对自己说：

“谁真的知道谁是他父亲，不是你，阿加志。啊，狗崽子们！”

他同哈奈舍喜气洋洋地打量着地下室。阿尔法说：

“比我想象的还要宽敞，合适极了，哈奈舍。这间适合会客，里面的那间睡觉，最后那间干活。”

哈奈舍担心地问：

“我的天，那女人是在哪间屋子里烧死的？”

阿尔法大声叫起来，在空屋的墙上传来回响。他说：

“你还怕妖怪吗，哈奈舍？我们同他们打交道就像吉拜尔同蛇打交道一样。”

他兴奋地环顾四周，说：

“临街的只有一扇窗户，我们透过有铁栅的窗户从下仰望大路，这个坟墓别有特色，不可能被盗。”

“也许被抢。”

“也许。”

过了一会儿，他叹着气说：

“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对人有益，可是活这么大，总是受到坏的对待。”

哈奈舍说：

“你受到的一切伤害将被成功所补偿，连你母亲过去的遭遇也会得到补偿的。”

第九十四章

空闲时，他喜欢坐在旧安乐椅上，从窗子那里遥望街区地发生的一切。他手抓住窗棂，眼睛正好与地面相平，看到的是一双双脚、一个个车轮、狗、猫、昆虫和孩子们。至于人们的脸、胸部，除非那人的个子矮小，或者他向上仰望时才能看到。此刻，他见到一个光身的孩子在玩一只死老鼠。走过去一个盲老太婆左手拿着木盘，木盘上放着瓜子、蚕豆和糖果，苍蝇紧追不舍，右手拄着一根粗拐杖。从一家地下室窗户里传出痛哭声，两个人打起架来，双方的脸上都流了血。他对光身的孩子笑了笑，温和地说：

“你叫什么，机灵鬼？”

小孩回答：

“阿维纳。”

“你的意思是叫哈苏纳。你喜欢这只死老鼠吗，哈苏纳？”

小孩把老鼠向窗里扔过来，若不是铁栅挡住，它将正好扔到阿尔法的脸上。小孩像小船一晃一晃地跑了。阿尔法转身对着哈奈舍，说：

“在这街区的每一寸土地上，你都见到首领存在的证据。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表明吉拜尔、拉法阿或者卡西姆存在的证据。”

哈奈舍打着哈欠说：

“我们看到的是萨阿德拉、尤素福、阿加志和桑图里这样的人，但对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仅仅是耳闻。”

“但他们是存在过的，对不对？”

哈奈舍用手指头指着地上，说：

“我们的院子是拉法阿的，住在里面的人属于拉法阿家族，即说书人每天晚上都强调的拉法阿人。他为了爱和平幸福而生活，死去。尽管如此，每天早上我们都为他们的谩骂和吵架大费口舌，这些男人和女人就这样。”

阿尔法生气地噘着嘴，说：

“但他们存在过，对不对？”

哈奈舍接着讲下去：

“在拉法阿街，骂人是最容易的，而打仗，真主会让你去同他做伴的。就是昨天，住在这里的一个人失去了一只眼。”

阿尔法愤愤地站着说：

“奇怪的街区！愿真主可怜你，妈妈！看着我们，谁都从我们这里得到好处，谁都不尊重我们！”

“他们谁都不尊重。”

他咬牙切齿地说：

“除了首领！”

哈奈舍大笑道：

“你小心点，在这街区里，你是所有吉拜尔人、拉法阿人和卡西姆人唯一要对付的人。”

“愿真主诅咒他们所有的人。”

他很久不说话，双眸在昏暗的地下室里熠熠发光。后来他说：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所属的那个人自豪，而那个人除了名字以外，什么也没留下。他们连迈虚假的自豪的一步这种事都不敢试！胆小的狗崽子们。”

第一个来找他的是拉法阿家族的一个女人，他已在住所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了。那天，这个女人突然小声问道：

“怎样才能不让任何人知道而除掉一个女人？”

阿尔法着实吃了一惊，奇怪地望着她，然后说道：

“我不是干这种事的，太太。如果你想要肉体或精神上的药，我为你效劳！”

她不满地问：

“你不是魔法师吗？”

他明确地说：

“在一切有益于人们的方面，我是。至于杀人，那是别人的事！”

“你也许害怕了？！我们可以合伙，共守秘密。”

他温和中包含着讽刺，说：

“拉法阿可不是这样的人！”

她嚷起来：

“拉法阿！愿真主可怜他，我们在一个怜悯不起作用的街区里，要是起作用，拉法阿本人也不会死了！”

她沮丧地撇下他走了。他不后悔。拉法阿本人——头号大善人——在这个街区里未能平安地获胜，那么怎么能在这街区里以罪恶作为事业的开端呢?!他的母亲！她从未伤害过一个人，却受了那么多的苦。让他以一个同老练的商人相称的作为同所有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吧。他开始经常出入所有的咖啡馆，在每个咖啡馆里都见到认识自己的主顾。在各条大街，他听着说书人讲的故事，以致头都弄晕了。第一个主顾是个上了岁数的卡西姆家族的人。老人笑着，小声对他说：

“我们听说你送给拉法阿人首领的那件礼物了。”

他也满脸堆笑地审视着老人满是皱纹的脸，说道：

“我们把你的送了吧，别吃惊，以你的生命发誓，我这里只有余下的生命！”

他们互相微笑。老人鼓起勇气说：

“你是卡西姆人，是不是？这样，我们认你是我们街上的亲人。”

阿尔法讽刺地问他：

“他们准知道我爸爸在你们之中吧？”

老人认真而关注地说：

“卡西姆人是靠别的闻名的。因此，你是卡西姆人，是我们将街区提到正义和幸福的高度上的。但是它，真倒楣，是个倒楣的街区。”

阿尔法想起老人来此的目的，便温和地说：

“请收下吧。”

老人把小盒子直挨近烂眼细瞧了一会儿，才走了。他蹒跚

地走着，但充满了活力与希望。他没有估计到的最后一个来访者的到来。当时，他坐在褥垫上，面前燃着淡味的香料。哈奈舍走进来时说有个努比亚黑人求见。阿尔法问是什么人。他回答说：

“是管理人先生的看门人尤尼斯大叔。”

阿尔法腾地站起来，伸出双手表示欢迎，嘴里说着：

“你好……你好，先知访问了我们……请，我们的主人！”

他们紧挨着一起坐下。看门人爽直地说：

“太太，管理人夫人纳齐拉太太常做恶梦，连觉都很少睡。”

阿尔法的双眸关注起来，心也带着希望与抱负怦怦直跳。不过，他朴实地说：

“偶然发生的情况，会好起来的……”

“但是，太太很担心，派我来找你，看看能给她什么合适的药。”

阿尔法感到一种自受母亲庇荫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从前一直过着漂泊动荡的日子。他说：

“最好我同她当面谈谈！”

看门人生气地说：

“没门！她不会到你这里来，你也进不了她的屋子！”

阿尔法竭力克服沮丧的情绪，保卫那金色的机遇。他说：

“我一定要她的手绢或者其他一点东西！”

看门人低下头，站起来要走。两人到地下室门口时，看门人稍稍迟疑了一下，朝阿尔法的耳朵转过去，悄悄地说：

“我们听说你给拉法阿人的首领阿加志送礼物了！”

当看门人带着礼物后，阿尔法和哈奈舍笑了好长时间。哈奈舍问：

“我的天，他这是给谁拿礼物？是给他自己，给管理人，还是给太太？”

阿尔法嘲笑道：

“喂，礼物和大棒的街区！”

他到窗口那里，注视夜间的街区。在月光映照下，对面的墙泛着银光，蟋蟀的声音此起彼伏，街上咖啡馆里的诗人正朗朗地说着：

“艾德海姆问：

“‘你什么时候认定他同我们没联系的？’

“于是伊德里斯说：

“‘让上天可怜我们。你不是我兄弟吗？这就是不可以分割的联系。’

“‘伊德里斯！你做的已经够了……’

“‘忧愁是丑陋的，但我们俩都是受害者。你失去了胡马姆和卡德里，我失去了辛黛。伟大的杰卜拉维现在有一个放荡的孙女和一个杀人的孙子……’

“艾德海姆咆哮地说：

“‘如果你的报应不是来自你干的那种事，那么世界就该受到报应。’”

阿尔法厌烦地离开窗口。我们的街区什么时候能停止讲故事？什么时候我们的世界才能得到保佑。我的母亲一天反复地讲：

“如果人们所干的不该得到报应，那么世界就该得到保佑。”

我可怜的母亲栖身在旷野。但是，你从故事中得到什么好处了呢，我们的街区？

第九十五章

阿尔法和哈奈舍在地下室后房里，就着固定在墙上的煤气灯勤奋地工作着。地下室因潮湿、黑暗，后房又紧靠里面，因此不适宜日常生活，阿尔法便用它来干活。那里的地上、角落里堆放着好多堆纸板、土、石灰、植物、香料，各种昆虫与野兽的标本，其中有老鼠、青蛙和蝎子，几堆玻璃块、草药，装着水的盘子，具有刺鼻气味的奇怪的溶液，还有煤及炉子。墙上的架子上放置着各种器皿、口袋。

阿尔法埋头搅拌几种物质，然后放进一个大陶器当中，汗水不住地从额角上渗出，他不时地用袍角擦汗。他同哈奈舍挨得很近，哈奈舍注意地观察着，随时准备执行他发出的一切指示。哈奈舍想可怜或者讨好地说：

“在这不幸的街区里，最强的工匠也干不了你这劳累的一部分。他图什么？是几分钱，或者假设最多是一毛钱！”

阿尔法兴奋地说：

“真主可怜我母亲！只有我知道她的恩惠，在她把我托付给那个魔法师的那天，魔法师能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自那天起，我的生活整个地改变了。要不是她，我充其量也就是当个扒手，或者乞丐……”

哈奈舍仍坚持自己的哀叹说：

“就几分钱！”

“钱要靠忍耐方能增多，对那不要失望。霸权并不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你不要忘了我享有的崇高地位，谁来找我，

那就全心全意地依靠我，将幸福托付给我，这不是小东西；你也不要忘了魔法本身的乐趣，从肮脏的东西里提炼出有用的物质，当他服从你的命令时所得到的痊愈的乐趣也不能忘掉。有一些未知的力量想了解它，占有它。”

哈奈舍望着炉子，突然打断他伙伴的思路说：

“我最好还是到廊下去生炉子，否则我们会呛死。”

“你到地狱里去点，不过别让我离开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街区里自以为可为人师表的蠢才不可能明白在这弥漫着怪味的肮脏的屋子里制造的东西之重要性。他们知道‘礼物’的益处，但是礼物并非一切，而靠想象是弄不明白它从这间屋子产生的原因的。那些疯子并不了解阿尔法的真正价值，也许在某一天会了解。到那时，他们该祈求我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挖苦她了。”

哈奈舍欠起半个身子，然后又蹲下去。他生气地说：

“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会被一个昏庸的首领用大棒毁掉的。”

阿尔法光火了，说：

“我们不伤害任何人，交了税金，我们怎么会受伤害呢，叽哩哇啦的小子？”

哈奈舍大笑，说：

“从前拉法阿又有什么错？”

他生气地瞥了伙伴一眼，说：

“你为什么用这些念头弄得我受不了？”

“你希望能富足，在这里只有首领才富足；你希望成为强者，在这里除了首领，不许任何人动武。你想想自己的事吧，兄弟！”

阿尔法没吱声，终于肯定那些物质已搅拌好了。他望着哈奈舍，见他的表情依旧在发出警告，便大笑道：

“我母亲在你之前就警告过我，谢谢，哈奈舍，叽哩哇啦的小子。但是，我回到街区时，脑子里有一个计划了！”

“看起来你只关心魔术。”

阿尔法似陶醉了一般，高兴地说：

“魔法确是一种怪东西，力量无边，谁也不知道它立在何处。大棒对拿着它的人来说，是小孩的把戏。你学学吧，哈奈舍，你不笨。你想想，如果全街区的孩子们都是魔法家，那会是什么样？”

“假如他们全都是魔法家，准统统饿死！”

阿尔法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他说：

“你别犯傻了，哈奈舍，你问问自己，他们可能造出什么来？我以真主发誓，在我们街区的骂声中出过不少奇迹。”

“是的，条件是出奇迹之前，他们没饿死！”

“对，他们饿不死。只要……”

他话没说完就沉默了，用心地思索，连手上都停止干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接下去说：

“卡西姆人的诗人说，卡西姆想利用基金以得到一切，从而毋需工作，实现艾德海姆的那种富裕的幸福。”

“这是卡西姆的话！”

他的双眸射出光芒。他说：

“但是富裕不是最终的目标！你想想看，生命不是在空闲和富裕中过去吗？那是美妙的梦，但却是可笑的，哈奈舍。真正最美好的是我们不需要工作，以创造奇迹。”

哈奈舍摇摇头——头很大，像是没有脖子，直接从身躯上

长出来的——抗议这没有意义的谈话。他一面尽心尽力地干着活，一面说：

“让我现在到亮处生炉子吧。”

“去生吧，你就坐在火上，你就配烧掉。”

一小时后，阿尔法离开了工作间，坐在安乐椅上透过窗子望着外面。他在寂静中听到一阵喧哗，其中有小贩的叫卖声、妇女们的交谈声、大笑声和对骂声，来往人流不断。突然间，他注意到窗子对面墙上出现了一件新东西，是流动咖啡馆：用旧袍子盖住的筐子，上面放着咖啡盒、茶叶盒、肉桂盒、炉子、杯子、勺子等。一个老头子坐在地上，煽着炉子坐开水，而筐子后面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正甜甜地叫喊：

“加糖咖啡，小伙子！”

这个流动咖啡馆正在卡西姆街和拉法阿街的相交处，看来推手推车的，各种穷人是它的主要顾客。阿尔法从窗栅间久久地望着那姑娘，棕色脸庞上蒙着黑面纱，仍然显得姣媚，咖啡色的袍子从脖颈一直盖住双脚，还拖到了地上。她不时地应召给人送咖啡，然后又取回杯子。这袍子遮不住她的婀娜、羞怯和温文尔雅。她的身高适度，栗色的眼睛多么妩媚动人，可惜左眼角可能因秽物或发炎而显得红肿！她是老头子的女儿，这是比较两人的脸庞后得出的结论，而且老头子年龄很大时才生了她，这种情况在我们街区是常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叫她：

“小姑娘……一杯茶，我的天。”

她向他瞧了一眼，很快从坐在火上的壶里倒满一杯，顺着大路过来递给他。他微笑地说：

“愿你的手交好运，多少钱？”

“五分钱。”

“贵了！可这个价对你不算贵！”

她抗议道：

“在大咖啡馆里什么价，这同那里的一点也没两样。”

不等他说话，她便走了。不等茶凉，他便一口一口呷完了。喝茶时，他始终盯着她看。这个姑娘多么年轻啊！除了眼角红一点外，别无瑕疵，要治好那点小病，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是这需要一定的钱，但他还没有。地下室东西已齐全，哈奈舍该住在廊子下，或者一个一个捉光虱子之后，住在会客间里。

他注意到奇怪的叽叽咕咕声，而人们则朝街区上头看，其中一人说：

“是桑图里……桑图里。”

他尽量透过窗棚向外看，见到首领走来，后面跟着一大群打手。当首领经过流动咖啡摊时，目光停留在姑娘身上，问手下的一个人：

“这姑娘是谁？”

“是阿姆·舍克隆的女儿阿瓦提芙。”

首领高兴地抖了抖眉毛，朝他的大街走去。阿尔法顿感不快和担心。他用杯子向姑娘晃了晃，她轻盈地走来，取了杯子，接过五分钱。此时，他抬抬下巴颏，指着桑图里走过的方向，问她：

“你不觉得有点烦恼吗？”

她笑着转过身，说道：

“必要时，我会要求你帮助。你帮吗？”

她的讽刺蜇痛了他的心。这种讽刺虽然并不带挑战意味，却是忧郁的。他更为烦恼了。此时，他听见哈奈舍叫他，便下

了地，向里面走去……

第九十六章

阿尔法的顾客与日俱增，但他的心却再未像见到阿瓦提芙那天快活过，任何一个顾客都不能使他快活。他忘了在顾客前应有的庄重，见到阿瓦提芙时，他站起来欢迎她，然后让她坐在褥垫上对着自己，自己则盘腿坐着。他似乎感到，他的欢乐连整个世界都盛不下。他睁大眼睛问侯她，但她很快因为要掩盖左眼的红肿而站起来。他便抗议道：

“别管它，青年人，我见你的第一天就知道了。”

她似道歉地说：

“我用热水洗都洗够了，我这么忙也就忘了。”

“你不能忘记自己的健康，特别是这事关系到像你这样有着迷人的眼睛的人！”

她为受到赞扬而微笑起来，他则从身后的搁板上取下一个圆球样的东西，打开后拿出一个小盒子，指着它说：

“把这里面的东西包进手绢里，然后放在水里煮，每天晚上用它擦眼，会使你的眼睛同过去一样美的。”

她接过小盒，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口袋，右眼在问价钱。他大笑着说：

“你别费这心，我们是邻居，我们有交情！”

“可是你喝茶时却付了钱。”

他回避道：

“我实际上是付给你父亲的，这个威严的人，我多么想认识他，我为他不得不干活而遗憾，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她夸耀地讲：

“可他身体好，不愿呆在家里。但是年岁大是他对生活发愁的原因，因为他是亲眼见过卡西姆时期各种事件的人之一。”

阿尔法露出关注的神情，又问她：

“真是这样！他是卡西姆的助手吗？”

“他不是，但他尝到了那些日子的幸福，现在还为这悲伤呢。”

“我想认识他，听他说说。”

她抢先说：

“你不要鼓动他说，我想让他永远忘了它，以求平安无事。有一次在一个酒馆里，他同朋友们一起喝酒喝醉了，他们之中有人用最大的嗓门要求回到卡西姆那个时期的生活之中。他刚一回到我们的街区，就见桑图里站在面前，劈头打了他耳光，直到他昏过去之后，首领才撤下他。”

阿尔法十分生气地想着。然后，他狡猾地瞧着阿瓦提芙，说：

“同这些首领在一起，谁也不平安！”

她迅捷地瞄了他一眼，好像在问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她说：

“你说得对，同他们在一起谁也不平安。”

他好像犹豫不决，咬着嘴唇，等了一会儿，说道：

“我看见有一次桑图里不怀好意地望着你。”

她低下头，抿嘴一乐。她说：

“愿我们的主拿住他。”

但是，阿尔法慌乱地问：

“像他这样的首领喜欢上一个姑娘，她不高兴吗？”

“他已有四个妻子了！”

他的心一下子沉入最底部。他问：

“如果他还想要呢？”

她生气地说：

“自从他打了我爸爸之后，我就恨上了他。首领都跟他一样，没心肝。他们收税金，好像是他们给的似的那么趾高气扬。”

他感到欣悦，热情地说：

“你说得好，阿瓦提芙！卡西姆消灭他们那天真解气，可是他们好像一种神秘的肿瘤又回来了。”

“因此我爸爸依恋卡西姆时期。”

他不在意地点点头，说：

“别人也感伤地怀念吉拜尔和拉法阿时期。但是过去不复归了。”

她羞答答地妩媚地说：

“你说那些话，是因为没像我爸爸那样经历过卡西姆时期的生活。”

“那你见过吗？”

“爸爸对我说的。”

“我妈妈对我说的。但那有什么用？那不能使我们摆脱掉首领。我妈妈她就是他们的牺牲品，他们在她死了以后还讽刺挖苦她呢。”

“真有这样的事?!”

他脸色阴沉地讲着，酷似因激起沉渣，使清水突然变得浑浊一般：

“我因此为你担心，阿瓦提芙。首领们威胁着吃饭、名誉、爱情和平安。我坦率地对你说，自我看见那头野兽在打你的主

意以来，我就觉得只有结果他们才能心满意足。”

阿瓦提芙关注地说：

“他们说这是我们爷爷——基金主人的嘱咐。”

“我们的爷爷在哪里？”

她坦然地说：

“在大宅邸里。”

他喜笑颜开，不慌不忙地说：

“是啊，你父亲谈卡西姆，卡西姆谈我们的爷爷，我们就这样听着。但是，我们只看见卡德里、萨阿德拉、阿加志、桑图里和尤素福，我们需要一种使我们摆脱磨难的力量，往事又有什么用！”

他意识到谈话的方向破坏了会面，便改弦易辙道：

“街区需要一种力量，就像我需要你一样！”

她不以为然地瞥了他一眼，他笑了，笑中表现出的勇气显得与咄咄逼人的视线十分洽合。他严肃地说着，使她眉宇间的怒气渐渐消弭：

“一个善良、勤奋和美丽的姑娘，潜心干活而忘了眼睛，以至它发炎红肿。后来她到我这里，以为她需要我，但事实表明，是我需要她。”

她欲站起身，说：

“我该走了。”

“请你别生气，你要记住，我不再这样坦白了。毫无疑问，这些天来，你已经看出我喜欢你，因为我的目光总瞄着我的窗子和你的咖啡摊，像我这样的单身汉不可能永远独自生活下去，这个忙于干活的家需要照料，这个家挣的钱有富裕，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一起过日子。”

她离开了屋子。他立在廊子尽头，目送着她。她宛如不满足不祝愿一声便离去，说道：

“祝你健康。”

他站在原地，以耳语般的声音吟哦着：

你小巧的面颊，我的月亮，
为我斟上满满的一杯，
在我的眼里
你比任何人都漂亮

他迈着充满青春活力的步子走向工作间，见哈奈舍正埋头干活，克尽职守，便问道：

“你那里怎么样？”

他把一个玻璃瓶放到阿尔法面前，说：

“准备好了，也密封了。但应该到旷野试验。”

阿尔法接过瓶子，试了试瓶塞。过了一会儿，他说：

“对，是该在旷野，否则我们就暴露了。”

哈奈舍担心地说：

“饭是开始来了，生活也在微笑，对于真主赐予的幸福你别糟蹋了。”

哈奈舍在她出现之后，对生活感到苦恼起来。阿尔法想到这点时笑了。他久久地看着哈奈舍，然后说：

“你妈妈同我妈妈一样。”

“是的，但她请求你不要去报仇。”

“你那时的想法同现在可不一样！”

“不等我们报仇，我们就被杀死了。”

阿尔法大笑，说：

“我不瞒你说，我已有一段时间不去想报仇的事了。”

哈奈舍面露喜色，说道：

“把瓶子拿来，把它倒空了，我的兄弟。”

但阿尔法使劲握住瓶子，说：

“还是试试吧，好弄完整了。”

哈奈舍不悦地皱起眉头，抗议对他的轻视。阿尔法便接着说：

“我的意思已经说了，哈奈舍。你要相信，我改变主意，不报复了，不屈服于我们母亲的恳求。我只是在不报复的情况下，结果那些首领才能满意。”

哈奈舍生气地说：

“因为你爱上了这个姑娘。”

阿尔法仰脖大笑，说道：

“热爱姑娘，热爱生活，你随便叫它什么好了……卡西姆是对的！”

“你同卡西姆有什么相干！卡西姆实现了他爷爷的愿望！”

他擦了下嘴，说：

“谁知道呢？我们街区的人在讲故事，而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做着毫无疑问的决定性工作。我们生活中的安宁在哪里？阿加志明天会夺走我们的饭碗；如果我向阿瓦提芙求婚，桑图里的大棒就会阻挡我，这是我们街区里直至乞丐的每个人的情况。使街区不平静的东西正搅乱着我的平静，我所信仰的正是街区里的人所信仰的。的确，我不是首领，也不是杰卜拉维的人，但是我在这间屋子里拥有奇迹，奇迹之一是我所拥有的力量是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加在一起连十分之一都及不到的。”

他拿起玻璃瓶，做出要倾倒的样子，然后还给哈奈舍，说：

“今晚我们在山上试验……放舒展些，准备好。”

他离开工作间，来到窗口。他蹲在安乐椅上，向流动咖啡摊望去。夜幕正逐渐降临，她正高声呼喊“咖啡！茶！”她避而不看他的窗子。这种回避证明了他在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她抿着嘴，像星星一样笑着。阿尔法也笑，全身都在笑。他满怀喜悦，立下每天早晨梳头的誓言。从杰马利耶那边传来人们驱赶小偷的杂乱的声音。咖啡馆里说书人弹起四弦琴，诗人当晚的开篇是这样的：

第一个啊，我们的管理人卡德里
第二个啊，我们的首领萨阿德拉
第三个啊，我们街的首领阿加志

他被毫不怜悯地从梦中揪了回来，他心烦意乱地说：

“又开始讲故事了，这些故事什么时候结束？整宿整宿地听这些有什么好处呢？诗人该吟唱了，烟馆苏醒了，悲伤的街区啊……”

第九十七章

阿姆·舍克隆的生活中突然有了莫名的慌张。有时，他突然以极大的声音讲话，像是发表演讲。他宽厚地说：

“老了……他是老了。”

他会因最不起眼的原因，或者无缘无故地大发起脾气来，他们便说：

“老了。”

他有时长久地一言不发，甚至需要说话时，也保持沉默，于是他们说：

“老了。”

他有时迸出几句被街区里的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人们小心地说：

“唉，老了，真主啊，保佑我们吧。”

阿尔法从窗口同情而关注地观察着他。一天，阿尔法边观察边自言自语道：

“尽管衣服褴褛、肮脏，他还是个威严的人。在他的消瘦的面孔上镌刻着卡西姆时期以来的街区里复发的顽症。不幸的是他与卡西姆是同时代的人，曾享有公正和安全，得到应有的一份红利，目睹了一幢幢房屋靠着基金拔地而起。到了卡德里的时候，这种事没了。一言以蔽之，这是个过了大半辈子悲惨日子的人！”

他见阿瓦提芙走来，自眼睛痊愈以后，她的脸一直闪耀着青春之光。他看着她，笑着大喊：

“要茶，人人喜欢的姑娘！”

她送来一杯茶，他在接过去之前同她说话，好让她多留一会儿。他说：

“恭喜你痊愈了，我们街区的玫瑰。”

她微微一笑，说道：

“这是真主的恩惠，也是你的功劳。”

他在接过杯子时，故意让自己的手指挨了一下她的手指，她满心喜悦地回去了。真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并不缺少勇气，但是对桑图里要加一千个小心。阿姆·舍克隆应该把他的

姑娘带到桑图里大街上！但他在小车后面劳累一辈子，已经筋疲力尽，以致干不动了，这才开了个倒楣的咖啡摊。

远处又是一阵喧哗，人们向杰马利耶方向望去。很快出现了一辆载着拍手唱歌的妇女的马车，里面是沐浴已毕的新娘。孩子们迎着车跑去，欢喜雀跃。当马车上到吉拜尔街时，他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起来。大街上欢呼的噜噜声、祝贺声和下流的窃窃私语声混杂一起。阿姆·舍克隆好像生起气来，立起身，大嚷：

“打……打呀！”

阿瓦提芙跑过去，让他坐下，同时忧伤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背。阿尔法心想，天呀，他是做梦还是说胡话？年迈该受诅咒。那么，我们的爷爷是怎么生活的？他一直望到老人平静下来。然后和蔼地问：

“阿姆·舍克隆，你见过杰卜拉维吗？”

老人不看他，回答道：

“傻瓜，你不知道他在吉拜尔人之前便隐居在家里吗？”

阿尔法笑了，阿瓦提芙也笑了。他笑着说：

“我们的主使你长寿，阿姆·舍克隆。”

舍克隆大声说：

“当寿命对他有用时，祈祷才真有用。”

阿瓦提芙过来取杯子，悄声对他说：

“随他去，他晚上连一会儿都不睡！”

他十分关注地说：

“我的心同你在一起，阿瓦提芙。”

不等她走开，他赶快说：

“我想同他谈谈我们的事。”

她竖起手指头警告他，走了。他以看孩子们做踩葱的游戏为消遣。突然间，桑图里从卡西姆街那边走来，阿尔法本能地从窗口后退。他来这里干什么？从好的方面说，他住在拉法阿街，成了阿加志的女婿，阿加志正沉湎在欣赏他送的礼物中呢。首领走近了，在舍克隆的咖啡摊前停下。首领仔细打量着老人的脸，说：

“一杯不加糖的咖啡。”

一个女人从窗子那里浪声浪气地大笑，另一个女人问：

“是什么让卡西姆人的首领到乞丐们的咖啡摊上要喝的？”

桑图里看上去对什么都不关心。阿瓦提芙递给他杯子，阿尔法的心紧缩起来。首领等着咖啡变凉，不怀好意地冲姑娘微笑，露出他的几颗镶金牙。阿尔法暗暗打定主意，要到穆盖塔木山上揍他一顿。桑图里喝了一口，说：

“伸出你漂亮的手。”

她怕笑，同时也怕皱眉头。而与此同时，舍克隆惊怕地望着他俩。首领给了她五角钱，她从口袋里掏钱找。但他不等，也没表示他要什么，便回卡西姆咖啡馆里了。阿瓦提芙茫然地呆着。阿尔法小声对她说：

“你别上他那里去。”

她问：

“那剩下的钱呢？”

阿姆·舍克隆尽管虚弱，强撑着站起来，拿了找头，去咖啡馆。不一会儿，老人又回来坐下，很快大笑不止。女儿走近他，期待地说：

“你笑够了。”

老人再次站起来，面对街区尽头的基金主人的家，大叫：

“喂，杰卜拉维……杰卜拉维。”

在窗户边、门边、咖啡馆和地下室里的人都探头望着他，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来，连狗都瞪着眼瞧他。舍克隆又叫道：

“杰卜拉维，你默不作声、不见踪影到什么时候？你的嘱咐被人忽略，你的钱财遭散失。实际上，你被偷了，你的孙子们也被偷了，杰卜拉维。”

小孩们嗨嗨着，许多人格格地笑，而老人接着喊：

“喂，杰卜拉维，你没在听我吗？你不知道我们遭了什么罪吗？你为什么惩罚伊德里斯，他比我们街区的那帮首领要好上一千倍！喂，杰卜拉维！”

此刻，桑图里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冲老人嚷：

“糊涂老头，害臊吧。”

老人愤怒地转过身，大叫：

“你该遭诅咒，下流坯！”

许多人小声而可怜地说：

“这人完了。”

桑图里气得眼前发黑，朝他走去，拳头砸在他头上。老人踉跄一下，若不是阿瓦提芙赶到扶住他，他便栽在地上了。桑图里看着她，又回到咖啡馆里坐下。

姑娘哭着说：

“我们回家吧，爸爸。”

阿尔法上去帮忙，但老人虚弱地企图推开他俩，喘着粗气，而附近的人都默不作声。一个女人从窗户那里探头说：

“你该这么做，阿瓦提芙，他最好呆在家里。”

阿瓦提芙仍在哭，说：

“我有什么办法。”

舍克隆低弱的声音又响起来：

“喂，杰卜拉维……杰卜拉维……”

第九十八章

天亮前，一阵阵痛哭声撕破了寂静。不久，人们知道舍克隆死了。这件事对于街区来说并不奇怪。桑图里的亲信说：

“愿真主烧了他，他没礼貌地活着，正因为没礼貌才死的。”

阿尔法对哈奈舍说：

“舍克隆被打死了，我们街区有许多人是这样被打死的。杀人凶手根本不想掩盖自己的罪行。谁也不敢抱怨，也找不见一个证人！”

哈奈舍厌恶地说：

“真是一场灾难！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那是我们的街区。”

“我们的母亲离开它时，心都碎了。这个街区该受诅咒，这街区里的人也该死。”

他坚持说：

“但它是我们的街区。”

“好像我们没犯下过错，却在给它赎罪一般。”

“屈服是所有过错中最大的。”

哈奈舍悲哀地说：

“到山里作玻璃瓶试验也完了。”

“不过下次会成功的。”

舍克隆的灵柩被抬起后，后面只有阿瓦提芙和阿尔法跟随。当这支小小的送葬队伍出现在院门口时，所有的人都纳闷魔法师阿尔法怎么也会参加。他们对他奇特的勇气和这个发了

疯的人窃窃私语。

更为奇怪的是桑图里在灵柩到达卡西姆街中段时也参加了送葬。他干的事是多么不要脸！但他毫无廉耻地干了。他对阿瓦提芙说：

“愿生者长寿，阿瓦提芙！”

阿尔法省悟到他这是为进一步的要求作出铺垫。重要的是送葬队伍眨眼工夫就壮大了起来，一些原来害怕的邻居和故交都加入了，把大街挤得满满的。桑图里又说：

“愿生者长寿，阿瓦提芙！”

她生气地看了他一眼，说：

“你把人打死了，却来为他送葬。”

桑图里声音大得许多人都听得见：

“类似的话从前有人对卡西姆也说过。”

有几个人大声说起来：

“你说‘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吧，人的寿限只在真主手里！”

阿瓦提芙冲他嚷道：

“我父亲是被你打死的！”

于是，桑图里说：

“愿真主宽恕你，阿瓦提芙，如果我真的打了他一下，那他马上就死了。事实是我没打他，不过吓唬了他。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此作证。”

一些人争先恐后地说：

“他吓唬了他！他的手没碰他，凭真主发誓，他没碰他。如果我们撒谎，就让虫子吃了我们的眼睛。”

阿瓦提芙大喊：

“我们的主是复仇者！”

桑图里恍如梦中，说道：

“愿真主宽恕你，阿瓦提芙。”

阿尔法对着阿瓦提芙的耳朵近乎耳语道：

“还是让葬礼平安地进行下去吧。”

阿尔法冷不防被一个叫“咬人的”桑图里的打手打了一个耳光。那个打手冲他喊：

“你这鸡巴小子，干什么掺合在她和师傅中间！”

阿尔法茫然失措地转身对着他，又挨了一下更猛烈的巴掌，第三下，第四下后，打手抓住他的领口，第五下用力一推，他仰面倒地。第六下，打手踢了他一脚，并且说：

“如果你去墓地，我们就把你埋在里面。”

他木然地倒在地上，积聚起力气，浑身剧痛地站起身。他们围在他身旁，开始喊：

“快点吧……拿刀来。”

他快气疯了，一瘸一拐地回到地下室。哈奈舍沮丧地望着他，说：

“我同你说过，别去！”

他愤愤地脱口而出：

“闭嘴，他们该死。”

哈奈舍温柔又坚决地说：

“你别管这个姑娘，否则我们就完了。”

他很久没有说话，只盯着地思索着。当他扬起脸时，表情令人恐怖、执拗。他说：

“你会在比想象的更短的时间里看到我同她结婚！”

“这真正是疯了。”

“会由阿加志率领迎亲队伍。”

“你还是把衣服染成丧色，自己跳火坑吧。”

“今晚我还在旷野试验那个瓶子。”

阿尔法在家里呆了好几天，足不出户，但是通过有栅栏的窗口，同阿瓦提芙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后来，在于廊子里举行的悼念仪式后，他秘密地会见了她。他坦白地对她说：

“我们最好马上结婚。”

姑娘对他的要求并不感到突然。但她发愁地说：

“我要是同意会引起许多麻烦，那可受不了。”

他有信心地说：

“阿加志同意安排我们的仪式，这你就不必担心了。”

他极其隐蔽地采取若干步骤，直至一切办妥当。不等通报，全街区的人都知道舍克隆的女儿阿瓦提芙同魔术家阿尔法结了婚，她搬到了他家，拉法阿人首领阿加志出席证婚。许多人都愣了，其他人则问：这是怎么完成的，阿尔法怎么敢这样干，阿加志怎么同意为他祝福。而有阅历的人则说：唉，这是招灾呢。

第九十九章

桑图里在卡西姆人咖啡馆召集了他的手下。阿加志得知此事后，让手下的人都聚在拉法阿咖啡馆里。街区因这两个聚会，空气紧张起来。卡西姆和拉法阿两街上的小贩、乞丐、孩子都没了踪影，商店关门，窗户紧闭。桑图里带着人来到街上，阿加志也带着人走出咖啡馆。事情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一个好心人从屋顶上叫：

“是什么让我们的男子汉生气啊？在流血前想一想。”

阿加志注视着桑图里，在恐怖的沉默中说道：

“我们没生气，也没理由生气。”

桑图里粗暴无礼地说：

“你越过了伙伴关系的界线了，师傅，你那么干可不能当首领。”

“我干了什么了？”

桑图里说的话像是从嘴里和眼里一起冒出来似的：

“你保护了一个向我挑衅的人。”

“那人不过同一个死了父亲的孤身女孩结了婚，我和所有的拉法阿人目睹了婚礼。”

桑图里蔑视地说：

“阿尔法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身父亲，你可能，我也可能是他的父亲，甚至这街区里任何一个乞丐都可能是。”

“可是他现在住在我的街上。”

“这只不过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空地下室！”

“即使是又怎么样？”

桑图里的声音震得周围传出回声：

“你知道你超出了伙伴关系的界线了吗？”

阿加志冲他嚷道：

“你别喊叫，师傅，事情还不到我们非像公鸡一样打架的地步！”

“也许到了。”

阿加志以像下命令准备似的口吻说：

“真主啊！延长你的寿命吧，生灵。”

“阿加志……你小心你自己！”

“该死的东西！”

大棒举起来了，但是传来一个似牛吼的命令般的声音：

“可耻，男子汉们。”

人们扭头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原来是街区首领萨阿德拉，他从拉法阿人丛中过来，站在两街之间的地方，说：

“放下棒子。”

棒子如礼拜的人头一样齐刷刷地落下。萨阿德拉看看桑图里，又看看阿加志，说道：

“我现在不喜欢听任何人讲话，和平地散开，为了什么事来一次屠杀？男人气都丢光了！”

男人们静静地分散。萨阿德拉回家去了。

阿尔法同阿瓦提芙在地下室的里面，不相信今晚会平安地度过，一转眼的工夫，他俩听到萨阿德拉的命令口吻，不容反对。阿瓦提芙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这种生活多么残酷啊！”

他想稍稍安慰她一下，指着自己的头说：

“我用这个工作，过去吉拜尔也是这样，出类拔萃的卡西姆也是这样！”

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说：

“天哪，能永远平安吗？”

他喜形于色地将她抱在胸前，说：

“但愿所有的夫妻都像我们一样幸福。”

她的头搁在他的肩膀上，不住地呼吸。她低声说：

“天哪，问题就此结束了吗？”

他自负而坦率地说：

“任何首领都不相信身边的人。”

她扬起头，说道：

“我知道那些，我的伤口只有在我亲眼见他疯了之后才会合口。”

他明白她的意思，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眼睛。他说：

“像你这种情况，报仇是一种职责，但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我们的平安遭到威胁，不单是桑图里想欺负我们，而是我们街区都受到威胁，受到首领们欺压的威胁。假如我们战胜了桑图里，谁保证我们明天不受阿加志的挑衅，后天不受尤素福的挑衅呢？不是全体的平安，就是谁也不平安。”

她有气无力地笑了笑，问道：

“你想成为像吉拜尔或者拉法阿、卡西姆那样的人吗？”

他吻着她的头发，闻到它发出的丁香的气味，没有回答。她便又说：

“这些人受基金主人、我们爷爷的委托而工作。”

他愤愤地说：

“我们的爷爷、基金的主人！一切被打败的人都在呼叫，你死去的父亲也大喊：‘喂，杰卜拉维！’你不是听到，像我们这样的孙儿没见到爷爷，却生活在紧闭大门的宅邸周围吗？你听到过，那些玩弄基金的人，他却稳坐不动吧？”

她朴实地说：

“他老了！”

他怀疑道：

“我没听说过有哪个长寿的人能活到他这样长。”

“据说在穆盖塔木市场有一个超过150岁的人，你的主能知道一切。”

他又很久一句话不说。后来，他嘟哝道：

“魔法也一样，无所不能！”

她为他的自负而大笑，并用手指捅着他的胸口说道：

“你的魔法能治好眼睛。”

“也能办到无数的事情！”

她叹息道：

“我们都醉了！我们靠谈话为消遣，好像什么都不威胁我们似的！”

他不顾她，打断了她的话，说：

“可能魔法在某一天战胜首领们，建造房屋，创造出够我们街区的孩子的口粮来。”

她笑着问：

“这些可能在清算日之前发生吗？”

他的双目射出梦幻般的视线。他说：

“啊！但愿我们全都是魔法家！”

“但愿是！”

她又接着说：

“卡西姆在短短的时间里，没有你的魔法也实现了公正！”

“但很快就消失了。而魔法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别轻视魔法，栗色眼睛的女人，它不会减少我们爱情的重要性，会像它一样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但是，这只有在我们都成为魔法师时才行。”

她逗弄地问：

“那怎么才能到来呢？”

在回答之前，他思忖良久。他说：

“假如实现了公正，执行了基金主人的十项条款，假如我们大多数人不遗余力，擅长魔法的话。”

“你想要一个魔法街区吗？”

她文雅地大笑，又接着说：

“在我们的爷爷卧床不起时，怎么去执行那十条呢？看上去，他已经无力委托一个孙子去干了！”

他奇怪地瞥了她一眼，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去他那里呢？”

她再次大笑起来。她说：

“你能进管理人的家吗？”

“不能，但是也许我能进大宅邸里。”

她拍了一下他的手，说：

“开玩笑开够了，首先要对我们的生命安全放心才是！”

他神秘地笑了笑，说：

“假如我爱开玩笑，就不回我们街区了。”

他的语调中有一种使她不寒而栗的东西，她奇怪地望着他，大叫道：

“你说的就是那意思。”

他默默地谛视着她。她又说：

“你想象一下他们在大宅邸里捉住你的情景！”

他平静地说：

“一个孙儿在爷爷的家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说，你是在开玩笑。主啊！你怎么这么认真地看这件事。怪事。你为什么想去那里呢？”

“会见他不是值得的冒险吗？”

“这是从你嘴里蹦出来的一句话，怎么就变成了可怕的现实了呢。”

他抚摸着她的手掌，让她平静下来。他说：

“自我回到我们街区，我就思考着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她哀求地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但愿能这样下去！他们不会听任我们这样下去的。人一定要信仰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们从街区逃出去。”

他固执地说：

“我手里有魔法，我不逃！”

他轻轻地抓住她，同她紧挨在一起。他摩挲着她的肩部，同时悄悄地对着她耳朵说：

“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说话。现在嘛，你就放心吧。”

第 一 百 章

天呀，这个人是疯了，还是自大到昏了头？阿瓦提芙一面观察着阿尔法的工作、思考，一面这样问自己。从她那方面来说，他并未破坏她幸福生活的平静，倒是向桑图里——这个打死她父亲的元凶——报仇常使她亢奋激动，自古以来，在街区里报仇是神圣的传统。即使出于对结婚所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尊重，这神圣的传统可以十分勉强地不被提起，它仍然是神圣的。

不过，阿尔法相信向桑图里报仇仅仅是大工程中的一部分——这是她所想象的。他干的事，她并不理解。他是说书人吟唱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吗？可是，杰卜拉维什么也没应许给他，他也没有表现出对杰卜拉维巨大的信任，对说书人所说的，也不怎么相信。可以肯定的是，他花在魔法上的精力与时间要超出饷口所需的好多好多倍。他如果思考起问题，那准超出个

人与家庭的范围，而是思考与自己无关的普遍性的公共性问题：街区、霸权、基金及其管理、利金和魔法。对于魔法，他的理想十分宽广，也很久远。由于他在里间工作，需要清醒和集中注意力，他是街区里唯一不吸大麻的男人。但是，这些有助于他潜入大宅邸的疯狂的念头吗。为什么呀，我的男人？让我问问他，街区该走什么样的路，你知道它该走的路，我们全都知道。但你自己去送命是必须的吗？你想知道那十项条款。教训并不在知识之中，而在实践里。你能做什么？真的，我想看一眼艾德海姆因之被驱逐的那本书——假如故事是真的话。那本书同你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认为那是本魔法书。杰卜拉维在旷野里的事除了魔法别无解释，人们想象那不会是臂力和大棒。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你是幸福的，衣足饭饱的？你别以为桑图里已经忘了我们……每当我出门，总遇上他手下的怨恨的目光。想想你的魔法，把大宅邸的事搁在一边。那里有书……第一部魔法书……是杰卜拉维吝啬得连儿子也不愿相传的秘密之所在。也许一点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也许吧。事情值得冒险。

当他决定迈出那一步时，便对她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阿瓦提芙。怎么办？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的儿子，不知亲生父亲是谁。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并且感到惊奇。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关心那大宅邸。对于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人来说，窥探爷爷秘密所在并不奇怪。我的里屋教给我的是：除非亲眼所见和亲手试过的，什么都不要相信。我要走进大宅深处，也许找到那被歌颂的力量，也许什么也找不到。无论找到或找不到都比我现在处于惶惑的情况下要好。在我们街区里，我不是头一个自找麻烦的人。过去吉拜尔还担

负管理人职务时，拉法阿成为街区头号商人时，卡西姆娶了格麦尔，掌管她的财产时，尽管过着绅士般的日子，但他们挑选了另外一条路。”

哈奈舍悲哀地说：

“在我们街区里有那么多的人赶着去送死。”

阿尔法生气地说：

“很少有人为了这些堂皇的理由。”

不过，哈奈舍仍然积极地协助兄长，每天五更时分如影相随地跟着他。当阿瓦提芙对阻挡他失望后，便高举双手为他祈祷。那一晚，新月露了一小时，便消失了。兄弟俩顺着墙跟到了大宅邸的后墙，后墙靠着旷野。哈奈舍悄悄地说：

“从前拉法阿听到杰卜拉维的声音时，正站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阿尔法仔细望着周围，说：

“说书人这么讲，我就要知道一切了。”

哈奈舍指指旷野，恐怖地说：

“在这旷野里，杰卜拉维本人同吉拜尔谈了话，派仆人找到卡西姆。”

阿尔法愤慨地讲：

“也是在这里拉法阿被打死，我们的母亲被抢走、挨打，而我们的爷爷却静待着不动弹！”

哈奈舍捡起地上的挖掘工具，两人就在大院墙下挖起来，用筐提土，干得既卖力又坚定，浑身冒着土味。哈奈舍看上去热情不亚于阿尔法，好像受到同一个愿望的驱使，克服了刚来时的恐惧心理。挖深之后，阿尔法的头刚一抬起，哈奈舍就说：

“今晚够了。”

说毕，他手一撑从坑里跳上来。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们该把这缺口用木板盖上，上面再铺上土，免得事情暴露了。”

两人在晨曦中回了家。他在想着明天。奇怪的明天。他将行走在不为人知的大宅邸里。谁知道，也许会碰上杰卜拉维，也许同他交谈。他将弄清过去，爷爷作为隐居者的情况，他的基金的条款和那本书的奥秘。那个梦，只有在烟馆的袅袅的烟雾中才能实现的梦。

在地下室，阿瓦提芙还没睡，在等他。当她见到他回来，责备和困倦地瞪了他一眼，嘟哝了一句：

“你好像是从墓地回来似的！”

他以欢乐掩盖不安，说：

“你多么美！”

他躺在她身边。她便说：

“如果我在你那里占点份量，你就不会轻视我的看法了。”

他开玩笑地说：

“当你亲眼看到明天的事，就会改变看法的。”

“我有一个机会幸福，但死却有一千个机会！”

阿尔法大笑起来，然后说道：

“假如你看到那些怨恨的眼睛，就会相信平安不过是幻想。”

一声尖厉的叫声打破了黎明时的寂静，接着是号啕大哭。阿瓦提芙眉头紧皱，喃喃地说：

“不祥之兆！”

他不屑地耸耸肩膀。片刻之后，他说：

“你不要责怪我，阿瓦提芙，你对我现在的情况也要负责。”

“我也要负责！”

他严肃地说：

“我怀着要为母亲报仇的愿望回到街区，当他们袭击了你父亲后，我便有了向所有首领报仇的愿望。不过，因为我爱你，使得这个愿望失去了原来的面貌，那是结果这些首领，而不是为了报复。为了让人们安居乐业，我去爷爷家只是为了获得他力量的秘密。”

她长长地看了他一眼。他从这一眼中，清晰地看到对于会失去他——像失去她父亲一样——的痛苦的怜悯。他冲她一笑，鼓舞她。恸哭声在外面愈发响了。

第一百零一章

哈奈舍用力握了一下阿尔法的手，以示告别。阿尔法跳下坑时，脸上蒙上不少土。他沿着土腥味十分浓郁的狭窄通道匍匐前进，直至进入花园，也就是进了大宅邸。

他嗅到一股奇特的香味，像是玫瑰、素馨和指甲等花提炼出来的花精溶化在露水之中散发出来的味道。尽管他深知此行的危险，仍然被这种馥郁的刺激弄得心醉。这就是艾德海姆为之悲伤的气息，他现在闻到了。花园里黑黝黝的，只有不眠的星星闪出的依稀的光亮，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和风吹拂下的树叶摇曳发出的沙沙声响。地上很潮，他打算脱了鞋进屋，免得鞋上沾了泥留下脚印。

天哪，看门人和园丁住在哪里，还有其他仆人呢？他十分小心地朝大房子走去，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在黑暗中，那座

建筑的影子显得庞大雄伟。过去，他也曾在黑夜里独自行走过，在旷野里风餐露宿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在往大宅邸里走时那么心惊胆战过。他顺着墙走，手会碰上通往会客室的台阶，这是说书人描述的，如果说得对，那就该碰上了。正是在这里，杰卜拉维把伊德里斯推赶出门外的，伊德里斯因向父亲的命令挑战而得此惩罚的。那么，杰卜拉维会轻易放过侵犯他的住宅、窃取力量秘密的人吗？不过，且慢，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一个小偷偷跑进他家——过去多少年一直安安稳稳——的后果是什么。

他先转了一圈，见没有动静，便手足并用地爬进了会客室。他脱下鞋，将其夹在胁下，又向说书人讲到的通往卧室的边门爬去。突然间，他听到一声咳嗽！咳嗽声是从花园传来的。他从门下面朝花园看，见一个人影正朝会客室走来。人影渐近，登上台阶，也许是杰卜拉维本人，大概想在同抓住艾德海姆差不多的时刻当场抓住他。人影走到会客室门前，离他藏身处只有几寸远了。但那人向会客室的另一个方向去了，在一个类似床的东西上躺下！

阿尔法紧绷着的弦松弛了一点，但感到筋疲力尽。那人可能不是别人，是去厕所方便的仆人，回来又睡了，此刻鼾声大作。阿尔法重新鼓起勇气，抬手摸索门把手。他摸到后，便转动它，门慢慢开启，他轻轻推门而入，又缓缓地把门关上。伸手不见五指。他伸出手，触到第一个梯子，谨慎地向上爬。

他来到一个由固定在墙上的油灯照亮的长形屋子，又向右拐，见对面是卧室门。他想起，乌梅玛当年站在这拐角处，艾德海姆由此向前。此刻，他害起怕来，呼唤自己的勇气与意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然退缩了，因为仆人随时可能出现，

也许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他清醒了一下，感到该快一些。他擦着门边走，转动发亮的门把，一打开门，身子随即闪进去。在黑暗中，他背倚着门，什么也看不见。他极端小心地喘着气，有时屏声息气。他徒劳地想看到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闻到一股香味，更使他不安，甚至感到一种奇怪的忧愁，连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

他此刻毫不怀疑是在杰卜拉维的卧室里。什么时候才能习惯黑暗？怎么会心乱如麻？以前谁也在这里站过？假如他不是竭尽全力、全部意志和勇气，早就掉进深渊里了！如果不是对每一步都精细地筹划过的话，他早就完了。他想起画过各种形状的云彩，画时随心所欲，画山峦时就同画坟墓一样。

他的手指摸索着墙壁，以它为向导。他踮起脚尖走，肩膀碰上了椅子。这一下，引起屋角的一阵响动，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急忙藏到椅子背后，睁大眼睛向进来的门那边张望。他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磨擦声，估计光明消失，杰卜拉维面对自己站着。他会跪倒在爷爷脚下，请求怜悯，对他说："我是你的孙子，我没有父亲，我来没有别的目标，只怀着好意，随你怎么处置吧。"

尽管很黑，阿尔法仍然看那个人影走近门，让门微启着。靠着外面的灯光，阿尔法辨清那人是个上了年岁的黑女人，脸瘦瘦的，个子高高的。这张脸不会被忘记。天，她是佣人吗？这间屋子是佣人的吗？他从椅子旁望着那地方，看清了安乐椅和其他椅子。在屋子里还有挂着蚊帐的大床，在他面前还有一张小床，也许是那老太婆的。那么，这张大床只会是杰卜拉维的了。他现在正在睡梦之中，对阿尔法的罪恶一无所知。阿尔法多么想看他一眼，即使从远处看上一眼也行。要不是微启着

的房门警告他，佣人陡时可能回来的话，他就看了。

他瞅瞅左边，望见隐秘的小门紧闭，当年艾德海姆——愿真主怜悯他——就是这样看的。他忘记了杰卜拉维，走到椅子后面，小门下面。他抬起手来，摸到钥匙，拧了一下，居然拧动了。他为成功而浑身发抖，激动不已。

突然，微弱的光线消失了，屋内重归黑暗。他再次听到轻轻的脚步声，然后是床铺的咯吱咯吱声。他意识到那女人回来躺在床上。万籁俱寂。他耐心地等候她睡着后，朝大床走去，但床上什么也没有。他想，自己确实因为疯狂而想同爷爷接触，因为可能不等接触上，那女佣就会醒来，满世界大喊大叫，那就坏透了。他认为那本重要的书里包括基金的条款、爷爷在旷野里人类初始所具有的魔力的标志。在他之前，没有人想到过那是本魔法书，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使用过魔法。他又抬起手，用手指推门，慢慢挨进去，又把门掩上。他作着深呼吸，警惕地站着，松弛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

杰卜拉维对自己的孩子也那么吝啬，不让他们看书中的秘密呢？他连最疼爱的艾德海姆都不让看！毫无疑问，那是一宗秘密，几秒钟后这秘密就将揭开了，或者点上一支蜡烛后，就会公诸于世了。过去艾德海姆点过蜡烛。而在同一个地方，他这个不知谁是父亲的人要再点一次，说书人将永远吟诵这桩业绩。

他点上蜡，见到一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尽管他手足无措，但知道这是老黑人的眼睛，他正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尽管他茫然失措，惊骇不已，仍然看清那老人正竭力摆脱半睡半醒的状态，大概是他擦火柴的声音惊醒了他。他下意识地扑过去，右手扼住老人的脖颈，用力按住。老人猛烈地挣扎，阿尔法抓

住他的手，踢他的肚子，更用力地扼住他的脖颈。蜡烛从手上掉下来，屋内一片漆黑。在黑暗中，老人又狠命动了几下，慢慢没劲儿了。但阿尔法疯狂的手仍未停止用力，直至手指无力地松开。

他背靠着门喘着粗气，在默默的苦难的地狱中过了好几秒钟。他觉得浑身松软无力，时间沉重地过去。如果他不强撑着身体，那么他就要倒在地上或者那具尸体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在逼使他逃跑，他将迈不过尸体够到那本罪恶的和可悲的书。他没有勇气重新点燃蜡烛，两眼一抹黑更使人高兴。

他觉得两只胳膊疼痛，大概是那人拚命抵抗，手指甲划破了他的皮肤。想到这里，他全身发起抖来。艾德海姆的罪名是叛逆，而他的罪过是杀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被杀死了，无缘无故地死了。他来这里，本是受到一种同罪犯作斗争的力量的支配，现在颠倒过来了，他不知不觉成了罪犯。在黑暗中，他掉头向那个被认为是放书的角落走去，推开门，进去后又掩上门，慢慢顺墙摸去，在最后一张椅子处他慢下来。在这家里，只见有仆人，那主人到哪里去了？这桩罪行将永远不为人知吗？他有种沮丧和失败的感觉，这种感觉发自内心的最深处。

他打开门，耀眼的亮光如剑刺穿了眼睛，他反而觉得眼前漆黑一片。他想，他将听到一阵大喊大叫。他关上门，伸出手指前进。他摸到了台阶，顺着廊子来到花园。因为疲乏和难受，他放松了警惕。突然，一个睡在廊子里的人醒了，喝问道：

“是谁？”

阿尔法紧靠着墙，恐惧反倒产生了力量。那人又问了一句，正好一只猫叫唤了一声。他仍呆在那里，担心再犯下一次罪。当一切复归平静后，他从后花园走到围墙，摸索着缺口。找到

缺口后，像来时一样爬出去。当爬到尽头时，他撞上了一只脚！突然这只脚踢中他的头部，其速度和力量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第一百零二章

他向那人扑去，两人扭作一团。打了不久，那人发出一声怒喊，阿尔法分辨出那人是谁，便呆呆地叫道：

“哈奈舍！”

他俩互相帮着爬上地面。哈奈舍说：

“你去得太久了，我便进去探探消息。”

阿尔法艰难地呼吸着，说：

“你跟平常一样又错了。不过，我们走吧。”

他俩回到沉浸在睡乡之中的街区。阿瓦提芙见到他时，大声说道：

“洗洗吧……主啊……怎么你手上和脖子上都是血！”

他颤栗起来，但没有回答。他去清洗，一下子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他醒来，见是阿瓦提芙和哈奈舍在料理和帮助他。他坐在安乐椅上，他俩分别在他身边两旁。他感到睡意全无，而杰卜拉维却近在眼前。他忍不住了，无法独自掩盖秘密，便向他俩谈起这次奇怪旅行的故事。当他讲完后，他俩恐惧而沮丧地睇视着他。阿瓦提芙悄悄说：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个主意。”

但是哈奈舍想减轻这件事的压力，说道：

“像这样的罪过是不可能避免的！”

阿尔法发愁地说：

“可那罪过比桑图里和其他首领的罪过更丑！”

哈奈舍说：

“他们绝不会想到是你干的。”

“可是我杀死了一个无罪的老人。谁知道呢，也许正是被杰卜拉维派往卡西姆那里的佣人！”

气氛沉重，他们默默无言。后来，阿瓦提芙说道：

“我们睡下好吗？”

阿尔法说：

“你们俩睡吧，我今晚不睡了。”

众人再次默不作声。突然，哈奈舍问道：

“你没见到杰卜拉维或者听到他的声音？”

他不悦地摇摇头，说：

“没有。”

“可你在黑暗中见到了他的床！”

“就像我们见到他的家一样！”

哈奈舍不高兴地说：

“我还以为你去那么久是同他在谈话呢！”

“在外头想未免太容易了！”

阿瓦提芙担心地说：

“你活像个得病的人，最好去睡觉。”

“哪能睡得着呢？”

他觉得自己一阵热，一阵茫然，她的话也对。哈奈舍又不高兴地说：

“你离那本书只有几寸远，你却不瞧一眼！”

他的脸因痛苦而抽搐。于是，哈奈舍说：

“唉，一次艰难而亏本的旅行！”

“是的！”

他又换了一个腔调说：

“不过，这次旅行教育了我，我们只应该依靠自己手中的魔法这一样东西！我有了一个主意，便疯狂地去干，结果是事与愿违，失之千里。你看到了吧?!”

“是的，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说过那本有名的书是本魔法书。”

阿尔法显得比先前更加不安和慌乱。他说：

“玻璃瓶试验将比你想象的更早获得成功。如果我们需要保卫自己的话，它将会很有用！”

令人恐怖的沉默。哈奈舍说：

“但愿你知道那种魔法：毋需那种冒险便能到达那座大宅邸！”

阿尔法热情地说：

“魔法无尽。我今天手里仅有一点用具，用于攻守的玻璃瓶计划，而它可能是连想都想不到的。”

阿瓦提芙吼道：

“你本来就不该想那次冒险。我们的爷爷在一个世界，我们在另一个世界，你即使同他谈了话，也没用。他也许忘记了基金、基金的管理、首领、孙子和街区！”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阿尔法生起气来。他说：

“这个无知而傲慢的街区！它知道些什么？它什么也不知道，只有些故事、说书人和四弦琴。你按听到的去做的时代已过去了。他们自以为他们的街区是世界的心脏，是乞丐和流浪汉的藏身之处。其实，这里一开始不过是昆虫遍地的牧场，直至你们的爷爷——基金的主人到这里为止！”

哈奈舍闭上眼睛，阿瓦提芙把布头浸湿，想把它放到他的

额角上。但他推开她的手，生气地说：

“我这里有的东西，别人没有，连杰卜拉维本人都没有。我有魔法，它能为我们街区实现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加在一起所实现不了的。”

阿瓦提芙哀求道：

“你什么时候才睡？”

“当我头脑里的火熄灭时才睡。”

哈奈舍怜悯地嘟哝：

“天都快亮了。”

阿尔法大声说：

“让它亮吧，只有魔法铲除了首领它才会亮呢，它将清除人们心目中的妖精，带来基金所办不到的好处，变成艾德海姆所憧憬的那种歌声。”

他从内心深处叹息，然后无力地将头挨着墙，阿瓦提芙真希望他即将入睡。突然，寂静中爆发出震憾心灵的声音，接着是各种喊叫和恸哭声。阿尔法跳了起来，害怕地说：

“仆人的尸体被发现了！”

阿瓦提芙喉咙发干，说道：

“谁告诉你那声音是从大宅邸传出来的呢？”

阿尔法跑向外面，他俩紧跟在后面，伸着脖子向大宅邸方向望去。

最后一线黑暗变稀薄了，迎来了早晨。人们纷纷打开窗户，向外探着头，都眺望着大宅邸的方向。从街区尽头过来一个人，向杰马利耶跑去。他经过他们院门口时，阿尔法问他：

“出了什么事，大叔？”

那人没停下脚步便答道：

“事归真主。在长寿之后，杰卜拉维死了！”

第一百零三章

他们三人回到地下室。阿尔法几乎抬不起脚来。他一头躺在安乐椅里，说道：

“那个被我打死的人是个黑仆，样子可怜。当时睡在密室里。”

阿瓦提芙和哈奈舍谁也没说话，他俩望着地，避免看他的眼睛。阿尔法光火地说：

“我看你们都不相信！我向你们发誓，我没靠近他的床！”

哈奈舍犹豫不决了好久，最终认为说话比沉默好。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

“也许因为太突然了，你没能认出他的脸来？”

他悲痛地大叫：

“不是，你没同我在一起！”

阿瓦提芙害怕地低语道：

“小点声。”

他离开他们，进里间去。黑暗中，他因慌张而战栗。是什么样的疯狂让他进行这倒楣之行的！是的，一次倒楣之行。大地在他眼前摇晃，地壳发出忧愁的叹息。除了这间奇怪的屋子，他再没有其他希望了。

太阳射出第一线光芒，街区的人们一下子都聚在大宅邸的周围。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传去。在管理人进大宅后，又匆匆地回自己家后，传闻就更多了。人们相互转告：一群小偷从后院墙掘了一个洞，潜进大宅，杀死了一个忠实的佣人；当杰卜拉维得知此事后，十分激动，像他那么大的岁数是承受不了的，

与世长辞了。人们愤激不已，呼天抢地起来。当阿尔法听说这个消息后，对阿瓦提芙和哈奈舍大声说：

“就是这消息，相信我吧！”

不久，他又想起无论如何自己是造成杰卜拉维逝世的原因，便痛苦和羞臊地不说话了。阿瓦提芙不知说什么好，便喃喃道：

“愿真主可怜他吧！”

哈奈舍说：

“缺寿的人没死！”

阿尔法以说书人忧郁的腔调说：

“可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我是他所有的孙子，包括那些坏人中的最坏的！”

阿瓦提芙哭着说：

“你去时带着一颗没有一星点恶意的心。”

哈奈舍突然担心地问：

“可能会查到我们吧？”

阿瓦提芙大声说：

“让我们逃走吧。”

阿尔法生气地指着她，说道：

“这样正好提供了最为明显的我们犯罪了的证据！”

拥挤的路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声音：

“在把那人下葬前，该杀死犯罪的人！”

“喂，我们街区最该死的一代人，连最大的坏人都一直尊敬这个家，伊德里斯也一样。我们要受诅咒直至清算日。”

“凶手不是我们街区的人，谁会那么想！”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直至清算日为止，我们都要受诅咒。”

妇女们边号丧，边批颊。哈奈舍实在受不了，便说：

“从今以后，我们还怎么在街区里呆下去！”

吉拜尔人一方面认为自己是杰卜拉维的嫡亲，另一方面痛恨伊德里斯，所以建议将杰卜拉维埋到吉拜尔墓地里；拉法阿家族要求将他埋到他亲手埋葬拉法阿的墓地里！卡西姆人说，卡西姆是基金主人最好的孙子，里此卡西姆墓地是埋葬伟大的祖父的合适的地点。这样一来，街区里几乎酿成一场暴动，杰卜拉维无法下葬。

但是，管理人卡德里宣布，杰卜拉维将埋在大宅里老管理处上盖起的清真寺里。这项宣布受到普遍的欢迎。但令人遗憾的是街区里的人被禁止观看爷爷的葬礼，这同他活着的时候，人们被禁止看他一样。拉法阿人窃窃私语中不无兴奋，他们说，杰卜拉维将埋在拉法阿被埋的墓地里。但是除了他们，谁也不相信杰卜拉维亲手掩埋拉法阿的那个老故事。人们讽刺拉法阿人，激起他们的首领阿加志的愤怒，几乎要同桑图里打起来。此时，萨阿德拉警告所有的人说：

“想在这悲哀的一天得到尊敬的狂妄的人，我要砸烂他的头！”

只有贴身的几个佣人才见到了洗身，他们给他穿殓衣，安放在尸床上。他们将尸床放到过去家里举行重大活动的大客厅里，如将管理基金的重任交给艾德海姆，伊德里斯的反叛。过了片刻，管理人被召去祈祷，跟着他的是吉拜尔人、拉法阿人和卡西姆人的头目。此后，死者下葬，日落西山。

晚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全都去了吊唁大篷。阿尔法和哈奈舍随着拉法阿人一起到了那里。阿尔法自犯下那次罪过之

后，一直不知睡觉的滋味，那张脸活似死人的脸。人们一味地赞颂杰卜拉维的业绩，称他为旷野的征服者，男子汉中的铁骨，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基金的主人，连绵数代的第一位父亲。

阿尔法显得悲哀、难过，但谁也不知道他心中想着什么，也不知情他毫不顾及杰卜拉维的年老而闯进了大宅邸，更不了解他只有在杰卜拉维死后才肯定了他的存在！正是他，背离了所有的人，他的双手永远被玷污了。他在问自己：怎样才能赎罪？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加在一起不够，干掉管理人、首领们，把街区从他们的淫威下拯救出来也不够，让自己面临一切危险还不够。只有一件事能使他赎罪，那就是使自己的魔法达到复活杰卜拉维的程度！杀死杰卜拉维比见他还容易。愿岁月给他力量，直至心头的伤口平复。这些首领的眼泪全是假的。但是，叹息复叹息，他们谁也不像他那样犯下了罪。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蒙受着耻辱，如芒刺在背。其他街区的人要说，杰卜拉维死在家里，周围是一群吸毒的大首领。为此，他们虎视眈眈，准备报仇。悲哀和死亡，从他们的眼中流出。

当阿尔法半夜三更回到地下室时，把阿瓦提芙拉过来，无望地求救道：

“阿瓦提芙，把你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你认为我是个罪犯吗？”

她温和地说：

“你是个好人，比我这一辈子见到的人都好，可是你比他们都命苦！”

他闭上眼睛，说道：

“谁也没像我尝过这种苦。”

“是啊……我知道。”

她亲着他冰凉的嘴唇，声音极低地说：

“我怕诅咒落到我们身上。”

他把脸扭过去不看她。哈奈舍说：

“我心里不踏实，我们的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暴露。我不认为，关于杰卜拉维的一切：他的根底、基金，对他儿子的做法，他同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的关系都为人所知，而只有他的死是个谜！”

阿尔法厌烦地出了口气，问他：

“除了逃走，你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哈奈舍不吭声了，阿尔法又说：

“我嘛，有一个计划。不过我想在实行它之前先说服自己，因为，如果我是个罪犯，我就干不了。”

哈奈舍这才没精打采地说：

“你是清白的。”

他生气地说：

“我会干的，哈奈舍，不要为我们担心，街区因一些大事而顾不上那件罪案。要出现奇迹，而奇迹的最高潮是杰卜拉维又活了。”

阿瓦提芙悲叹了一声。而哈奈舍愁眉苦脸地说：

“你是疯了吗？”

他以患了热症的人的声音说：

“我们爷爷的一句话，推动了他孙子们中的好人去干，直至死去。他的死比他的话更有力。他责成他的好儿子干一切事，取代他，造就他，你明白吗?!”

第一百零四章

在街区最后的声响平静后，阿尔法离开了地下室。阿瓦提芙的眼睛哭肿了，把他送到廊下，她对毫无办法的他说：

“小心地保护你吧。”

而哈奈舍固执地问：

“为什么不让我陪着你?!”

阿尔法说：

“一个人逃走比两个人容易。”

他拍着阿尔法的后背，忠告说：

“你不到绝望时，别用玻璃瓶。”

他低下头，表示同意，便走了。他向沉浸在夜色之中的街区投去一眼，然后转向杰马利耶。他沿着沃塔维特、迪拉塞走向大宅邸的后面，直至面对旷野北面的萨阿德拉家的围墙。他走到围墙的中段，摸索着地面，摸到石板后，便将它移开，然后隐身在他和哈奈舍一夜又一夜挖就的地下通道。他匍匐前进，挪掉他挡上的石头，进入到首领家的花园里。他藏在墙边，朝那地方扫了一眼，发现紧闭的窗户中漏出几线灯光。

首领家都已入睡，花园一派寂静，黑暗笼罩着，唯独办事的地方灯光不灭，不时传出喧哗和粗野的笑声。他从胸前抽出匕首，精神亢奋，但时间却过得那么慢。但是，茶馆在他到之后半小时打烊了。茶馆的门开了，一些人相跟着向外走，看门人手上提着灯笼在前面照亮，然后回来关门。

看门人走在萨阿德拉的前面，向廊子走去。阿尔法左手拣了块石头，弓着身子向前去，右手握着匕首。当萨阿德拉向会客室的台阶迈上第一步时，阿尔法猛扑过去，匕首插进他的后

背心脏上面一点。首领大叫一声，颓然倒地。看门人大吃一惊，急忙转过身，但是手中的灯笼被石块击中，灯光熄灭，灯笼也打烂了。

阿尔法敏捷地向来处跑去，看门人大声喊叫起来。很快，传来了脚步声和吵嚷声。阿尔法在飞跑中，被一个像是树桩子的东西绊倒，觉得小腿和胳膊肘疼痛不止。他忍着痛，爬着通过剩下的那段路。后面的声音更响亮了，脚步声也更重了。阿尔法跳进地道，迅速爬行，进入旷野。他呻吟着站起身，向东跑去。跑之间，他听到有人喊：

“那人在这里！”

阿尔法加速，忍着疼痛到达大宅院的后墙。当他跑过大宅邸和管理人家之间的距离时，看见后面亮起了火把，听到嘈杂的人声。他向旷野跑去，打算去穆盖塔木市场。他觉得早晚要疼得支持不住，而追赶者的脚步声临近，他们的喊声在寂静中格外响亮：

“抓住……围住他！”

此刻，他从腋下掏出玻璃瓶，这种玻璃瓶他已试验过好几个月了。他不跑了，面对着追赶者们。他等到望见他们的身影时，便将玻璃瓶扔向他们。仅仅一秒钟，就爆炸了。爆炸声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咿哩哇啦和哎哟声相继传来。阿尔法继续跑，没有人在后面追赶了。

到了旷野的边缘，他一头倒在地上，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呻吟不止。身上疼痛难忍，在星光下，他孑然一身，无能为力。他看看后面，一片漆黑，万籁俱寂。他摸到小腿上流血不止，便抓了一把沙子止血。他想，无论如何应该走，便支撑着站起来，趔趔趄趄地向迪拉塞走去。

在迪拉塞街头，他见一个人影迎面而来，便谨慎而担心地望着他。但是来人根本没看他，就过去了。他放心地松了口气。他又像来时转了一个大圈。当他靠近杰卜拉维街区时，听到在这深更半夜绝非寻常的嘈杂声。这里面有吼叫、哭泣、怒斥和警告声。他踟蹰良久，后来才挨着墙根前进。

在街区的一角，他瞥见管理人家和萨阿德拉家间聚了许多人，而卡西姆街空空荡荡，漆黑一片。他擦着墙根到了院里，一下子扑倒在阿瓦提芙和哈奈舍之间。

过了一会儿，阿尔法检视腿上的伤口，阿瓦提芙大吃一惊，赶快端来一盆水，为他洗伤口。他咬紧牙关，忍着不喊疼。哈奈舍帮助她，并担心地说：

“外面的怒火正熊熊燃烧。”

阿尔法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对爆炸说些什么？”

“那些追赶你的人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但谁也不信。但当他们看到被炸伤的脸和脖子时又都目瞪口呆。爆炸的事几乎盖过了萨阿德拉的死！”

于是，阿尔法说：

“街区的首领被杀死了，明天首领们就会为他的地位而自相残杀！”

他瞧了一眼埋头包扎伤口的妻子，又说：

“首领时代将要过去，首领之头就是杀死你父亲的凶手！”

但她没有回答。哈奈舍的目光中依旧闪烁着担忧与不安。阿尔法头枕着手，极度的疼痛使他难受不堪。

第一百零五章

清晨，有人敲地下室的屋门。当阿瓦提芙打开门时，见到面前竟是管理人家的看门人尤尼斯大叔。她温文尔雅地问候了他，请他进来。但他立在原地不动，说道：

“管理人先生请阿尔法大叔去紧急磋商！”

阿瓦提芙觉得这份邀请不值得高兴，因为它来得不是时候，但还是去告诉丈夫。

她去了不多时候，阿尔法便身着最好的衣服：白袍、染过的帽子和干净的鞋，但因不可掩饰的突然的瘸腿，而柱了根棍子。他向看门人举手致意，说：

“遵命。”

看门人转身就走，阿尔法在后面跟随。整个街区都沉浸在忧愁之中，人们的眼睛不安地眨巴，像是在担心地询问：明天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发生？首领们的亲信聚在各个咖啡馆里议论纷纷，而萨阿德拉家哭叫声震天。他随着看门人走进管理人的家，经过素馨花蔓为顶篷的廊子，到达会客室。他觉得这个家同大宅邸有许多相似之处，大概台阶数不同罢了。他生气地在心里说：

“你们模仿他，只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而不为人们谋利益！”

看门人抢前请求许可，然后退下来，示意阿尔法入内。阿尔法走进大客厅，见到管理人卡德里正在等他。卡德里坐在那一头，阿尔法走到离他一步远的地方停下，弯腰鞠躬以示尊重。从第一眼的印象中，他知道此人魁梧结实，浑身是肉，红光满面。管理人以笑作答，嘴一绽开露出又脏又黄的牙齿，同他的

外表毫不相称。他示意阿尔法坐在身旁的沙发上。但阿尔法朝最近的一把椅子走去，并说：

“对不起，管理人先生！”

但管理人坚持要他坐沙发，既温和又带命令口吻地说：

“这儿来……坐这儿来。”

他不得已坐在沙发的远端，心里寻思：毫无疑问，那是个秘密会谈。当看门人闭上客厅门时，他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温驯地一言不发，管理人不慌不忙地打量着他，过了好一会儿，像聊天似地说道：

“阿尔法啊！你为什么杀了萨阿德拉？”

在他的逼视下，阿尔法的目光僵滞了，关节不受控制了，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本末倒置了。他见管理人正充满自信地望着自己，便毫不怀疑管理人知悉一切。过了片刻，管理人又紧追不舍，生气地说：

“你别发抖！你既然这么害怕，为什么还要杀人？还是打起精神回答我吧。痛痛快快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死萨阿德拉？”

他保持沉默。后来不知怎么，脱口说了：

“先生……我！”

管理人生气地说：

“卑贱的小子，你以为我在说胡话吗？要不以为我没有证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他？”

他惶恐、沮丧，无地自容。他睁眼望望客厅四周，呆滞木然。管理人似死神般的冷冷地说：

“你逃不脱的，阿尔法！外面的人要是知道你干的事，会用牙撕碎了你，喝了你的血！”

已故首领家的哭号声愈发响亮，而他的希望却消遁得无影无踪。他张了下嘴，什么也没说。

管理人严峻地说：

“沉默不语是力所能及的逃跑方式。我要把你交给外面的野兽，我会说，我把杀死萨阿德拉的凶手交给你们。假如你愿意，我对他们说，我把杀死杰卜拉维的凶手交给你们了！”

他的声音沙哑，喊道：

“杰卜拉维！”

“你这个在后墙挖地道的家伙！你头一次侥幸逃脱了，后一次却陷进去了。你为什么要杀人，阿尔法？”

他漫无目的和含义，悲哀地说：

“我是清白的，管理人先生，我是清白的！”

他讥刺道：

“如果当众宣布对你的指控，没人会要证据。我们街区里的传闻是事实，事实就是判决，判决就是处死。不过，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闯进大宅邸？然后为什么要杀死萨阿德拉？”

这个人全都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可那人全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不当着全街区的人指控自己呢？

“你想偷盗吗？”

他悲哀地闭上眼，但没说话。管理人愤怒地大叫：

“说话呀，蛇之子！”

“先生。”

“你为什么去偷盗，你的日子比许多人都好过？”

他以绝望的坦白口吻讲：

“性是令人为恶的。”

管理人胜利地大笑起来。阿尔法即寻思着，这人为什么迟

至现在才袭击自己呢？而且，他没向任何首领透露自己的秘密，却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把自己叫来呢？管理人宛然要折磨他一般，随他去琢磨。过了一会儿，管理人说：

“你真是个危险分子！”

“我是个可怜的人。”

“在可怜人当中有谁拥有你用来耻笑大棒的武器呢？”

死人毋需为失明而痛哭。这个人确是个魔法师。管理人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因他失望、悲哀而产生的快感。过了许久，管理人才说：

“我的一个仆人也参加追捕你的行列了，因为跑在最后面，所以才没伤着。后来，他悄悄地尾随着你，没让你察觉。直到迪拉塞，他才认出你。因为害怕，他没同你交手，但很快回来告诉了我。”

阿尔法不自觉地讲：

“他不可能再告诉别人吗？”

他微然一笑，说道：

“他是个忠诚的仆人。”

然后他又以带有含义的口吻说：

“现在同我谈谈你的武器吧。”

乌云开始散开。这个人贪求的是比他生命更昂贵的东西！但他仍然沉浸在悲哀之中。出路在哪里？他低声讲道：

“它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

他的目光严厉起来，脸色阴沉，说道：

“我现在就可以搜查你的家，但我不想让人引人注目，还不明白？”

他久久地一言不发。管理人便接着说：

“只要你服从我，你就不会完蛋！”

管理人说话时，眼睛里发出许愿的火花。阿尔法的心动了，便说：

“你会看到我是听从你的意愿的。”

“你开始明白了，我们街区的魔法师。假如我想杀掉你，你顿时就落到狗肚子里去了。”

管理人清清嗓子，继续说：

“让我们别管杰卜拉维和萨阿德拉了，同我说说你的武器，那是什么？”

他狡猾地说：

“魔法瓶！”

管理人疑惑地瞪了他一眼，说：

“痛快点！”

他头一次放下心来，说道：

“魔法的语言只在同行中讲。”

“我保你没事儿了，你还不爽快？”

他心里暗笑，但表面装出正经的样子说：

“我说的是实话。”

管理人向地上望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起头来说：

“有许多吗？”

“我现在一点都没有！”

管理人咬牙切齿，大叫：

“喂，你这个蛇之子！”

阿尔法坦然地说：

“你搜我的家好了，可以亲自证实我没撒谎。”

“你能造出那样的东西吗？”

他有信心地说：

“完全可以。”

管理人因激动而双臂交叉在胸前，并说：

“我要许多。”

阿尔法说：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他俩第一次彼此理解地对视着。突然，阿尔法大着胆子讲：

“先生不需要那些该死的首领。”

管理人的双眸射出奇怪的目光。他问：

“坦白地告诉我，是什么让你闯大宅邸的？”

阿尔法坦然地讲：

“就是好奇，我出于无心才杀死了那忠诚的仆人。”

管理人又疑惑地瞅了他一眼，并且说：

“你是那个大人物的死因！”

阿尔法忧伤地讲：

“我的心为此都快碎了。”

管理人耸耸肩膀，说道：

“但愿我们能像他那样活着。”

你这个罪恶的伪君子！你关心的就是基金！阿尔法说：

“愿真主使你长寿。”

管理人又不安地问：

“你就是好奇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杀死萨阿德拉？”

他坦白地说：

“因为我像你一样想除掉所有的首领。”

管理人笑了。他说：

“他们是根深蒂固的坏人！”

“那是因为他们拿了基金的钱，而不是他们坏你才仇视他们的。”

“你说得对，先生。”

管理人引诱道：

“你会比自己想象的更富足。”

阿尔法狡猾地说：

“我的目标也就在于此。”

管理人兴奋地讲：

“你不必为了几分钱而辛苦地干活儿，你就专心地用魔法保护我。你会得到你所喜欢的一切的。”

第一百零六章

他们三人同坐在一张沙发上。阿尔法向他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阿瓦提芙和哈奈舍专心、担忧而激动地倾听着。阿尔法这样结束他的谈话：

“我们别无选择，萨阿德拉的葬礼尚未举行，不是接受，就是灭亡。”

阿瓦提芙说：

“要不逃走。”

“我们逃不脱他的人。”

“在他的羽翼下我们并不安全。”

他同以往一样，装着没听见她的话，而转向哈奈舍说：

“你怎么不说话？”

哈奈舍严肃而忧郁地说：

“我们回到这个街区时，我们的愿望是有限而简单的。你该独自对发生这样的变化负责，要对我们同那么大的理想连在一起负责。我从一开始就反对你的野心，但毫不犹豫地协助了你，我开始逐渐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我的希望就是为我们的街区赢得自由和完美。今天，我们突然又有了一个新计划，我们将为此成为压服街区的可怕的工具，不可抗拒的工具，不可能毁灭，即使可能抵抗一个首领或者杀死他。”

阿瓦提芙说：

“在这以后，我们也不得安宁。他从你这儿得到他所要的，然后像对付首领们那样除掉你。”

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对他俩的话心悦诚服，并不断地考虑着。但是，他如同自言自语地说：

“我将使他永远需要我的魔法！”

阿瓦提芙说：

“充其量，你也就是他的新首领。”

哈奈舍支持她的看法，说：

“是啊，一个用玻璃瓶的首领。你要记住他对那些首领的感情，就可以知道他以后对你的态度了。”

阿尔法发怒了。他说：

“如蒙主佑。好像我是个野心家，你们俩倒是苦行者！我不是你们俩相信的一种信仰，我没有在后屋里熬过夜，我不曾为我们街区谋利益而两次面临死神。假如你们俩反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那就指出我该怎么做吧。”

他气势汹汹地注视着他俩，可他们俩谁也不说话。他疼痛难忍，眼前的世界阴沉、令人窒息。他突然感到自己受到因袭

击祖父招致的报复，更感到痛苦与悲哀。阿瓦提芙痛苦地哀求道：

“逃走吧！”

他生气而怨恨地问：

“怎么个逃法?!”

“我不知道！但逃跑决不比你潜入杰卜拉维家更加困难！”

他失望地喘了口气，随即似安慰一般，缓缓地说：

“管理人现在正等着我们，他的亲信分布在我们周围，我们怎么筹划逃跑？”

寂静，那么寂静，像埋葬了杰卜拉维的坟墓一样寂静。他幸灾乐祸地讲：

“我不想独自承受失败。”

哈奈舍似乎想道歉，唏嘘道：

“我们别无选择。”

他随即又热心地说：

“也许未来会产生出得救的希望。”

阿尔法心猿意马地说：

“谁知道呢！”

他去后屋，哈奈舍紧随其后。他们拿了些原料，几块玻璃、沙子及其他东西。阿尔法突然说：

“我们应该商量好一些我们魔法工作的暗号，并在一个秘密的本子上记载工作情况，免得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或者我的死成为我们试验的终结。另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准备学习魔法，我们对命运为我们安排了什么一无所知！”

他们热情高涨地继续工作。阿尔法瞥了伙伴一眼，见他满

面愁容。但是，他为了掩盖这种奇怪的场面，说道：

“这些原料将要除掉那些首领！”

哈奈舍似耳语一般说道：

“既不是为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的街区。”

他手上不停地干着说：

“说书的诗人教给你什么了？过去有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这样的男子汉，什么能阻止将来出这样的人？”

哈奈舍叹了口气说：

“有时我几乎认为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阿尔法干笑了一声，问道：

“这种看法能改变我的失败吗？”

哈奈舍没有回答。阿尔法又说：

“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不像他们，就是他们在街区里都有追随者，而我却不被人理解。”

“卡西姆靠着甜言蜜语能赢得强有力的追随者，而我多少年过去，只训练了一个人，可以把他当作追随者。”

他们装好了一个玻璃瓶，盖紧塞子，惊奇地放在灯光前。阿尔法说：

“今天他要吓破一些人的胆，让一些人脸上开花，明天会杀死人。我同你说过，魔法无边！”

第一百零七章

谁是我们街区的首领？自萨阿德拉进入坟墓安息之后，人们一直在打听。每一帮都在推荐自己的人。吉拜尔人声称尤素福是街区里最强壮的首领，与杰卜拉维的亲戚关系最近；拉法阿人则说，他们是自有街区以来门第最高贵的，杰卜拉维曾亲

手埋葬了拉法阿；卡西姆人说，他们没有利用胜利为本街谋利益，而是为了全体。这个街区的正义和兄弟之情全靠了他们，是他们维护了不可分割的团结。

同往常一样，分歧以窃窃私语的形式出现在烟馆里，然后传播到各处，尘土飞扬。人们又在准备着厮杀。首领们不再独来独往，当到咖啡馆或烟馆里熬夜，总是受到亲信和大棒的贴身保卫。说书人开始为本街的首领祈祷。商店老板、小贩们个个忧心忡忡，神情紧张。人们忘了杰卜拉维之死，萨阿德拉的被杀，而是心惊胆战，心事重重。卖豆芽的老太太乌姆·奈拜维耶说得对：

“大饼没了，唉，这种命，除了死没别的。”

一天夜里，从吉拜尔街的一个房顶上传出一个声音说：

“街区的孩子们，你们听着，让理智为我们评判，吉拜尔街是街区最古老的大街，吉拜尔是第一个体面人。假如你们乐意让尤素福当你们街区的首领，不算丢人。”

从拉法阿街和卡西姆街传出阵阵嘲笑声，还夹杂着辱骂和诅咒声。小孩们很快聚到院子前面，唱道：

呀，尤素福，
长着一副虱子脸，
是谁说的
让你干这样的事

人们的心理更为沉重和阴暗。很快就开始相互残杀，这是三股互相敌对的力量之间的残杀。这样一来，必然有两条街的人联合起来，或者有一条街的人退出竞争。在远离街区的地方

发生了一些怪事。一次，在法官家有两个人相遇，一个是吉拜尔人，另一个人是卡西姆人。两人打得不可开交，吉拜尔人被打掉了牙齿，卡西姆人被打瞎了眼睛。另一次，在素丹浴室，三条大街的女人们开了一仗。她们在澡盆边赤身露体，互相撕扯对方的嘴巴，咬对方的胳膊、肚子，手抓对方的发辫，洗澡用的盆、罐、肥皂等物满天飞舞。这场混战的结果是两名妇女不省人事，第三名妇女小产，至于身上带伤者不计其数。同一天的午后，这些大打出手的女人相继回到街区，在房顶上重新开战，她们扔开砖头，嘴巴不干不净地骂着。整个街区的天空充满着流弹，呼叫声甚嚣尘上。

突然，管理人派出一名使者，秘密会见吉拜尔人的首领尤素福，请他去见管理人。首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去见管理人。管理人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要求他平定自己那条街上的人心，这主要是因为那条街紧挨着管理人的家。在告别时，管理人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下次迎接的他是全街区的首领！

尤素福从管理人家出来时，被他如此爽快地支持弄得飘飘然，坚信霸权已然在握。他立刻着手整顿，那条大街很快就恢复平静。他那条街上人交头接耳地议论他赢得了权势和体面。这样的消息传到其他大街，人们勃然大怒。没过几天，阿加志同桑图里秘密会见，达成协议要除掉尤素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胜利后，以抓阄的方式决定霸权的归属。

阿加志、桑图里达成协议的次日黎明，卡西姆人和拉法阿人聚在一起袭击吉拜尔大街。战斗十分激烈，不过尤素福及其亲信还是被杀死了，其他人逃之夭夭。吉拜尔人在武力的压迫下，悲哀地屈服了。抓阄订于下午举行。

是日下午，卡西姆人和拉法阿人的男男女女来到大宅邸前

的街头，他们南至管理人的家，北到通过抓阄产生的首领的新居。桑图里带着一伙人来了，阿加志在手下人的簇拥下也来了，彼此致以问候。桑图里同阿加志当众拥抱。阿加志以让所有翘首以待的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我同你是兄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是兄弟。”

桑图里也热情地说：

“永远是，青年人的豪杰！”

两条街的人在大宅邸前分成两排相对而战。有两个人——一个是卡西姆人，另一个是拉法阿人——端来装满纸条的筐子，他俩分别退到自己人中。向众人宣布的是：锛子代表阿加志，菜刀象征桑图里。纸卷中画有这两种象征的数量相等。一个孩子——被蒙上眼睛后——被带来抓阄。孩子伸出手，他一言不发，神经紧张，抓起一个阄，将纸卷打开，展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卡西姆人大喊道：

“菜刀……是菜刀。”

桑图里向阿加志伸出手去，阿加志微笑着紧紧地握住它。欢呼声陡起：

“我们街区的首领桑图里万岁！”

此时，拉法阿人的队伍中走出一个人，他张开双臂向桑图里走去，桑图里也张开双臂，准备同他拥抱。但是，那个拉法阿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竭尽全力将匕首刺入桑图里的心脏，桑图里顿时毙命倒地。人们愣了一小会儿，然后大叫起来，两条街的人又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恶战。但是，卡西姆人中间没人能同阿加志较量，他们很快就灰心失望，倒的倒，跑的跑，刚到晚上，霸权非阿加志莫属了。

卡西姆街哭声震天。拉法阿街欢声雷动，人们围着他们的

首领——街区的首领——阿加志。突然，一个人发出盖过欢呼声的喊叫：

“别出声了，你们听着，听着，你们这些羊！”

人们惊讶地望着发声处，见管理人家的看门人尤尼斯正走在被仆人们簇拥的管理人的前面。阿加志迎上去，说道：

“你的朋友和仆人，街区的首领阿加志！”

管理人不屑地瞟了他一眼。全街区此刻的寂静令人不寒而栗。管理人说：

“阿志加，我不愿意在街区里有首领，也不要霸权！”

拉法阿人目瞪口呆，咧着因胜利和喜悦而合不拢的嘴。阿志加吃惊地问：

“管理人阁下是什么意思？”

管理人有力和明确地说：

“我们不要霸权，也不要首领，让街区平安地生活吧。”

阿加志大声讽刺道：

“平安?!”

管理人向他投去严厉的一瞥。但他挑衅地问：

“谁来保护你呢?!”

突然，管理人的仆人纷纷扔出瓶子，砸到阿加志及其亲信身上，爆炸震得墙垣摇晃，玻璃碎片划破了人们的脸和衣服、手脚，鲜血淋漓。人们惊骇不已，母羊赶快护住小羊。人心涣散，筋骨瘫软。阿加志及其亲信都倒地，被管理人结果了性命。拉法阿大街传出号啕。吉拜尔人和卡西姆人则幸灾乐祸，欢声雷动。尤尼斯站在大街中央，要大家静听。人们平息下来后，他喊道：

“我们街区的孩子，幸福降临到你们头上了，这全靠了管理

人阁下，愿真主使他长寿。从今以后，没有首领欺侮你们和抢夺你们的金钱了。”

人们的欢呼声直上云霄。

第一百零八章

阿尔法一家在夜里从地下室搬到大宅邸右侧的首领住宅。管理人为此下了命令。他们恍如梦中，在茂密的花园里散步，观赏着秀丽的景色，他们走过长廊、客厅、卧室、起居室，有那么多的隔墙和角落、兔子窝、鸽子笼。他们头一次穿上鲜丽的服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和各种奇香异味。阿尔法说道：

“就是比大宅邸小，不过没有秘密吗？”

哈奈舍问：

“那你的魔法呢？那算不了秘密。”

阿瓦提芙困惑不解，说道：

“谁做梦也想不到会这样。”

三个人的外表，色彩和味道都变了。还没等他们坐稳当，来了一群男人和女人。他们中为首的是看门人，第二个是厨师，第三个是园丁，第四个是养鸟，其余的都是杂役。阿尔法对他们的到来甚为奇怪，问道：

“谁让你们来的？”

看门人代他们回答：

“是管理人先生。”

很快，阿尔法应召去见管理人。当他同管理人并肩坐在沙发上时，卡德里说：

“我们要常常见面，阿尔法，我请你来不打搅你吧。”

这个地方实在使他心情不安，但他面露喜色地说：

“先生，托你的福！”

“你的魔法就是福份，你看你的房子还好吧？”

阿尔法不好意思地说：

“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更想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仆人都来了！”

管理人打量了他的表情，说着：

“他们是我的人，我派他们侍候你和保护你！”

“他们来保护我！”

卡德里大笑着说：

“是的，难道你不知道满街争说你搬进首领家的事吗？有人说你是那魔法瓶子的主人。你知道，首领家的人都受委屈和压制，其他人则忌恨得要死。因为这些，你受到危险的包围。我对你的忠告是别相信任何人，别单独行走，不要远离你的家！”

他的脸色阴沉起来。他是个被愤怒和怨恨包围的囚徒。卡德里接着讲：

“不过，你不用害怕。我的人在你的周围，在我的家和你的家，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你失去的不就是旷野和残垣断壁吗？你别忘了，我们街区的人在说，萨阿德拉是被用来杀死阿加志的武器打死的；他们还说，杀死萨阿德拉的凶手潜入他家的方式同从前潜入大宅邸的方式相同；杀死阿加志、萨阿德拉和杰卜拉维的凶手是一个人，他就是魔法师阿尔法。”

阿尔法浑身痉挛地说：

“这是强加在我头上的诅咒。”

管理人不慌不忙地说：

“只要你同我站在一起，周围有我的仆人，你就不必害怕。”

你这个把我下到牢狱里的小人。我的魔法就为结果你的，而不是为你效劳的。今天，我所热爱的人对我深恶痛绝，也许我会被他们杀死。他期望地说：

“将首领们的钱财分给大家，他们对你和我们是满意的！”

卡德里嘲笑他，片刻后又问：

“那么为什么要除掉那些首领呢？”

他一面严厉地审视着阿尔法，一面往下讲：

“你在摸索取悦他们的道路！你别管了，你要学我对别人怨恨自己习以为常。你别忘了，你真正的出路是让我对你满意。”

阿尔法厌恶地说：

“我过去，现在都为你效劳！”

管理人抬头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欣赏雕刻花纹。过了一会儿，他又垂下头，对阿尔法说：

“我不希望新生活妨碍你的魔法！”

阿尔法首肯地点点头。于是，管理人说：

“你要尽力多搞点那些魔物！”

阿尔法谨慎地说：

“我们现在有不少了，不需要更多的了。”

他以微笑掩饰愤怒，说道：

“我们准备好充足的数量，不是很好吗？”

阿尔法没回答，感到沮丧。他在心里问，这么快就轮到他了吗？他突然问道：

“管理人阁下，如果我让你厌烦，请允许我离开，永不返回。”

那人装着吃了一惊，问道：

“你说什么？”

他迎着管理人的目光，说：

“我知道，我的生命维系于你对我的需要。”

管理人笑了，其中毫无欢乐的成份。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轻视你的聪敏。我承认你考虑问题很周到。但是，你怎么能以为我对你的需要局限那一种呢？难道你的魔法就造不出其他奇迹吗？”

阿尔法仍然按自己的思路说：

“你的人在秘密散布我为你效劳的秘密，对此我不怀疑。但是，你同样该记住，你的生命也维系于……”

管理人被吓得皱起眉头。不过阿尔法毫不犹豫地讲下去：

“今天，你已没有了首领，只靠那些神奇的瓶子，你离不开它。如果我今天死了，你明天或者后天也会随我来的。”

管理人突然如野兽一般扑向他，用力扼住他的脖子。阿尔法浑身颤动起来。但管理人很快松开手，放了他。过了一会儿，管理人歹毒地笑着说：

“我看着你厚颜无耻的舌头，就这么干了！同时，我们没理由成为仇人，可以和平地享用胜利和生活。”

阿尔法作了一下深呼吸，以恢复一下受惊的精神。此时，管理人接着讲下去：

“不必担心我会把你怎么样，我愿意活下去，在世上享受。你不要忘了你的魔法，我们要靠它摘果子呢。你该明白，我们之中无论谁对朋友背信弃义，那就是对自己背信弃义！”

在新居里，阿尔法向阿瓦提芙和哈奈舍复述了上述谈话，他俩都愁眉苦脸。看上去，尽管过上了新生活，但他们三人都缺乏安全感。不过，在晚饭时，他们看到餐桌上味美可口的食

物时，又忘了那些令人忐忑不安的原因。阿尔法见到醇香的葡萄酒，第一次放声大笑，哈奈舍也晃着身子发出格格的笑声。

他们兄弟俩的生活就这样过着。他们在客厅后的房间里运用魔法工作。阿尔法专心致志地用只有他俩才能看懂的符号记载他们的试验。一次，正干着活时，哈奈舍对他说：

“我们真是些囚犯！”

他提醒哈奈舍说：

“小点声，隔墙有耳。”

哈奈舍悻悻地望了望门，然后如耳语一般说道：

“我们不能制造新武器，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干掉他？”

阿尔法懊恼地讲：

“在这些仆人中间，我们得不到秘密试验的机会。我们的事一点也瞒不住他。再说，假如我们除掉了他，不等我们保卫自己，街区里有冤屈的人就会干掉我们的！”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正经地干？”

他叹息道：

“因为我只有干，别无其他了。”

傍晚，他去管理人家，与他共坐同饮。夜间，他回到寓所，见哈奈舍在花园里准备好烟具，便同他一起吸起来。从前，吸毒者并非少数，这是风气所致，为厌烦所促，连阿瓦提芙也开始尝起这些东西来。他们应该忘却烦闷、恐惧、失望和犯罪的忧郁感，也应该忘记过去远大的理想。尽管如此，两个男人还有事干，而阿瓦提芙却无工可做。她吃得厌食、不消化，睡得讨厌挨枕头，总在花园里留连，欣赏各色美景。她想起自己过的正是艾德海姆所哀叹的生活。生活对她来说，何其沉重，怎么能成为一种要求呢？如果生活不像牢狱，那不至于此；如果周

围不是充满敌意与仇人，那也不至于此。但是，它现在仍然被仇恨所包围，只有在火炉旁才是逃生之路！

一次，阿尔法在管理人家呆到很晚，她想到花园里等候。夜幕降临，她坐在花园里聆听树枝的旋律和青蛙鼓噪。她注意到门打开时的响声，准备迎接来人。但是，从地下室方向传来的衣服窸窣声引起她的注意。片刻后，她从自己的位置看到一个女佣在月光下的身影。那佣人不知她在场，向门口走去。阿尔法趔趄般上前，女佣闪到通往廊子的墙边，他跟着她。阿瓦提芙见他俩在墙边的阴影下合到一起……

第一百零九章

作为杰卜拉维街区的一个女人，阿瓦提芙理所当然地气炸了。她犹如母狮一般扑向拥抱成一团的那两个人，拳头砸在阿尔法的头颅上，他冷不防地踉跄一下，目瞪口呆地失去平衡，倒在地上。她随后将指甲掐进女佣人的脖子，另一只手猛击她的头部。女仆的呼叫打碎了夜间的寂静。阿尔法爬起来，但不敢靠近那个战场。

哈奈舍闻讯赶来，身后跟着一群仆人。当他知道实际情况后，仆人们都回避了。他手脚利索又恰到好处地将两个女人分开，将破口辱骂、诅咒的阿瓦提芙领回房间。

阿尔法趔趔趄趄，挨到俯临旷野的阳台，独自倒在吸烟用的褥垫上。过了一会儿，他伸展双腿，头靠着墙，似乎失去了知觉。不一会儿，哈奈舍跟过来，默默地挨着火盆，面对他坐着。哈奈舍迅捷地扫了他一眼，又低头看地。最后，哈奈舍打破沉默：

“这件丑事必定要发生。”

他抬起羞涩的双眸，竭力回避道：

“我点着火了！”

他俩在阳台上一直呆到快天明。那个女仆走了，另一个代替了她。阿瓦提芙认为自己处在一再疏忽的氛围下，丈夫那里的一举一动都引起她的怀疑，这日子如同在地狱里。她深感已失去了在充满恐惧的牢狱中唯一的安慰，这个家不是她的家，这个丈夫不是她的丈夫。这里白天是牢狱，晚上是妓院。她过去钟爱的阿尔法在哪里？那个以同她结婚而与桑图里对抗的阿尔法，那个为了街区而多次冒死的阿尔法，那个她以为是说书人所颂扬的几个大人物之一的阿尔法，今天或明天就与卡德里和过去的萨阿德拉成了一丘之貉。生活在他旁边，她受到辗转反侧、担惊受怕和难忍的折磨之中。

一天夜里，阿尔法从管理人家回到寓所，见不到阿瓦提芙的踪影。看门人称见她天一黑就离家出走，未曾回来。阿尔法酒气冲天地问：

“她去哪儿了，天哪？”

哈奈舍同情地说：

“假如她在街区，那就在老邻居乌姆·岑法勒，就是那卖小玩意的老太婆那里。”

阿尔法生气地说：

“女人，对她们不能手软，这是我们街区人的经验，我不会听任这个卑贱的女人自己回来的！”

但她没有回来。过了10天，阿尔法决定不让任何人知觉，溜到乌姆·岑法勒那里。到了定好的时间，他带着哈奈舍从家里溜出来。他俩没走几步，就听到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家里的两个佣人。阿尔法对他俩说：

“你们回家去。”

其中一个仆人说：

“我们奉管理人先生之命保护你。”

他显然很生气，但没说什么。于是，这一行四人去卡西姆大街的一处旧院，乌姆·岑法勒住在最后面。阿尔法敲了好几次门，开门的就是阿瓦提芙本人。她睡眼惺忪，从小提灯的光线下辨出是他后，脸色倏变，向后退去。他跟进去，将门在身后关好。睡在屋角的乌姆·岑法勒醒了，目瞪口呆地望着来人。阿瓦提芙生气地说：

“你干什么来了？你要什么？回你吉祥如意的家去。”

乌姆·岑法勒仔细端详着他的脸，惊慌而小声地说：

“魔法师阿尔法！”

阿尔法无心注意慌作一团的老太婆，对妻子说：

“理智些，跟我来。”

她还是那么气鼓鼓地说：

“我不回你那牢房去，我不会放弃在这间屋子里的快活。”

“可你是我妻子呀。”

这次她提高声音说：

“你那些妻子在那边享着福呢！”

乌姆·岑法勒带点责怪的口气说：

“你让她睡吧，你快点回去。”

他只严厉地瞥了她一眼，一句话不说。他望着妻子说：

“任何男人都失足过！”

她大叫：

“你本人就是一种失足，而不是所有的失足。”

他略向她倾过身去，说话时声音柔和多了：

“阿瓶提芙，我不能没有你。”

“但我已被舍弃了！”

他懊恼地说：

“我喝醉了犯下的过失，你也不放过我呀？”

她肌肉抽搐起来，说道：

“你别找喝醉酒的借口，你整个生活都是错误，需要几十个借口，我那样下去，会被折磨死的。”

“无论如何，它总比这间屋子里的日子好！”

“谁知道呢？你告诉我，那些狱卒们怎么放你到这里来的？”

“阿瓦提芙！”

她坚持讲：

“我不回家，那里只有疲惫和同伟大的魔法师丈夫的情人们做伴。”

他徒劳地劝她回心转意。她横下一条心，不为他的软磨硬泡所动。后来，他俩面对面生着气，对骂起来。他终于失望了，带着哈奈舍和两个仆人离开那个地方。哈奈舍问他：

“你怎么办？”

他懊恼和有气无力地说：

“还是每天那些事呗。”

后来，管理人问他：

“你妻子有什么新情况？”

他一边坐到管理人身边，一边回答：

“她像骡子那么犟。我们的主保护你的地位！”

管理人蔑视地讲：

“你不要因一个女人而怒火中烧，你那里有比她好的！”

他又专心地端详阿尔法一番，随后问他：

“你女人知道些你干的事的秘密吗？”

阿尔法疑虑地瞧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担心……”

“什么都不用担心，根本没什么可担心的。”

沉默了好几秒钟。他又害怕地讲：

“只要我活着，她就碍不了事！”

管理人忍着怒气，笑了笑，指着两只盛满酒的杯子，邀请道：

“谁说有人碍事了？”

第一百一十章

当卡德里和阿尔法密切了关系之后，便邀请他参加通常在半夜才开始的私人晚会。在大客厅里，阿尔法见到了奇怪的晚会，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漂亮的女人翩翩起舞。面对着这些赤身裸体的女人，阿尔法几乎都疯狂了，无节制地狂饮，目不错珠地盯着她们看。正是在那次晚会上，阿尔法见到管理人是那样肆无忌惮，像发了疯的野兽一般放浪形骸。

管理人请阿尔法参加花园晚会，树丛中的流水在月光下晶莹闪烁。他们的面前有水果和酒，还有两个面目姣好的女人，一个管火盆，另一个司水烟。夜风飘拂，送来花香。欧德琴弦被拨动了，有些人合唱：

噢，天国里的丁香树枝，
飘来阵阵馥郁；
我们的青年人呀，

爱的姑娘如花似玉。

那一晚正值满月露头，柔嫩的桑树枝随风摇曳。四处的灯光射向树丛，树叶如星星闪烁。阿尔法被漂亮姑娘的手和水烟搞得晕头转向，迷迷糊糊。他说：

“愿真主怜悯艾德海姆。”

管理人笑着说：

“愿真主怜悯伊德里斯。你怎么想起他来了？”

“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形！”

“艾德海姆爱幻想，只知道杰卜拉维给他灌输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又大笑着说：

“那个被你结束了年迈折磨的杰卜拉维！”

阿尔法的心向下一沉，醉意全无了。他忧郁地嘟哝：

“我这一辈子就杀过一个有罪的首领。”

“那杰卜拉维的仆人呢？”

“我万不得已才杀了他。”

卡德里讽刺道：

“你是个胆小鬼，阿尔法。”

他望着月亮，看看树枝，听着琴声，最后定睛在正装烟的漂亮姑娘的手上。突然，管理人大声叫他：

“你想什么去了，失魂落魄的小子！”

他微笑着转过脸来，问道：

“你一人熬夜吗，管理人先生？”

“没有一个人适合在这里陪我。”

“我除了哈奈舍，也没人！”

卡德里不屑地说：

“等到醉了之后，一个人也无所谓了。”

阿尔法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后问：

“我们不是在牢房里吗，管理人先生？”

管理人生气地回答：

“只要我们被恨我们的人所包围，你还要什么？”

他想起了阿瓦提芙的那番话，她宁要乌姆·岑法勒的那间陋室，而不要他的家。他叹着气讲：

“唉呀，那个诅咒……”

“你当心点，不要破坏我们的平静。”

他接过水烟，说：

“让生活平静直至永远。”

卡德里哈哈大笑，说：

“永远？我们原来打算靠你的魔法能保证一部分青春常驻！”

夜深了，他觉得胸中充满了花园的湿气和馥郁。过了一阵，他说：

“幸运的是阿尔法有许多用处！”

管理人将水烟交给姑娘时，吐出一大口烟，在月光下袅袅上升。他难过地说：

“为什么我们会变老？我们吃的是最鲜美的食物，我们喝的是最名贵的好酒，最上等的生活，但是白发爬上来，什么都阻挡不住。它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

“但是阿尔法的药片会将年迈的冷气变成热量！”

“有一种东西是对它无能为力的！”

“是什么，先生？”

在月色下，管理人显得闷闷不乐，问道：

“什么东西你最痛恨？”

也许是他现在陷入的牢狱，也许是四面的敌意，也许是他所回避的目标。但是，他却说：

“失去青春！”

“不是，你并不怕它。”

“我妻子生气了，怎么样？”

“她总找得到生气的理由。”

风猛刮了一阵，树枝哗啦啦地响，火盆里的炭更加明晃晃。卡德里问：

“我们为什么要死，阿尔法？”

他沮丧地瞟了管理人一眼，没吭气。管理人便接着讲：

“连杰卜拉维都死了。”

像是一根针扎进了他的心脏。不过，他还是讲：

“我们都是死人，孩子们都是死人。”

他急躁不安，讲道：

“我不需要你提醒，这些话都讲过。”

“愿你长寿，先生。”

“长寿也好，短命也好，结果都是虫子喜爱的洞。”

“别想得太多，坏了你的兴致。”

“它不离开我，死亡……死亡……总是死亡，随时都会来，为了最不起眼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原因就来了。杰卜拉维在哪里？说书人歌颂的那些人到哪里去了？这就是命该如此。”

阿尔法看着他，见他的脸色苍白，眼露惊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也不安起来。阿尔法温和地说：

“重要的是生活还是那样。”

他生气地摆了一下手，这表明原先的平静已荡然无存。他没好气地讲：

“生活该那样，很好，什么也不缺，甚至药片能返老还童，但这一切有什么用？死亡还不是如影相随？死亡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怎么能忘呢？”

他为管理人的痛苦而高兴，但很快就嘲笑起自己的感情。他盯着漂亮女人的手，感到温暖和幸福。他偷偷地在心里问，谁能担保我能见到下一个夜晚的月亮呢？他说：

“也许我们需要再喝多点！”

“我们将在早晨觉醒。”

他觉得管理人的奚落，以为机会来了，便抓住它说：

“如果不是我们周围那些人的怨恨，我们嘴里的滋味就变了！”

管理人发出一声嘲笑，说：

“说些老太婆的话更合适！我们能把街区老百姓的生活提高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是死神的猎物了吗？”

阿尔法服气地点点头，管理人才消了点气。阿尔法说：

“贫困、生活状况越多，死亡也越多。”

“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照样死人，傻瓜。”

他陪着笑脸，讲：

“是的，它像疾病！”

管理人大笑道：

“这是用来辩护的最奇特的看法。”

他鼓起勇气笑着说：

“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也许就是那么回事。如果人们的境况好些，恶就少些，生活就更有价值。任何幸福的人都会觉得

必须为幸福的生活而奋斗。”

“那对被杀死的人毫无用处。”

“人们将总结魔法，以便更好地对付死亡，任何有能力的人都用魔法工作，到那时就是死亡威胁着死神了。”

管理人高声笑了，然后又闭上眼，沉浸在梦想之中。阿尔法拿起水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叶一下子着旺了。欧德琴声在中断后复又响起，一个圆润的嗓音唱着“愿夜晚更久长。”卡德里说：

“你是个吸毒者，而不是魔法师。”

阿尔法坦然地说：

“我们靠这个来杀掉死神。”

“你为什么不一个人单干？”

“我每天都干，一个人干不了。”

管理人聆听着唱歌，时间长了，他显得没有兴趣了。他对阿尔法说：

“啊，但愿你成功，阿尔法！假如成功了，你拿它做什么？！”

他如脱口而出似的，说：

“让杰卜拉维复活。”

管理人无精打采，咬着嘴唇，说道：

“这是作为凶手的你的事！”

阿尔法痛苦地皱着眉头，用听不见的声音嘟哝着：

“啊，但愿你成功，阿尔法！”

第一百一十一章

黎明时分，阿尔法才离开管理人的家。他醉醺醺的，像着

了魔一样，耳朵里充满各种声音，眼前跳跃各种景象，几乎使他迈不动步子。他向寓所走去，整个街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地面上洒满了月光。走了一半路程——在管理人的家和他的家之间，面对着大宅邸的大门——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人挡住他的去路，宛如耳语般，对他说：

“早上好，阿尔法师傅！”

他吓了一跳，真是突如其来。但是，他的两个随从扑过去，把那人抓住。他定了定神，辨认出那是个穿着从脖子裹到脚的黑袍的女人，便命令随从放了她。仆人放开她后，他问道：

“你怎么了，太太？”

她的声音证明她是个黑人：

“我想单独同你谈。”

“为什么？”

“一个忧愁的女人向你诉诉苦！”

他一面想走，一面生气地说：

“真主会安慰你的。”

那女人恳求道：

“以你爷爷宝贵的生命起誓，你就答应我吧。”

他又生气地瞪了她一眼，这下子他的眼睛再没离开过她的脸！他寻思，在什么地方，又是在什么时候见过这张脸？他的心怦然一动，头脑的醉意已消。他猛然想起，在那倒楣的晚上，他藏在椅子后面时，在杰卜拉维房间的门槛处，见到的就是这张面孔！这是杰卜拉维的女仆，同他住在一间房里！他害怕起来，关节发抖，恐惧地凝视着她的脸。一个仆人问他：

“我们赶她走吗？”

他对两个仆人说：

“你们到家门口那里等着。”

他等他俩走过去，大宅邸前就剩他和那女人了。他端详着她清癯黝黑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尖削的下颏，嘴角和眼角的皱纹，安慰自己：那晚，她肯定没见到他。但是，杰卜拉维逝世之后，她在什么地方？她又为什么来这里？他问她：

“什么事，太太？”

她不慌不忙地说：

“我没什么苦要诉，我只想单独对你执行一项遗嘱！”

“什么样的遗嘱？”

她的头略略倾向他，说道：

“我本是杰卜拉维的仆人，他死在我的眼前！”

“你！”

“是的，是我，相信我好了。”

他不需要证据。他慌乱地问她：

“我们的爷爷怎么死的？”

女人忧郁地说：

“在发现一个女佣的尸体后，他极其激动，突然就不行了，我连忙赶过去扶住他不住抽搐的后背！那个连旷野都服从他的巨人！”

阿尔法出声地吐了一大口热气，打破了夜间的静寂，又悲哀地低下头，想挡住月光照在脚下。那女人冷不防又从头说起：

“我到你这里来是执行他的遗嘱。”

他颤抖着抬起头，问：

“你那里的是什么？说呀。”

她的声音如月光一样平静：

“在他达到神的秘密之前，对我说：‘你去魔法师阿尔法那里，替我告诉他：他的爷爷死了，对他很满意。’”

“你这个骗子，想要什么花招?!”

“先生，关心你自己吧。”

“告诉我，你玩的什么把戏？”

她坦荡地讲：

“就是我说的那些，真主作证。”

他疑惑地问她：

“对于凶手你知道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先生。自我的主人去世后，我就一直卧床不起，我病好后，马上就来找你。”

“他对你说的是什么？”

“‘你去魔法师阿尔法那里，替我告诉他：他的爷爷死了，对他很满意。’”

阿尔法愤然道：

“骗子！你这个狡猾的人，知道我……(他随即换了一种口气)你怎么知道我的地方的?”

“我首先打听你，他们说你在管理人家，我就一直等着。”

“他们没对你说，我是杀死杰卜拉维的凶手吗！”

“没人杀杰卜拉维！也没人能杀死他。”

“是杀死他仆人的人杀了他。”

她生气地喊道：

“撒谎，胡说八道，那人死在我的眼前。”

阿尔法想哭，但没流一滴泪。他从眼角斜视着女人，她老老实实地说：

“祝你健康。”

他喉咙咯咯作响，粗声粗气，但是那声音中蕴含着痛苦的心。他问她：

“你能发誓你刚才的话是真的吗？”

她明白无误地讲：

“我向我的主发誓，他是见证。”

她走了，东方的天边露出了黎明的色彩。他一直目送着她，直至看不见。他也走了。

在卧室里，他昏厥过去。几分钟后，他苏醒了，觉得累死了，于是又睡。不过仅睡了两个小时，内心的不安又使他醒过来。他喊哈奈舍，哈奈舍来了。他向哈奈舍讲了那女人说的事，哈奈舍似吃了一惊盯着他的脸。他讲完后，哈奈舍大笑着说：

“昨晚醉了，现在算醒了。”

阿尔法生气了，冲着他喊：

“我并没有醉，那是真的，毫无疑义。”

哈奈舍期望地说：

“睡吧，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你还不相信我？”

“不，当然不。假如你像我希望的那样睡了觉，等你醒过来，就不会有这样的故事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他大笑，说道：

“我在窗子那里，你离开管理人的家时，我看见你了，你正在大街上走向我们家，你在大宅邸门口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你接着走，两个佣人跟着你呢！”

阿尔法猛地站起来，胜利地说：

“把那两个佣人叫来。”

哈奈舍警告地作了下手势，说：

“不行，他们会怀疑你的理智。”

他执拗地说：

“我要让他俩对你所听到的事作证。”

哈奈舍哀求道：

“我们只留下体面了，可不能在佣人面前丢脸。”

阿尔法的眼里射出疯狂的视线，呆呆地说：

“我不是疯子，那也不是醉了！杰卜拉维死了，他对我是满意的。”

哈奈舍同情地说：

“就这样吧，但别叫任何佣人了。”

“假如要出什么乱子，首先就落到你的头上。”

他幻想道：

“真主不容。还是让那女人自己说。她去什么地方了？”

他皱着眉头回忆，然后小心地说：

“我忘了问她的住处了！”

“假如那是真事，那我也没见你让她走掉！”

阿尔法固执地喊：

“那是真事，我不是疯子，杰卜拉维死了，他对我很满意。”

哈奈舍同情地说：

“别让自己受累了，你需要休息。”

他靠近阿尔法，抚摸他的头，温和地将他推向床铺，让他躺下。阿尔法疲惫不堪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熟了。

第一百一十二章

阿尔法平静而坚定地说：

“我决定逃走。”

哈奈舍没想到自己是如此吃惊，以致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小心地环顾四周。尽管工作间是关着门窗，他看上去害怕了。阿尔法没注意到他的吃惊，仍然不停地干活，并且说：

“这间牢房总是给我带来死亡的想法，好像唱歌、吃喝和舞女不过是死神的旋律，我似乎从花盆里闻到的也是坟墓的味道。”

哈奈舍不安地讲：

“死神正在街区里等着我们。”

“我们逃到离街区远远的地方去。”

过了一阵子，他注视着哈奈舍的眼睛，又讲：

“总有一天我们会为了胜利而回来的。”

“那要假定我们能逃出去的话！”

“那些流氓对我们放心了，我们不是逃不走。”

他俩默默地干了很久。后来，阿尔法问：

“这不正是你原来所希望的吗？”

哈奈舍羞涩地嘟哝：

“我几乎都忘了……但是，告诉我，是什么使你作出今天这样的决定的？”

阿尔法莞尔一笑，说：

“尽管我闯进爷爷的家，还杀死了他的佣人，但他宣布对我很满意。”

哈奈舍的脸上又布满疑云。他问：

“难道你用自己的生命去为喝醉时见到的梦想冒险吗？”

“随你怎么说，但是我相信他死了，他嘉许我，这次袭击没惹怒他，杀人也没使他生气。但是，看看我现在的生活，世界也会生气的。”

他随后又压低嗓门说：

因此他温和地提醒我，他对我是满意的！”

哈奈舍惊讶地摇着头，讲：

“你通常可不是这样尊敬地谈论我们的爷爷的。”

“那是从前，过去，我有许多疑虑。而他已经死了，死者理当受尊敬。”

“愿真主怜悯他。”

“我总算摆脱了是他死因的罪名，因此，假如我办得到，就让他恢复生命，如果我能成功，我们便不会死。”

哈奈舍悲哀地瞥了他一眼，说道：

“魔法没让你感到疲惫，倒是活跃片和致死药让你筋疲力尽！”

“我们知道魔法从哪里开始，但却无从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结束。”

他扫了一眼房间后，又讲：

“我们将一切都毁掉，就留下这个本子，哈奈舍。这个本子是秘密的宝库，我要把它放进怀里，我们逃跑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困难。”

阿尔法一如往常，在晚上去管理人的家。黎明前，他回到自己家，哈奈舍没睡，正等着他。他们在卧室里呆了一小时后，确认佣人们都睡了，便轻盈和小心地溜到廊檐下。在会客室里睡觉的佣人鼾声有规律地响着，他俩走下台阶，朝大门口走去。

哈奈舍侧了一下身，看看看门人的床，便举起顶门棍，用力向那床上砸去。不料砸在棉花褥子上，发出一声巨响，在寂静的后半夜里显得格外响亮。他们认定，看门人不在床上，因害怕刚才那一响会吵醒什么，便心怦怦直跳地躲在门后。

又等了好一会儿，阿尔法拉开门闩，慢慢打开大门，先走出去，哈奈舍紧跟着他。他俩关好门，沿着墙跟朝乌姆·岑法勒的院子走去。夜黑黑的，路静静的。有一头狗挡住他俩的去路，他俩绕过去，它又跟了几步，然后打了个哈欠停下了。他俩走进院子，阿尔法对他耳语道：

“你就在这里等我，如果你对什么有怀疑，就打口哨给我，你自己往穆盖塔木市场逃。”

阿尔法向里走，穿过走廊，登上梯子，来到乌姆·岑法勒的房间。他敲敲门，听见妻子的声音，她问谁在敲门。他热烈而迅速地讲：

“我是阿尔法，开开门，阿瓦提芙。”

她开了门，他望着她刚睡醒的苍白的脸，她手上提着一盏小灯。他开门见山地说：

“跟着我，我们一起逃走。”

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身后闪出乌姆·岑法勒。他便说：

“我们将逃出街区，还会回来。快点。”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以不无愤慨的口吻讲：

“是什么还让你惦着我？”

他温和而带哄劝地说：

“那话等到时候再说，现在每分钟都很宝贵。”

突然，哈奈舍打了一个唿哨，随后传来一阵嘈杂。他害怕

地说：

“那些狗！失去机会了，阿瓦提芙。”

他跳到楼梯口，见院子里灯火通明，人影晃动，便失望地退回来。阿瓦提芙见状便说：

“进来。”

乌姆·岑法勒粗暴地自卫，并说：

“你别进去。”

进去有什么用？他指指小窗，迅速地问妻子：

“那下面是什么？”

“天窗。”

他从怀里掏出本子，闪过挡路的乌姆·岑法勒，冲向小窗，然后跳了下去。他着地后，迅速离开那里，并将门关好。他随即又紧蹬几级梯子，上了房顶。从围墙上，他见街区里火把摇晃，人头攒动，还有人从下面边喊边往上爬。他从围墙上跳到隔壁院子，准备向杰马利耶方向跑。不料有人已在那里守候，他又退向另一边的院子，那是拉法阿家族的，见火把正向这里逼近！他感到沮丧，窒息，又觉得听到乌姆·岑法勒的叫声，天哪，他们进了她的院子了？他们抓住阿瓦提芙了吗？突然屋顶门旁有一个声音：

“投降吧，阿尔法！”

他顺从地停下，一句话不说。没人上前。还是原先那个声音：

“如果你扔一个瓶子，那就向你扔许多瓶子！”

他便说：

“我什么也没有。”

他们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来人中有管理人家的看门人，

他边靠近阿尔法，边大声说：

“你这个犯人……小人……忘恩负义的家伙。”

到了街区，他见有两个人赶着阿瓦提芙走，便苦苦哀求道：

“放了她吧，她同我没关系。”

但他挨了致命的一击，他不说话了。

第一百一十三章

阿尔法和阿瓦提芙面对着管理人站住。管理人满面怒容。阿尔法和阿瓦提芙的手都反绑着。管理人搧了阿尔法一个耳光，大喊：

“你这个婊子养的，背信弃义的家伙！”

阿瓦提芙泪眼汪汪，说：

“他找我是为了同我讲和！”

管理人瞟了她的脸一眼，喊道：

“闭嘴，犯人。”

阿尔法说：

“她是清白的，同这事没有一点干系。”

“她是你杀死杰卜拉维的同伙，你其他罪行她也有份。”

过了一会儿，他又吼：

“你想逃走，我让你逃出这个世界。”

他叫手下的人来，手下的人带来两个口袋。他们猛推阿瓦提芙，她扑通倒地后，他们捆上她的双脚，把她塞进口袋。她大声喊叫，他们便用带子封住她的嘴。阿尔法疯狂地大叫：

“随便你杀了我们吧，明天那些仇人就杀你了。”

管理人冷笑一下，说：

“我这里有药，够保护我一辈子的。”

阿尔法大喊：

“哈奈舍逃走了，带着所有的秘密逃走了。有一天，他会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回来，清除街区的一切罪恶。”

管理人朝他腹部踢了一脚，他倒地后翻来滚去。几个人扑上去，像对付他妻子一样把他装进口袋。他们拖着两个口袋向外走。

他们拖着他俩来到旷野，阿瓦提芙很快就晕厥过去，他仍然受着折磨。他们要把他俩弄到什么地方？让他俩怎么个死法？是用棍棒打死吗？用石头砸死？点火烧死？还是从山顶扔下去？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受到这最残忍的痛苦！连魔法也无能为力了。他被管理人打晕了的脑袋正在口袋底，几乎窒息而死。现在，他只求一死。他就要死了，希望死了。那个发出冷笑的人将活得长久，他想结果的那些人对他的死将幸灾乐祸。没人知道哈奈舍将怎么办。拖着他去死的人们默不作声，一句话不说。

外面一片黑暗，黑暗的后面是死亡。害怕死亡，他躲在管理人的卵翼下，一切都亏了，死神到了。死神在它到来之前，是靠恐惧杀掉生命的。假如能再生，那就要召唤所有的人……别怕……害怕阻止不了死神，却挡住了生命。喂，街区里的人们，你们不是活人，只要你们害怕死神，你们就得不到生。

一个凶手说：

“这里吧……”

另一个凶手反对道：

“那边的地湿些。”

尽管他一点不明白那些话的含义，心却哆嗦起来，无论如

何那是死神的语言。预料中的痛苦更甚了，他差点要喊："你们现在就杀了我。"但他没喊。

口袋被猛然扔在地上，他大叫起来，因为头撞在地上，脖子像是断裂般的疼痛。他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想象着棍棒打在身上的滋味，或者更残酷的对待……他诅咒起生活……他听尤尼斯说：

"你们快点挖，我们好在天明前回去。"

他们为什么要在打死他之前挖坑？他想起，自己怀里还带着一个小铲。他听到呻吟声，辨出那是阿瓦提芙，便猛烈地摇晃，想挣开双手。随即，他满耳都是挖土声！他对这些人如此粗野十分吃惊。突然，尤尼斯说：

"你们要被扔到坑底，上面盖上土，没有人要坏你们！"

阿瓦提芙尽管迷迷糊糊，仍然大声喊叫。他的内心深处的语言无人知晓。几双手把他俩抬起，扔下坑，盖上土。

第一百一十四章

阿尔法的消息在街区里传遍了，谁也不知道他死的真正原因。据猜想，他们知道他激怒了他的主人，这是必然的结果。有时候传说阿尔法死于杀死萨阿德拉和杰卜拉维的同一种魔法武器。尽管人们痛恨管理人，但阿尔法之死使他们都很兴奋。首领们的家属及支持者更是幸灾乐祸，他们为杀死降福的祖父的凶手被杀而欢欣，这个凶手给了那不义的管理人以可怕的武器，他用它将永远奴役他们！看来，前景黯淡，特别是权势集中在一个冷酷的人手上后，就更加黯淡了。想让两个人起而争斗的希望破灭了，也不存在他俩彼此削弱，或者其中一人倒向街区百姓的可能了。

看上去，他们只有归顺，只能把基金及其条款、杰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等人的言论当作失去的梦想了，说书人的弦律也要改变一下以适合这种生活了。

一天，一个男子拦住乌姆·岑法勒。当时她正去迪拉塞。那男子问候她说：

“晚上好，乌姆·岑法勒。”

她瞧了他一眼，紧接着说：

“是哈奈舍！”

他走近她，笑着问她：

“那去世的人，在被抓的那天晚上在你那里留下什么东西了？”

她想排除对自己的怀疑，说：

“什么也没留下！我见他往天窗那边扔了些纸。第二天我溜过去，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没用的本子，我便扔下回来了。”

哈奈舍的眼里闪出奇怪的光亮，带着期待说：

“把你的手伸给我，好让我找到那个本子。”

老太婆吓得要跑，大声说：

“你们离我远点，若不是我们的主仁慈，我上次就没命了。”

他在她手里搁了一些钱，为她压惊，还同她约好在后半夜人们都睡下后见面。在约定时间，按照她的指点，他溜到天窗下面，点燃一支蜡烛，蹲在几堆垃圾前，开始寻找阿尔法的本子。他一堆一堆地翻检，一张纸一张纸地辨认。他的手指插进灰烬和泥土中，吃剩的饭菜里。找了好久，他还没找到。他便上去到乌姆·岑法勒的房间，又生气又沮丧地讲：

“我什么也没找到。”

老太婆生气地喊起来：

“我同你们没关系！你们来给添了许多麻烦！”

“你的理想，妈妈！”

“时光没给我们留下理想，也没有智慧。告诉我，你为什么关心那个本子？”

哈奈舍稍稍犹豫了一下，才说：

“那是阿尔法的本子。”

“阿尔法！愿真主宽恕他。他杀死了杰卜拉维，然后又把他的魔法给了管理人，走了。”

哈奈舍忧心忡忡地讲：

“他是我们街区里善良的孩子之一，但是命运背叛了他。他想为你们实现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的理想，而且要比他们想得更好。”

老太婆疑惑地望着他，然后想摆脱他，说：

“也许拣垃圾的给拿走了，你去萨里希亚的火炉那里找找。”

哈奈舍去火炉那里，问了杰卜拉维街区的垃圾工，又问了一个拣垃圾的女人。那个垃圾工问他：

“你找一样丢失的东西，是什么？”

“本子……”

垃圾工露出狐疑的神色，但他指指浴室旁边屋子的一个角落，说道：

“这就看你的运气，不是你找到它，就是它在火里。”

哈奈舍既抱着希望又耐着性子翻寻。在生活中，他的希望就维系在这个本子上。这是他个人的希望，也是街区的希望。不幸的阿尔法被杀后，身败名裂。而这个本子能纠正他的错

误，除掉他的敌人，为地狱般的街区注入希望。突然，垃圾工问他：

“还没找到你要的东西吗？”

“我们的主为你降福，而没顾得上我。”

那人搔搔腋下，又问：

“那本子有什么重要性？”

哈奈舍克制着内心的不安，说道：

“那里有店里的账目，你会亲眼见到的！”

尽管他的恐惧渐增，他仍然找下去。找了一阵，他听到一个不陌生的声音：

“煮豆的锅在哪里，头？”

这是街区里卖豆子的阿姆·申克尔的声音，哈奈舍一听便浑身发抖，没有回头。但心里在打鼓：那人看见自己了吗？他最好还是逃走吧？手下更加快寻找的速度，真像个掏窝的兔子。

阿姆·申克尔回到街区，见人就说他在萨里希亚的火炉那里看到了阿尔法的伙伴哈奈舍正在找一个本子，还说这是哈奈舍对垃圾工讲的。这消息一传到管理人的家里，就有一批佣人去了火炉，但不见哈奈舍的踪迹。垃圾工受到询问，他说，当时他忙别的事了，回来时哈奈舍已经走了。没人知道他找到了本子还是没找到，也没人知道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哈奈舍拿到的本子是阿尔法记载他的技术和武器秘密的魔法本。那个本子是阿尔法企图逃走时丢下的，后来同垃圾一起运到火炉，最后被哈奈舍找到了。

各种消息从一个烟馆传到另一个烟馆。消息说哈奈舍将完成阿尔法开始的工作，以后再回到街区，向管理人作最严厉的

报仇。有说的，也有猜的，认为管理人悬重赏要哈奈舍，不论死活，这项悬赏在咖啡馆和烟馆里当众宣布了。

现在没人怀疑哈奈舍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心中升起了希望，变得乐观起来，不再低声下气和悲观失望了。人们对于不知去向的哈奈舍寄予厚望，这种感情似爱屋及乌，使人们也同情起阿尔法来了。人们盼望，但愿能同哈奈舍团结起来，一致对付管理人。他们或许认为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街区的胜利，是幸福生活、公正和平安的保证。他们把这作为赢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哈奈舍才能可能拥有战胜理管人魔法的力量。

人们的窃窃私语也传到了管理人的耳里，他便让咖啡馆的诗人们吟唱杰卜拉维的故事，特别渲染他被阿尔法所杀；管理人还让诗人们说他怎样同阿尔法暂时休战，因为害怕阿尔法的魔法而同他交朋友，最后替老爷爷报仇而杀了他。

奇怪的是人们对说书人的谎言没有热情，甚至加以嘲讽。人们坚持说：

“我们同过去没有关系，我们就对阿尔法的魔法抱有希望。假如要我们在杰卜拉维同魔法之间选择，那我们选择魔法。”

天长日久，阿尔法的真情终于为人们所知。这大概是阿瓦提芙曾住过的乌姆·岑法勒院子里透露出来的，也可能是一些人在极为荒凉的地方碰到哈奈舍后回来述说的。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了解和认识了阿尔法，知道了他为街区实现魔幻般的理想而度过的传奇的生活。人们敬重和怀念他，将他的名字同吉拜尔、拉法阿和卡西姆等人并列。一些人说，他不可能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杀害杰卜拉维的凶手；另一些人则

称他为是街区空前绝后的伟人，即使他杀了杰卜拉维，也无损于他的伟大。这两种看法争执不下。

后来，我们街区的一些青年人相继不见了。对他们失踪的解释是他们找到哈奈舍，同他一起干了。哈奈舍教给他们魔法，为自由的一天作准备。这个消息使管理人及其亲信们惊慌起来，派出不少眼线，经常挨家挨户搜查，有时为了人们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就给予严厉的惩罚，真是草木皆兵了。整个街区又被恐惧、怨恨和骇怕的气氛所笼罩。人们仍然充满希望，忍耐等待。每当他们受到欺侮，便说：

“不义终有尽头，黑夜过去便是白昼，让我们在街区里看到残暴者的死亡以及光明和奇迹的降临吧。”

授 奖 词

斯图尔·艾伦*

授奖评语： “他通过大量刻划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亲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1911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金颁发的日子，摩里斯·梅特林克① 在斯德哥尔摩这个地方从古斯塔夫五世国王手中接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天，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阿齐兹·易卜拉欣在开罗诞生。埃及首都一直是他居住的地

---

* 斯图尔·艾伦，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① 摩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以象征派戏剧著称。

方，他很少离开这座城市。

开罗还多次为他的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提供了背景。我们看到《米达格胡同》一书对芸芸众生的描述，既充满感情，又淋漓尽致；在《三部曲》这一伟大作品中，凯马尔面临着生存的各种严峻问题；《尼罗河上的絮语》一书中的水上之家是关于社会问题的对话和热烈争论的场所；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够看见年轻的恋人们在金字塔周围的街区里准备临时洞房。

生气勃勃的社会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家，此事非同小可。作家能理解语言极其深刻的意义，挖掘其全部的内涵。这在事实上阐述的是一个艺术和科学致力的基本结构。

对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桂冠的作品，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而最重要的是可以把它们视为作者对其生活环境提出的深邃、睿智、几乎是预见的评论。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他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因而他的作品异常广泛。

在阿拉伯文学中，小说实际上到20世纪才出现，大约与马哈福兹① 同龄。正是他，一步一步地使小说这一形式趋于成熟。其代表作有《米达格胡同》、《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小偷与狗》、《尼罗河上的絮语》、《尊敬的阁下》和《镜子》等。这些小说形式各异，内容多样，部分带有探索性。从心理现实主义，到寓言性的和神秘玄学的构思，他都广泛涉足。

时代的本质是他密切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至于去年诺贝尔文学桂冠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他抓住了残忍这一特质。

---

① 一般说来，阿拉伯人是没有姓的，名字的排列顺序是本人名、父名、祖父名、曾祖父名……有时上溯十余代，一般提两代到三代，即可把人区别开。在说话和行文时，习惯提本人名或本人名加父名，如纳吉布或纳吉布·马哈福兹。斯图尔·艾伦显然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称呼他。

在小说《尊敬的阁下》中，马哈福兹说："时代像刀剑，你不杀它，它就杀你。"

马哈福兹在《三部曲》中展现的描绘现代生活的广阔画卷，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而《我们街区的孩子》则令人感到惊讶。它就像人类的一部精神史，章数之多如同《古兰经》的卷数一样，即114章。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伟大人物——尽管呼之欲出——却把自己伪装起来应付各种紧张的新情况。而现代的科学人却用同样的技巧调制爱情和炸弹的万应灵丹。他为杰卜拉维或上帝之死承担责任——但也牺牲了他自己。但在小说的结尾仍出现了一线希望。尽管人们有时提到马哈福兹是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他不是。他说："如果我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就不会写作了。"

在短篇小说中，我们也同样遇到生存的种种重大主题：理性与信仰上帝，在捉摸不透的世界上爱情是力量的源泉，理智行为所遭到的得失与限制，社会底层的人民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认真对待作者，并不就意味着拘泥古板。马哈福兹有一次说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两个女儿都需要高跟皮鞋。像这番难以置信的话会——而且已经——受到误解。他们谈马哈福兹的个性较多，而谈他的文学成就较少——他温和而严肃，同时略带幽默感。

纳吉布·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

马哈福兹先生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今晚的授奖仪式。不

过，我们已经约定，他正在开罗家中通过荧屏观看授奖仪式。请允许我在这一时刻同您直接讲话。

亲爱的马哈福兹先生：

您极其丰富的著作促使我们思考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像时代的爱情和本质、社会和准则、知识和信仰等主题在多种情景中反复出现，引人深思，激发良知，鼓励人们勇敢对待。您散文中的诗情画意已经越过语言障碍而被人们理解。授奖评语赞誉您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我谨代表瑞典科学院为您的杰出文学成就表示祝贺。

受 奖 演 说*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谨向瑞典科学院及该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于我长期不懈的努力给予的尊重表示感谢。我希望你们心胸开阔地听我讲话，因为讲话的语言是你们中许多人所不熟悉的。但这种语言是真正的获奖者，它应该以优美的音调第一次在你们这块文明的绿洲上回荡。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也希望我国的文学家们完全有资格荣幸地同你们世界性的作家——他们为我们这个充满忧愁的世界传播了欢乐和智慧的芬芳——同聚一堂。

一家驻开罗的外国报纸的记者告诉我，当我的名字同诺贝尔奖连在一起的瞬间，全场鸦雀无声，许多人打听我是什么人。请允许我以人类天性所能允许的客观态度向你们作自我介绍。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里，这两种文明结下了美满姻缘。第一种是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各位都是文坛精英和饱

---

* 纳吉布·马哈福兹本人因健康原因未赴斯德哥尔摩领奖，而由其两个女儿乌姆·库勒苏姆和法婷玛代领；该讲话稿系他本人所写，但由其朋友、埃及作家穆罕默德·赛勒马维译成英文并宣读。

学之士，我大概不需要向你们任何人作介绍。不过，值此结识叙谈之际，简言几句亦无妨。

谈到法老文明，我将不提往昔的征战和历代帝国的建树。那些都是已经破败的光荣历史了，感谢真主，现代良知已不乐于再提到它了。我也不谈它怎样在至高无上的真主指引下揭示了人类良知的黎明。因为那是部漫长的历史，你们无不熟悉先知伊赫纳通王① 的故事。我甚至不准备谈这种文明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成就和著名的奇迹：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卡纳克神庙。因不走运而未能亲眼目睹那些古迹的人都读过有关材料和见过它们的照片。

让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介绍它——法老文明，因为我这个人的背景注定我是个说书人。请听历史上记载的这个事件：古埃及的纸草书上说，一位法老得知后宫妃嫔同他的廷臣犯了私通罪。根据当时的做法，人们预料他会斩尽杀绝。但是他召见一批司法官员，要求调查他所听说的事情。他对他们说，他要的是事实，以便公正审讯……在我看来，那种做法比创立一个帝国和修建金字塔更加伟大，更能证明那种文明比任何财富和光荣更加优越。帝国消失了，过去的事情也过去了。总有一天金字塔也会化为乌有。但是只要人类的理智在渴求，心脏在跳动，真理和正义将永存。

关于伊斯兰文明，我不想同你们谈它号召在创始主的世界里，在自由、平等和宽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类的联合体，也不谈它的使者穆罕默德的伟大，因为你们之中的思想家也尊他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不谈它建造了数以千计的伊斯

① 伊赫纳通王（公元前1369—公元前1353年在位），古代埃及第18王朝第十位法老，第一个提出真主的一元性观点。

兰尖塔，在从印度和中国的四周直到法国边界的广袤的土地上号召崇拜、奉献和行善；我也不谈论人类过去不曾，今后也不会理解不同宗教之间和不同种族之间以容忍精神达到的友爱合作。但我要介绍的是这种文明的戏剧性的——激动人心的——一幕，它概括了这种文明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在一次击败拜占庭的战役后，它释放了战俘，换回若干古希腊哲学、医学和数学的典籍。这是人类渴求知识的精神价值的证明，尽管追求者信奉上天的宗教，所追求的是异教徒的文明结晶。

先生们，我命中注定出生在这两种文明的怀抱中，吮吸它们的乳汁，汲取它们文学和艺术的养料，畅饮你们迷人的文化美酒。所有这些汇聚而成的灵感——加上我个人的渴求——使文思有如泉涌。我的作品幸运地得到你们尊敬的科学院的赏识，我的努力赢得了著名的诺贝尔奖的桂冠。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感谢，同时以业已逝世的两大文明的伟大的建设者的名义表示感谢。

先生们：

你们会产生疑问：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怎么能心境安宁地创作小说呢？问得有道理。我来自在债务的重压下呻吟的世界，而偿还债务就要受到饥馑或类似饥馑的威胁。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在亚洲死于洪水，在非洲则死于饥荒。在南非，成百万人被拒绝承认，而且在人权时代被剥夺了一切人权，似乎他们不能算做人。在约旦河两岸和加沙，一些人丧失了生命，尽管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父辈、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土地。他们已经奋起要求原始人类就已获得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他们要拥有得到承认的合适的定居之地。对他们英勇崇高的行为——男人、妇女，少年儿童都投身其间

的——的回报却是他们被打骨折，遭枪杀，房屋被捣毁和在监狱、集中营里受折磨。他们的周围是悲愤地关注着事态发展的一亿五千万阿拉伯人。如果希望公正而全面和平的人们不能以智慧去改变局势，这个地区将受到一场灾难的威胁。

是的，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怎么能心境安宁地创作小说呢？但是，幸运的是，艺术慷慨大度而又富同情心。同样，艺术既同幸福的人在一起，也不抛弃不幸的人。艺术以喜闻乐见的手段使两种人都能抒发胸怀。

在文明发展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人类的痛苦将销声匿迹的说法既难以置信又不能接受。毫无疑问，人类至少已经成熟，而我们的时代又带来了超级大国达成和解的前景。人类思想已奋起制止各种破坏和毁灭的因素。正像科学家竭力清除环境中的工业污染……知识分子也应积极地消除人类的道德污染。我们有权利和有义务要求文明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同时要求经济学家们真正行动起来而成为时代的中心。在古代，领导人只为本民族的福利而努力，并且认为其他人是仇敌或者受剥削的臣民。当时除了优越感和个人荣誉，从不考虑任何其它的价值。正因为这样，各种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被弃置不用，许多不道德的手段合法化了，无数的人被处死。在过去，谎言、欺骗、背叛、残酷成为明智的标志和伟大的证据。今天，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点，对人类怀有责任感。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应是一个家庭。每个人对这个家庭所承但的责任取决于他拥有的知识、智慧和文明程度。如果我以第三世界的名义向他们宣告：不要只做我们悲惨境遇的旁观者，我并没有超越自己的责任范围。但是，你们应该发挥同你们地位相当的崇高作用。以你们的优越地位来说，你们有责任关心动物和植物遇到的失

调，更不用说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的境况了。我们对言词已感到厌烦。行动的时刻到了。消除盗贼和高利贷者时代的时刻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领导人负责地球事务的时代。拯救非洲南部被奴役的人！拯救非洲挨饿的人！拯救遭受枪击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拯救伟大的精神遗产受到亵渎的以色列人！拯救那些不堪无情经济法律的负债人！请他们注意，他们对人类所负的责任应该受或许已被时代超越的科学定理的约束。

先生们：

对不起……我觉得我略略干扰了你们心境的安宁。但是，对于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你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难道不是容器里装有什么就渗出什么吗？

此外，除了你们这片由服务于科学、文学和崇高的人类价值观念的伟大奠基人培育起来的文明绿洲，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人类的痛苦呻吟听到反响呢？如同他曾把财富奉献给福利事业，希望得到宽恕一样，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儿女——要求那些精明能干的人，那些文明人士，都以他为楷模，学习他的高尚行为和他的远见卓识。

先生们：

尽管我们的周围发生了所有这一切，我将一直持乐观态度直到最终。我不会像康德① 那样说善良只会在另一个世界获胜。善良每日都在获得胜利。罪恶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在我们的面前有不容辩驳的证据：若不是胜利总在善良一边，人类就不可能面对野兽、昆虫、自然灾害、瘟疫、走投无

① 康德（1724—1804），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路的恐惧和自私；我说，若不是胜利总是在善良一边，人类就不可能不断繁衍生息，没有能力组成国家，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创造，征服外层空间，宣布人权。事情的结果是，罪恶是个胡搅蛮缠、大声喧哗的坏蛋，而人类往往记得受苦而不太记得欢乐。我们的伟大诗人艾布·阿拉·迈阿里① 十分正确地写道：

临终时的痛苦
数倍超过
出生时的欢乐

先生们：

我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你们原谅。

① 艾布·阿拉·迈阿里（973 — 1058），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的盲诗人。他因诗句充满哲理，故有“诗人哲学家，哲学家诗人”之称。

生平年表

1911年12月11日	出生于埃及开罗杰马利耶区。
1915年	四岁起在谢赫·布海里私塾读《古兰经》。后上了初小。
1923年	他12岁时，随家庭迁往开罗的阿巴斯区。
1925年	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改写和模仿文学大师的作品，创作自由体诗。
1928年	开始翻译英国人詹姆斯·比基所著《古代埃及》。
1929年	开始创作短篇小说。
1930年	进入福阿德一世大学（即开罗大学的前身）文学院哲学系学习。
1933年	开始发表文学评论文章。
1934年	自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文书，同时准备题为《伊斯兰美学》的硕士论文。
1936年	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村之梦》未能写完。
1938年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狂的谵语》出版。
1939年	在宗教基金部部长办公室工作。
	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命运的嘲弄》出版。
1943年	第二部历史长篇小说《拉杜比斯》出版。
	发起在欧罗巴咖啡馆举行的周五文学聚会。
1944年	第三部历史长篇小说《退拜之战》出版。
1945年	第一部社会小说《新开罗》出版。

1946年	长篇小说《赫里里市场》出版。
1947年	长篇小说《米达格胡同》出版。
1948年	长篇小说《蜃景》出版。
1949年	长篇小说《始与末》出版。
1950年	在爱资哈尔图书馆工作。
1952年	完成巨著《宫间街》。
1954年	结婚。
1955年	在文化部工作。
1956年	三部曲之一《宫间街》出版。
1957年	三部曲之二《思宫街》出版。 获国家文学奖。 长篇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发表，遭宗教界一些头面人物指责，该书被判决不得在埃及出版。
1959年	访问南斯拉夫。
1961年	长篇小说《小偷与狗》、《侯鸟与秋天》出版。
1962年	获国家一级功勋章。 访问也门。
1963年	短篇小说集《真主的世界》出版。
1964年	长篇小说《道路》出版。
1965年	长篇小说《乞丐》和短篇小说集《名声不好的家庭》分别出版。
1966年	长篇小说《尼罗河上的絮语》出版。
1967年	长篇小说《望海》出版。
1968年	获国家小说鼓励奖。
1969年	长篇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在黎巴嫩出版。 短篇小说集《候车亭下》和《黑猫酒店》分别出版。
1971年	退休。 任《金字塔报》专栏作家。

短篇小说集《无始无终的故事》和《蜜月》分别出版。

1972年　长篇小说《镜子》出版。

1973年　短篇小说集《雨中的爱》和《罪恶》分别出版。

1974年　中篇小说《卡纳克》出版。

1975年　中篇小说《深夜》、《尊敬的先生》和短篇小说集《我们街区的故事》出版。

1977年　长篇小说《平民史诗》出版。

1979年　短篇小说集《魔鬼在打鼾》和《金字塔上的爱》出版。

1980年　长篇小说《爱的时代》出版。

1981年　长篇小说《天穹之乐》出版。

1982年　长篇小说《千夜之夜》、《只剩一小时》和短篇小说集《我见梦者之所见》出版。

1983年　长篇小说《王座前》(统治者间的对话录)出版。
游记《伊本·法图迈游记》出版。

1984年　短篇小说集《秘密组织》出版。

1985年　长篇小说《生活在真理之中》出版。

1987年　长篇小说《日夜谈篇》出版。中篇小说《领袖被刺之日》出版。

1988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盖史米特尔》在金字塔报上连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街魂
作者＝（埃及）马哈福兹著关傅译
页数＝５４３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６４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８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